武俠世界

神仙的故事（太空科學幻想故事）

馬雲 著

一個殘廢的醫生，不但可以突然之間回復了正常，還可以不用藥物，醫治好各種奇難雜症。事件發生後，立即轟動全世界。想知道事實真相嗎？切勿錯過今期的太空科學幻想故事。



1109

編者話

「神仙」這名詞聽來迷信，但自從証實外星球高等生物侵入地球之後，鬼神之說就不是迷信那麼簡單了。今期巨型小說，刋出的太空科幻故事，就是描述一位殘廢了的「神醫」，自成一教，吸引無數信徒。原因是該「神醫」不但突然之間回復了正常的健康，還可以不用藥物醫治好不少奇難雜症的患者，轟動遐邇！不過，後來同類事實在地球上也先後發生過。當你看過「神仙的故事」就會明白其中的內情眞相，信不信由你

＊＊　　＊＊　　＊＊

神州奇俠故事之七「寂寞高手」，今期告一段落，下期繼之而來的是之八「天下有雪」，亦即是該故事的「大結局」。溫涼玉君對是篇的撰作，相當認眞，絕不含糊。由首部之「劍氣長江」開始，一氣呵成的寫下去，以筆力萬鈞，氣勢如虹把故事中人物動態個性刻劃出來，栩栩如生，請繼續欣賞吧！

看過了東方英一一〇四期刋出的「金銀花」巨型故事的讀者，當然知道整個故事餘情未了，下期的「燭影飛鴻」是「金銀花」的續篇，萬勿錯過。

督印人：羅　威
主　編：羅　斌
執行編輯：鄭　重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新街五至十三號四樓
電話：四八八二六一（十線）
營業部：香港石塘咀皇后大道西五九〇號
電話：四六四六四六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5-13 NEW ST. 3RD FL.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	半年港幣	$ 81.00
	一年港幣	$ 162.00
澳門·台灣：	半年港幣	$ 87.00
	一年港幣	$ 173.00
外埠連郵：	半年港幣	$ 100.00
	一年港幣	$ 199.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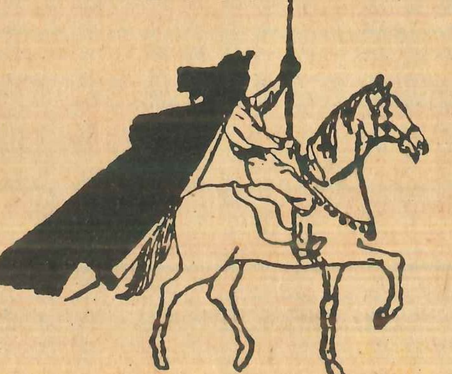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教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郵政劃撥帳戶106375號　電話：5110086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門市部：中華商場義二樓115號　電話3319150
批發部：中華路二段75巷一弄2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1100 半年26期NT.$555
郵政劃撥帳戶13165號

新系機構廣告部
香港上環新街7-13號A
新報大厦五樓
電話：H四八八二六一（十線）

封面設計：培新
內文配圖：盧令

武俠世界

第1109期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每册港幣三元五角·
H.K.$3.50

Printed in Hong Kong

太空科學幻想小說

神仙的故事

雲・文
馬盧令・圖

怪事的發生

柏克醫生感到非常苦悶，假如他不是殘廢的話，這時候他會跑到外面去走動一下。

雖然已是晚上，但外面還有着點點星光，夜色一定不錯吧。

他是一名退役軍官，越戰時期，他和數名士兵踏中了越共的地雷，事後雖然經過一番急救，但雙腿肯定是殘廢定了。

正因爲他自己本身是醫生，所以他才深信搶救他的同事們，當日已盡了最大的努力，將他的性命挽救回來，只可惜腿部的筋骨，已無法恢復原有的機能。

坦白說，他並不感激昔日的同事們，如果不是他們，這時候他已經死了。

就以眼前的景象來說，柏克醫生總覺得死了比活着要好得多了。

可不是嗎，在這兩層高的屋子裏面，現在就只有他一個人，多孤獨多可怕呢！

一個人要活得快樂，否則就生不如死，相信這世界上也有不少人像柏克醫生這樣的想法。

柏克醫生有一位妻子，他以爲退休後最少可以有她作伴吃着政府的長俸終老。

但是，想不到他內心的痛苦，却偏偏來自他的妻子妮娜，爲什麼？

妮娜三十餘歲的年紀，說她年青也不算太年青，說她老麼，又不能算得老。總之她在一般男人的心目中，也不算得是個美麗的尤物，只是有一股比較風騷的味道而已。

也許正是因爲這樣，所以她不能一下子就離開她現在這位殘廢丈夫。

又或者，她還有着一股恩情的懷念，不忍拋下一個行動不便的伴侶，一夜夫妻百日恩，雙方畢竟也相處了不少日子啊！

人往往就活在矛盾中，所以像柏克醫生這種人，也未必有勇氣一下子走上死路，否則的話，他早已經自殺去了。

妮娜每隔三兩晚，就開着車子到隣近的小鎮去，表面上是購買一些日用品，順便探望一下鎮上的朋友，但是，每次她回來，總是酒氣薰天的。

作爲丈夫的柏克醫生，心裏儘管生氣，可惜每次見了她，就會心軟下來。

到底他是個明白事理的丈夫，每當他想到有許多事情自己無法做得到的時候，就會覺得慚愧，就會感到對不起妮娜。

因此他惟有隻眼開隻眼閉。

差不多晚上十點了。

在一些大都市裏面，這時候才是多采多姿的夜生活的開始。

可惜這兒不但不是大都市，連隣居也沒有，隣近數方里之外，都找不到一個隣居。

柏克醫生倚在床上，感到口渴，終於忍不住從床邊取過了一對枴杖，離床出房，落樓下去。

由於行動不便，必須光綫充足，所以他把室內的燈光都按亮了。

他只落到一半樓梯，電燈突然接連的閃了幾下，還好他把持得穩定，不致摔下樓梯去。

還差兩級梯階，燈光終於由閃個不停而完全熄滅了，屋內立即變成一片黑暗。

柏克醫生極力保持鎮定，因爲他心裏明白，萬一他不愼跌倒，此時此地沒有任何人能助他一臂之力，一切都惟有靠他自己了。

豈料就正當他舉起手中枴杖，想繼續走完那二級梯階的刹那間，一度十分强烈的光綫，也不知從何處射來，當塲令到柏克無法抵受。

柏克醫生雖然身不由主地及時閉上了眼睛，但是，他仍然感到一陣暈眩，一足踏空，就此跌倒地上。

雖然離地只有兩級梯階，但對一個雙足殘廢的人來說，已經是一件十分痛苦的事。

還好他沒有立刻就暈了過去。

但是，也正是因爲這樣，他才更加感到害怕，如果他就此暈了過去，他反而什麼都見不到，試問還有什麼可怕？

柏克醫生一時之間爬不起來，他依舊閉上眼睛，因爲那度强光仍然射向他的身體，光綫的猛烈，足以令到他無法睜開雙眼。

他已經極力保持頭腦的冷靜，但是却無法壓抑內心那一份恐懼。

外面天青氣朗，自然不會是行雷閃電，即使是閃電，電光也不可能有如探射燈一樣投射進來。

究竟是怎麼一回事？

柏克醫生仍然閉了雙目，蜷縮着身體，半臥在地上，動也不敢動。

耳鼓裏「嗡嗡」地响。

是一種超頻率，還是一個身體虛弱的人突然受到打擊而產生的「耳鳴」現象？因爲他是醫生，所以他才會知道一個人身體上各種機能的反應。

因爲他是個受過高深教育的人，所以他才明白超頻率是怎麼一回事。

動物之中，我們日常生活中最接近的狗，人們只知道牠們的聽覺靈敏，很少人知道狗原來就是能够聽到超頻率的動物。

柏克醫生彷彿聽到有人跟他說話，但是很奇怪，他不敢肯定身邊有人，也聽不到任何明顯的聲音。那麼，爲什麼他會覺得「有人跟他說話」呢？

這是一種感應！

柏克醫生無法解釋當時的情形，也無法把雙眼睜開。

「我們是唯一能令你爬起來走動的，你將會成爲這世界上最好、最神奇的一位醫生，但是，你要依我們的吩咐去做，否

則你將會終生痛苦。」

那種「聲音」的確奇妙，柏克醫生從來就沒有過類似的經驗。

他不知道爲什麼會這樣，總之不是幻想。

柏克醫生既驚亦喜。

試想想像他這麼樣一個殘廢的人，剎那間聽到他可以再度自由行動，任何人亦難掩飾那一股喜悅之情。

但在另一方面，他却無法想得透那句說話的眞正用意何在。

當然，喜悅是另一回事，懷疑却是無可避免的。

柏克是一位醫生，所以他無法不懷疑「可以再次自由走動」的可能性。

就憑他的醫學常識，這已經是不可能的事，假如可能的話，他的同事之中就有不少是專家——醫學方面的內科專家、外科手術專家等等。

然而事實上，當時已有不少專家同事，爲他盡了最大的努力，結果柏克還是殘廢了。

柏克醫生正在胡思亂想之際，那度强光驀地加强，他也同時感到渾身震顫，隨即昏迷過去。

以後發生過一些什麼事？

柏克醫生完全不知道。

不忠的妻子

這是美國密西西比州一個小鎭——哥拉鎭。

在一間酒吧之內的一角，坐了一個女人。

那女人不斷抽烟，喝酒的次數反而較少。

她顯得有些不耐煩，所以不斷在昏暗的環境底下看錶。

在這種地方，一個單身女人是不愁寂寞的，尤其是像她這種身裁的女人，於是一個又一個的狂蜂浪蝶想過來揩油，但都被她打發走了。

毫無疑問，她在等人。

她的眼睛一直盯注在酒吧那邊的入口處。

門又開了，走進了一個年青人。

那是一個二十來歲，體格非常精壯的年青人。

他很焦急，在暗淡的光綫底下，放眼四望。終於找到目標了——就是那個三十餘歲，身裁十分健美的女人。

至此，她身邊所有醉翁之意不在酒的男人也都明白過來，原來她在等情郎。

他剛在她的身畔坐下來。

她就問道：「怎麼啦？我等了你一晚，你究竟走了那裏？」她的聲音盡量壓低，好像怕被旁人聽到似的，但在另一方面，她又顯得非常焦急。

那年青人告訴她：「我去找范倫達和森美他們。」

「都準備好了吧？」那女人不斷地抽烟，分明是想令到神經鎭靜下來。

假如這時候是在燈光之下，假如有人注意到她的手，一定會發覺她在震抖着。

「準備好了。」年青人回答道。

那女人又說：「你明白應該怎樣做了吧？」

「當然明白，不過——」年青人低聲說道：「范倫達他們認爲，等你去領取那筆保險費，可不知道要等多久呢？」

「你不是說，早已說服了他們嗎？」

「是的，但是，他們的意思認爲，最少你也應該付出一部份現金。」

「嗯——你怎麼可以臨時變卦？」

「並非變卦，只是一點點兒的小小要求而已。一切計劃都沒有改變，總之事情辦妥後，你盡快付給我應得酬勞的三分之一現金，其餘的，就等你收妥保險費後付給我好了。」

「好吧，」那女子終於無可奈何地答應下來，「今晚是個難得的機會，你們快些去吧，天亮之前，你必須辦妥這件事，我要製造不在現場的充份證據，你可明白沒有？」

那年青點點頭，然後，他又匆匆離開了那間酒吧。

× × ×

酒吧裏面，還是烏烟瘴氣，酒氣薰天的。

有個女子顯然是喝醉了，她大吵大鬧，把酒杯也擲碎了。

有些酒鬼認得她，她正是不久之前，仍然故作正經的女子，想不到幾杯到肚之後，就弄至醜態百出。

人，往往就是這樣，當她還沒有喝得醉薰薰之前，許多男人都看中了她，想跟她搭上。

相反，現在反而令人却步，有些男人甚至還避之則吉。

當然，酒吧這種地方，正是什麼人都有，自然也有不少人裝傻扮懵的。

於是有人假細心，過去攙扶她：「瞧你吧，怎麼會醉成這樣子呢？來來來，讓我送你回去。」

「送我回去？哈哈哈……」她笑得前仰後合的，更加引人注意了，「你是誰，你知道我住在什麼地方？渾蛋！」

酒吧裏的人，立刻又引起了一陣哄堂大笑。

誰都可以看得出，那細心的男子另有目的。

那男子年約四五十之間，也有幾分醉意了，在衆目睽睽之下，他既然無法落台，就把心一橫，索性硬住頭皮道：「如果你無家可歸，何不到我家裏來？反正老子現在又沒有老婆。」

酒鬼們又是呵呵地笑了一陣！

這一班人之中，有不少是經常到此買醉的人，所以他們都知道那中年男子叫洛治。

那女人又是誰？這裏的人都不知道，只知道她許多時來此喝酒。

她叫妮娜。

認識她的人都稱呼她爲「柏克太太」，原來她就是柏克醫生的妻子。

妮娜的酒量沒有人知道，但看見她東斜西歪的神態，人們不難想像到她一定喝了不少酒。

洛治揀着她差點兒就要倒下去的剎那間衝過去，及時攙扶着她。

妮娜突然揮揮手：「各位，再見！」洛治乘機把她帶離酒吧！

酒吧裏彷彿什麼事情都沒有發生過。

殺手臨門

柏克醫生的住所外面，人影幢幢。

三名年青人之中，有二個是白人，一個是黑人，他們都分別帶了武器。

爲首一名年青人叫菲力，另一名叫范倫達，那黑人叫森美。

他們分別乘坐三輛電單車來到附近。

「每個人都小心檢查自己的武器。」菲力以領導人的身份，發出了命令。

范倫達拍拍他的小腿道：「我這兒插了一把刀，但我相信這次却用不着它。」扯高牛仔褲褲管，露出了一把有皮套套住的童軍刀。

那黑人青年森美說：「其實對付一個殘廢的人，何必如此大陣仗，只須一個人，戴一對手套就足够有餘。」

菲力道：「別嚕嗦了，事主要我們做得好像打刦一樣，然後就是不留生口，明白了沒有？」

范倫達和森美分別點點頭。

范倫達道：「關於錢方面，有沒有跟她談過？」

「有。」菲力道：「她會先付部份現金給我們花用，放心幹好了。」

於是三個亡命之徒，沿住水泥路前進，他們的電單車，却停在小路一旁的矮林後面。

依照他們原來計劃，殺了柏克醫生之後，就會撤退到小路旁邊，三個人分別乘坐三輛電單車逃走！

柏克醫生是個殘廢的人，他當然不可能追得上他們，何況計劃中他是被殺的對象，但菲力不想留下太多的綫索給警方追查。

三個年青人分別戴上了手套，目的是不想留下任何指紋。

森美執住一根球棒，那是打棒球用的，現在却用作殺人的工具。

屋子四周一片沉寂，屋內却亮了燈。

「這是怎麼一回事？」森美問菲力，「樓上樓下都亮了燈，會不會還有其他的人？」

「不會吧？」菲力也停住了脚步，「可能只是那跛鬼起來喝茶要水，老婆去勾漢子，他當然睡不入眼啊！」

范倫達道：「我反而担心有訪客，爲小心審愼計，我們還是看清楚形勢再動手吧。」

於是三個年青人小心翼翼地，迫近屋子門前一旁的窗口。

門是關上了，窗口的玻璃却可供透視入內，因此他們都可以清楚見到，通往二樓的梯口附近，地上躺了一個人。

從身型看，他分明是柏克醫生。

三個人相顧而笑。

他們在這剎那間都開始明白過來，原來屋內燈光大亮，並非有訪客，而是主人昏倒地上。

「嘩啦」一聲！

菲力用皮手套套住的拳頭，揮向窗門，窗門玻璃隨即粉碎。

三個年青人就在窗門爬了進去。

昏迷中的柏克醫生，不知是否被玻璃破碎聲驚醒，總之他就在剎那之間睜開了雙眼。

柏克醫生剛睜開雙眼就見到那三名年青人，他吃驚地問：「你們是誰？」

菲力回頭望望森美和范倫達：「我們應該怎樣告訴他才好呢？」

「不如乾脆告訴他，我們來殺他！」森美道。

「是的，反正他只可以再活幾分鐘而已。」范倫達也贊成。

菲力於是冷冷地笑了笑！

「你可是柏克醫生？」菲力故意問他道。

「是的，我正是柏克醫生，你們究竟是誰？」柏克醫生十分害怕。

「我們是來……」范倫達正想說下去，但是，立刻被菲力制止。

菲力道：「我們是來打刦的，如果你够聰明的話，最好把所有值錢的東西都交了出來，這樣子大家都會好過許多。」

柏克道：「我是個殘廢的人，家中值錢的東西，都給我妻子收藏起來了，如果你們眞的是爲了打刦而來，算是你們倒霉，因爲你們來得不合時啊，她不在家。」

菲力道：「我知道——」

菲力剛說到這裏就頓住了。

他隨即又改轉口風道：「我當然知道這裏只留下你一個跛鬼，然後才揀機會到這裏來發財！」

儘管明知等一會兒他們就要把柏克醫生置諸於死地，菲力也不想露了口風，讓柏克醫生知道這是一項預謀。

他要把這件事弄得像「刦殺案」一樣，以便妮娜可以置身於事外。

萬一他們做得不乾淨的話，極有可能牽連到妮娜的身上。

假如妮娜有事，他們的「酬勞」當然就會發生問題了。

因此，范倫達和黑人森美在旁，也心裏看得明白。

菲力突然伸手到褲袋後面一摸，摸出一把彈簧刀來！

「察！」一聲。

刀光一閃，菲力蹲了下來，故意讓柏克醫生見到他的兇相。

然後他咬牙切齒地說：「你還有一個生存的機會，我給你三秒鐘時間，當我數完三聲之後，你仍不知機，我就殺你。」

柏克醫生心裏却明白到，即使自己更「合作」，只怕對方也不會放過他。

他不知道他昏倒之後發生過一些什麼事，只知道自己已陷於絕境，最低限度眼前也就陷於伸手無援的境地。

他只約莫記得，當他昏倒之前，彷彿有過一次行雷閃電。

他的視覺曾受過刺激，渾身震顫，然後便一直昏迷不醒，直至不久之前被玻璃碎聲驚醒爲止，想不到剛醒來又是另一場噩夢的開始。

他不想死！

但是毫無疑問，他眼前正受到了死神的挑戰，他有許多理由深信菲力等人是存心來殺死自己的，所以他在絕望中惟有靠他自己了。

柏克醫生正在胡思亂想中，菲力已揚聲叫喊着：「一——二——」

「三」字還未叫出口，菲力手中的彈簧刀已伸到柏克醫生的鼻尖。

柏克醫生內心的感受非常複雜，他既恐懼，又生氣，他到底是一個曾經在軍隊裏面服務過的人，對於死亡並非像一般人那麼害怕。

同時，在另一方面，他也感到受盡侮辱。

因此就在這一刹那間，他趁住對方的刀尖未刺傷自己之前，突然發難！

以其說這是一種自然反應，倒不如說這是一種垂死的掙扎！

當他看得出菲力目露兇光時，他突然不顧一切，拚命伸出了雙手，捉住菲力那隻右手——就是握住彈簧刀的一隻手。

菲力事前顯然也想不到會有此一着。站在一旁的范倫達和黑人森美也想不到柏克會有這種驚人的勇氣，他們甚至認為這樣只是柏克自討苦吃而已！

菲力在這一刹那間，感到手腕痛如刀割！

他不但無法發力，同時也在這電光石火之際，痛得尖叫起來。

茲力整條手臂失去了知覺，痛得淚水直冒！

范倫達和森美見狀，自然不敢再袖手旁觀，立刻衝前協助。

但是更加令人感到意外的，又陸續出現！

范倫達來不及拔刀，因為他目睹菲力痛得彎下了腰來，所以他趨前就是一脚，朝住柏克醫生的胸骨踢去。

因為柏克當時仍蜷縮在地上，他是殘廢的，所以范倫達要趁他未爬起身來之前，令他的身體感到痛苦，然後才可以救菲力。

但是，范倫達好像踢在一塊石頭上面一樣，脚尖痛得直叫起來。

與此同時，菲力也倒了下去。

菲力的手臂斷了，那把彈簧刀已墮在地上！

黑人森美見狀，仍不知厲害，揮動手中的球棒，直擊向柏克醫生的頭部。

柏克醫生不閃不避，竟然就地伸手去接住森美的球棒，因為他無須再去對付菲力，而范倫達此刻也正在捧住右脚，雪雪呼痛不已。

菲力和范倫達都敗得心有不甘，也確實感到有些意外。

森美的球棒，給柏克醫生捉住了，只見柏克醫生就地一滾，森美竟然不由自主，被球棒扯到樓梯那邊去了！

「轟隆」一聲！

森美整個兒撞向梯間扶手，痛得差些兒站不直身子。

坦白說，連柏克醫生也不敢相信自己有這一股「神力」。

面對一個人也許還勉强可以支持一陣，但事實上他面對的却是三個人。

三個非常年青，有氣有力的暴力青年人！

而且，這三個人都是有備而來的！

三個年青人的目的既然都是一樣——殺人和發財，所以身為首領的菲力，這時候也焦急得扯高嗓子直叫起來：「殺死他，森美，殺死他！」

一個傷了手，另一個又傷脚，眼前唯一可以立即採取行動的，也確實只有一個森美而已。

只見黑人森美站直了身子之後，又持着球棒，直闖過來。

但是森美還未衝到柏克醫生的面前，他已經嚇得差點兒整個人呆住了！無奈當時已是勢成騎虎，一發巳不可收拾。

什麼事情令到黑人森美嚇呆？

原來柏克醫生在這刹那間不但站了起來，他的手上還抓住了菲力那把彈簧刀！

森美揮舞着球棒，朝準了柏克醫生的頭部力擊而下，力道十足！

這一次，柏克醫生並非伸手去接棒，却揚臂擋架！

任何人看見了當時的情形，也會替柏克醫生担心，因為手臂到底不是鋼鐵，而是皮肉和骨骼，木棒揮擊而下，怎麼可以硬擋？

但是在另一方面，柏克醫生似乎毫無抉擇之餘地，除了揚臂迎格之外。

「卜」一聲！

響聲十分清脆！連呆在一旁的菲力和范倫達也以為柏克醫生的手臂這一回勢必斷為兩截！可惜事實却非如此。

他們不但未見柏克醫生倒下來，反而看見他們的同黨——黑人森美呆若木鷄！

相信換上了任何人也會像森美一樣，因為沒有誰比他更清楚那支球棒是用堅木製成的；一個殘廢人的手臂，如何會硬得有如鋼鐵一樣？

球棒斷了！

柏克醫生却未見倒下去！他氣定神閒地站立在那裏，手中却握住菲力墮在地上的一把彈簧刀！

菲力和范倫達彷彿見了鬼，事前他們絕難相信柏克醫生能够抵擋得住他們的攻擊！

柏克醫生瞪住呆若木鷄的森美！

森美動也不敢動，因為他担心柏克手中的彈簧刀隨時會刺進他的心窩裏去！

柏克醫生側過頭來，看見二條人影奪門而出，去勢如箭！

他立刻吆喝一聲：「站住！」

走在前面的菲力，還差一步即可置身於門外，突然「篤」的一聲！

刀光一閃，原來屬於他的一柄彈簧刀掠過了他的面前，還差一分就割着了他的鼻尖，刀鋒却釘在門板之上！

菲力登時呆在那門旁，不敢再走動！跟在後面的范倫達，脚尖仍然痛得要命，看見了這情景，也木然而立！

令他們感到驚奇的，不是柏克醫生的飛刀絕技，而是他的進一步表現！

柏克醫生竟然走了過來！

當他向門旁的菲力他們走過來時，無需拐杖的帮助，就像常人一樣靈活，所以令到菲力他們大大地又吃了一驚！

柏克醫生是殘廢的，菲力他們早巳從柏克太太——妮娜那裏知道得十分清楚；最低限度菲力個人在妮娜向他「點相」時，就親眼見他持着一雙拐杖走路。甚至眼前那二支拐杖仍在梯口附近的地上擺放着呢！

柏克醫生為什麼無須拐杖的帮助也可以走動？難道以前的殘廢是偽裝的？

難道妮娜說謊，故意引他們替她除掉她的丈夫？

菲力還未想出一個滿意的答案，柏克醫生已走到了他的面前。

「你是為什麼而來的？」柏克面對面地，向菲力提出質問。

菲力吶吶地說：「本來我們只想找些外快，但是現在，我們只想保存性命。」

「何必再說謊？」柏克醫生雙目閃閃生光，彷彿有一股神秘力量蘊藏着，足以令到菲力不敢直視着他！

菲力渾身發抖：「醫生，請寬恕我；請你不要殺我！」

柏克醫生充滿了信心：「我不殺你，我也不怕你會殺我！」

「那麼，請你放我走吧！」菲力幾乎想下跪，叩頭。

「你走吧！」柏克醫生不知何故，聲音中充滿了仁慈感：「請你告訴她，只要她回到我身邊，我會不究既往！」

在這刹那間，不但菲力感到意外，就是范倫達和森美也覺得驚奇不已！

柏克醫生好像什麼都知道，否則剛才他又怎會說出那一番說話？

不過，任何人在此劣勢下也不敢再細加追究，所以菲力他們也只好匆匆離去！

菲力走得最前，本來范倫達尾隨其後，無奈他脚尖痛得難受，一步一拐的，却不能走得太快，只好讓森美越前了。

「你們全部都給我站住！」柏克醫生忽然又叫住各人！

菲力等三名年青人吃了一驚！

他們以為柏克臨時變卦，可能改變了主意要留難他們！

但是，柏克却對他們說道：「我是醫生，我可能對你們有些帮助。」

他主動地首先替菲力治理臂傷，又替范倫達醫脚。

柏克醫生只動用了雙手，未見採用任何藥物；但是，就只憑着他的手術，巳經令到菲力和范倫達二人傷愈，迅速恢復了活動的能力。

於是他們三人忙不迭地走了！

一定是見鬼

「嘭嘭嘭」！一陣急似一陣的叩門聲！把睡夢中的洛治嚇醒了。

但比洛治還要害怕的，還是睡在他身邊的柏克醫生的妻子——妮娜。

妮娜幾乎整夜未睡，直到幾乎天亮，她才剛剛進入夢鄉，想不到這麼快就被人吵醒。

「誰？」洛治走到門後，用非常急促的聲音問道。

「是我。」門外傳進來的，是一個男子的聲音，「妮娜在嗎？」

已經在床上坐了起來的妮娜也聽到了；她一骨碌由床上翻下來：「誰？」她問洛治：「是誰找我呢？」

洛治還未及回答；門外又傳來了聲音：「洛治先生，請開開門，我是菲力，我知道妮娜在你這裏，請快些開開門吧！」

門終於開了！

菲力一陣風似的，竄了入來！

妮娜出奇地問：「你怎麼知道我在這裏？」

菲力沒有向她解釋，也許因為洛治在場的緣故；他只催促她快些穿回衣服。

妮娜本來與菲力有默契，但她事前並不知道「時間證人」是誰，所以她才奇怪為什麼菲力會知道她在這裏。

其實菲力只是左查右問才知道妮娜昨夜喝得「爛醉」，跟了洛治走出了酒吧的，那麼，她當然就在洛治這裏吧！

現在菲力的神態萬二分焦急，偏偏妮娜又忙得亂了方寸似的，幾乎連衣服也不會穿。

洛治在旁也看得清楚，他們之間顯然是有口難言；分明有些事情發生。

妮娜終於穿好了衣服。

她連再見也沒有說一聲，就匆匆離開了洛治居住的地方。

出到街外，妮娜就開始埋怨菲力：「到底，你怎麼攪的？你怎麼可以到這裏來找我？」

菲力道：「當然是事情有變化，我才會找你找得這麼急。」

妮娜早巳感到不妙！

她忙問道：「怎麼啦？」

「上車再說！」菲力半推半擁的，把妮娜推上了路邊一輛汽車裏面去！

那輛房車之內，前面司機位坐了森美，後面却坐了范倫達。

菲力把妮娜推到范倫達身畔之後，自己也迅速坐了進來；車門還未關上，黑人森美巳將車子開走！

「你們到底幹什麼？」妮娜有點吃驚起來；因為她看得出車內三個年青人的面色都不大好看。

菲力眼睛一直往前望，沒有回答她。

只有范倫達反問她：「我想你告訴我們，到底你在幹什麼？」

妮娜怔了一怔！

她根本不知道昨天晚上所發生過的事情，所以她望望身邊的菲力：「他怎麼樣了？我託你們辦的事，可辦妥了沒有？」

菲力還是面帶怒容，不作聲！

妮娜坐在「三文治式」的中央，右有范倫達，左有菲力，想逃也逃不了。

她吃驚地問：「你們可是怕我賴賬？放心吧，我答應過的，一定照付。」

菲力冷冷笑道：「你的確好介紹！」

妮娜仍然不明白菲力話中的含意。

「怎麼啦？」妮娜出奇地說，「難道你們連一個跛子也對付不了？」

「跛子？嘿！」范倫達也生氣地說：「若非我們運氣好，真正變跛子的是我們啊！」

菲力這才正式責備她：「你不該隱瞞事實，令我們如此輕敵！」

妮娜仍舊想不通：「你們究竟怎樣啦？我幾時隱瞞過事實？」

菲力道：「你丈夫本來就是個四肢齊全的人，但你偏偏把他說成了殘廢的人，目的何在？」

「嗯——」妮娜驚奇得簡直說不出話來了。

她驚奇了好一會兒才反問：「你這話究竟是從何說起？」

菲力生氣地說：「你自己一定心知肚明，你丈夫不但沒有殘廢，而且，身手十

分了得！我答應為你解決他，但你事前不該供給假情報，以致弄得我們估計錯誤，差些兒都死得不明不白！」

妮娜事實沒有說謊，所以她很不服氣：「這話用心何在？要就是你們找錯了對象，要就是存心找個藉口，向我勒索！」

「我們找藉口向你勒索？」范倫達氣得跳了起來，側過身來，怒瞪住她：「你這種女人，眞的是非教訓不可！」

說着，范倫達就要動手揍她！

但是非力却制止了他：「等一等！范倫達。」

然後他又對妮娜道：「你說我們找錯了對象，那麼我想問你，你到底有多少個醫生丈夫？」

妮娜苦笑一下：「你問得好出奇，我只有一個醫生丈夫，他就是柏克。」

「跛足的？」范倫達在旁問。

「當然是跛足的。」妮娜答得非常肯定，然後又對非力道，「你應該見過他一次，當時他持了一雙拐杖。可不是嗎？」

「嗯——」非力想了想，道：「會不會是偽裝的？我並非說一定是你騙我，可能是你丈夫存心令你上當。」

「坦白說，到了現在我也不明白你講什麼。」妮娜弄得啼笑皆非的捧住頭。「到底你們將他弄成怎個樣兒了？」

非力說道：「柏克醫生不但四肢齊全，甚至身手十分了得，我們都栽在他的手上。」

「什麼？你們三個都給他打敗了？」

妮娜甚至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所以我有理由懷疑你存心故意令我們上當。」范倫達道。

妮娜對此仍覺半信半疑！

「這是沒有道理的事。」妮娜怔怔地說，「他怎麼可能在一夜之間化腐朽為神奇？如果你們沒有弄錯，那定是見鬼。」

「見鬼的是你。」黑人森美終於也忍不住了，「我們不如載她回去看看，讓她心服口服！」

非力猶有餘悸地說：「不！我們已吃過了不少苦頭，怎麼可以再送上門去？」

范倫達却心有不甘：「若非如此，我們如何能令她付錢給我們？」

三個人正在爭論不休，車子却不斷地開動，正駛向一條公路上。

非力終於說：「這樣吧，我們帶你到附近，你進去看清楚了，證明我們不是說謊，你就付錢給我們好了！」

森美却道：「萬一她一走了之，我們豈不是白白損失麼？」

非力道：「她逃不了，即使她擺脫我們，我仍有辦法要她非付錢不可。因為她買兇殺夫，我們正是最有力的人證！」

妮娜心亂如蔴。

她既不相信非力等人的說話，也看不出他們為什麼要「說謊」。

所以她一直默默地想：可惜老是想不通其中道理來。

非力指示森美把車子開到一處小路旁邊停下來，然後又對妮娜說道：「你先進去看看，我在這裏等你如何？」

妮娜於是首先下了車。

她回頭望望車廂裏的三個男子，懷着萬二分矛盾的心情，走向她的住所那邊！

非力在車子裏，若有所思地，對他的二個同黨道：「我們昨天晚上要不是做夢，一定是見了鬼；她其實沒有說謊，她丈夫的確是個跛子，我見過一次！」

森美道：「他會不會裝蒜？」

非力道：「他何必裝蒜？」

「也許要試探一下他的妻子！」

「但是，他在越戰中受傷，難道也是假的？」

「你知道嗎？有些人為了欺騙保險費，什麼事都敢做，何況他佯作受傷還可以提早退休呢！」森美說道。

「嗯——不如讓我們過去看看他們怎麼樣了。」

於是三個年青人，落了車，沿住小路走過去！

× × ×

妮娜裝成剛由外面回家，什麼都不知道的樣子。

她開了門鎖，進了屋。

柏克醫生不在樓下，一定是在樓上臥室裏，可能還未起床。

妮娜放輕脚步登樓，然後來到了房門外。

柏克醫生的聲音竟然首先由房間裏面傳了出來：「是妮娜嗎？」

「是的。」妮娜硬住頭皮走了進去。

「對不起，吵醒你啊！」

「不！我早就醒了。」柏克醫生坐了起來，倚在睡床之上。

「要不要我弄早餐給你？」

「不！你過來！」

彷彿聽到了死神的召喚，妮娜渾身在發抖！

但是，她走近床前，細看她丈夫的神態，却又全無半點惡意。

柏克醫生道：「你無恙吧？」

「嗯——」妮娜覺得他的聲音不但全無惡意，而且充滿了慈祥。

他伸出了雙手。

她也不好意思地，伸出了雙手。

他把她拉近面前，輕輕吻着她：「我一直担心你，怕你在外面出了事！現在你既然沒有事，平安回來了，多好呢！」

妮娜忍不住淚盈於眶。

「有個好消息告訴你。」柏克醫生推開了被單，露出了雙腿。

妮娜早已經注意到，那一雙拐杖只放在門角後面；以前却是放在床前的。

「我的腿傷好了。」柏克醫生拍拍雙腿，「我可以走動，而無須依靠拐杖。」

「眞的？」妮娜故作驚奇，「怎麼會有此奇蹟出現呢？」

「是的，的確是奇蹟。」柏克醫生已經由床上下來，走動了幾步。

「這是怎麼一回事？」妮娜目睹奇蹟的出現，確實驚愕了好一會兒。

「這是神的力量！」柏克突然在窗前的地板上跪了下來！

他雙手合什，眼睛閉上了！

他又喃喃地說：「萬能的神啊！饒恕她吧！只要你饒恕她，我願意代她受罪！感激萬能眞神！」

妮娜聽得明白，這是他求「神」的恕罪；不過她奇怪，為什麼他不求上帝？而他口中的「神」，是什麼「萬能眞神」。

她驀地感到心靈震撼了一下，也身不由主地，跪了下去！

她與柏克在一起，閉上了雙目。

不知怎的，她竟然隱隱約約的，聽到了一種難以形容的聲音。

那是一種十分飄渺的聲音，好像來自空間，又彷彿自內心响起了。

「你是罪人，你必須懺悔！如果你相信萬能眞神是萬能的神，你將獲得永生；你丈夫將會寬恕你。但以後你不但是他的忠心妻子，還是他最得力的助手；萬能眞神將有重大任務交給你們！」

奇蹟的出現

在柏克醫生住宅外面的一棵大樹之上，較早時已有三名好奇的年青人爬到了樹上去！他們是非力、森美和范倫達。

他們目睹一切，內心正感到莫名其妙之際，突然之間好像中了電，各人都身不由主地感到一陣陣痲痹，「隆」然一聲，非力首先墮了下去！

非力頭部首先着地，登時暈了過去！

范倫達與森美二人亦有觸電的感覺，先後由樹上摔下！在連聲慘叫中，二人手足受傷，根本無法站起來走動！

柏克醫生聞聲走到窗前俯視，居高臨下，只見三名年青人倒臥樹下，急忙偕同妮娜匆匆落樓。

妮娜想動手把他們扶起來，但是，柏克醫生却制止她！

柏克醫生蹲了下去，口中喃喃地說：

「怎麼又是你們三位？」

這時候，范倫達和森美痛得淚水直冒，惟有聲淚俱下地求情！

柏克醫生似乎不念舊惡，只說道：「你們都跟我一樣，本來就是個罪人，快求萬能眞神的賜福，只要你們虔誠一點，必可獲救！」

剛才三個年青人已目睹柏克醫生夫婦如何下跪、膜拜，所以他們立即忍住痛楚，跪在地上，當天膜拜；柏克醫生則閉目合什，喃喃自語。

本來手足受了傷的人，勉强忍住痛楚跪在地上，那種苦況是不難想像得到的。

但是說也奇怪！范倫達和森美二人手足間的痛苦，居然正在逐漸消失！

與此同時，他們的耳鼓中「嗡嗡」作响！

他們彷彿聽到有人跟他們說話似的：「天王賜福於你們，你們必須跟隨柏克醫生戴罪立功！」

他們急忙睜大了雙眼！

但是，他們的身邊根本就沒有人，除了柏克夫婦之外，只有昏迷不醒的非力。

剛才到底誰在說話？

不會是柏克醫生，因為柏克的聲音，他們不只一次聽過，當然聽得出！

也不會是暈倒了的非力。

一個暈倒過去的人，怎麼會說話？

范倫達和森美吃驚地四下裏張望，但他們見不到任何陌生人。

突然間，非力蠕蠕而動！

他捧住頭！

他的頭顯然受了傷，額角瘀黑了一大塊！

「是的，感謝萬能眞神，我一定依吩咐去做！」非力未睜雙眼，首先却夢囈似的說，「我們定盡力而為，決不食言！」

然後，他把捧住頭顱的雙手，合什起來，朝天膜拜一番！

一切都顯得如此神化！

當局者好像身不由主似的，但無人過問。

四男一女，最後一齊站了起來！

他們在那棵大樹底下，伸了一伸腰，然後，若無其事地，先後走進了屋子裏面去。

更奇怪的是：柏克醫生以主人的身份，慇勤地欵客。

妮娜以女主人身份，招待那三名年青人，好像一切不愉快的事情，根本就沒有發生過一樣。

范倫達和森美的手脚明明跌傷了，現在却一點事也沒有；非力頭部的瘀痕，剎那之間也不知去了何處，他們看上去非常之健康。

柏克醫生在桌子旁坐了下來，其餘四人分坐左右。

他正式宣佈，成立了「萬能教」！

不可思議的神醫

「萬能教」是一股令人感到震驚的勢力，這個新教派發展之迅速，簡直達到令人難以置信的程度。

它只不過成立了半年左右，在美國各地的教徒，竟然超過了一萬人以上。

首先引起人們注意的，應該是柏克醫生本身的「奇蹟」！

許多認識柏克醫生的人，都知道他是個殘廢的退役軍醫。

但是，他怎麼剎那間可以自由走動？

然後就是他的「醫術」！

他本來就是一名軍醫生，所以他懂得醫術，根本就不是一件奇事，奇只奇在他只憑一雙手，一瓶清水，竟然能治百病。

沒有人知道他如何不用藥物也可以治百病，最初還有人以為這只不過是偶然的事，結果却是「萬試萬靈」，這才令人驚奇。

後來又有人以為是那些「神仙水」的功力。

所謂「神仙水」，就是那一瓶清水。

柏克醫生最愛用這種清水替病人搽傷口，或者讓病人服食，所以許多病人都叫它做「神仙水」。

但是，有人悄悄將「神仙水」拿去化驗，結果却又出人意料之外。

那只是一種含有少量礦物質的清水，沒有痲醉成份，也沒有任何藥物滲入，那麼為什麼會治病？連科學家亦難以解釋。

事情越傳越遠，美國各地固然有不少頑疾病者不遠千里而來，就是國外也有不少病人不辭跋涉，跑到這裏來求醫。

柏克醫生被人視為神仙一樣，連帶哥拉鎮也熱鬧起來了。

儘管如此，柏克醫生並未乘機發財，他甚至不收任何費用。

不過，凡是給他醫好的病人，無論是男是女，柏克醫生都一律勸他加入「萬能教」，病人們也樂意信奉這種新宗教。

當然，世事並非絕對的，有人贊成自然就會有人反對。

同一理由，有人深信不疑的事，亦往往有人採取懷疑態度。

不知從何處來了一班青年男女，他們是美國典型的「油脂飛」，這班慘綠青少年，大概由十八九歲到二十三四歲左右。

這班人共有十一名。

他們分別駕駛三輛房車和四部電單車，來到了哥拉鎮附近柏克醫生的住所。

這時候的柏克醫生比起美國總統更具名氣，所以要找到他這裏來，一點也沒有困難，隨便問一問路人，人家也會指點。

甚至根本就不必多問，只要跟隨一些「聞名而來」的病人，亦可以輕易來到這裏。

× × ×

一輛馬車正在緩緩地前進。

車上載了一名病婦，駕駛着馬車的，是她的丈夫。

突然有一輛電單車風馳電掣地，越過了馬車，那陣陣怒吼聲，也把馬兒嚇得情緒不安定。

中年丈夫十分生氣！

他很愛他妻子，可惜妻子不爭氣，也不知染上了什麼頑疾，病得幾年，連他農莊裏所有值錢的東西都給賣個清光。

然而，她的病還是沒有好過。

不過做丈夫的並未因此而離開她，這可能就是眞正的愛情吧。

別的不看，單看看這一輛馬車就可以領略一切。可不是嗎，這時代，尤其是在物質享受豐富的美國，那裏有人還使用馬車？

但馬車不但十分陳舊，同時這中年丈夫也非常小心，好像生怕馬兒走得太快時令到車子顚簸，致令車內的病人不舒服。

事實上像這麼樣的一匹瘦馬，就算要牠走得更快也不可能，因爲牠好像也有病似的，瘦得太可憐啊！

即使剛才一陣電單車的怒吼聲，也只能令她突然受驚之下，雙足高擧，馬車也抖動了幾下！

中年農夫詛咒了幾句！

尾隨而來的另一名年青鐵騎士聽不到也看得見，立刻吆喝過來：「喂，鄉下佬，怎麼啦？趕去投胎麼？」

「趕去投胎的是你。」中年農夫道：「他媽的，你們這班傢伙一定是沒有父母管敎的吧？」

豈料除了二輛電單車之外，還有後面一大班人。

於是他們紛紛趕上來！

中年農夫又驚又急，他並非只担心自己，而是担心車廂裏面的妻子。

一班油脂飛終於下了車，將農夫的馬車重重包圍起來。

農夫「拍拍」兩聲，馬鞭打在馬屁股上，無奈馬兒已被二名油脂飛拖住了馬頭，無論如何也走不動。

農夫非常担心，他的妻子却在車內咳個不停，連聲詢問丈夫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情。

農夫沒有回答她。

他不想她担心，同時他也沒有時間去分心了。

他看看勢色不對，如果再不能闖出重圍，可能後果堪虞！

「拍拍」一連幾聲！

這一次，馬鞭不是打向馬屁股，而是打向牽制馬兒的二名油脂飛的頭部和身體之上。

農夫的鞭子果然十分了得，二名油脂飛中鞭放手，馬兒受驚狂奔！直衝向前！

農夫以爲這一次總算可以突圍了，想不到其他油脂飛之中，已有人攀到這輛馬車之上。

農夫被人糾纏着，推倒下去！

油脂飛則取而代之，控制了馬匹，將馬車勒停於道左。

農夫跌得頭破血流，仍忘不了車內的妻子，忍住痛楚，走過來。

突然間，他看見二名高大身型的油脂飛，把他的妻子自車廂內揪起，他的心有如刀割！

他的妻子本來已痛得要死，怎麼可以抵受得住被人如此虐待？

在這刹那之間，他眞恨不得自己腰間掛上一把利刀，或者一支手槍，但事實上上兩樣武器他都沒有，只有一雙手！

他那唯一的馬鞭，也在他被推下來時，跌掉了。

儘管如此，他仍然奮不顧身。

他怒吼一聲，飛撲過去！

這是不顧一切後果的做法，他只希望他的妻子能從對方的手中擺脫。

但是，他只衝至半途，已被人伸足絆倒！

因爲這一隊油脂飛共有十一個之多，他們控制了全場。

「他媽的！」一名油脂飛用力一掌，狠狠地摑在農夫的臉上，「你以爲你是什麼東西？你以爲你是天王老子麼？」

用力一推！

農夫倒向馬車旁。

「轟隆」一聲！

他的頭部撞向馬車車輪旁邊，令到整輛馬車也震撼了一下。

農夫差些兒暈倒過去。

不過，他却極力支持下去，他明白到劣勢已定，假如他再不省人事，他和他的妻子都有可能死得不明不白。

一陣嘻嘻哈哈的笑聲，農夫妻子的衣服竟然被人撕得片片碎！

十一名油脂飛之中，有三個女子。

那三個嚼着香口膠，穿得十分性感的女子，竟然不知羞恥地叫了起來：「佐治，幹她！」

「是的，她的樣子倒不錯，來吧，我帮你！」

有人把農婦拖落車下，倒向路邊的草坪上，解去她的下裳。

農婦飮泣着哀求。

做丈夫的拚死衝過去，但被三名油脂飛拳打脚踢，他已是遍體鱗傷！

像禽獸一樣，竟然在光天化日之下，竟然在衆自睽睽之中，一名油脂飛瘋狂的擁吻着那中年農婦。

這是令人看不過眼的事，但眼前只有人拍掌，叫好不已！

沒有人上前制止。

農婦已經病態畢呈，稍有血性的，也

不會欺侮她！

但是，像這班油脂飛，又那裏會有血性？

他們好像失去了常性一樣，這邊有人圍觀公然强姦的場面，那邊却有人合力虐待馬匹。

那匹馬本來就已經疲態盡露，這時候再被一班年青人鞭打脚踢，自然是狂性大發。

可惜牠再狂也狂不過這班「禽獸」！三名青年分別控制住馬頭，一人用力鞭打！

馬兒終於倒了下去。

於是一陣陣哄笑聲，實際上不能代表勝利，只可以稱爲「獸性的呼聲」。

草坪上，病婦欲哭無淚，因爲她的眼淚早已經流乾了。

想叫也叫不出聲音來，因爲那獸性的年青人，正用咀巴封住了她的口。

她已無力掙扎。

她被一人壓在草坪上，四個無恥男女分別按住她的手和脚。

陷於半昏迷的農夫，重傷倒地，明知無能爲力，閉上眼睛，流着淚。

他充滿了絕望，眼看一切已成定局。

突然之間，彷彿平地一聲雷。

有人慘叫一聲！

半昏迷中的農夫，差些兒就完全昏迷過去。

但是他聽得清楚，那不是他妻子的叫聲，是一個男子的悽厲叫聲！

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 × ×

企圖當衆强姦那農婦的年青人，雙手捧住咀巴，在草坪上打滾！

他的舌頭被咬斷了。

他的同伴們，欲救無從。

所有圍觀的人，都呆了一陣。

突然之間，有人遷怒於農婦，拳打脚踢，簡直不當她是人。

本來倒在草地上，雙眼巳翻白的瘦馬，驀地狂嘶一聲。

馬兒一骨碌跳了起來，令到所有人都感到十分意外。

牠橫衝直撞，勢如奔雷！

假如看見過剛才牠倒臥草地上的神態的人，肯定無法相信這匹瘦馬會有這一股蠻力。

牠是典型的脫韁野馬，東奔西竄，狂性大發之中，又好像很有靈性似的，因爲牠並非徒費氣力，而是左撞右踢！

那班油脂飛先後有多人被馬兒撞傷踢倒，橫七豎八的，倒臥地上。

有些重傷不起，有些呻吟呼救……

× × ×

彷彿一場暴風雨過後，路上、草地上，到處血漬斑斑。

柏克醫生夫婦帶領着一班「萬能敎」信徒，匆匆趕至現場，展開了善後工作！

他們忙於急救！

沒有人報警。

但是不知怎的，警方竟然來了。

一輛警車載住一名警長，匆匆趕到現場，聽了那農夫的投訴之後，要拘捕那十一名油脂飛，落案控訴他們。

柏克醫生却代他們求情。

警長也知道平時也有許多人前來求醫，中年農夫夫婦也是慕名而來，想不到却禍不單行！

還好柏克醫生及時趕到。農婦首先被送到柏克的住所去接受進一步治療。

× × ×

柏克醫生不但替農夫夫婦治傷，也替那十一名罪魁禍首的油脂飛男女治傷。

他們有些被馬兒踢斷胸骨，有些傷了手脚，但在柏克醫生的小心治理下，竟然不藥而愈。

十一名油脂飛本來存心要來鬧事，想不到經此一役之後，都心服口服。

於是「萬能敎」又多了十一名虔誠的敎徒！

× × ×

警方雖然沒有將十一名油脂飛落案，但消息却迅速傳了開去，「神醫」和「萬能敎」的傳奇故事，也就更加惹人注意。

深入偵查幕後企圖

美國空軍「三十九號基地」之內，一次緊急會議正在秘密召開。

參加這次秘密會議的，除了美國空軍部的有關官員之外，還有他們的「星際盟友」——祖必達星球人的代表狄卡。

「三十九號基地」屬於美國軍方的「高度機密」之一。（見「太空科幻」小說集以上各書。）

基地指揮官布殊將軍最近接得不少情報，盡是有關一些「怪事」的。

在平常人眼中，此等「怪事」盡是「以訛傳訛」，或者「跡近迷信」之事。

但是，每次此等「怪事」一經落入基地情報組之手，他們不但「深信不疑」，也必然深入研究，多方搜集有關證據。

例如這一次，他們收集到的情報顯示，「萬能敎」這一股新興力量不但迅速在美國各地蔓延，也同時向世界各地伸展。

信奉「萬能敎」的人都深信一位萬能的「神」，那完全是因爲大多數信徒都曾目睹一些無法用常理去解釋的「怪事」。

此等「怪事」現在就由基地情報組的主管官員，向參加是次會議的人，一一陳述。

每一件「怪事」都有時間、姓名和發生的地點等等，作爲根據。

其中最被形容得「神乎其技」的，當然就是柏克醫生。

報告中指出：柏克醫生在許多「萬能敎」信徒的心目中，簡直就是一位「眞神」了。

布殊將軍又把軍方的紀錄送到各人面前。

那是一批有關柏克醫生服役前後的一切有關文件和資料。

資料顯示：柏克醫生被徵召入伍之前，並非一位十分出色的醫生。他的醫術亦只能稱爲「普通、平凡」而已。

及至在越戰期間，他因觸雷受傷，被同僚救回，亦經多位軍醫證實雙足殘廢，不良於行，於是被限令退役。

所有文件均有高級醫官簽署，當然不可能是僞造的吧。

但是最新的資料顯示：柏克醫生不但

像一個正常人，還表現得「醫術高明」，處處「着手回春」，深得病人愛戴。

再根據基地「情報組」的證實：「萬能教」之突然興起，也是由柏克醫生開始的！

目前「萬能教」的信徒數以萬計，他們分佈於世界各地。

尤其是美國。

美國是個絕對自由的國家，對一切宗教信仰固然不加干預，就是政治組織，政府也不加理會，二次世界大戰的罪魁禍首之一的「納粹黨」，竟然也可以公然在美國出現。

由此可見，像「萬能教」一類看似「無關重要」的組織，就更加不會有人去理會了。

那麼，為什麼「三十九號基地」偏偏對此獨垂青睞？

只因為這個基地的秘密任務，就是專門注視一切有關外星球生物入地球範圍之後，他們的動向以及實際目的何在的。

換句話說，他們所以如此重視這件事的發展，完全是因為情報組方面有理由相信，這是外星球人借用柏克醫生「大顯神通」！

外星球人也有許多種，其中有善有惡，有正亦有邪，就像我們地球上面的人類一樣。

「三十九號基地」之設立，正是因為美國太空科學家老早已經深信「UFO」的事實。

但是，政府卻不想讓民衆驚擾，所以這基地不但從未公開，同時亦在表面上宣佈過：政府不再調查有關一切「UFO」的投訴。

外星球人入侵地球，可能已有數千年歷史，但是地球人限於智慧能力所及，一直就惟有掩耳盜鈴的說：「沒有足夠證據證明此等事情。」

其實以我們地球人的智力，目前也只能限於地球上的科技水平而已。

究竟外星球生物的智慧，高到何種程度，雖然沒有人知道，但是，卻可以想像得到。

舉個例吧！

地球人目前用以載人到月球去的火箭，速度卻受到地球磁力場的影响，因此無法太快。（要逃出地球磁力場，時速必須達到每小時二萬五千哩。）

目前我們所計算外星球與地球之間距離的「光年」，大概已是地球已知的「最快速度」了，（光的速度每秒鐘約為十八萬六千哩，亦即時速接近七億哩左右。）

因此，有些星球出現於若干「光年」之前，直至若干年後才被我們見到。

反過來說，假如我們要到該等月球去探險，即使用相等於「光速」的速度的交通工具，也要若干年才可以到達。

再看看最接近我們地球的各星球的距離吧！

最接近太陽的恆星，是比隣星，離地球四點二五光年，天狼星則為八點七光年，老人星為九十八光年牧夫座的大角星，則為三十六光年。

從地球上肉眼看得到的恆星，最遙遠的要算仙女座星圖中的漩渦銀河系，但是它距離地球遠達二百多萬光年。

好了，現在就讓我們再閉上眼睛想想吧！」

如果要派人到大角星去，乘的交通工具又能做到「光速」，亦要三十六年時間，如果要到老人星，就要九十八年？

試想想，人的生命有多少年。

「人生七十古來稀」，何況我們的火箭速度，至今仍未達到光速呢。

憑此推想，外星球人到我們地球來探險，一定要以「超光速」才可以做到。

因此我們人類實在不能用目前這種膚淺的科技水平，去否定「UFO」的一切有關事實。

簡單地說：外星球生物肯定比我們更具有高度智慧。

不是自卑，事實上的情形，也許就像大學生與幼稚園生的比較，甚至把外星球生物譬如成「博士」或是「教授」亦不為過。

回頭再說「三十九號基地」裏面的情形。

布殊將軍對席上各人說道：「我們似乎不能疏忽，萬能教的幕後，可能隱藏着一項非常重大的陰謀，究竟是什麼陰謀？這就是我們要追查的答案。了」

祖必達星球人狄卡道：「近年來就我們所知，已先後有不少種類的外星球生物到你們地球這裏來，但絕大部份都是懷着惡意而來，這一次，如果單看你們收集的情報，我卻看不出他們有何惡意。」

德國籍的太空科學家巴朗說道：「經我們多年研究所得，我們有足夠理由相信，上帝原是古代登陸地球的外星球人之一，否則，耶穌又如何能復活呢？」

另一位美國太空專家泰來則說：「萬能教表面看來亦全無惡意，就像目前世界上存在的其他宗教一樣同樣勸人為善。」

布殊將軍道：「但是我以為我們不能疏忽一件事，就是當外星球人經過長時期觀察之後，已非常了解我們地球人的弱點，所以他們如有所需的話，必須擺出一副慈善為懷的面孔，以吸引大量的信徒，才可以徐圖後計。」

情報組主任卻說：「目前我們雖然還未找到任何證據，證明是外星球人作怪，但許多事實既無法用常理去推測，亦即暗示另有內幕，我以為我們必須有心理準備，以免等到發覺其中陰謀時，為時已晚，那就後悔莫及。」

布殊將軍對祖必達星球人狄卡道：「請問閣下有何高見？」

狄卡道：「假如你們認為須要我們出動的話，我們一定義不容辭。」

祖必達星球人與美國人之間有秘密協定──可能那就是地球人已知的第一份「星球協定」。

那是由於美國政府覺得，地球人的智慧暫時無法與高智慧的外星球人比擬，所以就惟有借助祖必達星球人這一股外力，希望他們能協助防衛地球。

狄卡又說：「回頭我會將你們收集到的情報轉知我們的基地，我們希望會對你們有所帮助。」

這次會議似無結果，除了交換意見之外，似乎就是讓祖必達星球人能及時知道

有這麼一件事而已。

當今的「救世主」

「萬能教」的勢力有如水銀瀉地，無孔不入，上至政府要員，下至販夫走卒，都紛紛加入，成為「萬能教」教徒！

美國政府眼看他們勢力日漸龐大，卻是一點辦法也沒有。因為他們不但是個崇尚自由的民主國家，也是個尊重法理的國家；憲法中並未規定禁止任何宗教活動。

「萬能教」既無政治表現，亦無違法等情，政府更沒有理由加以干預！

「萬能教」以治病起家，所以有「神醫」之稱的柏克醫生，也帶了他的妻子和助手們，到各地「巡迴表演」。

柏克醫生經常當衆表演的，是「不藥而愈」的醫術。

他無可諱言，表示一切功勞歸於「萬能眞神」──那是宇宙間一股不可思議的神秘力量，也是人類的主宰。

人們如果要獲得身心的健康，唯一最好的方法，亦即最有效的方法，就是信奉「萬能教」！

因此，被柏克醫生醫好的病人，固然紛紛信奉「萬能教」。就是一些受到渲染的人，也受到影响而紛紛加入為信徒。

美國人一向關心政治，所以他們的總統都是由國民投票選出來的。

美國人現在開始，似乎又進入另一個階段，就是以加入「萬能教」為時尚！

親友們以前見面時，往往會問一句：「你覺得目前這位總統如何？」

又或者說：「嗯──太懦弱了，像伊朗這個弱小的國家也對付不了，更遑論要他來對付北極熊了。總之下一次，我就不會選他！」

但是現在，人們見面時，總不免先問一句：「喂！你有沒有加入萬能教？」

否則也會問一句：「喂！聽過萬能眞神的奇蹟麼？」

由此可見，「萬能眞神」的確已深入民心，即使未曾目睹奇蹟產生的人，也深深受到它的影响！

× × ×

柏克醫生帶着他的妻子和助手們，又來到了一個小鎮。

照例這兒又聚了不少「萬能教」的信徒們！

同時柏克醫生亦照例先講一輪道理，勸世人信奉「萬能眞神」，然後才開始表演他的「不用任何藥物，只靠神力」的醫術。

每遇到這種場面，當地警方只派人到場維持秩序，以防有人搗亂，從來不加干預。但是今次卻有些例外了。

數以千計的聽衆之中，滲了不少來歷不名的人；他們既不是「CIA」，亦非「FBI」。更加不會是蘇聯特務「KGB」。

那麼，他們是什麼人？

沒有人知道他們的來歷，總之他們不會是「萬能教」信徒。

他們非常留心聆聽柏克醫生宣揚「萬能眞神」，甚至用間諜錄音機悄悄偷錄了全部過程。另一方面也有人偷拍了柏克醫生「手術治病」時的眞實過程。

他們到底是什麼人？有什麼企圖？為什麼要如此鬼鬼祟祟的？

原來「萬能教」有個不成文的規矩，就是任何人參加這種盛會，均不准携帶攝影機、錄音機及類似儀器。

柏克醫生有許多忠心的助手，他們固然是「萬能教」信徒，其中也有不少是柏克醫生昔日的「敵人」。

至於他們化敵為友的過程，大致都跟菲力等人差不多。

菲力、范倫達和黑人森美等，都是兇狠的職業殺手。

他們曾接受妮娜的「重金禮聘」去殺害柏克醫生，但到頭來卻給柏克醫生感動，收為助手，甘作不二之臣。

又例如那十一個專心前來找柏克醫生麻煩的油脂飛，同樣是給柏克醫生治理好傷勢之後，大為感動。

到底還有多少這一類「改邪歸正」的人？沒有人知道。

不過，柏克醫生的手段十分高明，被他「收服」的人，從不背叛他！

所以每一次集會，這班忠心耿耿的助手們，都在會場每一角落，虎視眈眈。

有什麼風吹草動，他們這班本來就是亡命之徒的人，就會不客氣！

也許有人會問：柏克醫生已被形容為「當今的救世主」，為什麼他的信徒們又容許動武？

當然，柏克醫生本人並不贊成動武，他甚至時時在講台上奉勸世人放棄武力，但是，像菲力他們這一類習慣了武力解決的人，要他們平心靜氣跟你講道理，實在有點困難。

也許他們動手時柏克醫生會過來責備他們，但好漢不吃眼前虧，誰會「明知故犯」？

因此，會場上一直以來，就從來沒有人敢帶錄與映的儀器。

眼前出現的這一班人，他們用的都是超袖珍的間諜儀器，所以除非是行家，否則根本就不易露出破綻來。

不幸得很！

人羣之中，果然就有一個「明眼人」的行家；他是一名「FBI」──聯邦密探。

那位「FBI」查理，竟然以為那二名「神秘客」是蘇俄特務「KGB」。

因此，他悄悄穿過人叢，竄至會場一角，把情形告知了菲力等人。

二名神秘客也感覺得到事情似乎有點不妙。

他們立刻用眼色互相關照，然後迅速分開。

但是其中一個比較年青的，終於在未離去之前，被菲力等人截住！

「朋友，請等一等！」菲力最低限度也學會了一點禮貌。

以前他第一句可能就是粗言俗語！

那人站住了！

告密的「FBI」人員查理，離遠看見對方顯得如此冷靜，更加肯定是受過了嚴格訓練的特務人才。

但是查理一直沒有出面。因為現在他只是以信徒身份來此聽道，並非以「FB

I」身份到這兒來執行職務。

但非力可不同了。

非力和他的弟兄們，自從接受過柏克醫生的治療之後，雖不致脫胎換骨，也變得十分忠於柏克醫生和「萬能教」。

當那年約二十餘歲的男子被截停後，非力就走過去問他：「你叫什麼名字？」

「昆連。」

「教友麼？」非力自頂至踵的，打量着他！

「什麼教友？」他反問。

「我問你，你可是我們『萬能教』教友？」

「不！我至今仍然是一名基督徒！」

「那你跑到這兒來幹嗎？」

昆連笑道：「怎麼？凡是到這兒來的人，都要奉信萬能教麼？」

「別裝蒜了，跟我走！」

非力說着，就要把昆連强行拖走！

但是，昆連也不是好惹的，他反手一揮，掙開了非力的手：「我爲什麼要跟你走？」

「你敢動手？」非力又露出了他那好勇鬥狠的本性！

只見他把手一揚！

二個人影快得像箭，分左右兩旁，走到了昆連的身邊去！

昆連不甘示弱，故意要引起會場裏面其他人的注意！

於是他揚聲反問：「你們究竟想怎麼樣？」

非力等人呆了一呆！

因爲當時所有人的注意力都集中在講台之上；柏克醫生正在那兒演講。

但是，昆連這麼尖聲說話，立刻就引起靠近會場旁邊一部份人的注意。

非力情急之下，就向他的人打了一個眼色，立刻有更多人一湧衝前，欲想合衆人之力，强行把昆連挾持到不爲人注意的地方，然後才慢慢對付他！

可惜昆連也不是一個容易對付的人。

級連一看勢色不對，立刻揚聲叫將起來：「救命啊！警察！救命……」

如此一來，不但引起了其他人的注意，也引起了台上演講的柏克醫生的注意。

當然最先走過來的，還是警察。

有二名派至會場維持秩序的警察，走了過來：「發生什麼事？」

「嗯——」非力到底不是個口才伶俐的人，尤其是面對警察時。

昆連却乘機說道：「我本來只想到來求醫，但是他們硬要我加入萬能教！警察先生，我怎麼可以背叛基督？」

「他媽的！你敢說謊？」非力原形畢露！又想動手！

但是二名警察及時制止他！

一名警員道：「算了算了，不要再吵，你們快些分開就是。」

非力雖然心有不甘，却又不知道應該怎麼說才好。

他很焦急，也很生氣！偏偏在二名警員面前又不敢動粗。

另一方面，昆連却以爲可以悄悄舒一口氣了。因爲警察也叫他離去，還有誰可以阻止？

豈料就在這時候！

那名本來不想出面的「FBI」查理，耳聞目睹，却担心他心目中這名「KGB」特務帶同底片離去。

於是查理立刻向二名當值警員表示身份，要以「FBI」的名義，搜查昆連！

昆連到了這時候，眞不知道應該怎樣做才好，頓然陷於進退維谷之中。

原來昆連這位「神秘客」並非查理想像中的「KGB」特務。他只不過是「三十九號基地」派來的調查員。

但是這身份又怎麼可以張揚？

調查人員被困

與昆連一齊被「三十九號基地」秘密派到這兒來執行任務的，另一位年紀較大的調查員，叫麥哥利。

麥哥利可能是比較富於經驗，他不但機警，急智、目光也銳利得很；當他首先發覺有人注意到昆連的時候，已知道身份敗露。

因此，他一方面與昆連分開。

另一方面，也從昆連的手中以閃電手法，取去了一些東西。

所以麥哥利並不担心什麼，只担心昆連按捺不住，尤其是年青人畢竟是較易衝動；萬一他忍不住表露了自己的身份，那就糟糕！

無論如何，麥哥利已經完成了任務；他必須趁對方還未發覺之前，及時離開這裏。否則，萬一他的身份亦同時被人發覺，那就可能前功盡廢！

麥哥利不再去理會他的同伴昆連，由另一邊悄悄離去！

× × ×

柏克醫生非常機巧地，把演講的責任交給一名得力助手。

他由講台上走下來，直趨發生爭執的會場外面。

畢竟柏克醫生是衆人心目中的神化人物，一位慈祥的長者。

因此，當時所有人見了他，都爲之肅然起敬！

唯一例外的，應該是受過訓練的調查員昆連。

但是很奇怪！當昆連朝柏克醫生臉上瞥了一眼之後，立刻感到有一種異乎尋常的感覺！

昆連既然是個受過訓練的人員，當然也知道一些邪門秘術。

他立即閉上了雙目，深深地吸進了一口氣！極力令到自己冷靜下來！

昆連是「三十九號基地」的調查員，又受過特別訓練，當然明白到外星球人的「法力」，所以他不敢讓自己的視綫與柏克醫生接觸！因爲昆連担心柏克就是外星球人派來的特務，具有令人不可思議的法力，否則他又如何能「收服」這許多旁門左道的人？

但是事實上柏克醫生並未留難他，也沒有他想像中那麼可怕！

柏克醫生不但遣開了非力等人，也勸「FBI」人員查理不要再留難昆連。

但是查理却担心昆連可能是一名蘇俄「KGB」特務。

因此他堅持要連同二名警員，把昆連

來一次徹底搜查。

昆連担心的不是那些袖珍的菲林底片；一切有關他們這次任務中的收獲，他早已悄悄給麥哥利帶出了會場。

現在他担心的，却是身上的證件。

那是美國空軍部簽發的證件，目的是方便他們在執行任務時，萬一遇上警方或「FBI」人員時，不致被留難，甚至必要時還會得到帮助。

名目上，那是「空軍情報組人員」的證件，但是如果稍爲熟識內情的，都會知道證件上那圖案型的「39」兩個阿拉伯字，正是代表「三十九號基地」。這種證件一經展示，就是連一向習慣了橫行無忌的「CIA」——中情局人員，也要退避三分。

昆連現在並非不想讓查理知道他的眞正身份，只是不想引起柏克醫生等人的注意。因爲眼前他執行的是一項秘密任務。

偏偏「FBI」人員查理誤會他是「KGB」特務，所以才苦苦糾纏。甚至經柏克醫生親自勸解，查理也不放走昆連。

昆連無可奈何，惟有說道：「這樣好嗎？你要搜查倒也可以，但是我根本沒有犯法，所以最多我跟你回FBI的辦事處去一次。」

柏克醫生做好做歹的說：「這也公道，同時可以令到雙方都較易落台！」

柏克醫生又向查理暗示道：「我們非常高興，得到閣下這麼關懷我們，但是，萬能眞神一向慈悲爲懷，任何人想在眞神面前作歹，到頭來都不會有好結果。因此我非常相信，每一個自願走到這裏來的人，一定都是十分善良的。」

柏克醫生一向得人敬重，所以「FBI」人員查理也不敢再嚕囌了！

最後，查理就在二名警員的協助下，把他認爲是「可疑人物」的昆連帶走！

柏克醫生只對一名助手耳語幾句，又若無其事地回到會場去了。

× × ×

「朋友，你可知道我是什麼人？」昆連本來想一直忍耐到「FBI」的辦事處去，然後才表露他的身份。

但是，他實在忍不住了！

身爲「FBI」人員的查理，竟然要在二名武裝警員的面前，替他加上手鐐。

本來這也難怪查理的。他雖然只是一名負責美國國內安全任務的「FBI」，也總明白蘇俄「KGB」特務的詭計多端。爲了預防萬一，將這被認爲是「危險人物」的「特務」加上手鐐亦未可厚非啊。

可惜他現在面對的，並非他想像中的「KGB」特務。

甚至現在當查理被昆連反問時，仍然不以爲意地白了他一眼：「你以爲你是什麼東西？同志，請不要弄錯了，這裏不是莫斯科，是美國國土，所以如果你想逞强，最好還是等外交部送走你的時候你才可以咆哮！」

昆連啼笑皆非！

他忍不住笑道：「朋友，我不是同志，你責任心太重，可惜不合時。」

昆連說着，已往口袋一摸！

就在這刹那間，查理担心他取出什麼自衞用的袖珍武器，連忙戒備起來！

但是展示在他面前的，却是一張證件——附有昆連半身照片的證件。

昆連道：「你的神經未免太過緊張，我們的事，差些兒也給你弄壞了！」

查理面上紅了一陣，又白了一陣！

他連聲向昆連道歉！

昆連苦笑一下，低語說道：「這原是一項秘密任務，但差點給你迫我公開了。希望你找個藉口向那二名警員交代一下，否則，只怕我的上司遲早總會去找你的上司。」

查理驚愕之際，昆連已截了一輛街車，匆匆離去！

二名警員站得較遠，因爲昆連不想他們知得太多，現在他們看見查理不加制止，所以更加沒有阻止昆連。

× × ×

昆連感到涕笑皆非！

雖然現在一切已成過去，但是，他却担心自己的身份已告敗露！

他不斷回顧，看看有沒有人跟踪他！

本來他上車之時已告訴司機，要街車司機送他到富豪酒店；但是現在他又改變了主意。

「請在前面街口停一停！」昆連已掏了銀包出來，準備付車資。

「怎麼？」街車司機感到出奇地問：「閣下不是要到富豪酒店去嗎？」

「不！我想先去撥個電話。」

「噢！酒店裏不但有電話，還有接綫生爲閣下服務呢！」

「你不會明白的……」

昆連話未說完，已經開始感到有些不妙。

因爲街車一直未見停下來！

那兒十字路口附近的確有一座公衆電話亭；可惜街車轉眼之間就一掠而過！

昆連忙問道：「你幹什麼？」

「你不是說過要我送你到富豪酒店去麼？」那名街車司機笑得非常陰險！

「停車！快停車！」昆連咆哮着！

但是對方根本沒有理會他！

昆連想用行動制止，無奈在這刹那間，他的後腦頭骨之下感到一痲，是一枝痲醉針自車廂後面射出，令到他迅速失去了知覺！

特務人員揷手

麥哥利無論在職位和經驗方面，都比起他的同事昆連高了一籌！

他沒有再去理會昆連，因爲他明白到此行任務的重要性！

他甚至不敢返回現居的富豪大酒店！

他只撥了一個電話，交代了幾句之後，就匆匆趕往機場去！

× × ×

麥哥利那個電話，是撥給一名「CIA」——中情局人員漢生的。

他叫漢生設法照應他的同事昆連，因爲昆連可能會有痲煩。

但爲了他自己本身的安全，以及保證能及時返回「三十九號基地」，他沒有告訴漢生關於他自己的行踪。

漢生只是麥哥利的私人朋友，並非公事上的，所以漢生接了那個電話之後，就

勿勿趕往現場去一次，可惜他還是遲了一步！

漢生找不到昆連，惟有查到富豪大酒店去！

但是酒店方面也同樣地沒有昆連的消息。

漢生這才着急起來！

這本來是一件私人拜託的事情，但是，漢生却知道他的好友麥哥利的身份和任務，偏偏現在麥哥利又正在飛行途中。怎麼辦？

漢生左思右想，惟有向上司請示。

漢生本身是一名「CIA」，那麼他的上司當然就是一名中情局的頭目。

他的上司聞報後，也大為緊張，因為身為一名「CIA」首腦，自然也明白到「三十九號基地」的一切秘密。

於是這特務頭子立即加派人手，協助漢生去尋找昆連的下落。

另一方面，「CIA」方面也以第一時間通知「空軍情報組」方面，因為表面上，「三十九號基地」並不存在，但是「CIA」頭目却知道這機構屬於空軍部。

× × ×

昆連彷彿自噩夢中驚醒。

他感到渾身痠痛，好像經過了一次長途跋涉似的。

他想睜開眼睛，無奈四周强烈燈光的投射，令到他雙眼根本睜不開。

昆連又感到口乾舌燥，喉嚨好像要噴出火來，渴得要命。

雖然他是一名受過訓練的秘密工作者，但是自加入「三十九號基地」工作以來，就從未有過類似的經驗。

「他醒來了！」耳畔响起了一個男子的說話聲音。

「給他一些水吧！」另外有一個男子對他同伴說，「他一定口渴得很！」

果然有一點點的水，自他的鼻尖滴下來！

他儘管張不開眼睛，却可以隨意張大咀巴，仰首吐舌！

對方存心吊他胃口，所以水珠兒一點一滴的，有如楊枝甘露。

「算了，停止吧！」

發號施令的人，又發出了命令！

對此時此地的昆連來說，停止「供水」，就比宣判他死刑更慘。

因為他到底是個受過訓練的人，死對他一點兒也不重要，也從不驚懼，但一個人到底是血肉構成的，「缺水」對一個正常人來說，是非常難受的事情。

昆連張大了咀巴，伸長了舌頭，但是，連一點一滴的水也沒有。

他氣喘如牛，那神態就像一頭狗——在夏天裏，在炎熱的街頭奔跑的狗。

「告訴我們關於你的來龍去脈，免得我們動手。」那男子正是剛才發號施令的人。

「請先告訴我，你是什麼人？」昆連閉着雙眼問道。

「你先答我，我再告訴你。」

「我只是一名政府公務員，懷着一顆好奇心去聽柏克醫生演講，有什麼不對？」昆連想過了，他不能提及「三十九號基地」但却無法否認他是空軍情報組人員。因為那證件有他的照片。

同時他又記起：當他昏倒之前，那街車司機的神態十分可疑。

後來他雖然昏倒了，發生過一些什麼事情他並不清楚，幸好他的記憶力並未消失。

就憑這種種跡象推測，這班人的來龍去脈大概也總離不了「萬能敎」吧？

「你叫昆連，是不？」那人問道。

「是的。」

「你是替空軍情報組工作的？」

「嗯——」

「那就是說：空軍情報組對我們有所懷疑，所以才派你來偵查我們。是不？」昆連道，「可不是嗎，我連你們是什麼人也不知道，怎麼可以回答你呢？」

「我只要你據實說來，你何必管我們什麼來龍去脈呢？」

昆連道：「不錯，我是在空軍部工作的，但跑去聽柏克醫生演講，只是我好奇心驅使，因為人人都說柏克醫生能用雙手治愈百病，我感到有些懷疑。不過，如果是假的，信徒又怎可能這麼多？於是我決定去看看。」

「那麼，你看出了什麼端倪？」身邊有人問道。

「太不合邏輯，所以我有點懷疑。」

「你指的是什麼邏輯？」

「科學邏輯。」

「萬能眞神，無所不能，絕對不能用科學去解釋。」

昆連故意問他道：「你們信奉萬能眞神？」

「是的，宇宙之間，惟有萬能眞神才是眞眞正正萬能的神。」

「聽說萬能眞神是慈善為懷的。」

「對啊！」

「但是現在你們却這樣對待我。」

「那只是你咎由自取。」

「我自問並未開罪過你們。」

「有人見到你鬼鬼祟祟的，利用間諜儀器，偷拍了講台上面的情形，我想知道這是什麼意思？」

「你說得太神秘了吧？」昆連道，「我根本從未做過這些事，再說，你們又不是什麼非法團體，為什麼我要這樣對付你們？」

「嗯！你很會說話。」

「我說的只是事實。」昆連又說道：「相反你們對我的指控，却毫無根據。」

是的，昆連雖然一度失去了知覺，但想也想得到，這一班人一定將他自頂至踵的搜查過了。他心裏明白，對方一定找不到任何證據；因為他的拍檔麥哥利早巳經有先見之明，將那些間諜的袖珍儀器都帶走了。

昆連表現得非常冷靜。

對方却在竊竊私議，但昆連即使豎起了雙耳，也聽不到他們說一些什麼。

昆連很想睜開雙眼，看看這一班人的本來面目，但是他無法睜得開。

想像中最少有一支强光探射燈照着他的面部，他甚至可以感覺得到有些灼熱。

昆連本來巳經口渴得要命，再加上這種灼熱的感覺，的確難受。

他口乾舌燥得連話也不想多說半句。

但是偏偏對方又問他：「你是否另有同黨？」

別的話他可以不答，這一句怎麼可以不答？

於是他連聲否認：「不！我只是個人的私人行動，那有什麼同黨？」

「那麼，我們可能弄錯了。」

身邊那位男子的聲音之中，充滿了歉意。

然後有人把燈光熄滅了。

昆連悄悄舒了一口氣！

隨即有人遞過一杯開水——溫暖的開水。昆連彷彿由沙漠中歸來，一口氣喝個清光。

現在他終於可以睜開雙眼了。

他看見這是一間只擺放了幾張椅子的房間，前前後後站了好幾個男人；最少有一個是他認得的非力。

昆連就坐在中央的一張靠背椅之上。

有個中年人過來問昆連：「你對萬能眞神是否仍有懷疑？」

「嗯——」昆連不置可否地，用鼻子支吾了一聲算了。

他如果否認，又怕對方不滿。

他如果承認，豈非與剛才的口供互相矛盾？

所以他索性不置可否，目的也是要看看對方的反應。

那中年人說道：「跟我走一次吧，我要你心服口服，再不會懷疑萬能眞神的存在！」

於是有人前呼後擁地，將昆連帶了出去。

不藥而癒的醫術

昆連雖然歷盡了驚險，幸好到頭來總算渡過了一次危機。

最低限度眼前的危機巳不見存在；他正等待着「大開眼界」。

那班一度刦持他的人，强調只是個別行動；因為他們都是萬能眞神的維護者，所以對任何侵犯他們宗敎的人，都不會放過。

既然現在他們巳證明昆連是個「無辜者」，當然也就是一場「誤會」。

他們又强調他們的一切行動與柏克醫生無關。相反，柏克醫生在他們心目中始終是「萬能眞神」的心腹助手之一。

也正是因為這樣，昆連如果眞的是存心侮辱柏克醫生，他們一定不會放過他！

昆連心裏想：管它什麼眞神假鬼，相信當他們收集到的資料送回「三十九號基地」之後，必然可以分析出一個完滿的答案。

現場是柏克醫生的臨時診症室。

門外聚集了不少病人，他們都是排隊等候入內，讓柏克醫生施「神醫手術」的病患者。

這些人之中，有些手足殘廢的，也有瞎了眼睛啞了咀巴的。

他們的內心都充滿了希望，希望可以憑着柏克醫生那神乎其技的醫術，令他們正常過來。

柏克醫生的態度嚴肅，他有條不紊地，替病人施手術。

臨時診症室之內，除了助手和病人之外，就只有一個昆連是無關重要的。甚至連那個「虔誠的萬能敎敎徒」——也就是帶着昆連進來的中年人，也只在房門外等候。

事實上這間房太小了，不可能容納得太多的人。

也因為這關係，所以昆連才看得更加清楚；他簡直好像看魔術表演一樣，令人難以置信的事紛紛呈現眼前。

柏克醫生的確沒有賣弄花巧！昆連在旁觀看得非常清楚。

他只憑雙手，就可以令到一個小兒痲痹的病患者，在極短促的時間之內「試步」，雖然他不能一下子靈活走動，但對一個十多二十年來未能令雙足自由活動的人來說，巳經是一項奇蹟了。

有個瞎子更表現得神奇！

柏克醫生只用手將他的眼皮翻起，然後喃喃地說了幾句，再用口吹了一口氣，然後把眼皮覆蓋回原狀。

隨即見柏克醫生替他滴上了幾滴眼藥水，不到三分鐘，巳見瞎子張開了眼睛來，頻呼「世界眞美妙！」

柏克醫生不驕不燥，神態自若！好像他能醫好一個病人，是天公地道的事，一點也不值得大驚小怪似的，反而病人本身和旁觀者，則表現出無限驚奇的神態。

助手聽了柏克醫生的吩咐之後，暫時不呼喚下一位病人入來。

臨時診症室的門關上了。

室內只有四個人，一個是柏克醫生，一個是他助手，一個是他妻子妮娜，還有一個就是被視作「特別嘉賓」的昆連。

柏克醫生對昆連非常之客氣，但是，他的態度也十分之嚴肅。

「對不起！」柏克醫生道，「聽眞神的信徒說，閣下原來就是有過麻煩的聽衆，我巳告誡過他們，對世人必須有耐性，有愛心，動不動即以武力解決的時代即將過去了。」

昆連如果不是「三十九號基地」派來的人，他在這剎那間也會受到感動。

可惜他偏偏就是「三十九號基地」派來的調查人員之一。

他一直抱住懷疑的態度，像演戲一樣，事實上他的表演巳非常之出色！

昆連不知道對方是否巳看出了什麼破綻，總之他自己則以另外一種眼光去看柏克醫生。

他感覺得到，柏克醫生的眼睛裏面，有一股奇異的光采！

昆連甚至不敢直接瞪柏克一眼；如果一定要形容的話，不如就拿催眠師來比擬好了。

昆連覺得柏克醫生那一雙眼睛，就像催眠師的眼睛一樣，令人感到異光閃爍，充滿了神秘的吸引力。

柏克醫生又說道：「不愉快的事情，既然巳經發生了，不如就當作巳成過去吧！人世間本來就充滿了疾苦，要活得快樂，除非有眞神的幫助。」

昆連不敢迫視柏克醫生，正是担心會被他催眠，但是，柏克偏偏瞪住他，令他避無可避！

終於他的內心起了一陣異樣的感覺。

昆連自問已極力提醒自己：保持冷靜，懾神定性，切勿上當！

但是，結果他還是好像着了魔一樣，精神開始有點恍惚。

他逐漸感到疲倦。

雖然他一直提高警覺，可惜他的意志力越來越薄弱。

他已開始進入睡眠狀態。

但是，他的軀殼却依舊坐在那裏，直挺挺的，動也不動。

眼睛儘管瞪住了，但沒有絲毫光采！

他好像接受了催眠，完全陷於身不由己的境地。

柏克醫生向他的助手和妻子示意。

柏克醫生又向昆連發號施令。

昆連自動走向手術床上。

他完全處於被動狀態。

以後發生過一些什麼事，他一點也不知道。

功虧一簣

「三十九號基地」之內。

麥哥利交回的資料已經有了初步的結果。

基地裏面的專家們，雲集於會議室之內，正在議論紛紛。

布殊將軍面有怒容、原來是爲了那些沖晒出來的底片走了光。

麥哥利雖然感到震驚，也感到莫名其妙；因爲這是他親手偷拍下來的微型菲林，假如是他拍檔昆連經手的，他還有多少懷疑是否人爲的疏忽，但這確實是他經手的。

布殊將軍也知道麥哥利是個很有經驗的老手，否則也不會派他去担任這麼重要的工作，何況就憑麥哥利過去的功績，已足够資格讓他去担任這一次的任務了。

那麼，爲什麼菲林又會走光？

「三十九號基地」情報人員所採用的袖珍間諜儀器，一般都是由「CIA」——中情局總部供應的，品質絕無疑問。

因爲間諜用品不同商品；間諜往往是見不得光的秘密工作，爲了保證效率，就是用「最佳」字眼去形容也嫌不够。

因爲間諜往往爲了把握千載一時的機緣，根本沒有時間去作多餘的調較和選擇，所以間諜用的儀器也必須百份之百的自動化，以及百份之百的效率化。

美國「CIA」總部裏面，就有一個這麼樣的「精品製造廠」。

這兒出品的各式各樣用品，不但精美實用，也保證百份之百的有效，只因爲他們製造出來的用品，並非拿到市場去賣錢的，而是供應自己人使用，所以一定要達到眞善美。

布殊將軍也非常相信「CIA」送來給他們使用的間諜袖珍儀器，絕對有效，所以他才認爲這是「人爲的錯誤」。

但是麥哥利却極力否認。

另一方面，由昆連負責的袖珍錄音帶，反而可以在專家的面前重播出來。

專家們聽了那些聲帶之後，覺得柏克醫生對人類心理學頗有心得。

他的演講，措辭十分動人，就像以前所講的一樣，柏克醫生特別強調「萬能眞神」。

表面上看來，這也只是一種帶有強烈宗教色彩的演講而已；除了你指責他迷信之外，還能指責他一些什麼？

然而身爲外星球人的狄卡，却有話說了。

「我以爲不應該責怪任何人。」狄卡說道，「麥哥利先生已經盡了責任；而且，這一次的調查也總算有了收獲。」

在場的專家們都感到莫名其妙，因爲他們實在看不出有些什麼收獲。

狄卡取起了那些走了光的菲林底片，道：「依我所見，我覺得一切與麥哥利他們無關，他們這一次其實做得太好了。」

布殊將軍還是不明白：「你是否已在底片中找出了端倪？」

「是的，將軍。」狄卡道，「現在我差不多可以肯定他們一定是外星球人。」

「你說他們，究竟指誰？」布殊問，「可是指柏克醫生？」

「暫時我們還不知道究竟是柏克醫生身邊的助手，還是另有其人。」狄卡道，「總之，就我們所知，有些外星球人是不宜拍照的；他們的身體有天然的X光，所以有人向他們拍照，菲林自然走光。」

狄卡剛才所說的，都是地球上的原理，所以在場的專家們，也都聽得明白了。

即使目前在許多機場海關，也有不少使用「X光」透視行李中是否藏有武器，萬一其中有菲林底片，勢必走光。

狄卡又說：「就我們祖必達星球人對太空中各星球生物的常識，宇宙有不少星球的生存環境都與你們地球相似，因此，此等星球上的生物，外形亦大都跟你們地球上的人類相似，唯一不同的，他們肯定比你們更具智慧。當然，這是不難想像得到的事情，假如你們地球人比他們更先進的話，應該是你們首先去探訪他們才對，又怎麼會讓他們到這兒來呢？我說得對了吧？」

在場的專家們都點點頭，不作聲！

專家們同時也可以聽得出，狄卡其實在說「他們祖必達星球人與地球人之間已是一個現成的例子」。但他却故意扯到其他星球人的身上去，就是避免在場的人有所誤解。狄卡此人已來了地球不少日子，所以他比其他祖必達星球人更明白我們地球人的心理，難怪祖必達星球人選中他做代表了。

狄卡又表示：在祖必達星球人的太空基地——「射綫號」之內，就有着一套電腦記憶系統，其中儲存的各星球資料，都是祖必達星球探險隊歷年以來收集的。

因此他又對各人說：「剛才我說實際上已大有所獲，正是因爲我們的範圍可能逐漸縮小了，答案就快找出了。」

原來狄卡的意思也非常明白：憑他們祖必達星球探險隊歷年以來在宇宙間各星球探險所收集到的資料，各大銀河系之中，的確有許多星球的環境與地球一樣。

因此，其中亦有不少星球生長了高智慧的生物，其外形一如人類。

但是，由於他們是高智慧生物，處處懂得如何採取主動，加以控制，所以有些生物帶有「電」或「磁」，也有些帶有「X」光。

祖必達星球人的科學家，就把這些生物的特徵，先後灌入他們的電腦記憶系統去。因此，狄卡認爲現在「範圍縮小」了，要找答案一定容易。

經狄卡一番解釋之後，布殊將軍等人也逐漸同意了他的見解。

狄卡表示，回頭他會將此等資料，送回「射綫號」太空船去，希望電腦會對他們有所帮助。只要知道那一個星球生物正在暗中利用柏克醫生，相信資料中亦必有顯示星球生物的本性及其意向。

狄卡剛想繼續發表他的意見之際，布殊將軍的一位助手，突然傳來一個消息。

原來「CIA」已傳來「昆連突然神秘地失了踪」的訊息。

狄卡當堂也吃了一驚！

本來他以爲被柏克醫生渲染成「萬能眞神」的外星球人可能是十分善良的，就如若干世紀之前，某星球人派了一個救世主耶穌基督到我們地球來，誘導世人一心向善一樣。但是現在看來，事情絕非那麼簡單，也不會一如狄卡所料。

因此，狄卡立即下令召來他的兒子雅力。這一次，狄卡又要帶同他的兒子親自出動了！

會場秩序大亂

因爲昆連的失踪，也由於「CIA」的插手，令到許多事情也突然變得複雜起來。

首先是「CIA」特務人員漢生受了麥哥利所託，從中照應昆連，結果漢生却發覺昆連神秘失踪，惟有向「CIA」頭目報告。

「CIA」頭目薛夫知道昆連既然身負重任，這次突然失踪，就不能再袖手旁觀了。

還好這件事並非全無頭緒，因爲麥哥利在電話中已匆匆向漢生交代過了，他們此行是爲了偵查一個新教派而來。

那新教派也就是「萬能教」了。

因此，「CIA」人員立即派人搜查當地的萬能教辦事處。

但是，特務人員在那裏却找不到昆連，反而引來一場抗議的風暴。

萬能教的信徒們認爲這是一種侮辱，侮辱了他們的萬能眞神，所以這事絕不可忍！

萬能教雖然是一個新教派，但是由於柏克醫生所顯示的「神蹟」，所以發展得極端快速，簡直有如洪水猛獸一樣來勢洶湧！

美國各地都設有辦事處。加上柏克醫生經常巡迴演講和表演神蹟醫術，所以信仰的信徒不但多，也深入各階層。

他們之中有不少是政要，也包括了各種高尚職業人仕。故此勢力龐大！

當然，他們之中也有不少中下階層的人，這些人動輒講打講殺，於是「CIA」特務這一回眞的是有難了。

在美國，「CIA」特務幾乎可以橫行無忌，但是，這一次他們所抵受到的，不祇是限於抗議而已，而是被萬能教徒圍毆。

由於對方人數衆多，令到「CIA」特務爲了自衛計，而不得不開槍。

槍聲帶來了更大的混亂。

槍聲也帶來了更多的痳煩。

有人嚷着：「誰侮辱萬能眞神就處死誰！」

又有人咆哮道：「就算他是美國總統，這一次我們也不會讓他活着回去。」

隨即有人此起彼落地相繼叫喊起來：「殺死他們！撕開他們兩邊。」

有人抓住「CIA」人員的衣襟，雙方發生了糾纏。

也有人用拳頭棍棒追打「CIA」特務們，迫使他們非開槍自衛不可。

現場之上，秩序大亂！大有一發不可收拾之勢。

當地警方聞訊立刻派來大批防暴隊，用水喉驅散滋事份子。

「CIA」頭目一向自大慣了，否則「CIA」特務就不會紛紛被人指責，因此，頭目聞訊，大怒之下，派出大批武裝特務趕赴現場捕人。

另一方面，被視爲偶像的柏克醫生，聞訊亦帶同助手們，匆匆趕到了現場。

說也奇怪！只要栢克醫生一出現，根本也無須他出聲，混亂的場面，立刻變得異常地沉寂。

「萬能眞神的弟子們！」栢克醫生習慣地伸平了兩條手臂，站在台階之上，向萬能教的信徒們說話。「你們必須冷靜下來，戰爭的時代已經過去了，消滅世界上所有的武器，即使使用拳頭與木棒，也是一種罪過……」

由於沉寂的場面來得太過突然，許多「CIA」人員仍混在人叢之中。

他們與萬能教信徒混在一起，唯一不同的，就是該等信徒個個好像着了魔，有些甚至就地跪了下來，雙手合什膜拜，簡直當栢克醫生是突然從天而降的神仙。

由於信徒們的專心一意地聽栢克演講，所以即使「CIA」人員在他們身邊，他們也視若無睹。

「他媽的，」一名CIA人員喃喃地對他身畔的同事說，「這是一個大騙局，偏偏就有這許多人相信他！」

他的同伴用手肘碰了他一下，打了一個眼色，示意他噤聲。

因爲前後左右盡是信徒，萬一這番說話讓他們聽見，一定又有痳煩。

「朋友，你說什麼？」有人在另一邊提出了質問，「剛才你說什麼？」

痳煩可能就來了。

打鬥才剛剛停止，「CIA」人員可以說是「驚魂甫定」。

假如再發生騷動的話，只怕這一次要出動州警，甚至聯邦軍隊了。

因此較爲冷靜的一名「CIA」特務，拉住他的衝動派同事，匆匆自人叢中鑽了出去，以免再激起羣情洶湧。

豈料那年青人却是亦步亦趨地跟了過來。

二名「CIA」人員又驚又急，幸好那傢伙未有喚起其他信徒的注意，否則痳煩必然更大了。

「朋友，請等一等好嗎？」尾隨而來的年青人，語氣平和不似是存有惡意的。

一名「CIA」頭目截住二名特務人員：「發生了什麼事？」

頭目是因爲目睹二名下屬神色匆匆，才會想到可能又出了事。

二名特務向後回顧。

頭目於是立刻把視綫轉到一名年青人的身上去。

那年青人態度溫文。

但是，這時已有數名懷械的武裝特務包圍過來，對那年青人展開監視；只要他動手，拘捕行動立即開始。

但是，年青人却若無其事。

「朋友，可否讓我跟你談幾句？」年青人對剛才大發牢騷的一名「CIA」特務說，「不妨告訴你，我對你剛才所講的大騙局，甚感興趣。」

年青人說話時，反而回首四顧，彷彿担心被人聽到一樣。

他有什麼顧忌？

「CIA」頭目一般都比常人的警覺性高出了許多。

因此，他立刻向那年青人示意：「請跟我走！這裏非談話之所。」

特務頭目用心明顯，只因爲現場四周，多是信徒之故。

其次，萬一年青人想作反，當場面變成了「單對單」時，較易控制。

年青人也十分大方。

他跟「CIA」頭目到了一輛汽車裏面去。

「請問閣下貴姓？」頭目問。

年青人首先遞過了一張咭片。

那是一張印得頗精美的咭片。

上面印住：「每日鏡報，攝影記者：羅拔萊利。」

頭目友善地伸出手來，說道：「羅拔，你好？」

但是，當他看看對方手上並無攝影機時，又有些懷疑：「你是來採訪的？」

羅拔苦笑搖頭：「他們不歡迎任何人帶相機或錄音機。」

「你是信徒？」

「不！半個而已。」

頭目道：「別開玩笑，人怎會有半個的？」

「我的意思是：只信一半，另一半存疑。」

「這又是什麼意思？」

「我看得出你們是『CIA』特務，所以我才找你們談談。」

「對不起，我們不是教徒，對這新教派實在一無所知；這次的衝突，也無非因爲我們要找回一名失踪的人而已。」

「不！我們談的不是教義。」羅拔又說，「我只是向你們提供一些資料，希望彼此合作，找出一個滿意的答案來。」

「什麼資料？」

「一張照片。」

「照片？」特務頭目苦笑了一下，「羅拔，別開玩笑了，我知道你可能十分忠於你的工作，但是，萬能教集會，一向不准攝影，你怎麼可能會有照片呢？」

羅拔道：「偷拍。」

「偷拍？」

特務畢竟就是特務，他怔了一怔！開始對問題感到有興趣了。

「是的，我喜歡攝影，所以我擁有種種式式的不同類型相機。我有一架間諜用的超袖珍相機，所以我能瞞天過海。」

「何時拍的照片？」

「一次萬能教集會，當栢克醫生站在講台上演講的時候。」

「有什麼特別嗎？」

「當然，否則我就不會找你。」

「嗯——」頭目伸出手來，「請讓我開開眼界吧。」

「我不敢帶在身上，當然也不敢交給報社，否則的話，萬能教的人一定不放過我。」

頭目想了想，道：「讓我們陪你返家一次。」

「好極了。」羅拔同意了。

於是頭目叫助手開車，羅拔則開了他自己的車子帶路返回他的家裏去。

頭目所以這麼有興趣，完全是由於他知道「三十九號基地」正要追查「萬能教」的幕後眞相；他希望羅拔的照片中有奇蹟出現。

× × ×

在羅拔的書架上，他小心翼翼地，從一本書的內頁，搜出了一幀放大了的黑白照片。

但是，身爲「CIA」頭目也看不出什麼苗頭來；那只是一幀十分普通的照片而已。

不過，羅拔却用手指指住栢克醫生的旁邊，說道：「我敢發誓，栢克醫生的身畔還有一個人，但照片冲出來之後，却少了他。」

頭目也記得剛才見過的場面。

當栢克醫生出現於建築物石階上面的時候，他身畔除了他的妻子妮娜之外，還有一名身型高大的漢子。

在當時，頭目也只以爲是一名保鏢而已。

「CIA」頭目道：「這照片交給我帶回總部研究，可以嗎？」

「當然可以。」羅拔又從另一本厚書中，找出了一個透明小膠封，「這是底片。我無條件送給你，不過——」

「放心！」頭目安慰他，「我不會把閣下的大名洩漏出去。」

「除此之外，我也希望知道結果。」羅拔其實也並非眞正的「無條件」送出底片。

頭目小心地把底片及照片分別夾進他的日記小冊裏去。

一邊回答羅拔：「放心，我會把結果優先通知閣下。」

頭目又說：「現在讓我們回到現場去，希望栢克未走。」

× × ×

當羅拔和那名特務頭目返回騷動現場時，栢克醫生等人已經離去。

只有警方人員和「CIA」特務留在現場戒備；但是絕大部份的「萬能教」信徒，都散去了。

「CIA」頭目悄悄問一名留守現場的助手：「剛才我們有拍照嗎？」

「有，偷拍的，以免引起他們干預。」助手告訴頭目。

「好極了。」頭目道。

星際特務出動

在「CIA」的秘密辦事處內。

祖必達星球人的狄卡，帶同他的混血兒雅力，正在這裏拜訪他們的特務頭目薛夫。

特務頭目首先把狄卡未到達這兒之前，這兒發生騷動的事，向狄卡父子二人說了一遍，因爲他知道狄卡和雅力是「三十九號基地」派來的。

「我們已盡力而爲，但仍找不到昆連。」頭目表示他們是很有責任感的特務組織，「雖然由於這一次的搜索行動，引起了一場流血事件，但我認爲十分值得。」

特務頭目薛夫隨即表示了記者羅拔交給他的底片，以及放大了的一幀照片。

「這是意外收獲，所以我說值得。」頭目又交代說，「根據羅拔說，他記憶中，栢克身畔還有一名高大男子，但照片中却沒有。」

狄卡接過照片，仔細看了一會兒，仰首問頭目：「可否把羅拔找來談談？」

頭目看看腕表：「我想，這時候他可能在報社裏，讓我試試。」

頭目叫接綫生把電話接到「每日鏡報」去。

電話接通了。

但是羅拔今天沒有上班。

頭目再接一個電話到羅拔的住宅去。

對方的電話却沒有人接聽。

頭目對狄卡道：「他可能出去了。」

狄卡道：「坦白對你說，我正在懷疑羅拔的眞正身份。」

「我查過了，他確是一名攝影記者。」頭目找出了羅拔的名片。

「我的意思是：羅拔本身也是一名萬能教信徒。」狄卡道，「他對你，可能別有用心。」

「我不明白你的意思。」頭目瞪住狄卡，怔住了一陣。

「他可能要令你相信萬能眞神的存在，向你暗示一個事實，就是眞神派來的天使，經常在栢克醫生的左右。」狄卡說道：「你不是說過，你的手下也進行過偷拍嗎？」

「是的，不過很可惜。」頭目道，「那蠢才弄壞了底片。」

「什麼意思？」

「不小心，菲林一片白啊。」

狄卡苦笑搖頭：「不是菲林曝光，而是目前據我所知，你們CIA製造的各式間諜相機，還沒有辦法可以拍到『他們』的照片。」

「你所講的他們是指——」

「其中一種身體上有X光的外星球生物。」狄卡說，「不妨告訴你，三十九號基地也派人偷拍過，可是同樣都失敗了，所以你不該責怪你的下屬，這並非人爲錯誤。」

「嗯——」頭目在這刹那之間，頓然感到面目無光。

他身爲一名「CIA」頭目，儘管不是最高首腦，也是地區性的一名主任級的領導人，但到頭來却被一名「無名小卒」的羅拔玩弄於股掌之間，叫他怎不尷尬？

只見那「CIA」頭目面色一沉，立即召來幾名手下。

然後狠狠地對他們說：「無論如何，一定要把羅拔那傢伙找到。」

狄卡明白他的心情。

他沒有阻止那頭目派人去找羅拔，只是從旁建議：「找到了羅拔之後，最好還是不要打草驚蛇，秘密跟踪和監視對我們來說，比拘捕他更來得有用。」

頭目也想到一些法律問題，年來「CIA」實在被人指責得太多，何況即使把羅拔抓回來，又能指控他什麼罪名？

因此，頭目又吩咐手下：「就依狄卡先生的意思去做吧。」

數名「CIA」特務人員領命而去。

狄卡又與「CIA」頭目進行了一連串的討論；另一方面，狄卡與地球的混血兒雅力，則埋首翻閱一些紀錄。

那是關於「CIA」方面所搜集得的，一切與「萬能教」有關的紀錄。

因爲有關「萬能教」的神化傳說太多，「CIA」和「FBI」方面早已留意他們的集會。但在美國，法律對這種集會是不加干預的，所以「CIA」祇有暗中偵查，看看他們是否有什麼政治陰謀。

不過，「CIA」與「三十九號基地」的偵查目的是稍有差異的。

「CIA」所担心的，是「萬能教」的突然興起，會不會有外國勢力在幕後支持？

這新教派的信徒已深入美國各階層，尤其是政府的領導階層。

萬一他們是另有目的，美國危矣。

因此「CIA」總部，早已密令各地特務，秘密搜集一切有關「萬能教」的活動情形。

但是「三十九號基地」的目的，却在乎「外星球生物」的侵入。所以二個機構之間，各有不同的目的。

儘管如此，二個機構同是美國政府花錢最多的秘密機構，所以彼此之間，一向有默契，也有合作。

雅力的母親是地球人，她是一名美國女子貝茜。（按：有關狄卡和雅力母子之間的過去，請參閱「太空科幻」小說集以上各篇獨立故事，最早第一、二篇已有交代。）

因此雅力不但看得懂英文，也因爲他是美國籍本土人的關係，對一切環境也比較熟悉。

當雅力看過了「CIA」有關「萬能教」的資料之後，首次發表了他個人的意見：——

雅力認爲：這件事肯定與外星球高等生物有關，所謂「萬能眞神」，並非個體的，而是在幕後操縱着「萬能教」的某種星球生物。

雅力所持的理由就是：栢克醫生已被軍部證明是個殘廢退役軍醫，以目前人類的醫術，還不可能一下子令他雙足恢復活動的機能。

但事實上他現在已是常人一個。

科學家曾要求栢克醫生接受一次醫學檢驗，但是，一因栢克醫生成爲「萬能教」信徒們的偶像之後，一直忙個不了，二因他本身已被信徒們尊爲「生神仙」。

因此，栢克醫生即使個人答允了，信徒們也肯定大力反對。

雅力所持的另一個理由就是：栢克醫生過去是一名軍醫的時候，服務紀錄只是十分平庸，爲什麼能在一夜之間搖身一變，變成了醫學界也感到懷疑的「名醫」？

事實上栢克醫生所經手的「醫案」，根本不能用科學觀點解釋。

也正是因爲這一點，所以醫學界人仕一致採懷疑態度。

此外就是那種「神仙水」。

化驗人員曾將這種清水進行各種化學分析，除了像一般清水的化學成份之外，根本也找不出什麼特別的地方。

但是，「神仙水」却是栢克醫生所採用的唯一的一種「藥物」。

即使是這種被稱爲「神仙水」的清水，栢克醫生也不是經常使用的，除非在某種特殊情況下，他才會偶然採用。

也就是說，栢克醫生絕大部份的「醫案」，只靠一雙手。

因爲信徒私底下又稱呼栢克醫生爲「魔術手」。

稱栢克醫生爲「魔術手」的信徒，多是病患者。一般而言，信徒們喜歡尊稱他爲「眞神的使者」。

無論「神仙水」或「魔術手」，都只不過是信徒們改的。

栢克醫生和他的助手們，習慣了把一切功勞歸於「萬能眞神」。

雅力和他父親都百份之百的相信，所謂「萬能眞神」也就是他們心目中的外太空生物。

跟踪、糾纏、出術

「CIA」特務漢生，終於找到了記者羅拔。

羅拔一度失踪。

漢生最初受到好友麥哥利所託，但現在他却是執行任務。

他的上司要他們分頭去找羅拔，進行秘密的跟踪和監視。

因此漢生顯得非常乖巧，他沒有驚動羅拔，一邊對他展開釘梢，一邊悄悄用電話通知了他的上司——「CIA」頭目。

但是，就當他由電話間走出來的時候，却失了羅拔的踪跡。

漢生萬二分焦急！

他急忙衝出那間酒吧。

出到了街上，那邊人影閃動，正是羅拔的身形。

他正匆匆登上了街邊停放的一輛房車，迅速絕塵而去。

漢生在這刹那間，也不敢再猶疑了。

他立刻上了自己的汽車，急急追去。

羅拔的汽車在前面路口拐了彎。

漢生立刻加油趕上。

幸好未有失去羅拔的下落，雖然羅拔一再企圖擺脫漢生的跟踪，結果還是不成功。

漢生是個受過訓練的「CIA」特務人員，當然不是一個容易對付的人。

他像吊靴鬼一樣，亦步亦趨地，緊跟住羅拔的汽車。

羅拔終於把車子停了下來。

漢生知道他已發現了自己，所以也不會把車子停得太遠。

彼此間的距離，不足三丈。

漢生本來想通知他的上司，可惜他的車內又沒有無綫電話的裝置。

這是一處鬧市中心。

羅拔如果棄車逃走，他有十足把握可以擺脫漢生的跟踪。

因此漢生非常焦急。

他想拘捕羅拔，但憑什麼理由？

羅拔是一名記者，萬一被他反咬一口，輿論和他的上司都不會放過他。

因此，漢生只坐在車內，透過擋風玻璃，注意羅拔的一擧一動。

羅拔不得一次的，回過頭來張望。

但是他始終坐在他的汽車裏，沒有進一步的行動。

漢生在心裏想：這傢伙到底想怎樣？

漢生放眼四望，附近沒有電話亭，否則他一定會立刻向上司請。可否先把羅拔抓回去，當作是「邀請」也好，拘捕也好。

若是後者，相信要找一個「罪名」也不會十分困難吧？

就當漢生回過頭來的時候，發覺一名巡邏警員正站在羅拔汽車的旁邊。

羅拔可能犯了交通條例吧？——漢生心裏想：然則機會來了。

但當他再看下去的時候，似乎又不是那一回事，當警員彎腰與車內羅拔交談時，不斷回過頭來。

警員爲什麼要回頭望漢生？

警員終於站直了身子，朝漢生這邊走來！

漢生在這刹那間，終於明白過來，羅拔剛才大概是向過路的巡警投訴。

漢生並不担心那警員，只担心羅拔利用警員纏住他，然後乘機遁去。

因此漢生此刻亦已作好了心理上的準備，只要羅拔一開車，他也會不顧一切的駕車追上去，不會去理會那名警員。

但是，羅拔只是回頭張望過來，汽車一直沒有開動。

警員走到了漢生的座駕車旁邊，雙手叉腰，態度傲慢。

「你可是私家偵探，」警員用手推了一下他的帽舌。

「不，我不是私家偵探，」漢生的視綫始終盯住前面的羅拔。

「你可知我們的總統最重視什麼？」

「當然不會是你的福利吧？」漢生笑了笑：「也許是花生。」

「什麼？」警員有些生氣。

「如果你家裏種植花生，相信你也一樣關心吧。」漢生道。

「告訴你，我們總統最重視人權！」

「嗯——總統如果知道你這麼了解他，他一定十分高興。」

「少說廢話，告訴你，你既然不是私家偵探爲什麼要跟踪那記者？你可知道，你已犯上了侵犯人身自由的罪嫌？」

漢生反問道：「你既然知道了他的身份，那你可知我又是什麼人？」

警員怔了一怔！

他知道對方若非大有來頭，又怎會有此一問？



於是他的態度立刻改變過來：「閣下可是我們自己人？」

「你自己看一看吧！」漢生把證件出示！

警員立刻認出來那是「CIA」的證件。

「對不起，我不知道你正在執行任務。」警員大概也聽過「CIA」特務橫行美國，以及他們的「手段」。

莫說他只是一名警員，就是什麼大官，「CIA」如果要跟你過不去，五花八門的罪名，隨便也可以找出幾個來。

因此那警員在惶恐之餘，又問道：「我有什麼可以爲你效勞嗎？」

漢生靈機一觸：「這兒可以停車？」

「當然可以！」警員顯然還未了解漢生的眞正用心何在。

漢生又問：「那麼，前面那處地方，是否也可以停車？」

「嗯——」警員回過頭來，望了望。

他總算明白過來了。

於是他低聲問漢生：「你可是要找個藉口，將那傢伙找回來！」

漢生輕輕一點頭。

反問警員：「有辦法麼？」

「讓我想想！」

警員抓抓後腦。

左望望羅拔那邊，右望望漢生這一邊，終於說道：「有了，聽我說……」

× × ×

警員到了羅拔這邊來。

「先生，我也沒有辦法！」警員擺出了一副無可奈何的神氣！「這是公衆地方，任何人也可以在這兒出現。」

「但是，他分明一直在跟踪我，」羅拔訴苦着道：「你應該去問一問他意欲何爲？」

「我問過了。」

「他怎麼說？」

「他說，可能這是偶然的事，湊巧而已，」警員說道：「他正在等人，這裏又不是禁止停車等候的地方，我沒有理由趕他走！」

「嗯——」羅拔想一想，覺得也有道理。

終於他對警員說了一句：「謝謝你！」隨即開車離去！

豈料就在這一刹那間，後面有一輛汽車，疾馳而來，快如箭。

羅拔的車子剛由路旁開出，還未往前直駛，就已經被那輛「失魂車」碰撞了一下。

「轟隆」一聲！

羅拔的駕車技術即使更好也來不及閃避，何況對方似乎還是故意的呢？

再看清楚那車子的司機，羅拔眞恨不得上去揍他一頓。

那司機在笑！絲毫沒有歉意。

分明是故意的，如果不是有個警員在場，羅拔這一場架是打定了。

那司機走了出來，反而指責羅拔，說他剛才沒有打燈號。

羅拔又不是剛學會開車的司機，怎麼會不打燈號呢？

因此羅拔反唇相稽，還要警員主持公道。

警員十分生氣！

途人們紛紛停下來圍觀。

由於雙方各執一詞，警員似乎亦無法可以分出道理來。

羅拔越講越氣，終於忍不住動手。

那司機也不甘示弱，於是雙方當場大打出手！

警員連聲制止不來，拔槍示警。

圍觀熱閙的人，担心殃及池魚，紛紛逃避！

街上秩序大亂。

一輛巡邏警車經過，車上警員紛紛跳下車來，拔槍制止。

羅拔和那個司機只好停手！

「你們被拘捕了。」一名警員對兩個當街打架的司機說。

那司機並非別人，當然就是「CIA」漢生。

發現了重要綫索

漢生終於在那名警員略施妙計之後，成功地把羅拔抓了回來。

他的上司並沒責備他，因為那是無可奈何的事，並非漢生立心不聽他的命令。

「也好，反正人已抓回來，就讓我們在他身上找答案吧！」特務頭目對狄卡說：「你以為他會不會就是外星球人？」

祖必達星球人的狄卡說道：「我看羅拔不似是外星球人，不過他可能正被柏克醫生等人利用而不自知。無論如何，我們還是先去看看他再說吧。」

較早時「CIA」頭目薛夫已將一些有關資料交給狄卡父子。

那是薛夫一班手下四下裏找尋羅拔的有關報告。

根據「CIA」特務的報告指出，記者羅拔目前仍在「渡假」中。

但是特務人員發覺他並不在家裏。

他只有一個人住在一個住宅單位之內，特務試過用電話找他，但是羅拔家裏的電話一直都沒有人接聽。

因此，羅拔可能已經去了外地渡假。

另一個可能就是存心躲避「CIA」特務們的追踪。

無論如何，「CIA」特務已用各種方法找尋羅拔的下落。

他們明查暗訪，到過一切羅拔可能會去的地方，但都失望了。

甚至羅拔的同事，朋友們，也不知道羅拔的行踪。

最後，直至漢生在一間酒吧裏無意中發現他為止。

此等資料表面看來，毫無用處。

但實際上却說明了一點：就是羅拔似乎正在故意逃避。

他到底在逃避什麼？

他為什麼要鬼鬼祟祟的？

難道他早已知道有人在找他不成？

× × ×

「CIA」頭目薛夫非常客氣的伸出手來。因為他知道現在他面對的是一位記者。

記者羅拔也木然地跟他握了一下手。

在美國這種自由國家，記者實在具有無上權威。

尤其是銷數越大的報紙，他們名下的記者越得人「敬重」！

所謂「敬重」亦無非畏懼他筆下無情而已。

「CIA」在美國國人的心目中亦一樣令人「畏懼」！

他們不擇手段的做法，早已引起政府高層人仕的震驚。

但是現在偏偏就是這兩個「旗鼓相當」的行業面面相對。

「羅拔先生，你好！」薛夫表現得心平氣和，「聽你說過了，閣下是一位攝影記者。」

「那又怎樣？」羅拔心裏有氣，只是此時此地，好漢不吃眼前虧，不敢生出來而已。

「我們找你找得好苦啊！」

「無論你為了什麼理由找我也好，這方式似乎太過份了吧？」

「那只是一次意外！」薛夫又說：「不過等到事過情遷之後，閣下的一切損失自會由我們負責賠償。」

「包括時間和精神上的損失麼？」

「其實，時間對閣下似乎不大重要吧！」薛夫故意說。

「這是什麼意思？」

「我們發覺閣下失踪了好些日子。」

「我又不是罪犯，我甚至可以到外國旅行。」羅拔越講越氣，「我眞想你告訴我，我究竟犯了什麼罪？」

「現在我們又不是拘捕你，為什麼你會這麼說呢？」薛夫的面孔之上，難得出現了一絲笑容，「我們只是有些事情請教你。」

「什麼事？」

「閣下一定記得那一幀照片吧？」

「嗯——偷拍的？」

「總之是你交給我們，吩咐我們研究分析的，當時柏克醫生正在演講。」

「不錯。」羅拔又問：「你們找出答案了吧？」

「還沒有。」薛夫道：「我只想看看你的間諜袖珍相機。」

「嗯……」

「我保證只開開眼界，不會弄壞。看完就原物奉還！」

「我眞不明白，你們到底在懷疑我一些什麼？」

薛夫沒有作聲，只望望與他一起進來的狄卡！

狄卡一直默默地呆在一旁，冷眼旁觀，靜靜地觀察羅拔。

他一度懷疑羅拔可能是外星球人派到地球來的奸細。

但是，從羅拔表面看來，他與一般地球人並無分別。

問題的焦點在那架間諜用的袖珍相機；羅拔怎麼會獲得一架「性能如此超卓」的相機？

「CIA」特務們曾經為了證明狄卡的論點，暗中進行了一連串的偷拍活動。

狄卡的論點就是：目前以地球人類的科技水平，還未能設計出一種透視相機，所以凡是偷拍柏克醫生等人的活動情形，都可以「走光」，非林一片空白。

狄卡解釋，那是由於宇宙間有一種高智慧生物，他們的身體有一種好像磁場，又似隱形光束的X光，任何菲林想把他們拍下，都會自動曝光！

「CIA」為了證明狄卡的話，近日已先後多次派員潛入「萬能教」信徒的行列中，用各種袖珍間諜相機偷拍柏克醫生等人的活動情形，尤其是柏克身畔一個可疑的高大男子。

除此之外，他們又在一些建築物隱蔽着，用長鏡，紅外光鏡頭等等，進行一連串不同方式的偷拍。

結果，却令到「CIA」人員十分之震驚。

狄卡果然沒有說錯，所有一切方式的偷拍行動都歸於失敗。

也就是說：所有菲林都曝光了。

唯一感到意外的，就是柏克醫生單獨一個人出現在講台的時候，同樣拍不到，菲林同樣曝光。

以前狄卡他們只懷疑那名「保鏢」，因為他可能是外星球人，所以才不能攝影，但柏克明明是我們地球人，為什麼不可以呢？

因此，當「CIA」頭目把一切偷拍的結果告訴了狄卡之後，連狄卡也感到莫名其妙。

無論如何，「CIA」方面已經證明了狄卡的理論是正確的。

相反，他們就有更多的理由去懷疑羅拔，以及他自稱偷拍的照片。

為了解開這個謎底，他們認為除了仔細檢查羅拔的「私伙」——那架超袖珍的間諜相機之外，就是找機會，再用那相機實地去偷拍一下。

「CIA」頭目薛夫的要求，令到羅拔表現得很不高興。

薛夫既不能說穿狄卡的身份和來歷，又不可以强迫羅拔。

還好這特務頭子有的盡是辦法。

薛夫靈機一觸，就對羅拔說道：「我們有許多理由要你交出那間諜相機，第一，你既然要求我們合作檢查你偷拍下來的照片，我們對照片生疑，如果你無法交出相機，這照片當然只是用一般相機拍下來的，也許只是經你做了手脚而已！」

「我為什麼要做手脚？」羅拔瞪大了雙眼。

「第二，我們有理由懷疑你可能是蘇聯KGB派來的間諜。第三，你無法交代你失踪期間之內的活動情形。」

羅拔氣憤憤地說：「我早想到，找你們CIA合作，最容易惹禍上身。」

狄卡在旁插咀道：「如果我是你，你定會和盤托出，除非閣下有難言之隱。」

羅拔嘆了一口氣：「我其實也沒有什麼值得你們懷疑的地方，我是一名記者，職責就是採訪，我有一股强烈的好奇心，我喜歡尋幽探秘，所以經常惹來麻煩。」

薛夫道：「你放心，只要你實話實說，我們不會給你任何麻煩。」

羅拔很小心地想了一會兒，才對薛夫說道：「這袖珍相機只是一位行家讓給我的，因為，是間諜用品，朋友怕麻煩，要我發誓不對任何人說出來源，然後才肯出讓。」

「你就是為了守諾，所以才感到為難吧？」薛夫道。

「是的。」羅拔又說：「我不會替俄人做間諜，你們不必多疑。」

薛夫又與狄卡交換了一個眼色：「這樣好嗎？」他又對羅拔說：「我們來個協議，你首先交出那個相機，讓我們檢驗過認為沒有問題，保證不再追究你的行家朋友！」

「嗯——」羅拔苦苦沉思。

狄卡在旁慫恿道：「你不必猶疑了，萬能教是個充滿神秘感的組織，他們可能是來自外星球生物的化身，如果你再隱瞞事實，可能遺禍極大，除非你和你的親友們都不想再在這地球上生活下去！」

「好吧，」羅拔終於咬咬下唇：「相機交給你們拿去檢驗，但是，最好盡可能不要麻煩那位怕事的行家。」

羅拔說着，小心翼翼地脫下了他的外衣。

原來那袖珍相機就鑲在外衣的一粒鈕中央，但偽裝得天衣無縫，若非他自動揭破，相信精明如薛夫，也未必能看出其中內容。

薛夫親自把袖珍相機送到化驗室去，交給「CIA」的科技專家立刻進行一連串的檢驗。

房間裏，只留下狄卡羅拔二人面相對。

狄卡雖然是外星球人，但一方面由於「祖必達星球人」基本上與我們地球人的外形沒有分別，只是內臟器官稍有差異而已。

另一方面則由於狄卡過去長時間被派在美國各地，進行窺探人類的生活方式，更與一名美國女子結婚生子，所以對於地球人，尤其是美國人的一切生活習慣，狄卡更瞭如指掌。

因此，羅拔即使面面相對，也不會懷疑狄卡是個外星球人。

狄卡搭訕着說：「你在渡假麼？」

「是的，」羅拔說道：「記者生涯十分緊張，所以我們每年都有兩個星期的大假。」

狄卡乘機問道：「到什麼地方玩？」

「嗯——」羅拔怔了一怔，他事前顯然未有想到對方有此一問，他在驚愕中並未作答。

「你不是說過，你很喜歡刺激麼？」

狄卡也沒有直接地追問下去，只說道：「如果我是你，我會好好利用這個假期，深入探訪萬能教，這不但是熱門的話題，憑你的聰明和機智，說不定會找到許多獨有新聞，回去向報社交差。」

「謝謝你提醒了我。」

狄卡本意是想知道他「失踪」期間內去了何處。

因此他又問：「難道你放大假一直躲了起來？」

「不，去玩啊！」

「到那兒玩？」狄卡順口道：「賭城拉斯維加斯麼？」

想不到羅拔也順口答了：「是的，就是去了賭城玩嘛！」

「一個人去？」狄卡又抱歉地苦笑，「我並非偵查你的行踪，只是看你長相這麼英俊瀟洒，就是你說自己沒有女朋友，我也不會相信，所以我猜，你一定是跟女朋友一齊去吧？」

「你眞會說話，我相信你一定是CIA裏面的心理學家吧？」羅拔苦笑一下，又說道：「本來我也不想隱瞞，但看情形，遲早你們也要我接受一項測謊試驗，不如我就趁早把一切實際的情形都告訴你吧？」

狄卡早已看得出，羅拔「失踪了數天」，必然大有內容。

狄卡也的確越來越明白地球人的心理，羅拔的感情防綫終於就如此這般的給他攻破了。

間諜相機

專家們已將羅拔的袖珍相機加以檢驗，結果却令他們大感愕然。

原來那架間諜相機看似簡單，但實際上卻絕不簡單。

這小東西外型像鈕，背後只有二個小按掣。

負責檢驗的，都是專家，但是，這些專家們竟然沒有人見過同類的袖珍相機，這只是第一件奇事而已。

第二件奇事就是他們竟然無法弄開相機的外殼。

袖珍相機的外殼本來只是一粒外衣的鈕，外型與其他幾粒鈕一式一樣。

但是，當外層僞裝的塑膠敲碎後，裏面現出了一種紫銅色的金屬。

那個微型鏡頭，也不似是用玻璃製成的，只是閃閃生光好像又是另一種金屬。

專家們試圖找出開啓的按掣或罅縫，但用盡方法也找不到。

至於背後那二個按掣，根本也不知道應該如何使用。

於是專家們惟有把物件的主人羅拔請來。

× × ×

羅拔告訴專家們，靠邊緣的一個小小按掣，是偸拍時用的。

羅拔又說：他的朋友告訴他這袖珍相機屬全自動 的設計。

因此，根本不必調較鏡頭，只須輕按小按掣，即可拍下前面的景物。

至於另一小按掣，卻是將微型菲林底片彈出的。

羅拔說着，已將一片比指甲還要小的微型菲林彈了出來。

那圓型的膠片呈啡色，像一片圓圓的鏤面，四方八面有許多小黑點：「原來這裏並非一張菲林底片，而是每一個小黑點就是一張，共有十二張之多，剛好湊成一幅鏤面的外型。

羅拔交代說：「這是自動的，每拍了一張，它就自動轉一次，下一張菲林轉過來，一張跟一張，直至拍完了十二張之後，一按小機關，它就會彈出來，像現在一樣。」

專家問：「它不怕曝光？」

「不！據說這是最新設計的，不必冲晒，即可放大；當然，須要儀器的帮助，就像其他間諜相機的微型菲林處理方法一樣。」

「你朋友有沒有告訴你如何拆開？」

「沒有。」

「萬一壞了呢？」

「永不會壞的。」羅拔充滿了信心，「但是這種最新發明的菲林，必須拜託他去配售，因爲只有他才有門路買得到。」

專家又利用顯微鏡小心觀察那一小片鏤面型的「輪轉式菲林」。他們發覺那啡色膠片之上，已經大有內容。

原來那上面並非剛才肉眼所見到的一樣。

在顯微鏡之下，那膠片表面已經凹凸不平；每一小格「微型菲林」亦可以褪了出來。其細微處非肉眼所能見到。

可以想像得到，那表面所以弄成凹凸不平，完全 於它須要轉動；假如光滑一片，像衫鈕那麼細小的間諜相機，又如何能令它轉動呢？

「確是巧奪天工的設計！」一位專家不禁脫口驚呼道。

「我從未見過這種相機。」另一位專家說，「即使我在華府總部服務時，十多年來，連想也沒有想過有此小巧設計。」

「雖是小巧，但麻雀雖小，五臟俱全。」又有一位專家問羅拔：「這裏十二張菲林，一共拍了多少張？」

「嗯，讓我想想。」羅拔和狄卡談得暢快之後，開始表現得非常合作。

他很認眞地想了一會兒之後，說道：「我記得最少已影了十張。」

在塲的「CIA」頭目薛夫道：「讓我們冲出來看看好嗎？」

「好極了。」羅拔說，「假如一切效果良好，這十張菲林中所見，亦即我們剛才對狄卡先生所講的其中片斷。」

薛夫已經知道，當他將這間諜相機親自送到這兒來的時候，狄卡留在薛夫的辦公室內，與羅拔相對；他們談了許久。直至薛夫重返他的辦公室，將羅拔帶到這邊化驗室來爲止。

究竟他對狄卡說了一些什麼？

× × ×

羅拔對狄卡交代說：他失踪那幾天，雖然正在放大假，但由於好奇心驅使，正在悄悄進行一件冒險的偵查工作。

所以稱爲「冒險」，完全因爲這件事與「萬能教」有關。

許多人都知道，目前在美國各地遍佈這新教派的信徒。

這新教派禁忌多多，例如不准攝影和錄音，就是其他宗教所罕見。

但是羅拔偏偏要滿足個人的好奇心。

那是由第一次「偸拍」柏克醫生登台演講開始，事後放大出來的菲林底片少了一個人，因爲憑羅拔的記憶，當時講台上最少有五個人，柏克醫生夫婦二人，一個禿頭中年人，一個病婦和一個高大身形的「保鏢」等五個。

除了病婦正在等待柏克醫生當衆用手術爲她治病之外，最令羅拔注意的，正是柏克的保鏢。要形容他的身形，大概拿占士邦影片中的「鋼牙」跟他比擬就差不多了。

根據柏克醫生常常在講台上向信徒們介紹這高大男子叫比比。

柏克醫生說，有一次有對夫婦帶了一個十四歲大的孩子來，訴苦道，這孩子已十年未有長高過，可能患了「侏儒症」。所以看上去只有四歲般高大。

柏克醫生於是爲他「施術」，不出三個月，孩子即開始增高。

作爲父母的，當然萬二分高興，相信天下間父母也沒有誰喜歡自己的骨肉是個侏儒吧？

豈料孩子在往後的日子裏，幾乎「一高不可收拾」，不久已超過了六英呎以上，假如再這樣發展下去眞不知如何是好。

於是做父母的，又急急帶他來找柏克醫生，但當時亦已長高到將近七呎了。

柏克醫生再施術，令他停止增高，結果他當然可以輕易做到。

做父母的萬二分感激柏克醫生，除了立刻加入「萬能教」之外，還要求柏克帶了這孩子到各地去宣揚「萬能教」。

因爲他實際未足十五歲，所以柏克醫

生爲他改了「比比」這名字。

所有「萬能教」信徒聽了上述故事之後，都深信不疑。

但是，自從羅拔發覺「偸拍」的照片中偏偏少了比比之後，就開始懷疑這個故事的眞實性。

不過，羅拔並不甘心，所以他後來又去偸拍了比比的照片。

結果也失敗了。

照片冲出來，總是見不到比比。

羅拔後來交給「CIA」冲印的菲林和照片是他的第三次「傑作」；因爲他覺得這特務機構也許會爲他找出答案來。想不到卻因此而惹來了不少麻煩。

至於羅拔在「假期冒險」中的故事，羅拔卻對狄卡强調絕對是眞實的。

當時柏克醫生和他的助手們，已經離去。他們又轉往別處演講，醫病以及吸收新信徒。

據講，「萬能教」正在各地建築規模宏大的「會所」。

他們所以稱爲「會所」，而不稱爲「教堂」，只因爲各地籌建的建築物，並非只供「演講」之用，而是供一切萬能教教徒集會和玩樂的地方。

柏克醫生用巡迴方式到各地旅行演講，一方面是替當地病患者專醫奇難雜症之外，另一方面就是吸入信徒。

所有加入的信徒，必有奉獻，於是他們就利用這筆錢去建會所。

羅拔對這一新教派，早已存懷疑之心，所以就利用不用上班的假期，深入偵查一下，結果他發現許多奇怪的事。

× × ×

羅拔放大假的翌日，即趕往另一處地方；柏克醫生正在該處逗留。

那是「萬能教」的發展基地之一，所以老早已建有一座宏大的會所。

會所位於郊區，背山面海，環境非常之優美，四周不但有樹木環繞，也有綠草如茵的高爾夫球塲、網球塲等設備。簡直就像一處高級的渡假勝地。

羅拔有許多朋友，他們都是萬能教的忠實教徒之一。

羅拔就是跟隨一位信徒朋友，跑到那座位於郊區的會所去。

首先他發覺會所門外，有不少地方豎立起一些告示牌。

告示牌都有同一字句：「神聖之地，遊客止步，禁止闖入！」

爲什麼這裏也有「禁區」？而且還不止一個，戶內戶外都有。

羅拔由於好奇心的驅使，決定晚上再去一次。

一個人去冒險

晚上並非集會時間，同時會所亦在黃昏以後停止供信徒使用，所以這兒內內外外，顯得一片沉寂。

羅拔一個人摸黑而來。

他不敢告訴任何人，因爲「萬能教」信徒一般都十分迷信，對教內一切禁忌，都百份之百的，絕對地遵守。

假如信徒們知道羅拔故意「冒犯」，可能把他活活吊死！

羅拔此番是有備而來，所以夜行裝啦、紅外光攝影機等等，都有了。

雖然他另外帶了攝影機來，但是身上的間諜相機還是常備的。

羅拔要探取更多有關「萬能教」的秘密，除了滿足個人好奇心之外，還希望在他服務的報紙刋出。

雖然這是十分危險的事，但卻可以令他一舉成名天下知。

羅拔知道美國是個功利社會，只要有證有據，又有獨有新聞，他的老闆一定可以付得起很高的代價。

爲了名與利，更爲了滿足個人的好奇心，羅拔總覺值得一試。

× × ×

虫聲唧唧。

四周一片昏暗。羅拔彷彿進入了一個「無人世界」。

會所裏面大部份的燈光已經熄滅！只有建築物的二樓，其中一個窗口有燈光透出。

羅拔日間已經來過了，所以他知道二樓是「禁區」。

羅拔覺得被列作禁區的地方太多，儘管表面上是什麼「神聖之地」，但羅拔就覺得，其中可能另有文章。

時間已接近午夜。

會所的大門已關上了。

羅拔繞到會所的後面去，後門也緊閉着。

再到會所的左翼牆下，仰望二樓，那個窗口的燈光還亮着！

他環顧四周，離建築物數丈以外，有棵大樹，於是他走了過去。

羅拔想爬上樹去，目的無非想看看二樓爲什麼還有燈光，以及那一間房是否住了萬能教教徒認爲「神聖不可侵犯」的柏克醫生。

豈料就在這時候，羅拔忽然聽到那邊傳來一陣奇異的聲响。

一陣低而尖銳的「嗡嗡」怪聲，可能是一些機器聲。

羅拔左張右望。

但四周仍是一片昏暗，連人影也不多一個，何來機器？

「他們來了！」

這是一個男子的聲音，來得似乎有點兒突然，所以把羅拔嚇了一跳。

羅拔回首上望，二樓有燈光透出的窗口，出現了二個人影。

聲音分明是其中一個人說的，另一個似是女性。

距離雖遠，但由於室內有燈光，所以羅拔可以見到二人的影子和動作；那兩個人似乎正仰首望向天空。

羅拔若有所覺，也隨即往上望。

但是他頭頂卻是重重疊疊的樹葉，幾乎什麼也看不見。

羅拔立刻竄進樹林中去。

一度閃耀的藍色，有如一朵浮雲，正輕飄飄地，在樹林後面緩緩下降。

那當然不是一朵浮雲，是一隻飛碟。

在這一刹那間，羅拔有說不出的興奮，也感到十分惶恐。

他怕被外太空人發覺，於是小心地躲進一些矮林後面去。

但是另一方面，他又無法按捺得住內心的好奇！於是他小心翼翼地，沿住矮林推進。

一種奇幻的藍光，就在樹林後面的空地上穩定下來。

直徑足有二十呎的圓形飛行物體，分明就是人們傳說的「飛碟」。

淡淡的藍光，只照亮了飛碟所在的近距離，令人看上去有點陰森的氣氛。

羅拔立刻把握機會，分別用紅外光攝影機拍下飛碟的外形。

然後，他又用間諜相機再拍了一次。

但事後羅拔發覺，紅外光攝影機內所有的菲林都走了光。

至於間諜相機內的微型菲林又如何？

因爲他才剛回來不久，還未進入黑房去工作，就已經被「CIA」特務漢生纏住了，所以後果如何還未知道。

× × ×

羅拔以戰戰兢兢的心情躲藏在矮林後面。

突然之間，他瞥見飛碟的邊緣亮起了一點光。

當時他正感到驚奇，爲什麼飛碟還未有進一步的動靜？

現在亮光一閃，是否意味到飛碟上的生物即將有所行動？

羅拔想也未曾想得完，那點光已變成一條直綫，迅速透射過來。

羅拔感到十分意外，事前他並未想到對方有此一着。

他急忙伏下來。

但是，那光束疾如閃電，當他感到不妙時，也正是他開始失去了知覺的時候。

× × ×

也不知過了多久。

當羅拔甦醒過來的時候，他發覺自己正躺在一張床上。

彷彿一場大病過後，渾身痠痛，頭也有些兒暈眩。

眼前一片白色。

這是什麼地方？

羅拔張眼望，見不到人影。

他在極力回憶，想起了萬能教的會所，也想起了飛碟。

還有那光束。

是的，他一定是給那光束射中了，然後才會昏倒。

那麼，這兒會不會是飛碟之內？抑或已被飛碟帶到了另外一個星球？

羅拔正在床上怔怔地想得糊里糊塗之際，忽然又傳來了一陣步聲。

有個穿了白色護士制服，推着一個活動几子由門外入來。

這兒好像是醫院。

不過羅拔仍然問道：「小姐，這是什麼地方？」

女護士一邊弄針筒，一邊說道：「這是醫院，你覺得好些嗎？」

羅拔怔了一怔。

他還以爲這是另一個星球之上，他眼前這位女護士講的却是英語。

再看看病房一切陳設，也是醫院內一般的佈置，並無特別之處。

突然之間，羅拔感到頭部閃閃作痛，痛得他差些兒昏倒過去。

女護士將針筒弄好，抽了藥液，爲羅拔注射。

羅拔閉上雙眼，淚水由眼角滲出。

女護士道：「再過片刻，你自會感到舒服，安心休息吧，你不會有事的。」

「我躺了多久？」羅拔要知道他昏倒之後的情形。

「二十四小時。」護士說，「你不該一個人到那麼偏僻的地方去。」

「你們在何處發現我的？」

「一處樹林內。但不是我們發現你，是一隊年青人組織的爬山隊，他們發覺你昏倒在樹林中，於是把你救了回來。」

「是不是萬能教會所附近的樹林之內？」羅拔問。

「是啊！本來那兒已豎起警告性的告示牌，你難道見不到麼？」

「我是否受了傷？」

「你自己眞的一無所覺？」

「只是感到疲倦。」

「最初我們以爲你爬山墮下受傷暈倒，但驗過了你並未受傷。所以醫生說，你只是太虛弱，可能疲勞過度支持不住，也可能中了山嵐瘴氣。所以我說你不該獨個兒到那麼偏僻的地方去！那兒樹林以前經常發現有人暈倒，所以才到處豎起了告示牌。」

「過去也有人無故暈倒？」羅拔想起了飛碟可能選中了該處做降落地點。

女護士道：「總之我記憶中，你已經不是第一個。」

「我的東西呢？」

「放心好了，醫院方面已代你存放好，不會弄壞你的。」

「你是指相機？」

「對呀，還有電筒，爬山工具和行囊等，毫無疑問，你是個很有勇氣的冒險家，可惜身體太弱了。」

羅拔啼笑皆非。

只有他自己最清楚，他並非身體不爭氣，只是飛碟發射的光束令他昏倒而已。

但是，他並未當面否認。

他還不想把自己見到飛碟的事說了出來，他並非担心人家笑他「神經有毛病」，只是內心另有想法。

羅拔心裏想：飛碟出現之前，會所中顯然已有人見到。

那麼，當時出現於會所二樓的一男一女，又是什麼人？

那會所是「萬能敎」早期建成的，亦被譽作「發展基地」，再加上處處可見禁區的告示牌，羅拔就連想到：萬能教可能和外太空人扯上了關係。難怪柏克醫生的醫術如此神奇了。

羅拔又問身邊的女護士：「我幾時可以出院？」

「只要你感到無事，你隨時可以出院回家休養。」護士道。

「謝謝你。」

女護士又給他服食了一些藥丸。

羅拔一直靜靜地在心裏盤算：他應該怎樣做？

目前他似乎還未恢復體力，還是休養好身體再說。

從護士口中知道，他目前所住的醫院，就在紐奧連市附近的小鎭上。

這小鎭的郊區，就是萬能敎會所之所在。他首先要知道的一件事，就是這醫院是否與萬能敎有關？

剛才那女護士所講的一番說話，又是否全屬事實？

飛碟以光束射倒他，當然是不想他目睹以後的情形。假如這是萬能敎的勢力範圍，他應該是個不受歡迎的人物！

但是如果這是公家醫院，他的想法和做法可不同了。

爲了下一步行動，他會多住幾天。因爲離開了醫院之後，他的行動可能更易受到萬能敎信徒們的注意。

× × ×

黃昏時份，醫生來了。

羅拔又有計劃地，從醫生口中探虛實，反正日間見過的女護士不在醫生身邊，所以羅拔可以問一些重覆的問題。

他明白到謊言最經不起考驗！所以羅拔故意向醫生提了一些已經在日間問過那女護士的問題，看看他們答話是否一致。

結果令他十分高興，也非常滿意。

因爲醫生和女護士的答案完全一樣。

也就是說，眞實性甚高。

羅拔於是初步確定了這是一間公家醫院，位於紐奧連市隣近一個小鎭；鎭的郊區就是萬能敎的會所。

他又向醫生表示：希望早日康復，因爲他急於返家。

醫生安慰他說：他並未受傷，只是疲勞過度，神經受過震盪，多休息就會康復過來了。

羅拔在私底下設計他的下一步行動！

他希望在他出院之前，能偷偷到會所裏面偵查一下。

因爲如果他出院，他必須到朋友家裏去，但他的朋友都是萬能敎信徒；住酒店嗎？只怕經此一役之後，他的行動已受人注意。

所以他心裏想：即使康復了，也暫時不想出院。他對醫生說的話，無非想借助藥物，令體力早些回復而已！

醫生叫他多休息，於是他閉上眼睛，希望能好好的睡一覺。

想不到就在這時候，病房裏却來了一個不速之客——有人探訪他。

那是他的朋友賴恩。

賴恩正是住在這小市鎭上的萬能敎信徒之一，他的面色十分難看。

羅拔招呼賴恩！

賴恩未問候他的傷勢和病況，却說道：「羅拔，如果你不是我的朋友，我眞恨不得你立即死去！我以爲你來此渡假，想不到你却存心來送死。」

「賴恩，這是什麼意思？」

「你心裏應該有數，爲什麼你要跑到樹林裏去？我早已對你說過，有許多地方你是不能去的，你偏不聽！」

「對不起！」羅拔要令對方平息心中的怒火，就惟有道歉。「我只是好奇地，隨便逛逛，想不到就出了事。」

「你現在覺得怎樣？」

「好了許多。」

「那麼，我勸你快些走。」

「爲什麼？」羅拔感到有些不妙。

「你可知道我由何處來此？」

「你問得出奇啊！你不是住在這市鎭麼？當然不會由別處來。」

「我由會所裏趕來！」

羅拔吃驚地問：「發生了什麼事？」

「你擅闖禁地的事，已經傳開了，我們教內的激動派要對付你！」賴恩說道：「偏偏柏克醫生今天早上走了，相信沒有任何人可以勸服他們，我勸你還是趕快走吧！」

羅拔對賴恩的話絕不會懷疑！因爲一直以來，羅拔十分了解這新教派的情況！

賴恩是他的好朋友，相信他也是出於一番好意。

他還想查問一些什麼，賴恩已走到了房門口，回頭只對他說了一句：「你快些起來準備好吧，我現在要去找當值醫生替你辦出院手續！」

羅拔不敢怠慢，急忙由床上爬起來。

不知是否神經緊張，抑或是針藥的力量，他一點疲倦也沒有。

不久之後賴恩又匆匆忙忙的回到病房中來，一邊協助他穿衣服，一邊教他等會兒逃亡的方法和途徑。

根據賴恩估計，不出數分鐘，激動派的信徒，就會找到醫院裏來！到時只怕沒有人可以阻擋得住他們；包括警方在內。

羅拔就在這種狼狽的情況下，匆匆逃出了醫院！

底片的內容

羅拔一口氣將他的經歷告訴了狄卡。

現在他在化驗室裏面，面對「CIA」頭目薛夫等人，又補充了若干部份。

當時一班人都在等待着沖晒及放大微型菲林底片的結果。

羅拔說出他在賴恩的協助下，逃出了醫院；載住他的車子還未在街口拐彎，一股洶湧的人潮，已將那間醫院重重包圍。

「……當我回到了本市之後，也不敢立即逕自返家，我怕他們通知了本市的信徒，我怕我住所裏有人等我。」羅拔說，「於是我一邊東躲西避，一邊想着應該怎樣做。想不到我還未想出一個完善的方法，你們的人就在酒吧遇上了我。但是，當時我根本不知道那是CIA的人。」

「CIA」頭目薛夫一邊聽，一邊不斷和狄卡交換着眼色。他們都是在分析羅拔這一番說話的眞實性。

狄卡問道：「這間諜相機是那一位行家轉讓給你的？」

「嗯——」羅拔吞吞吐吐，欲言又止，顯然是有些顧忌。身爲「CIA」特務頭子的薛夫固然十分明白這種心理。

於是他插嘴道：「我知道你是個守諾言的人，但是現在形勢不同了。第一，這間諜相機顯然大有問題。第二，他們不會放過你，因此你必須我們保護你。這點，我肯定會做到，而且會做得最好。只要你澈底合作，我們會安置你到一個十分安全的地方，直至事過情遷爲止。」

羅拔担心道：「目前萬能教有如野火燒山草，到處蔓延，如何會事過情遷？」

薛夫道：「只要我們抓到證據，證明萬能教是個非法組織，我們就有辦法澈底去消滅他們。」

狄卡說：「不妨坦白告訴你，即使抓不到任何痛脚他們仍然不會長期存在！」

「爲什麼？」羅拔問。

狄卡道：「因爲我們已有證據，證明他們是由外星球生物操縱。」

狄卡又將那個拆不開的間諜相機拿起來，繼續說道：『這不是地球上的東西，包括了這堅固的金屬，以及它的製作等等，肯定是由外星球生物設計和製造。」

「嗯——」羅拔嚇得張大了嘴巴，「那麼，我朋友如何得來？」

狄卡道：「所以我們必須設法找到你那位行家。」

「我明白了！」羅拔若有所覺地，呆了好一會兒！

在旁的薛夫和狄卡等人都可以領悟到羅拔一定想起了一些什麼事情，那些事情可能令他震驚。

狄卡道：「照我初步忖測，你朋友可能有計劃地利用你。」

「我不大明白你的意思。」羅拔說。

「他可能是外太空人，潛伏在地球上做奸細，否則，不可能有這麼精緻的間諜相機。」狄卡分析道，「他一定是跟你十分要好，最少知道你是一個攝影記者，是不？」

「是的，他本來就是我的行家，不過，他是另一間報社的。」羅拔說。

薛夫若有所悟地說：「可是末日信徒報？」

羅拔吃驚地回過頭來瞪住他：「你怎麼會知道的？」

連狄卡和在的場專家們都感到驚奇：「是的，你怎麼知道？」

狄卡知道「CIA」是個什麼組織，薛夫是個頭目，當然亦非泛泛之輩。

他瞪住薛夫。

薛夫道：「我並非先知，但是這件事很易想得到。因爲末日信徒報的幕後操縱者，正是萬能教一名富有的信徒。」

羅拔點點頭：「你說得有理，現在越想越似，因爲他們散播的，正是萬能教的一番理論和意識；許多萬能教信徒正是他們的讀者。」

狄卡道：「那麼，你更應該把握時間，以便我們早日把謎底揭開。」

羅拔道：「好吧！我帶你們去找費爾，他是末日信徒報的攝影記者。」

薛夫却道：「不！先等我們安排妥當，暫時你可以放心在我們這裏休息，當我們安排好一切之後，自會通知你！」

這時候，一名技術人員已由那邊一間沖晒房出來，手上還拿着一些東西。

所有人都注視着那名技師；他後面跟了上來的，是他的助手。

那名技師對間諜相機十分了解，尤其是對沖晒和放大微型菲林方面，更是一流技術。但是現在，他的面色不大好。

薛夫首先忍不住問：「怎麼啦？」

「沖出來的照片，一無所有。」技師道，「我不大明白，菲林本身和上次羅拔先生交來的，並無不同之處。」

狄卡立刻就說：「飛碟曾向羅拔發射光束，這當然有影响！」

薛夫聽說羅拔還有一架配有紅外光的攝影機，於是問他現在何處。

羅拔說：「在醫院中來不及取回。」

狄卡道：「取回也沒有用，連他們自己製造的特別菲林也抵受不住光束的干擾，地球上的底片說不定已在相機之內熔化了。」

薛夫也同意的狄卡忖測。

但是，他們並未因爲沒有菲林和照片爲證，而對羅拔有所懷疑。

相反，「CIA」却因爲羅拔的衷誠合作，而決定把他留下來，好好的保護他。直至他們想出一個好辦法來對付「萬能教」爲止！

白宮的決定

一次聯席會議，在白宮的總統會議室秘密召開。主持會議的人就是美國總統。

參加者包括三軍參謀長，「CIA」和「FBI」的首腦。

此外還有來自「三十九號基地」的有關首長，包括了布殊將軍、巴朗博士以及狄卡父子等人，濟濟一堂！

這是一次決定性的會議。

因爲「萬能教」勢力日益膨脹，同時各方面收集得的證據，亦已證明他們正在進行一項令人震驚的陰謀。

表面上，「萬能教」並沒有什麼違法的地方；但實則他們正在散佈一種思想：地球上的一切，會由「萬能眞神」所控制！誰相信「萬能眞神」，誰加入「萬能教」成爲信徒，誰就可以在死後到另一個極樂世界去！

這本來也沒有什麼不對，許多宗教都用同一論調去勸、爲善！

但是，目前地球上不少著名的宗教，大都以「勸人爲善」爲主題。

「萬能教」可不同了。

他們利用柏克醫生和他助手的「不藥而愈的醫術」，作爲一種宣傳。目的自然是要令到信徒們口服心服。

其實，他們只是使用一種心理控制法，澈底控制地球上的人類。

「他們」又是誰？

狄卡已把有關資料，送回「射綫號」太空基地去。

憑基地電腦的分析，一切已知的資料顯示，跑到地球來創設「萬能教」的，正是「仙女座銀河系」其中一顆與地球環境相似的恒星——「切尼星」的生物。

「切尼星球人」的外形絕對與地球人一樣，當然也似「祖必達星球人」。

但是電腦顯示：切尼星球之上，資源日益缺乏；星球上的生物若不及時找到資源供應地，行將滅絕！

因此，「切尼星球人」的星際探險隊，一直馬不停蹄地，到各處星球探險，看看有沒有適合他們的供應基地。

終於他們找到了地球。

以上就是「祖必達星球人」代表狄卡帶來的初步結論。

總統聽了之後，問道：「爲什麼他們不用武力征服我們？」

狄卡道：「不錯，若以他們的智慧，要征服你們地球，應該很易。但是，萬一你們抵抗時，使用核子武器，那麼，地球上的資源是否受到污染？那時，他們就會

白費心機了。」

布殊將軍道：「所以他們用和平侵略方式，先顯『神蹟』，廣收信徒，當豎立起宗教勢力之後，下一步就是組織龐大的信徒隊伍，擧行一連串的和平示威！」

「CIA」首腦道：「其實他們目前已經有所行動，只是有時很乖巧，借用別的名義，實則由萬能教幕後操縱。」

「FBI」頭頭則說：「最近在我國各地，越來越多要求澈底消滅核子武器的示威抗議和遊行。」

總統抓抓後腦：「我才不明白，這有什麼用處？和平遊行固然不可能眞的令我們消滅核武器，就是暴力示威亦不會有實際作用。一切權力在乎我們與克宮之間的領導人。」

「總統先生。」狄卡笑笑說，「等到有朝一日，閣下競選總統失敗，坐上總統寶座的，是一個萬能教信徒，或者是同情者，那又將如何？」

「嗯——」總統怔了一怔！「你也許知道吧，單是總統也不够，還要參衆兩院通過，才可以做一件大事。」

「不錯。」狄卡道，「以目前萬能教發展的趨勢，我相信不久之後，兩院的議席，必有不少議員是信徒——萬能教的忠實信徒。」

「CIA」首腦道：「是的，總統先生，根據我們調查所得，目前已有不少政府要員加入了萬能教。」

狄卡道：「因此，若干日子之後，萬能教亦可以用和平方式，滲入蘇俄集團。他們當然亦可以用同一手法，令到俄人紛紛成爲信徒！總之，他們的目標是地球上的資源，包括了地球表面能吃的，以及地下蘊藏着那些不能吃的，例如鑛藏就是了。所以爲人爲己，他們無論如何，必須消滅所有核子武器，萬萬不能讓你們使用。只要地球一日未被核子擴散染污，憑他們的智慧和先進的超光速載具，就可以隨時隨地要多少拿多少回去！」

總統這時才恍然大悟！

他想到事情的嚴重性，忙問在場的人：「然則，目前我們有什麼對策？」

三軍參謀長道：「以目前我們的智慧，實在無法和切尼星球人對抗；一切惟有寄望着三十九號基地和射綫號。」

布殊將軍是「三十九號基地」指揮官，他說：「根據我們星際盟友——射綫號的意見，他們準備了一套以毒攻毒的計劃，這計劃在狄卡先生的手上。」

在總統的要求下，狄卡把「射綫號」交他的計劃說了出來。

在座的人聽了，都認爲可行。

「CIA」首腦又報告一件事：就是由「三十九號基地」派出的調查員昆連，已被「CIA」特務發現；他已加入萬能教。「CIA」特務後來秘密綁架他。

經醫生檢驗後，發覺昆連曾被洗腦。

於是「CIA」用催眠方法，令他作供。

結果昆連的作供，令人大感意外！

他曾被送上一隻飛碟，飛到外星球去，接受過一項手術。在那不知名的星球上，他還見過柏克醫生等人。

「CIA」就憑這口供，忖測地球上有許多「萬能教」信徒，都可能與昆連的遭遇一樣。

狄卡也證明「切尼星球人」是一種高等生物，否則他們又怎麼會這麼巧妙地利用人類的弱點？「萬能教」之產生，必然是他們經過長時期觀察人類生活習慣後，然後才設計出來的「無形戰爭」方式。

這種侵略方式，當然比武力解決還要來得乾淨，而且聰明。

會議終於結束了。總統當席批准狄卡帶來的「反攻大計」。同時亦由總統親自下令，有關機構必須盡力協助「三十九號基地」去執行是項計劃。

代表們至此才紛紛散去！

重要人證

「CIA」特務已秘密拘捕了「末日信徒報」的攝影記者費爾。

費爾接受了一次醫事檢驗，事實證明他只是一個地球人，並非外太空生物。

費爾無論如何也不肯招供，尤其是羅拔那架間諜相機，他已澈底否認。

不過，「CIA」特務在這方面除了個個是專家之外，辦法可多得很。

他們使用敏感的電子儀器搜查費爾的住所每一角落。

他們終於在費爾一件外衣之上，找到一具間諜相機。

那超袖珍相機無論外型和設計，完全和羅拔那具相同。相機之內，甚至還有未經沖印放大的微型底片。

至此，費爾已無法再抵賴。

他供認故意將一架由「切尼星球人」供應的間諜相機，交給行家羅拔，因爲他知道羅拔的職業和好奇心。

這樣做的目的有兩：——

第一，他以爲羅拔會因爲放出來的照片往往「少了一個人」，而大驚小怪地，連同照片在報紙上發表。

那樣他們就可以達到一個目標：宣傳「萬能眞神」的存在，以吸引更多人的注意。自然會有更多人加入「萬能教」。

第二，即使羅拔做不到第一點，他也會慫恿他暗地裏宣揚這類「怪事」。這正是充份利用了人類的弱點——好奇心和專揭人的秘密，屬於最高深的「心理戰」之一。

既然如此，爲什麼費爾自己又不做？偏要假手於羅拔呢？

費爾本身是「末日信徒報」的記者，該報自從被「萬能教」幕後收購後，實際上已一直都在宣揚「萬能眞神」的存在。

但是，它的銷數却大跌。

爲什麼？

一方面可能是過份的渲染，另一方面亦可能是跡近迷信！主持者不得其法！

那麼，爲什麼柏克醫生所到之處，都是人頭湧湧？

原來大多數人的心理，都被柏克醫生的「不藥而愈的神醫絕技」所吸引。

因此，凡是目睹柏克醫生施術醫人的聽衆，大部當場簽名加入「萬能教」，成爲信徒之一。

他們亦可能有見及此，所以近日以來，除了柏克醫生之外，又出現了另外數名「神醫」，據講，他們都是柏克的助手。

即使只是助手，他們的手術也沒有分別，經常在大庭廣衆中，憑雙手醫病。也經常令病者康復。

不過，不論是柏克也好，助手也好，他們身邊都有一名「身份不明」的人，就像柏克身邊的「比比」一樣。關於這一點，「CIA」和「三十九號基地」的人，早已注意到了。

有關人員一直都在研究一個問題：爲什麼「萬能教」如此須要「推廣」，却又不准拍照和錄音？這問題十分有趣，也實在在太過值得他們研究。

「CIA」人員在偸拍與偸錄方面，本來就是「專家」。偸拍肯定是拍不到了，每次都「菲林走光」，一無所獲。

至於偸錄下來的聲音——除了柏克或他助手演講之外，竟然有一種怪叫聲。

「CIA」的專家們發覺，這是一種人類聽覺中聽不到的超頻率，就是用普通錄音儀器和錄音帶，也錄不到。

但「CIA」用的，全是市面買不到，效果第一流的十全十美貨色。

儘管如此，謎底還是找不到。

因爲就以地球人的觀點來說，假如要引起更多人的注意，必須讓電視台，電台即場轉播；讓報紙記者採訪、拍照，才可以「推廣」的作用。但事實他們一直禁止上述活動！

爲什麼？如果說，這是單單爲了「表示尊敬萬能眞神」，道理似乎不充份。

後來專家們終於憑羅拔的間諜相機，悟出了部份道理。那就是：由於「切尼星球人」本身帶有放射性的「X」光，地球上目前所有的菲林，不管品質如何，總之一碰上了他們就會自動曝光。

但是，每次「萬能教」的集會，都一定會有一至二個「切尼星球人」在場，以確保「神蹟醫術」收效，假如准人攝影，必然就是「映亦等於不映」，因爲菲林一定走光。映不到不要緊，最怕有人敏感地想到「輻射」問題上面去！

因此，他們惟有立例禁止。

等到「CIA」抓了費爾回來之後，專家們憑費爾的口供，才解開了「不准錄音或轉播現場實況」之謎。

原來「切尼星球人」的超頻率音波，不但可以直接爲地球的人類治病，更可以用不同的音波灌入普通清水之中，同樣具有治痛的神奇作用。

（按：一九八〇年的外國電訊也傳來過類似的新聞，巴西有個婦人目不識丁，却能够用一種清水爲人治病。由於收效宏大，立即引起醫學界的注意。於是專家化驗過一樽樽的清水，發覺只是附近一條溪澗流下的山水而已，並無藥物滲入，如何能治愈各種病痛？但許多病者均證明有奇效，後經該婦人揭露，曾有一名外太空人遇上了她，當時她正在溪畔洗衫，該外太空人鬚髮斑白，只用不同的高低音波對住一樽樽的溪水傳送，即可令該等溪水具有不同的治病效果。）

「CIA」人員絕對相信費爾的口供，「切尼星球人」一定是爲了「恐防神密外洩」的理由，才不准任何現場錄音。

狄卡巳從「射綫號」方面獲得更多電腦分析資料。他們巳證實目前控制住柏克醫生等人的，確實就是「仙女銀河系」其中一顆恆星——切尼星的高等生物。

他們雖然能以音波治病，但這一次就不像上述巴西婦人所遇見的「慈善長者」，因爲宇宙間有天文數字的星球，自有不少相同的高等生物；他們即使外形相同，內心亦未必同樣善良。

就像我們地球上的人類一樣。

地球上的人類不是外形也差不多一樣麼？但實際上却有善惡之分。

空前龐大的集會

又是一次規模空前龐大的「神蹟醫術大會」，參加者數以萬計。

他們分別來自美國各州，其中有患上頑疾的，亦有殘廢者。

但是，大部份人却抱住好奇心前來，希望一開眼界。因此，參加者之中，大多數是健全的人；只有少數是病者。

柏克醫生是最受人注意的人。

他和一班助手同時出現在臨時搭起的「講台」之上。

平時這一類集會，通常只有一個「神醫」出現；但今次可不同了。

據說，今天這一次空前大規模的集會，是由密西西比州州長支持的，因此也吸引了不少要人參加。

柏克醫生可能賞面給州長，所以除了親臨主持之外，還召來多名可以獨當一面的助手，以免病者輪候得太耐。

場面十分令人感動！

雖然州長召來大批州警維持秩序，實際上他們也只不過是一名旁觀者，因爲根本不要州警在場，現場上也見秩序井然，鴉雀無聲。

台上，柏克醫生照例發表一番「眞神論」，就像中國市集上的「江湖賣藥」一樣差不多的情景。

但人們竟然也聽得津津有味，可見柏克醫生「功力十足」。

然後才是主題——神蹟醫術。

病人們分批上台，每批五個人，分別由柏克醫生和四名助手，當衆集體表演他們的「不藥而愈」的絕技。

當然，台上雖然同時出現「空前未有的大場面」，但仍然以柏克醫生爲主角。

這是大陣仗的場面，五個神醫加上五個病人，已有十個人；何況台上兩旁，還分別站了好一些男男女女呢。

對於那些看似無關重要的「帮閒角色」，一般人並不注意他們。

但是，現在混在人叢中的狄卡等人，老早已查出了他們的身份。

且看柏克醫生面對着的跛子，他的樣子實在很可憐！他患上小兒痲痹症，十多年以來，一直靠一雙拐杖走路。

對於這種「病例」，經柏克醫生和他助手醫好的，不知凡幾。

也許就是因爲這樣，柏克醫生表現得十足有把握似的，像表演魔術一樣，當場誇言只要他雙手一摸，「萬能眞神」就會賜以力量，令病人立刻走動！

只見柏克醫生彎腰伸手作勢，朝跛子雙膝撫摸幾下！

（以下轉入第五十四頁）

兩期完俠義奇情故事

余破浪・文
盧令・圖

崑崙鐵鳳（下）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想安靜渡過晚年的羽無塵，再被捲入江湖的是非漩渦中，他知道這是他女兒羽裳闖出來的禍，這一天，費寒帶了四個灰衣人找上門來，要他把女兒交出，否則武力對待，羽無塵當然不會就範，於是雙方便打起上來，不到兩個回合，四個灰衣人即被羽無塵打死了，費寒向外一聲招呼，黑白陰陽劍——墨殺、房宇雙雙掠入鬥場，夾攻羽無塵，而費寒仍在一旁觀戰，劍來劍往，雙方打得難分難解，無塵有神劍之名，而墨殺、房宇陰陽雙劍合璧，久已享譽江湖，因此勢均力敵，彼此拉成平手，突然費寒覷準時機，以量天尺向羽無塵擲去……

狐洞出精英　瓦解黑道盟

（一）神秘老婦

羽無塵終於倒下。

以一敵三，而且對手俱是江湖上頂尖腳色，他遭遇到挫敗，並非意外。

費寒獰笑。

他對這一次自己進行的任務，感到很滿意。

他正想補上一掌，把羽無塵的性命結束。

但就在這時候，羽無塵竟然從地上撲起，發出凌厲無比的一掌。

眼看他已將一敗不起，想不到竟然猶有餘力，發出這可怕的一擊。

費寒顯然是過份大意了。

也可以說，他是得意的太早。

一聲悶哼，他捱了這一掌，人如斷綫風箏般向後飛了出去。

墨殺、房宇雙劍再次揮動，但羽無塵却已抱起魯平身如矢箭般向外射了出去。

兩人窮追。

但他們沒追多遠，就巳給四個叫化阻攔住。

墨殺冷笑：「想不到羽無塵雖然巳退隱江湖，但仍與丐帮中人保持着聯絡。」

一個年紀較大的叫化道：「不是羽老英雄跟咱們有甚麼聯絡，而是本帮一直都很關心他的安危！」

墨殺不再說話，揮劍！

這四個叫化，居然也有着不可輕侮的武功。

只是，和黑白陰陽劍相較下來，還是差了一截。

四個叫化下場慘淡，三死，一重傷。

房宇，墨殺再追羽無塵和魯平。

羽無塵巳然受了重傷，他是絕對走不遠的。

他們終於漸漸追上了羽無塵。

倘若羽無塵不是抱着魯平，他也許還可以把雙方的距離拉遠一點。

但他絕不能放下魯平不顧，他知道，

以墨殺、房宇兩人兇悍的脾性，必然不會放過魯平。

墨殺冷笑，叫道：「羽無塵，你是絕對跑不掉的！」

雙方的距離，又再扯近了一點。

但這時候，羽無塵已抱着魯平，衝入了一座密林之中！

（二）

「逢林莫入，窮寇莫追。」

這八字眞言，是每一個江湖人都知道的。

但能夠眞正完全做到這兩點的人，却是不多。

爲了要追殺羽無塵，休說是區區一座密林，就算是刀山火海，黑白陰陽劍兩人還是要追上去的。

羽無塵已然身受重傷，就算是追到天涯海角，他們都必將穩操勝券。

可是，他們却不知道，在這座積滿雪花的密林中，有一座小小的石屋。

石屋裏住着一個孤獨的老婦。

她已年逾八旬，老態龍鍾。

林中看似平淡無奇，實則在這屋子四週，早已遍佈奇門陣法。

不懂陣法的人闖進這裏，想走出去簡直是難以登天。

羽無塵却毫不猶疑，闖進這些奇陣之內。

墨殺、房宇也毫不猶疑，緊隨着跟了上去。

× × ×

割下羽無塵的頭顱，本已是舉手間的事。

但當他們進入密林內的時候，終於發覺這裏絕不尋常。

剛才羽無塵兩人分明還在眼前的，但一幌眼間，就已失却了他們的蹤影。

墨殺，房宇兩人互望一眼，目中俱是露出猶疑之色。

但他們仍然充滿信心，可以在這密林中把羽無塵殺掉。

然而，他們找了很久，不但找不到羽無塵，而且連能否走出這密林也是大成疑問。

他們已看出，這是一個很玄妙，看似簡單，其實極其複雜的奇門異陣裏。

終於，他們放棄了追殺羽無塵的念頭了。

他們這時候想打退堂鼓，但却是無法衝破這古怪的陣法。

兩人臉上驚疑之色更甚。

驀地，一株巨樹後傳出了一陣尖銳的怪笑聲。

墨殺揮動長劍，喝道：「滾出來！」

巨樹後，一個青衫老婦，拄着一根枯竹緩緩地走了過來。

她的身材很矮小。

那根枯竹，比她還要高出尺許。

房宇眉頭一皺。

「妳是誰？」

「吃人妖精，」老婦桀桀怪笑着，「我已很久沒有吃過人肉，今天你們來得正好。」

墨殺冷笑：「妳想吃了我們？」

老婦用一種深沉的目光瞧着他：「就算我不吃你們，你們也同樣活不成了。」

墨殺冷冷道：「這座奇門陣法，是妳弄出來的把戲？」

老婦乾笑，笑而不答。

房宇沉聲道：「妳帶我們出去，咱們饒你不死！」

老婦陡地大笑：「你們是俎上的魚肉，居然要說饒我不死！」

墨殺目露兇光，斜斜的刺出一劍。

他這一劍並非志在殺掉這老婦，只是想把她刺傷，然後逼令她帶自己離開這座密林。

他對自己的劍法一向極具信心。

這老婦老態龍鍾，就算有點武功，無論如何絕對擋不住這一劍。

嗤！

劍快如電閃，劍尖已刺到老婦的右肩上。

就在這刹那間，老婦的右肩一陣幌動，墨殺這一劍竟然刺了個空。

老婦的身子本已比常人矮小，這時候身形一沉，更是矮小得有如五歲大的孩童一樣。

墨殺的劍沒有刺中老婦，自己的右肩反而給老婦手中的枯竹刺入。

一陣劇痛，墨殺驚怒交集。

老婦又是桀桀一笑。

枯竹忽然折斷，其中一半仍然插在墨殺的肩頭上。

「你想傷害別人，別人也會用同樣的手法傷害你，這道理你現在一定已很明白。」老婦的聲音，令人聽來有着一種說不出妖異之感。

墨殺的劍仍在手中，但第二劍却無論如何再也刺不出去。

房宇眼色驟變，正想動手，墨殺却制止他：「別輕舉妄動！」

房宇一怔，墨殺接道：「這位老前輩絕藝驚人，咱們絕對不是她的對手。」

房宇臉色一變，道：「我偏不信這個邪。」

說着，劍勢筆直般向那老婦的咽喉擊去。

（三）

房宇是全力刺出這一劍的。

這一劍除非不擊中對方，否則必然是致命的一劍。

黑白陰陽劍不比尋常，兩人聯手出擊，更非一般高手所能抵禦。

房宇一劍刺出，以爲墨殺也會全力出手。

那知墨殺却完全不動。

房宇也不在乎，只要這一劍能刺殺了這詭異的老婦，墨殺出手與否，都已不重要。

他一直認爲，剛才墨殺給老婦所傷，完全是因爲輕敵之故。

所以，房宇現在是全力出擊，務求在一招之內，就奠定勝局。

等到這一劍的去勢巳盡，他忽然心中一陣冰冷。

這幾乎是必勝的一劍，竟然刺在一株積滿雪花的樹幹上。

在房宇看來，這簡直是絕對不可能發生的事。

就在這一刹那間，老婦手中的半截枯竹，已像毒蛇般撲向他的咽喉。

——你想傷害別人，別人也會同樣的手法傷害你！

老婦的說話，直到現在房宇才深信不疑。

但却太遲了。

墨殺在旁，看得目瞪口呆。

他是名震天下的職業殺手，會過不知幾許成名英雄，絕頂高手。

但像眼前這老婦此等身手的高人，他還是第一次遇上。

老婦嘿嘿一笑，凝視着墨殺。

「怎樣了？你看老身總還算有兩下子罷。」

墨殺吸了口涼氣，顫聲道：「前輩神功絕世，晚輩佩服，佩服！」

老婦悠然道：「像你這等心高氣傲的人，居然也會向老身俯首稱臣，老身原本想把你一併送往西天，但老身不欲多加殺戮，今天就暫且饒你一條狗命。」

墨殺面露喜悅之色：「前輩恩德，晚輩是沒齒難忘的。」

老婦冷冷道：「我對你只有傷害，絕對沒有甚麼恩德可言，不殺你也不是眞的爲了仁慈，而是要你去告訴黑道盟主，叫他別太過份，否則老身拚了這條老命，也要讓他知道天外有天，人外有人這一句說話！」

墨殺吃了一驚，想不到這個身手極高的老婦，竟然對自己和黑道盟的事知道的不少。

當下抱拳强笑：「請問前輩是……」

老婦沒有回答，却　出了一塊木牌，拋給墨殺。

「交給黑道盟主，他自然知道老身是誰！」

墨殺還想再問，老婦已突然出手，點住了他的穴道。

墨殺一驚，接着更被老婦一掌拍下，立時昏倒。

當他醒來的時候，他的人已在這片積滿雪花的密林外。

（四）

小屋中，一燈如豆。

羽無塵躺在一張竹榻上，臉色蒼白得可怕。

那神秘的老婦坐在一旁，魯平垂手站立在後。

老婦忽然長長的嘆了口氣。

「可惜，可惜！你這一身武功，就此白白斷送在奸人之手。」

他這些說話，是對羽無塵說的。

羽無塵張開眼睛，嘆道：「爲了要救這條殘命，妳白白浪費了一半功力，這才是不值得的事！」

老婦臉色一沉，道：「胡說，咱們都是源出一脈，崑崙派中人，又豈是貪生怕死的？縱然師姐這身武功全部廢了，也得要把你從鬼門關裏救回來。」

原來，這老婦竟是羽無塵的師姐，也是在江湖上銷聲匿跡已四十年的鐵鳳齊五娘。

齊五娘是崑崙派近百年來武功最厲害的一人，但却生性淡泊名利，自從四十年前意中人病逝黃山之後，就一直沒有在江湖上露臉。

一般武林中人，都以爲她也巳死去。

但事實並非如此。

這位武功厲害已極的齊五娘，仍然活着，而且她的一身武功，比從前更是厲害得多。

羽無塵本巳是垂死之人，但齊五娘却以本身內家眞氣源源灌輸到他體內，總算保住他這條性命。

然而，齊五娘的內力，也因此而受到極大的損害，從今之後，她最多僅能施展昔日五成左右的功力而巳。

齊五娘並不在乎。

但羽無塵却頻頻搖頭：「唉！是我這條殘命累了妳，也連累了整個武林。」

齊五娘哂然一笑。

「無塵，你不必引以爲咎，師姐早巳遁跡江湖，況且如今到了風燭殘年，縱然武功盡失，也不是一件值得可惜的事。」

羽無塵嘆道：「師姐，妳的武學修爲，比我高出甚多，眼下江湖，能與黑道盟主放手一拚的人，也就只有寥寥數人，妳爲了我這副老骨頭折損了一半以上的功力，那是大大不智。」

齊五娘搖頭，道：「就算我武功絲毫未受損害，那又如何？」

嘆一口氣，緩緩接道：「師姐巳決意退隱江湖，對付黑道盟主的責任，該落在年輕一代的身上，常言道，後生可畏，師姐總不相信，莽莽江湖，竟然會沒有一人能拑制得住那魔頭。」

羽無塵長嘆一聲：「師姐此言差矣，武功一事，不比尋常，放眼江湖，能與黑道盟主分庭抗禮之輩，不出五人，除了妳之外，其餘數人不是失踪多時，就是久病虛弱，或是封刀歸隱，洗手金盆，即使是少林武當聯手，恐怕也不是黑道盟羣魔的對手！」

齊五娘沉吟半晌，道：「師姐與你雖然同是崑崙派中人，但我大部份的武功，俱是從一本武學秘笈上練成，直到現在，連師姐也不知道這秘笈究竟是誰人寫下，又是何門何派的武功，爲此之故，師姐一直沒有逗留在崑崙山上，而練成的這一身武功，確是連師姐也感到大爲意外。」

羽無塵道：「武功來歷，並非咱們值得過份關注的事，目下最重要的，是如何對付黑道盟主！」

齊五娘閉目沉思，忽然問：「羽裳現在巳是婷婷玉立，若能學得我這身武功，必可對付黑道盟。」

羽無塵搖頭。

「練武之事，非同兒戲，豈能在短短時間之內獲得巨大成就，等到她武功有成之日，天下蒼生，恐怕巳無噍類矣！」

「不！」齊五娘正色說道：「只要能找到羽裳，師姐自有辦法。」

語音一頓，接道：「她天資聰穎，頭腦靈敏過人，師姐對她可說極具信心。」

羽無塵想了一想，忽道：「近年以來，她武功大有進展，原來她巳和狐洞中人，十分熟絡。」

「狐洞？」

「不錯，那是一個看似邪氣瀰漫，實則是羣雄薈集之地。」

「他們是否有對付黑道盟的勇氣和決心？」

「狐洞中人，與黑道盟似是一直都在

針鋒相對。」

「那好極了，」齊五娘點點頭，「只要和狐洞中人聯成一氣，再加上本派高手的力量，黑道盟雖然勢力龐大，咱們已是力足一戰。」

「但現在誰去找羽裳呢？」

魯平突然插口：「俺去！」

（五）

魯平雖然是個粗鹵的漢子，但做事勤快而認眞。

他居然很快就找到了羽裳。

他以前一直都叫她「小諸葛」，到現在才知道她並不姓「諸葛」，而是姓羽名裳。

當他找到羽裳的時候，羽裳的身邊還有一個年青人。

「兄台高姓？俺叫魯平。」

「小弟段笙。」

「快刀小段？」

「區區小名，不意魯兄也曾聽聞。」

「江南快刀，天下聞名，俺若連你的大名都不知道，又豈配稱爲武林人？」

段笙一笑，羽裳却笑不起來。

段笙只是笑了一笑，眉宇間的神色也是變得極爲沉重。

魯平一怔：「何事愁眉苦臉？是不是嫌俺來得太不合時宜？煮鶴焚琴，大煞風景？」

「不！魯兄切莫誤會。」段笙嘆了口氣，却沒有接着說下去。

魯平急了。

他只好問羽裳：「小諸葛，到底發生了甚麼事？」

「丁大哥死了！」羽裳神色黯然地說道。

「甚麼？是不是那個叫丁一霸的好漢？」魯平嚇了一跳。

丁一霸他是曾經在茶館子裏見過他的，而且大家還談得很投契。

想不到，這時候丁一霸已死在奸人之手！

段笙忽然頓了頓足，恨聲道：「都是我不好，是我害死了丁大哥的！」

「不！」羽裳搖頭，「丁大哥的死，你無須自咎，你能爲天下蒼生置生死於不顧，他又何嘗不能這樣做？」

段笙道：「那封信……」

羽裳吸了口氣：「白家堡顯然已發生了非常的變故，那封信原本是要向白堡主提出警告，要他提防黑道盟的，但此刻已然是太遲了。」

段笙越想越氣，悲從中來，幾乎就要放聲大哭。

但他已不再是小孩子。

搥胸頓足，也是於事無補。

哭，不是辦法。

他現在唯一可以爲丁一霸復仇的辦法，就是挺起胸膛，去對付黑道盟。

但憑他現在的本事，行嗎？

當然不行！

若不是丁一霸相助，他早就已死在雪地之上。

他現在還活着，但丁一霸却已死了。

× × ×

風雪終於完全停下。

魯平帶着羽裳和段笙，一起回到那座林子之中。

惡霸中之惡霸

（一）

嚴冬終於成爲過去。

春風中，薛不貴拖着一匹全身上下沒有一根雜毛的白馬，小心翼翼的來到了「賞馬樓」。

× × ×

薛不貴是個販馬商。

他原名薛善財，每逢賣馬的時候，總是說：「這是好馬，這個價錢不貴！不貴！一點也不貴！」

「不貴」二字，終於成爲了他的另一名字，漸漸地，人俱稱之爲「薛不貴」。

但現在 拖着的這匹馬，却連他自己都不敢說「不貴！不貴！」

他只知道，這是北京城鉅富陸百齡的寵物，曾經有人出價五萬兩，陸百齡仍然不願割愛。

五萬兩並不是一個小數目。

薛不貴自從二十歲販馬以來，從來沒有一匹馬的價值是如此高昂的。

這簡直是可以嚇破了薛不貴的胆。

他更想不到的，是陸百齡忽然會親自把這匹馬交到自己的手上。

陸百齡對他說：「勞煩薛兄爲我把這匹馬轉售給傅橋禮。」

「傅橋禮？此乃何許人也？」

「實不相瞞，此乃惡霸！」

「惡霸？」聽見了這兩個字，薛不貴可說是從心底裏冒出了寒意。

「不錯，是一個比老虎獅子毒蛇還兇猛百倍的大惡霸。」陸百齡長長的嘆了口氣，「老夫生平只有兩個寵兒，其中之一就是這匹白馬。」

薛不貴一怔，忍不住問：「還有另一寵兒又是甚麼？」

陸百齡嘆道：「那就是老夫唯一的女兒。」

薛不貴緩緩點了點頭，陸百齡又接道：「傅橋禮既看中了老夫的女兒，也看上了老夫這匹馬，他本來兩樣都想要……」

「這未免是欺人太甚！」薛不貴雖然只是一個販馬商人，却也有點抱打不平之心。」

陸百齡沉聲道：「那又有甚麼辦法？幸好老夫在京城裏畢竟有點地位，相識的達官貴人倒也不少，他雖然是惡霸中的惡霸，也不能不略有顧忌，所以，他給老夫一個選擇的機會。」

薛不貴道：「如何選擇法？」

陸百齡道：「馬或女兒，必須將其中之一獻給傅橋禮，否則家散人亡！」

薛不貴吸了口氣，吶吶道：「那簡直是強搶的手段！」

陸百齡道：「這個自不待言，爲人父母者，當然絕不會因爲一匹馬，就把女兒的終生幸福斷送在這歹人之手，所以這匹馬，唉……」

薛不貴揑着拳頭，道：「只恨薛某無權無勢，否則無論怎樣，都要爲你保存下這匹罕世難得一見的良駒。」

陸百齡點頭，緩緩道：「兄弟的一番誠意，老夫實在是很感激，只是論到權勢，老夫只會在你之上，而絕不會在你之下，既連老夫也是無法可想，你也不必自怨自艾了。」

薛不貴道：「陸大官人說的是。」

陸百齡道：「何況傅橋禮也不是白要了這匹馬，他也是願意付出價錢的。」

薛不貴道：「他願意付多少？」

陸百齡道：「他派人對老夫說，這筆生意他是直接跟你薛兄進行買賣。」

薛不貴道：「所以他並不是向你買馬，而是向我買馬？」

陸百齡點頭，道：「所以，價錢方面，你也不必斤斤計較，他願付多少，你就收多少罷。」

薛不貴道：「陸大官人，你儘管放心，他給小弟多少，小弟完全雙手奉回您老，這是分文不取。」

「不，你誤會了，」陸百齡搖搖頭，「錢財本來就是身外之物，老夫向來都沒有看得很重要，只是這匹馬，老夫實在很放不下……」

薛不貴沉聲道：「小弟也很了解您老的心情，唉……」

兩人似是一見如故，但彼此的心情却都是那麼的沉重。

（二）

「賞馬樓」是高樓。

在這高樓的第三層，可以眺望到「薛家馬場」。

傅橋禮今天的面色看來很好。

他坐在賞馬樓裏氣派最豪華的金碧廳裏，喝着醇酒，輕撫着一柄七星寶刀。

「好刀！」傅橋禮輕輕的撫刀，一雙鷹隼般眼睛却盯在一個青衫漢子的臉上。

傅橋禮和這青衫漢子的年紀俱是不相上下，大約都在四十歲左右。

但傅橋禮却顯然比這青衫漢子精明老練得多。

正因如此，這青衫漢子雖然和傅橋禮同年出道江湖，但這些年來，一直都只是傅橋禮的跟班。

跟班並不是一個很好聽的名字。

但這個叫柳雄鵬的青衫漢子却居然引以爲榮。

他對人說：「要成爲傅堂主的跟班，最少得要有些眞材實料的本事。」

柳雄鵬的確有點聰明。

那是一點點小聰明。

傅橋禮也最喜歡這種人，那正好證明他的手下並不是膿包貨色。

「牡丹雖好，還須綠葉扶持。」這種道理傅橋禮是很明白的。

× × ×

傅橋禮的目光雖然銳利，但却也充滿了贊許之意。

「雄鵬，你幹得很好。」

柳雄鵬臉上洋溢着笑容，躬身說：「回稟堂主，這都是一干兄弟們努力的成果，屬下着實不敢妄自居功。」

傅橋禮淡淡一笑：「衆兄弟當然也很有功勞，但你的功勞還是最大，因爲這把刀的主人，是你的堂叔。」

柳雄鵬乾笑着。

傅橋禮悠悠一笑：「爲了不令本堂主失望，你連堂叔父都不惜動武把他殺掉，這說明你對本堂主實在是很忠心的。」

柳雄鵬站在那裏，倒不知道傅橋禮是眞的在稱贊自己，還是在故意挖苦。

傅橋禮忽然揮了揮手，對柳雄鵬說：「雖然本堂主很欣賞這把刀，但這畢竟是你拚命奪取回來的，本堂主就把它送了給你。」

柳雄鵬楞住，繼而搖頭道：「不，屬下不能收下這把刀！」

「却是何故？」

「屬下武功遠遠不及堂主，着實不配用這種寶刀。」

「錯了，本堂主認爲你很配，」傅橋禮把七星刀遞給柳雄鵬，緩緩道：「爲本堂主辦事的人，只要你能好好利用這把刀爲本盟建功立業，那麼比起在我手中，還有價值得多。」

柳雄鵬吸了口氣，臉上的表情可說是受寵若驚：「這個……」

「不必多言，你就收下這把刀罷！」

柳雄鵬不敢再說甚麼，依言把刀佩在腰間。就在這時候，賞馬樓頭，響起了一陣緩慢的馬蹄聲響。

傅橋禮悠悠一笑：「這馬匹終於來了，雄鵬，你去把牠買下來。」

柳雄鵬道：「付他多少銀子？」

傅橋禮淡淡道：「你身上有多少銀子，便給他多少。」

柳雄鵬一怔，居然臉上紅了起來。

「堂主……屬下身上只有紋銀二十兩，另外五片金葉子而已……」

傅橋禮點點頭，說道：「這已很足够了。」

柳雄鵬更是呆住，傅橋禮又對他說：「那五片金葉子你不妨留着，這匹馬對方不會要太多錢的。」

（三）

當薛不貴聽見「二十兩銀子」這五個字的時候，他的耳朶幾乎豎得比兎子的還長。

「二十兩？還是你說少了一個字？」他按不住心頭的一股激動，板着臉孔問柳雄鵬。

柳雄鵬道：「甚麼少說一個字？」

薛不貴道：「你剛才是不是說二十萬兩？」

「二十萬兩？」柳雄鵬冷冷一笑：「二十萬兩泥沙倒可以。」

薛不貴的情緒更激動，他怒聲說：「你們也太過份了，人家這匹好馬少說也值十萬八萬兩，你們竟敢出價二十兩，就想牽走這匹馬？」

柳雄鵬的臉色變了。

他怒喝道：「你是誰？」

「薛不貴！」

「是誰給你撐腰？你竟敢對我說這種話？」

薛不貴心頭一凜，知道自己已惹上了一個自己惹不起的人。

但他實在無法忍受得住，終於振聲說道：「在薛某背後撐腰的，只有正義二字而已！」

柳雄鵬怔住，繼而仰天狂笑。

「好！想不到薛老闆居然是個這麼講正義的人，」他突然拔刀，「俺這把刀也是一把正義之刀，倒要看看正義的人脖子有多硬！」

說着，一刀揮出，疾劈向薛不貴的咽

喉。

薛不貴閉上了眼睛，喑叫：「他媽的這次完了。」

刀光疾閃，一顆頭顱沖天飛起，鮮紅的血影照亮了每個人的眼睛。

只有薛不貴看不見，因為他巳閉上了眼睛。

然而，被砍掉頭顱的人却不是他，而是這個兇巴巴的柳雄鵬！

（四）

七星刀巳跌落在地上。

當薛不貴再度睜開眼睛的時候，幾乎以為自己巳在枉死城裏。

但定睛一看，倒不是這麼一回事。

他的頭顱還在脖子上，四週景物也是依舊。

唯一改變了的，是剛才用二十兩銀子就想買下那匹馬的惡漢，巳不知所踪，眼前却出現了一個陌生的年青人。

這人面露笑容，但却右手執刀，左手則用一條雪白的絲巾在抹血。

血在刀鋒上，刺人眼目。

再看清楚一些，那個惡漢巳然身首異處！

× × ×

柳雄鵬在賞馬樓外被殺，傅橋禮是看得很清楚的。

誰也想不到，在這種地方上，居然也會出現了這麼一個高手，舉手間就把武功不弱的柳雄鵬置諸死地。

傅橋禮就算架子再大，就算性情再懶惰，這時候也不能再安安穩穩的坐在賞馬樓的金碧廳了。

他很快就來到了柳雄鵬的身旁。

他看着柳雄鵬的無頭屍身，又冷冷的盯着這個陌生的年青刀手。

「你是從京城裏來的？」

這年青人搖頭。

「你是陸百齡派來對付本堂主的？」

這年青人也搖頭。

傅橋禮沉聲說道：「然則尊駕高姓大名？」

「段笙，來自江南。」年青人說。

「江南快刀，小段？」傅橋禮的目光亮了。

年青人緩緩點頭：「區區正是江南小段。」

傅橋禮吸了口氣，冷冷的說道：「你可知道，得罪了黑道盟，並不是一件有趣的事？」

段笙淡淡道：「我本來就不是一個有趣的人，也不怕一切沒趣的事。」

「很好，果然不愧是豪氣干雲的快刀小段！」傅橋禮目光如刀，冷冷的瞧着段笙：「只希望你不會後悔這一次魯莽的行動。」

說着，左爪一伸，平平無奇的使出一着「烏龍探海」。

他出手的動作看來很簡單，無論是誰都可以很輕易的做到這一點。

但這絕不是他眞正的一擊。

當段笙閃身迴避的時候，傅橋禮的袖中突然射出十二枚金鏢。

段笙面無懼色，一刀削去，如驟雨般向這十二枚金鏢罩去。

一刀削出，竟然有十二個變化。

十二枚金鏢雖然來勢急迅兇狠，但一刀十二變，十二枚飛鏢竟巳分為二十四塊，叮叮之聲不絕於耳，盡皆跌落在地上。

傅橋禮一聲巨喝，右手飛出一根金鍊子，向段笙的脖子上纏去。

但這根金鍊子還沒沾着段笙的脖子，段笙的刀巳貫穿過他的胸膛。

金袍老人

（一）

賞馬樓氣派最豪華的是金碧廳。

而金碧廳本是傅橋禮包下的。

但現在，傅橋禮巳不在這裏，他巳被段笙的刀殺死，橫屍在賞馬樓下。

這當然是一件很驚人的事。

傅橋禮是黑道盟猛將之一，也是千臂妖姬傅小如的胞弟。

傅橋禮的死訊，很快就傳了開去，一直傳到傅小如的耳朵裏。

（二）

傅小如是個性烈如火的女人。

但當她聽見傅橋禮被殺的消息，却沒有情緒激動的表現。

相反的，她很冷靜，很沉着。

她召集了黑道盟的兩位長老，那是黑衣叟崔本和紅雲老君方獨來。

× × ×

方獨來就是去年在白玉橋上以一張黑網奪取了丁一霸性命的紅袍老人。

當方獨來聽見傅橋禮被殺的消息後，一張臉簡直變成了血紅之色。

「是誰幹的？」他大聲問傅小如。

「段笙。」傅小如目中流露出痛恨之色。

「江南快刀小段？」崔本脫口說。

「不錯，就是這個小子。」

「他怎殺得了傅橋禮？」崔本楞住，「這小子的刀法雖然略有名氣，但以傅橋禮的本領，絕對不該敗在他的手下。」

傅小如沉聲道：「士別三日，刮目相看，以前的段笙，當然敵不過傅橋禮，但現在……」

方獨來怒拍廳中長案，憤然道：「老夫就不信他有三頭六臂！」

傅小如說道：「事態雖然還不算太嚴重……」

方獨來瞪目截然道：「這算是甚麼話？連妳的同胞弟弟都巳死在小段的手裏，還算不太嚴重？」

傅小如正色道：「雖然被殺的是傅橋禮，但以整個大局而言，目前還沒有太嚴重的影响。」

方獨來道：「將來呢？」

「將來怎樣，那倒要看看我們處置得是否適當而定。」

方獨來冷然道：「常言道，兵來將擋，水來土掩，還有甚麼好說的？」

傅小如搖搖頭，道：「以段笙的武功，我們也許還不必有太大的忌憚，但在他背後，可能還另有一股不可輕侮的勢力支持着。」

崔本皺眉道：「傅姬未免把這小子看得太神通廣大了。」

傅小如道：「盟主曾囑咐咱們，却莫輕視了齊五娘。」

崔本、方獨來俱是臉色一變。

「這段笙和齊五娘又有甚麼關係？」

傅小如吸了口氣，緩緩道：「據我的想法，段笙這一身武功，可能和齊五娘有關。」

崔本道：「即使齊五娘把他收錄為徒，但在如此短暫的時間裏，又豈會有如此突飛猛晉的進展？」

傅小如聽了不同意他的看法，說道：「有人曾看過他的其中一招刀法，懷疑那是齊五娘早年的成名絕技『八面流星催魂殺』。」

聽見「八面流星催魂殺」這七個字，崔本和方獨來的眼色都變了。

「不可能罷？」崔本面色凝重，緩緩道：「這小子怎會和齊五娘那老婆子搭上關係？」

傅小如道：「世事難料，若非齊五娘親自調教，段笙的武功恐怕也不會進步得這麼厲害。」

崔本沉聲道：「倘若是齊五娘插手，這倒是很麻煩的事。」

「有甚麼麻煩？」方獨來的脾氣又來了，「就算是齊五娘重出江湖，咱們黑道盟的人又豈懼於她？」

崔本道：「話雖如此，但畢竟還是愼重一些的好。」

方獨來冷冷一笑道：「老崔，你也不是那種胆小如鼠的人，難道連區區一個江南小子你都不敢對付，為傅堂主報仇？」

崔本道：「既然方兄堅決如此，咱們就出去殺了段笙，就算齊五娘要找咱們算帳，咱們也和她一決高下。」

「對！這才是英雄的本色。」方獨來說。

突聽一人在屋頂上冷笑道：「你們算是甚麼英雄，簡直是比豬狗還更不如！」

崔本、方獨來互望一眼，臉上的神態都是有點奇怪。

這分明是一個女人的聲音，但却又絕不會是年紀老邁的齊五娘。

方獨來沉聲喝道：「好大胆的丫頭，竟敢闖到這裏來撒野？」

喝罵聲中，一條婀娜多姿的影子，從屋簷上飄然落下。

這是一個比花更美的女郎。

她的頭髮宛若烏雲，臉上的皮膚光滑猶如羊脂白玉。

但她臉上的神態，却是冷得令人從心底裏凍出來。

方獨來陰鷙的眼睛盯着她：「妳是齊五娘的甚麼人？」

算來算去，他還是認為眼前這個殺氣嚴霜的麗人，一定和齊五娘有點關係。

但這女郎還沒有說甚麼，傅小如巳冷冷的說道；「我知道她是誰。」

方獨來，崔本的目光同時轉移到傅小如的臉上。

傅小如冷冷道：「你們怎麼巳忘記了『小諸葛』？」

方獨來一怔，瞧着這女郎：「妳就是羽無塵的女兒羽裳？」

「我不錯就是羽裳，丁一霸是不是你們殺的？」羽裳的說話，直接而充滿着壓逼力。

方獨來坦然承認：「不錯，那姓丁的大塊頭，正是死在老夫的手上。」

羽裳目中流露出了殺機。

崔本冷冷一笑：「你的爹現在怎樣？可還很健康罷？」

他是在旁敲側擊，想知道羽無塵的近況怎樣。

「不勞三位費心，他老人家現在還活得很好。」

「那很好，我們和你爹本來就是多年老友……」

崔本臉上忽然露出和藹可親的笑容。

但方獨來的左掌巳突然出手！

（三）

一掌悄悄遞出，但當它接近羽裳的時候，那種勁度却是突然陡增數倍，氣勢驚人巳極。

這一掌足以把任何人的腑肺震破。

但羽裳却巳輕輕的飄了開去。

崔本沒有追前加入戰圈。

他認為，憑方獨來的武功，巳足够把這不知天高地厚的丫頭幹掉。

驀地裏，一蓬劍光凌空飛舞。

劍光閃處，映目生寒。

那是羽裳的劍！

方獨來是江湖上成名多年的老魔頭，不知多少武林豪傑敗在他的掌下。

但他却沒有想到，羽裳的劍一出手，竟就能把他殺個片甲不留。

他沒想到，崔本更是大為詫異。

羽裳連發五劍，五劍都是針對着方獨來的要穴刺去。

方獨來連閃三劍。

但到了第四劍，羽裳以輕盈快捷的身法，閃到他的背後，疾刺「志室穴」。

方獨來避不開，也無法招架。

羽裳猶未罷休，劍鋒一旋，再從上而下，疾刺他的頂門百會穴！

血如泉湧，方獨來的瞳孔最少睜大了兩倍。

他臉上的表情，起了一種無法用筆墨描敍的變化。

他至死也不相信，自己竟然會死在這個女郎的劍下。

崔本的面色也是變得雪白。

他突然狂吼，呼聲拍出一掌。

但緊接而來的，却是一蓬血紅色的粉末。

那是劇毒無比的「蝕骨銷魂散」，本是南海毒蜘蛛的獨門暗器。

但毒蜘蛛早在十年前，便巳死在崔本的手下，還有三瓶蝕骨銷魂散，也一併落入崔本的手中。

羽裳雖然不知道這些血紅色的粉末，是甚麼東西，但却知道這必然是厲害的殺人毒藥，她並不傻，當然急退。

她才退後，崔本巳身如怪鳥，凌空向她飛撲過去。

這是任何人一看便明白的一式「蒼鷹撲兔」。

鷹兔之搏，自然是前者必可穩操勝券，而後者則只有束手待斃的份兒。

可惜這一次，蒼鷹撲着的不是兔子，而是一條母老虎。

羽裳劍出如電，劍鋒一下子就刺入了崔本的心臟裏。

崔本發出了一聲撕心裂肺的怪叫，還

想撲前，伸手揑死羽裳。

但他吃了這一劍，已是強弩之末。

羽裳根本就不去理會他，抽劍掉頭就走。

崔本驚怒交集，終於「噗」的一聲倒了下去！

崔本中劍的時候，傅小如已悄悄的撤退。

她溜得眞快，快如閃電。

傅橋禮的仇，容待日後再算好了，這時候頭勢不對，還是先求保命要緊。

但羽裳絕不放鬆。

「妖婦休走！」

傅小如豈會聽話，只有走得更快。

但却又有另一蓬刀光，攔阻住她的退路。

「江南快刀小段？」傅小如面露駭然之色。

「不錯，在下就是江南小段。」攔阻着她的人，正是段笙。

傅小如怒叱道：「不管你是大段還是小段，讓開！」

五指一揮，金針如牛毛般撒出。

段笙身形輕快，一閃再閃。

傅小如再撒金針。

這次段笙不再閃避，刀鋒一旋，金針盡皆跌落。

這已說明，他不但刀法造詣過人，內力之深厚，也是令人爲之刮目相看。

傅小如的臉色更難看。

在這等情況下，她只有拚命了。

她咬緊牙關，以凌厲無匹的掌法，向段笙展開猛然的攻擊。

她忽然翻了個觔斗，雙掌凌空拍向段笙的頂門。

這一手功夫極其厲害，一旦擊中，絕對致命。

但段笙的刀却更厲害，腕一翻，雪花蓋頂，護住天門。

傅小如並不是個白痴，當然知道自己的雙掌，無論如何擋不住段笙的刀。

但她早已料到對方有此一着，身形再暴展，突然向北方急射開去。

其實，她一直都是無心戀戰，早欲逃之夭夭，這時候藉此良機，豈會有不走之理？

但她却還是走不了。

因爲她不呆，羽裳也不是傻瓜，她雙掌怒拍段笙天門的時候，羽裳已比她更早一步封死了北方的退路。

傅小如氣得牙癢癢的！

「丫頭！看掌。」

她口中說看掌，其實却是以毒針向羽裳的身上招呼。

她自知武功不如羽裳，唯一能擊敗對方的辦法，就是「出奇制勝」。

但羽裳却並不如她想像中那麼嫩。

她的毒針剛出手，羽裳的人居然已在她的身後。

傅小如這一驚着實是非同小可。

她的身形立刻躍起。

但羽裳却是如影隨形，緊纏不放。

傅小如號稱「千臂妖姬」，暗器上的功夫自然不是一般可比。

但這時候，她簡直已給羽裳弄得頭昏眼花，雖然有一身暗器，竟是無法隨意施展。

對她來說，這實在是一件難以想像的事。

她只好希望自己的輕功，比羽裳更快，更高明！

那已是她唯一可以擺脫羽裳的辦法。

然而，這個算盤，她又打不响。

三兩個起躍間，她已看出，羽裳的輕功，只會比自己高明，而絕對不會在自己之下。

這眞是要命極了。

但就在她左右無策的時候，一個金袍老人，突然從天而降。

刀劍齊飛滅黑道

（一）

金袍老人的突然出現，使傅小如驚喜交集。

因爲這老人，就是使天下英雄爲之聞名喪胆的黑道盟主！

但羽裳却根本不理會來者是何方神聖，依然誓殺傅小如而後甘心。

金袍老人發出一聲怒嘯：「甚麼人竟敢在這裏如此放肆？」

他手中揮動着一根金杖，殺氣逼人而來。

羽裳冷笑，連看也不看他一眼。

她要殺傅小如的主意已決，就算是天王降世，也絕對阻攔不住她的決心。

金袍老人鬚眉皆豎。

「野丫頭，看杖！」

杖影如山，猛然向羽裳當頭罩下。

傅小如總算鬆了口氣。

但段笙却又已纏了上來：「妖婦，今天就是妳罪惡貫盈的日子！」

傅小如深知小段已今非昔比，不敢和他硬拚，但黑道盟主既已親自駕臨，却也不能動輒逃走，只好避重就輕，與段笙展開游鬥。

段笙與羽裳武功大進，全然是由於齊五娘苦心教導，再加上齊五娘寧願喪失全部功力，把內家眞氣全部貫注在這兩口子的身上，以是他倆居然能在短短時間內，武功遠勝從前。

這種機緣，可說是可遇而不可求。

羽裳能够獲得齊五娘傾囊授藝，還可說是彼此淵源深切，但段笙從老遠江南之地，來到北方，居然也有此等奇遇，倒不能不說是一種福氣。

（二）

黑道盟主威名赫赫，江湖中人，却叫他老黑魔。

老黑魔並不喜歡穿黑衣，却喜歡穿金袍、銀裳、或者是色彩繽紛，五光十色的衣服。

但這人心黑手辣，倒是一點不假。

白家堡給黑道高手殺得片甲不留，這件慘案至今仍然教人無法忘記。

老黑魔一出現，形勢頓然緊張起來。

瞭解黑道盟的人都知道，老黑魔絕不會單獨出現。但這時候，老黑魔來了，但黑道盟其餘的人却仍未相繼而至。

傅小如眉頭一皺，心中頗是疑慮。

就在她憂心忡忡的時候，老黑魔突然叫道：「傅姬小心！狐洞中人來了！」

（以下轉入第85頁）

短篇俠義傳奇故事

石中火．文
盧令．圖

保鏢

窮理研機心　揭破巨梟謀

開張

自從「中原大俠」易千山要開設鏢局的消息傳出去之後，江湖上便像一鍋熱水般沸騰起來。

「中原大俠」易千山出道只十多年，但這幾年在中原一帶聲名之盛，一時無兩。這不是說他武功在中原一帶是首屈一指的主要的是他行俠仗義，散盡家財救助黃河災民，使同道景仰。

如今他家財已盡，只得經營鏢局維生。這消息絲毫沒有減少同道對他的欽佩，相反使易千山的聲名更盛。

這消息沸騰了幾個月，不少同道便收到了「八方鏢局」的開張請帖，聽說這名字還是「鐵掌金刀」勝老爺子替他起的。

這幾天道上來往的都是豪氣干雲，力拔千鈞的武林好漢，他們都朝鄭州的方向走去。接到請帖的成名人物固然都去，沒有請帖的尋常好漢也去。

因爲他們深知「中原大俠」易千山絕不會因沒有請帖而拒絕他們。

×　　×　　×

「八方鏢局」開張的日期是六月十二日。今日已是六月初七。

洛陽城，「不醉無歸」酒家。

一個身穿銀衣的青年獨佔一張桌子，據座大吃。他吃得很快，但絕不異相，舉止之間頗爲瀟洒大方。

陡地一陣爽朗的笑聲傳來，銀衣青年不由抬起頭來。唇紅齒白，劍眉星目，中間嵌着一管猪胆鼻，竟是個少見的俊美郎君。銀衣青年徐徐轉過頭探望，原來來了六七個勁服打扮的大漢。這干大漢就坐在他背後那張大座頭上。

銀衣青年回過頭來，斟了一杯酒，自顧自飲了起來。那干大漢却狀沒旁人的談笑起來。一個滿面于思的大漢道：「八方鏢局招聘鏢師，咱頭一個去報名！」

另一個尖細的聲音接口道：「姚大哥在六月十二日去鄭州吃他一頓也就够了，要想當鏢師還差一點呢。」

那姓姚的虬髯大漢毫不爲意，笑道：「憑中原大俠易千山大俠這塊金漆招牌，還不是路路暢通。那些鏢師也不過用來擺樣子而已！我老姚的武功雖不如你，但相貌却比你神氣多了！」

另一個聲如破鑼的道：「姚大哥當門神，替易大俠看門最適合！」

衆人一陣哄笑，跟着是乾杯聲。

細尖聲音的又道：「中原大俠譽滿江湖，現在開設鏢局不怕降低了身份麼？」

姓姚的粗聲道：「去你的！開鏢局也是憑本身混飯吃！聽說易大俠訂下幾個規矩，第一，貪官污吏，土豪劣紳的鏢不保；第二，來歷不明之物不保；第三，有損武林同道之物不保。易大俠不愧是易大俠！」聽他口氣對易千山倒是萬二分敬佩。

銀衣青年對易千山亦不禁十分神往，決意到鄭州一行。

他相貌雖然俊美，但却得了個頗爲不雅的外號——「風流銀劍」！

提起「風流銀劍」風破浪幾個字，正道中人以及那些滿口仁義道德之輩都是眉頭皺起，因此風破浪便獨自一人上路，以免自討沒趣。

× × ×

八方鏢局就設在鄭州易千山之家，他家本是當地的富貴人家，一座大屋，住三兩百人絕沒問題。因此，易千山把鏢局設在外院。

六月十二日，吉。宜開店動土。

八方鏢局內外一早便擠滿了賀客，端的是水洩不通，熱鬧非常，附近幾省的成名人物全都放下其他事情趕來祝賀。

風破浪混在人堆中，目光四射，他雖然不喜這種場合，但也希望能找到幾個「志同道合」的朋友。

眼前一亮，居然給他發現「白面公子」許三弟在他左手幾丈之外。許三弟不是風破浪的結拜三弟，而是他在家中排行第三，因此他父母便叫這個么子三弟。此君吃喝玩樂樣樣精通，與風破浪十分投機。

當下風破浪擠到他身旁，扯一扯他衣袖，許三弟回頭一見到他，笑道：「想不到你也來了！」兩人相視一笑。

一忽，又來了一個皮膚黝黑，雙顴高聳塌眼鼻凹眼窩的青年，此人不修邊幅，聲音却頗大：「哈哈，三弟原來在此！」

許三弟道：「待小弟替你們介紹一下，這是風破浪兄，這位是柯去邪兄！」

柯去邪怪眼一翻，道：「說不得你就是那個『風流銀劍』的風破浪？」

風破浪見他有趣，亦道：「閣下大概便是有『說不得先生』之稱的柯兄？」

柯去邪點點頭道：「正是，想不到你這小子也知道咱的大名！眞乃說不得！」

許三弟忙道：「風兄勿怪，柯兄向來如此！」

柯去邪雙眼一瞪，怒道：「說不得是你自己在怪我！」

許三弟苦笑一聲，道：「柯兄你老毛病又發作了！」

吉時將至，尚未見主人出來，一干賀客都等得有點不耐煩，有人低聲道：「怎地還未見易大俠之面！」另一個道：「大概快了，楊兄何必心急？」

柯去邪插口道：「說不得易大俠因爲你來了，所以他才不出來！」

那個姓楊的不禁大怒：「我姓楊的難道做了什麼大逆不道之事，使易大俠要迴避我！」

柯去邪冷冷地道：「這也說不得！」

那人更怒，指住他道：「你是什麼東西？竟敢在此撒野！」

「我當然不是東西，說不得你才是東西！」

許三弟見那姓楊的不肯罷休，連忙相勸。柯去邪道：「我自說自答關他什麼事？說不得他故意找碴！」他每句話都帶句說不得，難怪得了個說不得先生外號。」

風破浪暗暗好笑，許三弟却是哭笑不得，幸好此時主人家已上台說話了。

易千山年在三十五六之間，生成一張國字臉，十分威武。「小號今日得各位不遠千里蒞駕捧場，易某十分感激。小弟素來不擅詞令，唯有勸各位多喝一杯！」

衆人哄然叫好，聲音剛剛靜下，一個聲音却自人叢中傳出：「說不得我要多喝兩杯！」

笑聲又起。易千山笑道：「這位兄弟要多喝十杯亦無妨。」

柯去邪又道：「說不得要多喝二十杯！」此次衆人却覺得他有點胡鬧。

風破浪忙一拉他的衣袖，道：「柯兄少說幾句吧！」

柯去邪眼睛一翻，白多黑少，怒道：「說不得咱老柯的名比你這留連青樓賭坊的風破浪香得多！」

剎那，立即四周响起一片譏誚之聲。

「喂，他現在不賭不嫖，該改個什麼外號！」一個尖細的音聲道。

「嘻，這小子九成是看上那一個標緻的姑娘才混進來！」

風破浪面上一熱，心中大怒，正想出言相稽，柯去邪却搶先道：「他是我的朋友，說不得只我才可以罵他，你們再不停口，說不得我要破口罵你了！」他見衆人仍不住口，不禁怒道：「你爹爹一個頭，二隻手，二隻脚，一條尾！你娘親說不得開了一間大帽子廠——」

衆人一愕，有人脫口問道：「開帽子廠幹什麼的？」

「編織綠帽呀，說不得是送給你爹爹的！要不然你爹爹怎會有一條尾？」柯去邪笑嘻嘻地道。

剎那，衆情洶湧，衆人磨拳擦掌。「鐵掌金刀」勝老爺子，虎吼一聲，好像响了個霹靂，衆人不禁靜了下來。

「誰要與易大俠過不去的，請站出來，讓老夫看看！」這勝老爺子年逾七十，火氣却不減當年。

柯去邪扮了個鬼臉，饒得他素來大胆也不最再抬槓。

易千山及時道：「各位請入席，今日之事請看在易某面上，就此揭去！」回首對風破浪道：「風兄弟不必介意，在易某心中風流而不下流無傷大雅！到賭坊贏的錢也是憑本事，雖然不務正業，却也勝過去偷去搶！」這番話聽在風破浪耳中，如同大暑天時吃了碗冰鎭蓮子；聽在一些老傢伙耳中，却都是一怔，心想：「老易今天怎會說此種話？這不是要助長歪邪之風麼？」

衆豪都是閉口靜聽，只柯去邪訝道：「說不得易大俠你輸了不少錢！」

易千山微微笑道：「易某從不涉足青樓賭坊，勝敗自不能說，不過若說輸，也是輸給黃河而已！」

衆人都明白他話中之意，那是說他的一副身家都賠給黃河災民。各人見他說得風趣，便一笑入席，一場風破也就平息。

六、七十圍的筵席分擺大廳內及院子裏，一些自認身份不够的以及沒有請帖的便自動坐在院子裏，這些人大都是熱血豪爽的漢子，風破浪一拉許三弟的衣袖也在院子裏找了位子坐下，柯去邪自然跟着他倆。

甫一坐下，猛聽易千山道：「風兄弟以及兩位貴友請到廳內坐！」

風破浪等大感受寵若驚，許三弟父兄名頭頗响，還不怎樣，風破浪却有點手足

無措起來，心想：「這個易大俠果然胸襟非常人可比！」正在猶疑間，柯去邪一扯他的衣袖，道：「不要發呆了，說不得你是沾了我的光！」

衆人都知他的德性，忍不住又爆出笑聲。

酒過三巡，菜上三道，易千山夫婦逐席敬酒。這六、七十桌酒席可要費去不少工夫，易千山毫不覺得麻煩，一視同仁。經過風破浪之席時，易千山望了他一眼，道：「風兄弟若有空，明後天請到舍下吃一杯酒！」

他近年來已隱隱然成爲江北武林盟主，如今當衆邀請，衆人都投過羨慕的眼光，風破浪結巴巴地道：「小可才疏德劣，大俠如天上皓月，小可不敢高攀，以免冒瀆大俠虎威！」

柯去邪急道：「胡說，什麼皓月的，大俠說不得也是個人，你不來，說不得我來替你喝一杯！」

易千山微微一笑，道：「這位柯兄弟說得不錯，人本來不分貴賤，風兄弟何必過謙，八方鏢局開張伊始，一切匆促拼湊，正需要你這種人材！」

「風某放蕩慣了，怕不能担當這個重任！」

「明後日務請風兄弟移玉光臨！」說罷，偕他夫人回席。

柯去邪道：「小風呀，你說你該怎樣多謝我？」驀地覺得說得這句話很不過癮，忙續道：「說不得沒有我老柯就沒有你的今天！」

許三弟亦道：「小風，看來易大俠是想請你當鏢師哩！」

「這可要了我的命了！」風破浪苦笑一聲，道：「小弟是嫖客，要我改行當鏢師可比拉牛上樹還難！」

「此嫖跟彼鏢只差一點點，說不得你也能勝任！」

許三弟笑道：「無論如何，你今日可眞是一登龍門，聲價十倍了！」

風破浪吃着悶酒，心中不知是驚還是喜。

散席時，易千山夫婦在門口送客，風破浪走過時，又吩咐道：「不要忘了！」

風破浪一抬頭，瞥了他妻子葉英英一眼，只覺眼前一亮，這葉英英不但美艷嬌嬈，而且有種成熟女人的風韻。風破浪不敢多看，只覺她的臉色似乎不很好。

賓客散盡，偌大的廳堂只剩下幾個貴賓。「鐵掌金刀」勝老爺子一捋雪白的長鬚道：「易老弟，你眞的想聘風破浪爲鏢師麼？」

易千山正容道：「晚輩正有此意！」

「老弟難道不知此人人品甚劣，不堪重用麼？」語氣頗硬。

易千山一笑微微：「晚輩開設鏢局固然希望能賺點錢做些有益的事，更希望能把一些平日不務正業青年引入正途，使他們能迷途知返，何況風破浪並無大惡！」

「慈心劍」石鏡明擊掌讚道：「易大俠之胸襟，實非我輩能及！」

跟着是一片各式各樣的讚嘆聲。

× × ×

風破浪終於還是硬着頭皮去八方鏢局見易千山。易千山親自在小廳接待他。他說話頗爽快，開門見山地道：「易某因鏢局人手不足，欲聘風兄弟到敝鏢局任鏢師，未知風兄弟你肯屈就否？」

風破浪道：「風某混跡江湖，庸庸碌碌，從未有所事事，對保鏢更是外行，萬一有什麼閃失，墜了大俠的虎威！」

易千山見他有點意動，笑道：「風兄弟不必顧慮太多，一切可以慢慢學習，易某見你聰明伶俐，只怕走了幾趟鏢，便成爲老手了。再說，易某也是門外漢。」

風破浪沉吟了一會，道：「風某生怕不能習慣這種生活……這樣吧，易大俠既然如此看得起在下，那就試做一年吧！」

「這不成問題，風兄弟若決意不允屈就，易某也不敢過於勉强。」一頓，「風兄弟何時搬來鏢局？」

「明天如何？」

易千山笑道：「好，其他手續明日一併辦理。」

「那麼在下先告辭！」

× × ×

許三弟是鄭州的「熟客」——他父親在此地有生意，因此下午便帶風破浪及柯去邪到城內各處去逛。晚飯還在「醉園」設宴。

正在暢飲之際，忽見一個相貌堂堂的青年走過來，臉上笑嘻嘻，穿着一套錦衣，只二十五六的年歲，已經發胖，一身都是肉。那人回首見到許三弟，便走過來，笑道：「三弟請客，怎地不叫小弟相陪，嘻，替小弟介紹一下吧！」

許三弟態度頗冷淡，冷冷地道：「我雖沒請你，你還不是自己來了麼？」

那人嘻笑不改地道：「那是我耳目廣，又是我口福不淺！」他自個介紹道：「小弟羅文軒，外號叫『錦衣公子』！」

風破浪忙道：「在下風破浪，江湖浪子，不見經傳！」

「哎，風兄客氣，誰不知『風流銀劍』之名乎？」說着已拉了張椅子坐了下來。對柯去邪道：「你我已見過兩面，諒必柯兄未曾把小弟忘記！」

柯去邪怪眼一翻，道：「要不是知道你一天要吃十三頓，說不得老柯已記不起你呢！」

原來他十分好食，不理肚子餓不餓，有機會吃他絕不放過，而且一向白食，因此許三弟頗爲厭惡他。雖然他兩人被合稱爲「中州二公子」，但私下感情並不好。

當下羅文軒也不爲忤，據座大吃起來，風破浪不禁皺起眉來。

柯去邪便詢問起八方鏢局的事來，末了，他道：「小風，咱雖是初次相識，但你却頗對我脾性，說不得你此一去，將來難以相見！」

許三弟笑罵道：「你豈能如此說話？風兄又不是去充軍，怎會難以相見？」

柯去邪一翻怪眼，道：「起碼也要一年。」

許三弟想了一會，道：「風兄若是有事，還是要找兄弟的，可到下列地址通知一聲，小弟便會趕去相會！」招呼掌櫃取過紙筆寫了好幾個地址，都是他家在各地的店舖。風破浪欲言又止，心想人家到底是一片心意，便謝了聲，把地址摺好放在懷裏。

出鏢

易千山叫內務總管鄭錦豹替風破浪辦了手續，劃了花押。此人身材頗為高大，相貌堂堂，可是却令人一見便生了種說不出的厭惡之感，風破浪心想這大概是人結人緣吧。

易千山待他辦好一切手續，帶他到一間廂房，房裏坐着一個五十左右的蓄鬚漢子，面目清癯，但雙目却烱烱有神。「這是副總鏢頭『擊石如粉』丁羽丁大俠！」風破浪已知他自任總鏢頭。

丁羽道：「不敢。」

易千山指一指風破浪道：「這是風破浪兄弟！」

丁羽淡淡地道：「前夜已見過。」

風破浪道：「晚輩一切生疏，還望丁前輩不吝指教！」

丁羽道：「不敢，老朽亦已停了近十年沒走過鏢了！」

易千山道：「你們聊聊，我尚有些俗務未了！」說罷離去。

丁羽沉默寡言，說話甚短，風破浪跟他聊了好一陣，才探聽到另一個副總鏢頭是易千山的妻子葉英英。另外的就是一些鏢局的規矩。隔了一會，丁羽叫一個叫做夏盛的二鏢頭替風破浪安排住宿。

夏盛頗熱情，帶他去房中放下行李，又帶他去與其他鏢師相識。「風兄是大鏢頭，日後還望照顧一二。」

風破浪已從丁羽口中知道他是二鏢頭，聞言忙道：「夏兄如此說，小弟反而汗顏無地矣。要不是總鏢頭提携，只怕小弟連個趟子手也不如！」

「總鏢頭盛讚你與三教九流混了不少日子，對他們的伎倆十分熟悉哩！日後還請風兄多多指教！」

風破浪忖道：「原來如此，難怪易大俠盛意拳拳邀我入伙！」

八方鏢局的大小鏢師已有二十多個，其中一個滿面于思的三鏢頭姚漢則是風破浪在洛陽酒家見過的。他們對風破浪倒毫無成見，相談甚歡，幾天後已十分熟絡。

今日是六月廿三日，明天八方鏢局便要出鏢了，晚飯後風破浪決意出去走一趟，臨走時見丁羽在院子中練拳，他見風破浪走來，忙收拳道：「明天就要出鏢了，早點回來！」

風破浪應了一聲，脚步一緊，直向萬春院的方向走去。

丁羽哼了一聲，繼續練拳。

風破浪二更前便回來了。六月的天氣異常悶熱，風破浪在床上翻來覆去，久久不能入眠，想起這幾天來的遭遇，心中彷如十五隻吊桶，七上八落。這可能改變了他的一生，也可能使他失去了往昔的多姿多采的生活。

他是孤兒，自幼跟着師父學藝，藝滿下山後便一直過着浪蕩的生活，這種生活看似無拘無束，自由自在，可是內心之空虛，絕非外人所能了解。

想到這裏，他決定在鏢行苦幹幾年，說不得將來也能掙下一些聲名與事業。

月光自紗窗照了入來，射在床沿，風破浪覺得今夕之月比以前任何時刻都要光亮幾分。反正睡不着，他索性推開房門到後花園賞月。

易千山十分隨和，地處內宅的後花園也不禁止屬下涉足。其實他因為沒有兒子，高堂亦已過世，內宅只住了他夫婦及兩個貼身丫環。

風破浪躺在假山上假寐，晚風吹來，頗覺爽快。三更過後，燠熱盡去，風破浪才舉步回房。他怕騷擾別人的清夢，躡手躡足而行。經過易千山夫婦的房間時，突然聽見易千山低聲地道：「風破浪有什麼不好？他不過是風流一點而已。」

風破浪一怔，他想不到易千山夫婦此時尚在談論他，心頭一跳，不由停下脚步，站在窗旁靜聽。

只聽葉英英道：「你知道就好，還把他派給我！」

易千山輕笑一聲，道：「你怕他會對你無禮？他見過的女人也不知凡幾，他若能看上你，那也是為夫的榮耀，起碼證明我的妻子貌若天仙！」

葉英英嗔道：「亂嚼舌根，也不怕笑死人！你喜歡戴綠帽？那還不容易！」

易千山正容道：「風破浪風流而不下流，這個我放心得很。我安排他與你一道，那是因為他熟悉那些下三濫的手段，對你大有好處。一年之後，如果他表現不錯，我打算提升他為副總鏢頭，屆時你也不必再出去了！」

「不出去在家裏幹什麼？」

易千山笑嘻嘻道：「替我生個小乖乖呀！」

葉英英幽幽地道：「那你還不上床？自從前月你去華山，至今你都還未跟我親熱過。」

易千山道：「這些日子都在忙鏢局的事，那有心情？」

葉英英嬌嗔道：「那今晚你該有空了吧！」

× × × ×

風破浪臉上一熱，連忙回房。易千山的話使他躺了近個更次才能入眠。

六月廿四日，吉，宜遠行。

八方鏢局待發的鏢隊集中在院子裏。驟馬車輛經已準備好了，貨物亦已裝妥。

晌午，太陽像一把火傘，晒得人人汗流浹背，臉上身上的汗水像小河般直淌下來，院子的地上是由大石板舖蓋的，衆人只覺脚板亦熱得異常難受。

易千山站在人羣之前說了一番鼓勵的話。夏盛用肘輕輕撞了風破浪一下，低聲道：「瞧，總鏢頭內力眞的深厚，臉上全無點汗！」

風破浪一望，果然易千山臉色如常，絲毫不見汗跡，心中對他大為佩服，他偷眼一看丁羽，丁羽後背亦是一片濡濕。葉英英更是香汗淋漓。

幸而易千山的話並不太長，話畢之後，各人便紛紛出發，丁羽帶了一隊下江南，葉英英這一隊却是取道鄂北，送的是一批珠寶。

風破浪上馬時，一回頭見易千山跟他打招呼，連忙再滾下鞍，趨前幾步，道：「總鏢頭有否另外的指示？」

易千山道：「這路上你多注意點，拙荆已有好幾年沒有在道上跑過，這批珠寶

交了之後，要再到蜀東運一批珍貴的藥材，那裏盜賊較多，一切要小心！」

風破浪恭聲道：「屬下自會小心！」

易千山在他肩上拍了一下，道：「好好幹吧！每一個人的成功，都不會是僥倖的。」

風破浪見他對自己關懷備至，異常感激。發了好一會怔才再上馬，在此剎那，因為上馬肩膊聳動時，發現肩上一片汗漬，清楚地現出一個手印。風破浪忖道：「易大俠還是會流汗！」頭一轉，易千山背心乾乾爽爽，毫無出汗的跡象，叫了聲好深的內力。

其他的人經已出發，風破浪忙一挾馬腹，快跑幾步追上去。

葉英英冷冷地道：「你再不來，大家都要被烤乾了！」

風破浪一言不發，默默跟在後面，隔了一會，想起自己的職責，便策馬來回巡視，他雖然沒有走鏢的經驗，但因四處浪蕩，江湖經驗異常豐富，一路上打點得井井有條，葉英英對他的印象漸改，其他鏢師亦漸漸服他詞度，原先有幾個對他有成見的，此時亦芥蒂全消。

到了鄂北交了鏢物又起程去蜀西，大熱暑天晒得人人變成黑炭頭，連葉英英白晢的皮膚亦晒得紅紅黑黑。

雖然辛苦，但風破浪這些日子，心情却頗佳，眼見屬下鏢師及趟子手人人都服從他的指揮，心中那種快慰實非筆墨可以形喻。

到了蜀東取了鏢物，葉英英見大家都頗有疲乏之態，便吩咐多休息一天，在一個叫雙山鎮的一家客棧裏歇腳。

這個鎮由于地處交通要衝倒也十分熱鬧，客棧酒家設置都頗有水準，甚至連藏春閣的姑娘亦頗標緻。

既然多了一天休息，風破浪決定再去一趟，想起小翠的渾身騷勁，他的脚步便不由加快，剛巧在客棧門口碰着葉英英。

「看你一副急相，想必又去那種地方！你跟他們不同，今日可得早點回來。」

風破浪雖然不羈，但被一個女人當面責問，終有點不好意思，連忙匆匆而去。

失鏢

風破浪記着葉英英的話，黃昏便回客棧了，在房外走廊處又碰着了葉英英。

葉英英嫣然一笑，輕聲道：「風鏢頭今日倒回來得早。」

風破浪苦笑地點頭，態度頗不自然。

「吃過飯了沒有？」葉英英看了他一眼。

「還沒有。」風破浪低着頭道。

葉英英心想你也會不好意思，不禁「嗤」地一聲笑了出來，風破浪一怔，抬頭望着她。葉英英立即收起笑容：「那麼到我房中一塊吃！」

風破浪有點期艾地道：「我在外頭吃好了。」

葉英英咀角露出一絲笑意：「我都不怕，難道你反要避嫌！明早便要出鏢，我有話跟你商量。」

風破浪暗中鬆了一口氣，道：「如此屬下也不推辭！」

葉英英轉身走向房間，飄了一句話過來：「酒菜已有了，你若怕不够的話，多叫一兩樣吧！」

「隨便吧，屬下並不是挑剔的人。」

她房裏的窗全向南開，倒不很熱，偶爾一陣風吹來，頗為涼快。

葉英英其實已預備好了酒菜，四式小菜，一壺女兒紅。「隨便坐吧！」替他斟了滿滿一杯，然後又替自己斟了一杯，舉杯道：「風鏢頭，這些天來辛苦你了，本座敬你一杯。」

風破浪忙道：「此乃屬下之職責，本是應該的。」一仰頭把酒一口乾了。

葉英英酒量亦頗佳，也是一口喝乾，她拿起筷子，殷勤地道：「吃吧，咱們邊吃邊談！」

一壺酒只一會已差不多喝乾，葉英英臉泛紅暈，道：「風鏢頭，從此地向東北走要經過落馬坡，路不好走，而且前不搭村後不搭店，明早你最好吩咐人去多備些乾糧。」

風破浪道：「屬下的意思是咱寧願多走一二百里繞過落馬坡，以防萬一。」

「落馬坡之南有個鹿角崗，那裏是强盜出沒之所，稍北殺虎峯更加危險，若果要繞路，起碼得多行六七百里。所以本座決定從落馬坡過去，平常客旅甚少從那裏經過，說不得刦匪反而會疏忽也未定。」

風破浪陡地覺得一股熱氣自丹田升上，心中大為詫異，口中却道：「依屬下之見還是不要冒險。」

葉英英眼波一橫，嗔道：「你可知照你所訂的路綫走，咱們起碼要多花二十天時間，咱們出來已多少時日了？」

風破浪心頭一盪，脫口道：「副總鏢頭趕着回去？」

葉英英雙眼籠了一層水氣，嬌聲道：「什麼副總鏢頭的，叫得多難聽！」

風破浪見她臉紅欲滴，心頭怦怦亂跳，心想：「我今天怎樣啦，才剛在小翠身上泡了半天……」

葉英英擂了他一下，嗔道：「你怎麼不說話！」不知幾時她羅衣半解，露出半截雪白的胸脯。風破浪腦中嗡的一聲，一股熱血自丹田直衝上腦際，全身燠熱無比，他喊了聲不好：「酒中滲了媚藥！」偷眼一看葉英英，只見她搖搖欲墜，含糊地道：「你說什麼，坐過來點嘛。」

風破浪不敢多看一眼，猛吸一口氣，一陣風般衝出門外，耳畔猶聽葉英英含糊的聲音：「你不要走嘛！」風破浪脚步不停奔出街外，直往藏春閣馳去，兩邊行人都用詫異的眼色望着他。

他去藏春閣不是為了解決，而是向鴇母去買解藥，這種地方各式各樣的媚藥都有，亦自然有解藥。

風破浪服了解藥之後，又買了幾包趕回客棧。「媽的，看不出她倒是個騷貨，易大俠眞乃不幸，要是他知道了，不知要怎樣難過！」

風破浪再度到葉英英房中時，只見她倒在床上翻來覆去，衣裳半褪，春意撩人，她一見風破浪，喜道：「死人，你去那裏？害我……」

風破浪一指點在她身上麻穴，然後撬開她牙關把藥粉倒下，再用水灌下去，跟着才拍開她的麻穴，至此才鬆了一口氣，

深慰自己還沒有鑄下大錯。

葉英英服了解藥後，神智似乎平息了不少，隔了盞茶工夫倏的睜開雙眼，怒道：「你怎地如此無恥？」霍地坐了起來。

風破浪面色一沉，正容道：「屬下若有非份之想，豈會爲你去取解藥？」

葉英英回想一下，怒氣稍平，低頭一見自己衣裳不整，羞憤地道：「你，你……你竟敢對我無禮？」

風破浪嘆息道：「屬下只是聲譽不很好，所以副總鏢頭才會誤會，其實，屬下何嘗不是……」

葉英英見他說得誠懇，倒也信了大半。風破浪別過頭道：「請副總鏢頭弄好衣衫，屬下才好說話。」

葉英英臉上飛起兩朵紅雲，連忙扣好衣衫。「你剛才那句話怎地說了一半就不說下去？」

「算了。」風破浪道：「屬下是一時氣憤之言，其實並不敢懷疑副總鏢頭。」

葉英英想起剛才必定醜態百出，再加上聽了他的話，更加是又羞又憤，冷冷地哼了一聲：「你不是還有話說麼？」

「副總鏢頭難道不想查一查下藥的是誰麼？」

「對！你說是誰呢？」葉英英有了話題態度自然了些。

「會是店小二麼？」

葉英英搖搖頭：「不可能，因爲我一直看着他倒酒入壺，他是拿了一罎未開泥封的陳年女兒紅當着本座的臉倒下的，因此，我還特別賞了一塊碎銀與他！」

風破浪沉吟了一會，道：「依你所說，下藥者一定是從窗口進來了！但窗後是一條小河，來人一定要從屋頂走過，然後再攀下窗口，再從窗口跳入來，這時候必是你與屬下正在房外談話之時！」

葉英英頗覺他說得有理，細細想了一會，道：「如此看來，那人武功必定很高，否則，咱雖在房外也會發覺！」

兩人談了一會沒有結果，風破浪道：「如果副總鏢頭決意由落馬坡過去，請副總鏢頭不要離開在下太遠，以免發生事故，屬下無法向總鏢頭交代。」

葉英英柳眉一揚，道：「風鏢師是一向看不起女流還是看不起本座？也許你特別喜歡當做護花使者，可惜本座……」

風破浪截口道：「屬下臨行時，總鏢頭曾有叮囑，要保護副總鏢頭的安全，再說屬下縱然不肖，也不敢對副總鏢頭有一絲冒瀆之念！」

「難道本座庸俗，不堪一顧？」

風破浪心忖道：「這女人當眞小心眼。」口上却道：「副總鏢頭貌賽天仙，只是……」

「只是嫌本座年紀太大？」

「副總鏢頭另有一種成熟的風韻，換作別人，屬下可能亦會存有非份之心，但總鏢頭對屬下青眼有加，屬下不敢……」

葉英英正容道：「千山果然沒有看錯你！」

風破浪噓了口氣，故意問道：「副總鏢頭對屬下不敢信任？」

「先前有一點，現在巳全然放心，風鏢師請勿掛懷。」

「豈敢。」風破浪突然道：「屬下聽聞總鏢頭前月去華山，未知是……」

葉英英不假思索地接道：「去看他師弟……」

「哦，原來總鏢頭有個師弟！」

葉英英忽有所覺，沉聲道：「你聽誰說的？」

風破浪支吾道：「聽……聽……他們說的。」

「胡說！」葉英英一板臉孔，「這件事現今只有千山與本座知道！哼，定是他口疏告訴了你，反倒吩咐我不可洩露出去！」頓了一頓，「以後不准再提此事！」

× × ×

雖然巳是秋天，可是秋老虎仍然使人吃不消。八方鏢局一干人渾身被汗水所濕，抬頭一望落馬坡，齊叫聲苦也。

這山坡雖不很高，但路小兼崎嶇不平，而且陡直非常，騎馬絕難上去，難怪叫作落馬坡。

風破浪跳下了馬，吩咐衆人檢查了兵器及貨物才進山。

山路崎嶇，車來行甚慢，至晌午才走了十多里路。衆人巳累到氣喘吁吁。前面就是那陡直的山峯，風破浪看了一眼，便吩咐暫停休息，並下令只准吃乾糧。

他自己展開輕功飛上山峯探路。

下午，衆人合力把車輛推上山峯，跟着又把馬匹拉上去，這一折騰，衆人只覺得手足有如千斤重般。一待最後一匹馬拉上去，便個個躺在地上喘大氣。

風破浪皺起眉頭，本擬多趕幾里路，看情形却也出聲不得，只好又下令不准生火擧炊。衆人也無心炊食，那晚便又吃了一頓乾糧。

吃過乾糧，衆人都是精神一振，夏盛去拾了一綑乾柴回來，風破浪尖喝問道：「夏鏢頭你幹什麼？」

「夜裏不生火，賊人迫近怎生知道？」夏盛脫口答道。

「可是一生火不是把行藏洩漏了出去麼？」風破浪一掃各人一眼，「晚上若能生火，日間我爲何不准大家生火擧炊？不准！」

一個姓沈的三鏢頭嘀咕道：「咱跑了幾年鏢，還未見過不准生火的！」

風破浪面色一沉，現出一股威嚴，道：「你以前在那家鏢局？」

「晉北的雙義鏢局！」

「難怪！雙義鏢局開了幾年還是半死不活！」

葉英英連忙相勸，這才止了一場口角。風破浪自個提劍守在鏢車附近，一夜不眠。五更後，葉英英醒來，見他獨自一人守護，十分感動，忙叫他瞌一會兒，自己佩刀坐在鏢車上。

天剛亮，風破浪便催促起程，走了兩個時辰，這一帶路較平，倒也走了二十里路，大伙便歇在一座小山峯下。

風破浪見路頗險，便獨自一人去探路。他一離開，衆人都嘀咕起來，葉英英忙下令休息造飯，衆人才停了口。夏盛興冲跑去打野兎。

過了半炷香的時候，風破浪在山上見到一股濃烟衝天而起。鐵青着臉，飛奔回來。「誰叫你們生火造飯的？」

那個姓沈的鏢師道：「風鏢頭也太謹

慎了，諒這些小毛賊也不敢碰易大俠的招牌！」

風破浪大怒：「就怕招牌毀在你們手上！」

沈鏢頭也怒道：「你若怕的，自可站在一邊。若有瞎了眼的毛賊，姓沈的負責砍殺！」

葉英英忙打圓場：「風鏢頭，算了吧，是我准他們造飯的！這兩天山路難走，他們都費吃飯糧使不上勁！」

風破浪欲言又止，回心一想，反正火巳生了，此時再罵也沒用，便自個掏出乾糧吃。葉英英撕了一條兎腿給他，風破浪本欲推辭。又想道：「自己如果不吃，反要讓人說我沒有氣量了！」謝了一聲接了過來。

下午，他在一個高地發現了不少擂石及滾木，但不見有人，他連忙把情況向葉英英報告。

葉英英看一看地形，前面是二個高地，中間一條小山谷，車輛只能從山谷通過，絕難推上高地，她眉頭一鎖，忙叫夏盛到另外一個高地去觀察。

夏盛看了一回，報告說在另一邊高地同樣有無數的擂石及滾木，衆人此時才陡地覺得事態嚴重起來。

風破浪默默數一數人手，計有十四個趟子手，五位鏢師，連自己及葉英英共二十一人。以此人手又要護車又要抗敵，人手實在不很足。

即使繞道而行也未必安全——因爲行藏巳露，而且道路更難行。

風破浪沉思了一陣，抬頭見衆人都望住他，連葉英英也在等他定策。他咳了一聲，衆人都靜聽他下令。

「夏鏢師與兩個趟子手開道，邱鏢師殿後，沈鏢師護車。劉鏢師及蘇鏢師帶四個人上右面山，我自帶二人上左面高地，副總鏢頭居中策應。其他的人待我等上了山才一齊推車衝過山谷！」

可是一切風平浪靜，鏢車安全過了山谷，風破浪等忙下山追上去，一行人不敢稍停，全力推車，一口氣行了二十多里。

酉時，到了一片亂石崗，風破浪下令停車，就地休息。

夏盛不服地道：「爲什麼不多趕幾里路，早脫險境？」

「還有半日多的路程才能出得山區，反正是來不及了，行藏既巳露，何處都是險地。此地亂石密佈，易守難攻，對咱們最有利。」

衆人見他說得有理，便再無議論。

× × ×

今夜烏雲遮月，天昏地暗，風破浪不敢稍懈。三更後突然聽見不少沙沙的脚步聲。他忙喝道：「誰？」

剎那間，一枝箭颼地向他射來，黑暗中神不知鬼不覺。風破浪聽見風聲急响，忙蹲身下來。

此時衆人都被驚醒，風破浪吩咐他們躱在石後，張弓以待。自己現身道：「在下八方鏢局風破浪，來者何人？」

當先一個蒙面人似是賊首，道：「休管老夫是誰，快把鏢車留下！」

「素未聞此山有主，故風某不曾拜山，尚請諸位好漢手下留情！」風破浪道：「日後風某定備盛禮登門致謝！」

另一個蒙面客應道：「就算易千山親自拜了山，老夫今日也不會放過你們！」

風破浪顧全大局，捺下怒火，道：「敝總鏢頭素得同道愛戴，故此風某得以一路平安，也望三位看在敝上份上，放過這一趟！」

「不必廢話，老夫等正是要找他的晦氣！告訴你，鏢要留下，人也要留下！」

風破浪臉色一變，沉聲道：「如此說來，各位是絕不罷休的了！」

「哈哈，你說得不錯！」那賊首回首喝道：「孩兒們上啊！」

風破浪亦喝道：「射！」

他手下有六張硬弓，此時連珠射出，黑暗中難以覺察，立即射倒了幾個嘍囉。

但這些刦匪立即分散把他們包圍了起來。月亮自烏雲中跳了出來，大地爲之一亮，刦賊立即手執武器撲了上來，只幾個接觸，八方鏢局一干人巳被衝亂了陣勢，變成各自爲戰。

風破浪立即抽出纏腰的軟劍，道：「夏盛，你保護副總鏢頭！」一頓足，飛撲那三個蒙面的賊首，人未至，劍上的寒芒巳罩住了其中一個。

那人也不弱，厚背刀立即把前胸要害封住。風破浪雖然經日混跡青樓賭坊，武功却絕不含糊，打鬥經驗更豐富。手中軟劍一展開，忽東忽西把那賊首迫退幾步。

「大哥，快來，這人扎手！」那人手忙脚亂之下，急向他大哥求援。

「老二，別慌。老三，纏住那婆娘！」人如大鳥般飛起，直向風破浪撲下，居高臨下拍了兩掌，掌風刮起地上的沙石，揚起數尺高。

風破浪心頭一凜，心道：「此人倒扎手！」雙脚一錯，連忙偏身閃開一步，手腕一振，軟劍反刺他掌心的「勞宮穴」。

那個老大喝了聲來得好，倏地屈起食指把劍彈開，腰一挺，凌空一脚踢向風破浪面門。這剎那，老二的厚背刀亦巳臨背，好個風破浪左足點地，猛地一轉。厚背刀變成斬向老大的脚尖。老大怪叫一聲，一曲腰，打了個後翻避過。

葉英英久疏戰陣，有點心驚，她忙抽出柳葉刀，左手暗暗扣了幾隻蝴蝶鏢。她的外號本來就叫「蝴蝶鏢」。

老三未來之前，她總算砍倒了一個嘍囉，與夏盛背靠背共同迎戰，老三一至，抽出一條軟鞭，「畢啦」一聲，疾捲葉英英腰際。

葉英英刀一橫，把鞭撥開，不料老三手腕一抖，鞭尖如毒蛇般彈起，直取她雙眼，葉英英慌忙沉腰，堪堪避過，卻驚出一身冷汗，左手忙一揚，射出一隻蝴蝶鏢，老三笑道：「美人兒，這是什麼玩意？」左手一招，把蝴蝶鏢握住，不料一握之下，被鏢上的倒刺勾着，怒吼一聲，使勁甩掉，長鞭呼呼，再不放鬆。

此際，趟子手巳被殺了大半。那個姓沈的鏢師也早巳戰死，邱鏢師亦斷了一臂，賊人的攻勢更盛。

夏盛亦是自顧不暇，未幾竟被迫離葉英英。再過一炷香時間，除了風破浪、葉英英及夏盛三人，其他的全部經巳罹難。但那些嘍囉亦死了不少。

風破浪偷眼一看場中，不覺大吃一驚，人幾乎死淨，鏢車亦被推走。他大喝一聲，軟劍刺得更急，疾向老大雙手絞去，左　在刀背上一拍，破了刀勢。老大雙掌暴縮，向左打橫跨出一步，右掌疾擊風破浪小腹，左手食中二指屈起如鈎，抓向風破浪雙眼。

老二立即沉刀翻腕反削。

風破浪一側，右手劍改架厚背刀，左掌待老大之掌臨身，併指如戟反劃對方脈門。

說時遲，那時快，「錚」的一聲，刀劍相交，刀重劍輕，風破浪右腕借力反彈，軟劍直刺老二咽喉，急勢未盡，手臂一掄，軟劍在半空挽了個劍花，改削小腹，右脚陡地橫掃，足踭如錘，撞向老大胸口。這幾招連消帶打，使得險，用得巧，一氣呵成，快如閃電。

老大老二驚出一身冷汗，一齊掠退幾步。

風破浪正要他倆如此，身子後翻，「燕子三抄水」，向葉英英身旁飛落。

他來得正及時，葉英英已呈敗象，手上三隻蝴蝶鏢經已發盡，正在無計可思間，風破浪眼明手快，左手抓住老三橫掃而至的鞭梢，兩人同時用勁一扯，軟鞭被拉得筆直，右手劍一掄，飛斬而下。把鞭截斷了一大截。

他的軟劍乃緬鐵所鑄，鋒利無比，劍至鞭斷，鞭一斷，老三連退數步。

適在此時，背後的夏盛已慘叫一聲倒地。風破浪大怒，擰腰撲向老三，老三被他氣勢所懾，忙不迭後退，風破浪一步不鬆，招招取他要害。

就在此時，葉英英「嚶嚀」一聲嬌呼，跟着傳來老二的聲音：「老三，快跑，愚兄得手了！」

風破浪大吃一驚，猛地頓足，倒飛、撲下，見葉英英手臂血跡斑斑倒在地上，他輕舒猿臂把她攔腰抱起，一抬頭，那三個賊首已跑得只剩三個黑點。

風破浪嘆了一口氣，心想此次一敗塗地，八方鏢局一行廿一人，死剩他兩個，心頭說不出的沉重。

又想起自己聲名本不好，此次鎩羽歸去，只怕來自各方的指責連易大俠亦難以包庇，心中機伶伶地打了個寒噤。

耳中聽到葉英英粗重急促的呼吸聲，倏的一醒，把她抱至一塊大石之後，忽然腰上一緊，葉英英雙臂如鐵箍般抱住她，月光照在她臉上，臉如火燒，嬌紅欲滴，眼角春潮蕩漾，媚態橫生，嬌喘不已。

風破浪長年在花叢中打滾，知她又中了迷魂春藥，心想大概是老二刀上塗有那種藥粉，他割傷了她的手臂，刀上之藥便傳入她身子，風破浪自懷中取了包解藥。倒在她口中，待藥粉化了才又點了她的睡穴，藏在石後。

風破浪倚石而坐，心中說不出的窩囊，怔怔地想着心事。

雷聲一响，刹那間，豆般大的雨傾盆而下。

風破浪心中的怒火熊熊燃燒，恨不得讓雨水把它淋熄，眨眼間渾身經已濕透。

葉英英亦全身濕透，濡濕的衣衫緊緊裹着她玲瓏浮凸的玉體，凹凸分明，異常誘惑，風破浪却沒有看她一眼。

大雨沒有淋熄他心中的怒火，但雷聲再响時，却把他震醒。

他連忙解開她的穴道，葉英英一醒來，問道：「他們……他們在那裏？」

風破浪搖搖頭，道：「你先把衣衫上的水擰乾，免得着了凉。」

葉英英低頭一望，不禁滿面通紅，急急躲在石後把衣衫擰乾。

風破浪道：「這些刦匪頗爲奇怪！」

「刦匪就是刦匪，有什麼奇怪？」

「第一，他們本可以把你殺死，但不但不殺，還反而下了媚藥；第二，那三個賊根本不像是綠林的好漢——試問若是佔山爲王的大盜又何需蒙了面？」他見葉英英不語，續道：「賊人兩番下媚藥，用意何在？跟你有仇，要以此打擊易大俠。」

葉英英喟然道：「你說得有理，不過，我却沒法回答你！」

雨漸歇，天色漸亮。風破浪跟葉英英合力挖了個大坑，把罹難的鏢夥安葬了。

風破浪決定跟踪那夥賊人，因爲鏢車剛推走不久，便下雨了，他深信車輪會在地上留下痕跡。

果然不久便發現了車轍，兩人都是精神一振，展開輕功追了下去。那路是通往鄂西的，正是他們要走的途徑。

走了五六里路，車轍忽然不見，風破浪大惑不解，葉英英倏地大叫一聲，手指山下道：「你看，在那裏。」

原來山下有道石澗，澗中有水，四處亂石密佈，却有不少藥材散落其間。風破浪打量一下四周的環境，十多丈外有塊大岩石，石上有泥巴，他細細看了一回，肯定這是賊人留下，便與葉英英爬下去。

石澗之旁有塊突出的大岩石，由山上望下來，看不到石下的情況，此時三輛鏢車正躺在石下，毀壞不堪，料是從山上推下來的，車上的藥材散在車旁，但亂石叢中仍有不少，岩石之上，有個石洞，洞口刻着消暑洞三個字，諒是當地村民所立。

風破浪爬上石洞，洞只有二丈深，六七尺高，洞中遺下不少灰燼，他細細檢查了一土一石，終於發現了一塊石頭的背後被人用炭寫着幾行字，沒有上欵。

「謹依所託辦妥，姓風的與葉英英料已成了好事，請於九月初三付另一半酧金，地點改在武昌，聯絡暗號照舊。」下欵寫着「知名不具」四字，日期是八月初九寅時。

風破浪心頭一跳，八月初九正是今日，時間亦符，正是那三個賊人的留字，他吸了一口氣，飄身出洞。

葉英英見他出來，忙問洞中情形，風破浪一一告訴她，兩人便躲在一塊大石之後，等待其同黨來取信息。

等了近個時辰，仍不見有人來，葉英英異常不耐，風破浪便跟她閑聊起來：「丁副總鏢頭是易大俠親自請來的？」

「當然囉，他早你一個多月到鏢局，那是千山去華山時順道邀請的。」

「李總管呢？」

「也是千山找來的，不過此人本座從未聽過他的名頭，聽千山說他辦事很仔細，武功也不錯。」

「原來如此，他和易大俠從華山一起回來？」

「不是，他遲了五六天才來，你問這個幹什麼？」葉英英有點詫異。

「沒什麼，我看你不耐煩，跟你聊聊而已，吸，噤聲，有人來了。」

葉英英不覺緊張起來，來的是一個樵夫打扮的大漢，一邊下山一邊唱着山歌。

那樵夫入了石洞，葉英英不禁站了起來，風破浪忙把她按下。

不久，樵夫又唱着昆曲慢慢爬上山，風破浪這才放開葉英英，兩人悄悄跟在他身後。樵夫大概走慣山路，步履起落異常快速，走了十多里已離開了山區，山下不遠之處有個小城鎮，看樣子還不算太小。

晌午經已過了，樵夫走入鎮內，兩人也跟着入去。

暗算

樵夫一直走到一家酒家門口，那附近有一檔字攤，只見他口中念念有詞，寫字先生揮筆疾書，片刻把一張大紅紙掛在牆上，工整的隸書，寫的正是消暑洞蒙面人的留字。

風破浪嘆息道：「賊人城府之深，行事之小心，眞乃大出意料。」

樵夫見一切已妥當，便入酒家吃飯，風破浪一扯葉英英也入了酒家，雖然晌午已過，可是食客不少，兩人找了個臨街的座位坐下，葉英英隨即呼小二取酒菜來。

樵夫的那張桌子坐了兩個人，他對面坐着一個老漢，把樵夫遮了半張臉。

樵夫的菜送上來了，那老漢便離開，當他轉身出店時，風破浪可以看到他的半張臉，突然，那人鼻子無由無故的急促地皺了幾下，風破浪登時想起了一個人來，刹那，他不由怔了一怔，跟着哂然一笑，暗笑自己疑心太大，世間上有相同習慣的小動作者多的是。

一回頭，樵夫正要離開，酒菜放在桌子上，絲毫未有動過，風破浪心頭一動，連忙自椅上竄了起來，剛好店小二送酒菜過來，碰了個滿懷，酒菜湯水濺了兩人一身一地。

風破浪在不提防之下被他撞退兩步，他顧不得整理衣衫，一退即上，店小二伸開雙手攔住他，道：「客官，你打破東西，叫了菜又不吃，這算什麼？」

風破浪笑道：「等下賠你！」一手推開他，奔出店外，那樵夫已跑得無影無踪了。

他廢然一嘆，回手抛了塊銀兩給小二，道：「快替我再準備一份！」小二見錢眼開。自再無意見。

風破浪轉首對葉英英道：「我去買兩件衣服就來。」

葉英英道：「速去速回！」

酒家的斜對面就有一家故衣店，風破浪本擬買一套，後來回心一想便替葉英英多買了一套，跟着到隔隣的一間藥材店買了幾種藥材，買了所需的一切，然後提着回酒家。

到了酒家門口，驀覺氣氛有異，食客紛紛跑出來，他心知不妙，連忙排開衆人衝入內，只聽「叮叮」一陣兵器相碰聲，兩個大漢舉刀迫住葉英英，葉英英已退至牆角，形勢異常危急，風破浪不及細想，就近抄起桌上的酒杯，向那兩個大漢飛去，人跟着躍離桌子，凌空向那兩個大漢射去。

半空中軟劍已抽握在手，急刺兩個大漢的背心，那兩人慌忙回身舉刀擋架，雖沒傷着却也狼狽異常，都是閃身退開。

風破浪火塡膺，那肯放過，脚尖一點，迫了上來，驀聽「砰」地一聲，葉英英倒在地上，風破浪偷眼一看，只見她胸上插了一口匕首，胸衣全被血水濕透，一時魂飛魄散，顧不得再追人，回身抱起葉英英，伸手一探，還好尚有呼吸。

他雙眼如電在店內掃過，那兩個大漢經已離開，可是此地終非久留之地，畧一沉思，叫了小二過來，抛了一錠銀子給他，在他耳畔細細說了幾句。

店小二連聲沒問題，帶他入了厨房，跟着打開後門讓他離去。

風破浪走了幾步，見門已關起，立即躍上屋頂，跟着展開身法向落馬坡馳去。

× × ×

風破浪把葉英英抱回落馬坡的消暑洞裏，洞下藥材甚多，其中不乏人參及田七之類，他忙了半天，總算把葉英英救醒。

可是他連夜打鬥及奔波，又一天滴水不進，也餓得四肢無力，只得掬了幾把山水喝了。

休息了一會，精神稍復，才趁着天色未暗，便上山頭打了隻野兎，又到昨夜遇刦的亂石崗拾了個破鍋回來。

風破浪每天替她換藥，又以人參熬湯給她喝，七天之後，葉英英傷勢大有起色，已可以說話了，此時風破浪一顆心才放下。

此刻他又熬了小半鍋人參田七野兎湯，趁着湯還未凉，又取傷藥替他更換。

本來是紅潤的臉色，如今却又瘦又青，風破浪憐惜地嘆了口氣，動手替她寬衣。匕首刺在雙乳之間，只要偏左一點，葉英英便回天乏術了。

風破浪解開紮布，葉英英恰在此時醒來，她覺得胸口冰凉，知道風破浪又替她換藥，雖說江湖兒女男女之防沒那麼嚴，但她還是臉如火燒，輕聲道：「謝謝你了，我，我自己來！」掙扎着坐了起來。她紮得很辛苦，結果還是風破浪替她紮好。

飯後，風破浪下了極大的決心問道：「副總鏢頭，屬下有句話要問你，希望你能在愼重考慮之後回覆我。」

葉英英一怔，靠在洞壁沉吟道：「風鏢頭有話但問，本座這條命也是你檢來的，這幾天又使你這般辛苦，本座更是感激不盡，要是千山知道他亦必感激不已。」

「副總鏢頭有否覺到易大俠最近有何異處？屬下是指易大俠在去華山之前，以及從華山回來了之後的分別。」

葉英英笑道：「你想到那裏去了，所謂江山易改，本性難移，豈會因去了一趟華山便會有所改變？」

「請問易大俠的師弟是誰？屬下怎地從未有個耳聞？」

葉英英考慮了一下才道：「他叫原天彪，不過你不要告訴別人。」

風破浪隱隱覺得好像曾聽過這個名字。「他一直隱居在華山？」

葉英英嘆了口氣，道：「這次回去後

，便打算舉荐你當副總鏢頭，我也不想再出來了，告訴你也無妨，原天彪雖與千山同師學藝，可是秉性絕不相同，在江湖上做了好幾件令人指髮的事，千山師父知道後，便宣告把他逐出門牆，而他亦從此銷聲匿跡。直至他師父死了才偷偷跑來找千山，表示了悔意，千山念他孤兒，可能是自小有失教養，才會一時鑄下大錯，不但原諒了他，而且把師父遺下的劍譜送給他，原天彪果然痛改前非，一直隱居在華山雲台峯苦練劍術武功，閒時並精研佛經，那時候我還未嫁給千山。」

她喘了一口氣，才續道：「結婚時本擬請他，可是他說怕影响千山，所以沒有來，這以後，千山每年都去一趟華山看望他，每次回來都在我面前讚不絕口，說原天彪武功佛學，都有長足的進步，我也希望他能以新面目出現江湖，為同道做些好事。」

風破浪閉起雙眼，想了一會又問道：「易大俠最近眞的沒有改變，嗯，包括一些習慣性的小動作！」

「你到底想些什麼？」葉英英詭異地看了他一眼，不過還是答道：「他從華山回來後，一直在忙着籌備鏢局的事，和我見面的時間也不多，嗯，對了，千山本來去華山是說要邀天彪來鏢局當個副總鏢頭的，可是天彪已經淡泊名利，不為所動，所以千山才臨時要我頂替他的！」

「哦……原來易大俠是因此而去華山的。」他終於下了最堅的決心，「副總鏢頭，在臨出鏢的前一晚，屬下無意經過你房間，聽了你們夫婦的說話……」

葉英英臉上一紅，怒道：「你怎地如此無恥，偷聽人家說話？」她一怒，牽動傷口，不禁呻吟了一聲。

風破浪一邊扶她睡下，一邊把那晚無意經過的情形對她說了一遍。「照情況看，易大俠是與以前有所不同，副總鏢頭，屬下問你這些話本無冒瀆之意，這關係重大，希望你……」

葉英英把頭轉向洞壁：「他在這方面是有點不同，以前他若遠出回來，必定十分熱情，這次卻……」

風破浪緊問一句：「那晚他與你燕爾，你有否發覺他與前有所差異？」

「沒有？」葉英英臉紅似火，「那晚他說怕我明天出鏢勞累，所以並沒有留下來，他，他獨自去書房睡覺。」

風破浪又再哦了一聲。再問一句：「易大俠的內力很深，比丁羽還深？」

葉英英想了一想，道：「不會吧，我看過丁羽表演過擊石如粉的功夫，他在內力的造詣眞的很深。而且，千山是以劍術成名的！風鏢頭，話我已全部告訴你了，到底你懷疑什麼，也該告訴我了。」

風破浪笑笑。「現在還差一點證實的工夫，到時自會告訴你。」

葉英英大嗔，捶了他一下，粉拳擊在他腿上才驀然覺得有點失儀，嬌靨不由地又是一紅。

× × ×

一個月後，葉英英已經痊癒，風破浪便把買來的藥材煉製成易容膏，兩人易了容之後，便離開落馬坡。

跟着買了兩匹坐騎，直趨武昌，到武昌賊人訂下的接頭的日期早巳過了。可是風破浪另有打算，他到了武昌，立即到許三弟家開設的一家客棧去，兩人安頓了行李，風破浪立即寫了封長信，封了信封才取去找掌櫃。

他在掌櫃面前表露了自己的身份，並要求把信儘快送交給許三弟，掌櫃滿口應承，道：「客官放心，敝店有信鴿跟少爺聯絡，我這就去準備。」

風破浪與葉英英在武昌住了近月，才收到許三弟的回信，他收了信立即動身北上。

× × ×

過了江北，武林沸沸騰騰都傳說風破浪失了鏢怕負責任，竟然逃走了，而且還拐帶了葉英英，八方鏢局正四處找尋風破浪，而且易千山準備為此事發出武林帖，希望同道協力捕捉風破浪。

種種傳聞對風破浪都是非常不利，一路上碰到的江湖人物，提起風破浪無不咬牙切齒，葉英英更得了個「淫婦」外號。

幸而他們是易了容，沒人認得出，否則在半路早已被五馬分屍了，葉英英數次忍不住要表露身份跟他們解釋，都給風破浪制止。

在武昌時，風破浪已把自己所懷疑的告訴了葉英英，並要求葉英英給他兩個月的時間去作證實，在這兩個月之內，一切行動都得經風破浪同意。

葉英英卒之給他說服了，這一方面是因為經過這些日子的接觸，她覺得風破浪心腸實在不壞，極其量只能算得行為不檢而巳。另一方面，也因為他是自己的救命恩人。

到了開封已是冬天，他們決意先去找許三弟，準備暫時在許三弟處居住。

許三弟不在家中，幸而他有交待下來，那些家僕及丫環對他們倒還熱情。

風破浪生怕洩了行藏，壞了大事，便叫葉英英藏在內室，他自已亦整天在廳內喝悶酒。不敢離門半步。

過了三天，羅文軒突然來訪，他見到風破浪不禁一怔，跟着露出驚喜之色，道：「原來風兄藏在此處，倒教小弟替你担心不已。」

風破浪苦笑一聲，道：「小弟也是剛到三天而已。」

羅文軒露出興奮之色，道：「小弟對風兄之本領眞的萬分佩服，這一路上幾多易千山的朋友竟未能攔得住風兄。」

風破浪道：「小弟有什麼本領？不過是靠易容藥罷了。」

「原來如此。」羅文軒頗有義憤地道：「易大俠這次貿貿然說風兄拐帶了他夫人，實在過份！」又問：「易夫人呢？」

風破浪剛張開口，突然改變主意：「在一次廝殺中失散了，小弟事後也是遍找她不獲，這才趕來！」

「外頭風聲好緊，風兄有何打算？」

風破浪苦笑道：「易大俠地位崇高，小弟還能怎樣？只能見步行步了！」

「正是，起碼也得待他氣稍平了，才設法找人去解釋，咦，許兄呢？」

「他去洛陽查帳，聽說洛陽那家店子有點問題！」

「如此小弟先告辭了，風兄先安心在

這裏住一段時日，小弟若能够幫你的，風兄但請開口！」

「羅兄對小弟的情義，小弟十分感激，異日若用得着羅兄的，自當相請。」

× × ×

再過兩天，羅文軒又至：「小弟想請風兄到舍下吃頓便飯，這是小弟對風兄的一點心意，請風兄不要推辭。」

風破浪沉吟道：「怕不方便吧，再說，小弟如今有如欽犯，只怕累了羅兄！」

「呸！什麼欽犯？」羅文軒十分激憤地道：「這只是易千山的片面之詞而巳，難道風兄還不相信小弟？」

「不敢，如此小弟恭敬不如從命。」風破浪無可奈何地道。

羅文軒把住址告訴了他才拱手辭別。

眞　相

到了掌燈時分，風破浪才再易了容依約去羅家。羅家不大不小，婢僕也不很多，不過廳內佈置却頗整潔，擺設頗多，一切井井有條，但反而覺得有點過份，甚至有點俗氣。

羅文軒招待他坐下後立即按着小腹道：「風兄請稍坐一會，小弟去解個手！」

一忽，羅文軒回來殷勤地招呼他，吩咐僕人送上酒菜。「風兄勿怪，小弟今日肚子不很舒服。」他見風破浪瞪大眼睛望着他，自我解嘲地道：「許是小弟貪吃壞了肚子，今天一日之內跑二三十趟了！」

風破浪目光神采一亮一暗，道：「原來如此？」片刻，僕人把酒菜送了上來，風破浪却起身道：「小弟也想去解手，羅兄勿怪？」

羅文軒笑道：「咱們是同病相憐，小弟那敢怪風兄，羅福，你帶風公子去。」

那個僕人應了一聲，便帶風破浪去。

風破浪自茅厠出來時，見那僕人仍站在門外等他，他朝他笑笑：「辛苦了！」

回到廳內，羅文軒替他斟了一杯酒，又替自己斟滿一杯：「風兄，這一杯小弟祝你早日洗脫奇寃。」說罷舉杯而起，一仰頸子，一口喝乾。

風破浪趁他不覺，取了根銀針插在酒中試了試，見沒有異樣才喝下。

「來，小弟亦敬羅兄一杯！」風破浪反而勸起酒上來。

羅文軒呼道：「風兄果然痛快！」兩人你一杯、我一杯，連喝兩三壺酒，依然面不改容。起更後，羅文軒勸酒更密，風破浪笑道：「羅兄怎地不叫小弟吃菜！」

羅文軒乾笑一聲，神情有點奇怪：「小弟竟忘了，風兄勿怪！」他句句勿怪，似是有禮，但令人聽了不自然。

風破浪吃了塊鷄肉，突然道：「羅兄你這是什麼酒？怎地小弟只喝三五斤便覺頭暈。」

羅文軒笑道：「也只是尋常的高粱，大概是風兄近日心情不佳吧！」

「不對，小弟平日十斤烈酒下肚也是臉不改容。咦，怎地暈得這般快！」

「風兄不必担心，今夜就在小弟家留宿吧。來，再來一杯，咱們不醉無歸！」

風破浪搖晃晃地站了起來：「好，小弟……替你斟一杯。」他舌頭發大，聲音有點不清。那酒斟了一半，他便咕咚一聲，撲倒在桌上，把酒水飯菜濺得一地。

羅文軒彈開衫上的飯菜，怒哼一聲：「要醉也醉得不是時候，算你小子內力好，要不然別人只一兩杯，便得倒下。」說着推開椅子，走向房內。

風破浪貍貓般彈起，只一個起落便到房外，把耳貼在門縫上。

只聽羅文軒道：「那小子也眞硬，到此時才倒下，倒讓鄭爺久候！」

一個陰沉的聲音跟着傳出來：「那小子眞的醉了，你可有檢查過？」

羅文軒哈哈一笑。「鄭爺可也小心，在下在酒中下了百宿醉，那小子喝了這許多，任他內力多好，此刻只怕把他頭割下他也不知道。」

那陰沉的聲音又傳來：「羅兄弟做得好，日後盟主自不會虧待你，好，待鄭某把他提去交與盟主。」

風破浪一吸氣，如壁虎般迅速無比的掠上屋樑，跟着藏身在承塵之後。

只見羅文軒帶了個身材高大的漢子出來，他目光落在桌上，不禁叫聲不好，「那小子，那小子，去……去了那裏？」他又驚又怒，說話也是結結巴巴。

「哼，鄭某早知你辦事不穩！如今人呢？」

羅文軒一赫，忙把僕人叫來：「你們有沒有叫那小子離開？」

衆人齊聲說沒有，羅文軒暴躁地喝道：「快去找！」

那姓鄭的漢子冷冷地望着他：「今日若被風破浪逃走，只怕你日後還得自己小心一點，他若要報仇，第一個要殺的就是你！」

羅文軒機伶伶打了個冷顫，亦連忙去搜查。姓鄭的冷冷地跟在他背後。

風破浪藏在承塵上，一動不敢稍動，但心中却不斷地活動着。「好個出賣朋友的傢伙，要不是我從你口中聽出破綻，事先借機離開服下解藥，今日豈不是要做個寃鬼！」

三更的梆子聲傳來不久，羅文軒與那漢子重新回來廳中。

那漢子冷笑道：「姓風的經此之後，只怕再難找到，日後你自去向盟主解釋。」他霍地長身而起，拂袖離去。

羅文軒忙追上幾步，顫聲道：「盟主面前，還請鄭爺美言幾句，在下也……」

只聽一聲冷哼聲巳在三丈之外。

他們搜遍羅家每寸地方，但萬沒想到風破浪竟然尚未離開。

× × ×

臘月，北風怒吼，大雪紛飛，開封城街道上行人稀疏。一個小乞丐拿着一封信，交給八方鏢局的門公，說是受人所託，要交給易千山的。

易千山打開信，裏面只寥寥幾行字。

「總鏢頭：由于格于情勢，屬下不能親到鏢局向總鏢頭禀告一切，希望總鏢頭今夜二更到城東小楓林一晤，風破浪敬上。」易千山怒哼一聲：「這無恥的小子，竟然有顏面見我！錦豹！」他對一名侍候在旁的趟子手道：「梅兄弟，請你去叫鄭總管來。」

× × ×

臘月的小楓林，樹上光禿禿沒有一張

葉子。風高月淡，城東的小楓林遠看就像是一頭靜臥的黑豹。

二更後，二條黑影穿入林中。夜風呼呼，樹枝簌簌作响，氣氛有點嚇人。

一個黑影道：「盟主，提防那小子藏在樹後暗箭傷人！」

「只怕他無顏見本座！」

驀地，不遠之處傳來一個叫聲：「原天彪！」

黑影驀地轉身，叱喝道：「誰？滾出來！」

風破浪自樹後轉出來，道：「不必裝腔作勢了！你是原天彪，不是易千山！」

「你胡說什麼？」易千山目光在林中一掃，四處靜悄悄，只有呼呼的北風。

鄭錦豹走前幾步，封住風破浪的退路。語氣陰森地道：「你拐了盟主夫人，還有胆回來！只怕今日再也逃不了！」

風破浪夷然不懼，哂道：「風某已被你們迫到走投無路，要逃也逃不了！」

鄭錦豹一笑道：「算你小子知機。」

風破浪道：「原天彪，風某對你的機心及計劃佩服無比，可惜，你所用非人，你若不是派鄭總管到落馬坡下小鎮去取信息，在下亦不會發生懷疑。」

易千山望了鄭錦豹一眼，眼中露出一絲怒意：「我不是吩咐你易容才去麼？」

鄭錦豹鼻子急促地皺了幾下，道：「屬下是易了容才去的！」

風破浪道：「不錯，你的易容術也很不錯，可惜原天彪和你都忘記了你有一個毛病——你的鼻子每隔一段時間，便會無端端的皺幾下！」

鄭錦豹冷笑道：「僅此你就猜出我的眞實身份？」

風破浪冷冷一笑，道：「你現在也承認了麼？」

「不錯，我就是原天彪！」

風破浪哈哈一笑，道：「我早巳知道，你爲了長期掩飾身份，必定需要把葉英英休了或者殺死，所以找上了我，可惜，你找錯了人！正如你所說，風某知道三教九流的伎倆實在太多了！」

頓了一頓，沉聲道：「原天彪，你看看吧！」雙脚一頓，附近地上的雪花立即飛揚，無數人破土而出。

剎那，林中燃起無數的火把。火光把小楓林照得如同白晝。

葉英英、「鐵掌金刀」勝老爺子、柯去邪、許三弟、丁羽、武當兩儀劍公孫昆仲以及十多個各地的成名英雄現身出來。

原天彪神色大變，不過他終是一代梟雄，眨眼便巳恢復常態。抱拳道：「易某不知各位來此相聚，打擾了！風破浪，失鏢的事，改天才來鏢局交代！」足尖一點，人如大鳥般飛起。

風破浪斜飛掠起，人未至，軟劍先至，疾刺原天彪面門。

原天彪怒哼一聲，被迫躍下地上。

「鐵掌金刀」勝老爺子踏前一步，道：「原天彪，你陰謀早巳露出。明年，江北盟主一職絕不會選你！」

原來近來江北同道鑑于邪魔日益橫行，打算推舉一個德高望重的大俠當盟主，主持消滅邪魔的行動。易千山當然是最佳的人選，因此，不少同道近日來已預先稱他盟主。

原天彪兀自道：「易某才疏德淺，武功仁義都不足以服衆，早就對大家提議另請高明矣！」

柯去邪道：「要不是咱在華山找到易大俠的屍首，說不得咱老柯現在還不相信呢！」

許三弟接口道：「易大俠屍體的臉上沒有臉皮，當然是你剝了下來製成了人皮面具。」

原天彪長嘆一聲道：「天亡我也！」

風破浪道：「起初我只是懷疑鄭錦豹，後來想起出鏢那天，站在烈日之下，衆人無不滿身被汗水所濕，只你點汗不現。最奇的是你手心却滿是汗水，證明你的內力未至寒暑不侵的地步！這只有一個解釋：你面上戴了面具，所以汗水透不出，你因身材較瘦削，用了棉花塞在衣內，棉花把身上的汗水吸掉，所以也不見汗跡！」

原天彪冷冷地道：「想不到你心思這般愼密。我只是錯用了你！」聲音轉厲：「其他人誰能看得出？」

風破浪道：「但是你還是怕葉英英會發現你的破綻，因爲夫婦無所不言，亦無所不做。所以你不敢與易夫人同房，也因此急欲把她休掉，或除掉。這樣，你便會理所當然的成爲人人景仰的易大俠，你無需多花力氣，便能取得崇高的地位及聲譽，這自然是最佳之法，可惜天網恢恢，疏而不漏，易大俠在天之靈，也不會放過你這豬狗不如的東西！」

原天彪心頭一驚，退了兩步，隨即怒火塡膺，喝道：「原某的計劃全被你一人破壞，今日不是你死，便是我亡！」拔出長劍，挽了個劍花，朝風破浪刺去。

勝老爺子喝道：「到此地步，你還敢逞強？」

原天彪長劍絕不稍竭，冷冷地道：「原某希望既巳破滅，自得找個人墊背！」

風破浪閃開一步，軟劍自腰上射出架住來劍，道：「只怕未必能遂你之願！」

柯去邪道：「說不得咱們大伙兒一齊衝上去！」

許三弟怕風破浪有失，接口道：「對，對付這種卑鄙小人，何必講什麼江湖規矩？大家一齊上吧！」

原天彪嘿嘿冷笑，劍勢更盛。

風破浪急道：「此人把小弟害慘了，不親手殺他，難以洩心頭大恨！各位稍候，風某若是不敵，才再援手未遲！」他說話時未免略一分神，「嗤」一聲，衣袂被長劍刺穿一角。

原天彪得理不饒人，長劍連刺十七招，招招朝風破浪死穴招呼。風破浪沉着應付，手腕振抖，見招破招，不退半步。

原天彪越戰越勇，對他來說，這無異是背水之戰，猛地長嘯一聲，長劍倏的一沉、一彈，從意想不到的角度斜刺風破浪左臂。

這一招奇妙無比，衆人都禁不住啊地叫了一聲。

風破浪一吸氣，飄身後退，一退三丈。原天彪迅即追前，一進就是二丈。

一退再退之下，風破浪背巳觸及樹幹，剎那原天彪長劍巳至，風破浪猛吸一口氣，背貼樹幹，陡地升起，劍在他足下三寸處刺入樹幹。電光石火之際，風破浪左脚反踢樹幹，身子向前標出，右脚即時飛踢原天彪面門。

原天彪身子急蹲而下，風破浪走勢甚猛，身子射向他身後，就在此時，原天彪長劍巳離樹幹，轉身揮劍向上一撩。

他蹲下、拔劍、轉身、揮劍，幾個動作一氣呵成，如羚羊掛角，無跡可尋。旁人又不禁發出讚嘆之聲，讚嘆聲剛起，立即轉爲驚呼——爲風破浪的安全而驚呼。

風破浪倏見長劍撩來，百忙中左脚尖點在右脚面，身子冉冉升上半丈。

饒得他應變的快，大腿上還是中了一劍。幸而他飽經風浪，猛地一折腰，凌空打了個觔斗翻開。

他剛動，原天彪立動，斜竄而去，追在他身後。倏地一片「嗤嗤」聲响，無數牛毛般大小的銀針自他劍尖噴出，原來他劍身中空，藏了不少淬毒銀針，又在劍柄處裝了機簧，只要一按暗掣，銀針便自劍尖噴射出去。

銀針剛射出，衆人怒罵起來，可是巳經救援不及。千鈞一髮之際，風破浪眼明手快，身子自一棵樹上飛過之時，驀地伸手一拉樹枝，跟着一放手，整個人便如脫弩之矢向天上射去。

「嗤嗤嗤」！銀針自脚底飛過，風破浪右臂一揮，軟劍自手上脫手飛出。

風破浪在千鈞一髮之際避過銀針，原天彪不禁一怔，氣一洩，身形便自高處落下，剎那間，風破浪那把軟劍，巳如長虹貫入他的天靈蓋。

× × ×

八方鏢局內，葉英英替風破浪包紮傷口，她包得很仔細，好像要連她的感情也包上去似的，過了好一會才包好。

風破浪道：「謝謝你！」他望一望她髮際的一朵白花。

葉英英嫣然一笑，道：「你忘記了在落馬坡時你替我換藥的事？」說到這裏，臉上飛起兩朵紅雲。

風破浪瀟洒地一笑：「當時你也還不是天天多謝我？」他在椅上站了起來，走了兩步，覺得並不太影响他走動。

葉英英急聲問道：「破浪，你要去那裏？」語氣透着關懷。

「從那裏來，到那裏去？」風破浪把軟劍纏在腰上。

「你又要去青樓？哼，好無出息！」

風破浪喟然道：「天亮了，新的一天又開始了。風破浪亦應開始新的生活了！」一拱手，道：「後會有期！」身子穿戶而出。

葉英英緊追兩步即止，目光自窗口望出去，風破浪的身子巳沐浴在晨曦中。

（全文完）

神仙的事故

・本文承自第33頁・

當他站直身子之後，又聲言道：「現在我只拍三下手掌，就可以取開他的拐杖，讓他像常人一樣，走下台去！」

於是所有人屏息着呼吸。

「拍、拍、拍！」

柏克醫生剛拍完了三下手掌，一名助手巳由台緣走過來，取去了跛子的拐杖。

豈料就在這一剎那間，「轟隆」一聲，跛子倒在台上！

人們立刻嘩然！柏克醫生忙走過去，他以爲只是暗中助他的「切尼星球人」一時大意，豈料一再試過，還是失靈。

另一方面，他的四名助手，也無法令病人產生奇蹟。柏克醫生又驚又急。

台下噓聲四起！秩序一度混亂起來。

州警一邊維持秩序，州長一邊用擴音器叫大家冷靜。

與此同時，「CIA」特務和「FBI」密探，見時機成熟，立刻上台，以「保護」爲名，抓走了柏克醫生等人。

出醜的真相

那是一幕鬧劇。但除了少部份人之外，根本沒有人知道是如何會上演的。

總之，消息迅速傳開了。

「萬能教『神蹟騙局』被揭破……」

「數萬人當衆出醜……」

「迷信者當頭一棒……」

「美國法庭即將宣佈『萬能教』爲非法社團……」

「軍警接收各地『萬能教』會所。」

諸如此類的新聞，隨即在世界各地的報紙頭條出現。

× × ×

到底這是怎麼一回事？

柏克醫生等人，爲什麼會當衆出醜？

毫無疑問，這是「三十九號基地」和「祖必達星球人」之間的「傑作」！

他們爲了保護地球上的資源不致被「切尼星球人」掠奪，不得不雙管齊下地，進行了一項計劃和行動。

原來「祖必達星球人」的戰鬥飛碟巳找出了「切尼星球人」的前進基地，就設在我們這一個太陽系的金星之上。

於是他們首先採取了主動攻擊。

這時候，正在地球進行活動的飛碟和「切尼星球人」，紛紛回防。

因爲他們總部位於「仙女座銀河系」，要由本星球派人來，爲時太久了。

豈料「祖必達星球人」所控制的「射幾號」指揮部早巳看通這一點。

於是另一支飛碟作戰部隊，半途截住「切尼星球人」的回防隊伍，把他殺得片甲不留，全軍覆沒。

不過，這些發生在外太空的戰鬥，地球人固然不會知道，就是在我們地球表面上發生的「無形戰鬥」，試問又有多少人知道？

狄卡等人率領的「祖必達星球人」，就是假扮「切尼星球人」去令柏克醫生等人當衆出醜的。結果經此一役之後，以後再也沒有人相信「萬能教」。但是，「神蹟醫術」却是對地球人眞正有過好處的，可惜却因爲一場「星際鬥爭」而絕跡！

中國人數千年以來一直相信「神仙」的存在，經此一役之後，就是美國人也相信了！不過，他們心目中的「神仙」幾時再出現？眞是天曉得！

（完）



精選中篇俠情故事

黃鷹·文　盧令·圖

御用殺手（二）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獨孤無樂有一樁不可告人的隱秘，却無意中被秦步歌知道了，因此他非殺人滅口不可。他深知秦步歌在百花院召妓，便帶了手下大鬧妓院，竟把所有的妓婦都殺光，秦步歌苦戰，才得脫逃，在一處荒山，找到獵人花豹，托花豹代遞一個消息轉告他的友人，便匆匆趕回家去，到達家門，才知他的妹妹晶晶已被獨孤無樂所殺，他一見到獨孤無樂，即怒火中燒，兩人又打起來，經過一番慘烈拚鬥，結果獨孤無樂被削斷一臂，而秦步歌也重傷，自忖難以活命，便自刎身亡，隨後，獨孤無樂命令手下放火燒掉秦步歌的家，才率衆離開……

急朋友之仇　搗敵人之窩

常護花

因爲祖尚知道，一切已經有獨孤無樂替他安排，也相信，憑獨孤無樂的經驗，一定會有一個妥善的解決方法。

他當然也知道十多年出生入死拚命打出來的基業終於盡毁今朝，只希望組織能够顧念他這十多年的出生入死，饒他一條命。他總算沒有失望，等到了二更，獨孤無樂那兩個侍童終於到來，只是帶走了他的一隻左手。

那隻左手却是比他的右手還要珍貴，他的右手雖然用得一手快刀，眞正的殺着却是在他的左手。

那隻左手比右手粗大很多，兼練鐵砂掌，佛門金剛指兩種硬功。

死在他左手之下的人比死在他右手之下的最少多三倍。

那隻右手他習慣藏在衣袖之內，看見套在他左手中指上那隻骷髏玉戒指的敵人，還沒有一個能够活下來。

他却是親自用刀將左手斬下，這也是獨孤無樂的命令。

這種懲罰祖尚還是覺得太便宜，雖然沒有了那隻左手，他還是非常開心。

最低限度他還能够保住一顆腦袋，況且砍腦袋還不是最重的懲罰。

× × ×

在組織來說，祖尚沒逃走，又肯給砍下那隻左手，事情便已告一個段落，對百花院採取行動之前，獨孤無樂亦已經清楚知道，在祖尚離開之後，水仙接觸過什麼人，爲防萬一，甚至已佈下天羅地網，準備將百花院的所有人斬盡殺絕。

獨孤無樂並不是第一次做這種事，在殺人來說，他更是一個天才。

所以祖尚實在很放心。

水仙找來了秦步歌，在秦步歌死亡之前已將消息送出去，却是祖尚意料之外。

他放下的心立時又懸起來，可是他沒有迴避，他知道即使他有這個心，組織也不會容許。

常護花一定會到來，什麼時候？

× × ×

長歎聲中祖尚手上的露水迅速被風吹乾，他忽然感覺自己的生命亦將有如朝露一樣短促。

也就在這時候一個勁裝疾服的中年漢子匆匆趕來稟告：「祖爺，有人在賭坊那兒搗亂。」

祖尚冷冷一笑。「是輸了不服氣？」

「不，是贏得太多，坊裏的弟兄不讓他們賭下去。」

「他們？」祖尚一皺眉。

「他們一共兩個人，一個是獵戶裝束，中年人，另外一個很年輕，衣飾華麗，顯然是富貴人家的公子。」

「哦？」祖尚沉吟起來。

「這兩個人身份懸殊，偏就走在一起，看來而且還是好朋友。」

「他們到底贏了多少？」

「十萬兩銀子也有了。」

「那他們拿過多少銀子出來？」

「一百兩。」

祖尚一怔。「這兩個人若不是運氣太好，必定做了什麼手脚，賭坊裏的兄弟難道什麼也看不出來？」

中年漢子點頭，祖尚反而笑了。「若是眞的什麼手脚也沒有做過，運氣這樣好的人倒是罕有，輸給他們也是應該。」

「應該？」中年漢子奇怪的望着祖尚，他事實還是第一次聽到祖尚這樣說話。之前莫說十萬兩，就是給贏去了一萬兩，祖尚便已經拍案大罵。

「他們也只是賭錢而已，並非賭命。」祖尚轉問：「不讓賭下去他們怎樣？」

「獸戶很生氣，要打架，那位公子却只是要與賭坊的主持人理論。」

「架有沒有打成？」

「沒有，客人太多了，打起來有損賭坊的聲譽。」

「那麼孫勝與他們理論下來如何？」

「我們理虧，孫二爺作不了主，所以叫屬下走一趟，看大爺你怎樣意思。」

「孫勝是一個笨蛋，大概近年來日子過得太舒服了。」祖尚仍然在笑，那種笑容却令人不寒而慄。

中年漢子一旁看着，亦不由打了一個寒噤。

祖尚沉吟着接道：「這個人看來也不簡單。」

中年漢子奇怪道：「那個人？」

語聲甫落，一個人匆匆走了進來，四十左右年紀，挺着老大一個肚子，一身肥肉不停顫動，走到祖尚面前，不住喘氣，就好像剛爬過幾座大山。

中年漢子一眼瞥見，又是一怔。「二爺……」

來的大胖子當然就是孫勝了，把手一揮，道：「這兒沒你的事，站開！」

中年漢子忙退了下去。

孫勝又走前一步。「老大，這件事只怕大有問題。」

祖尚目光一落。「是不是本來賴住賭坊不肯走的那兩個人突然又肯走了。」

孫勝愕然道：「老大已經知道這件事了？」

祖尚不答反問：「你跟着我好像已經有不少年？」

「七年了。」

「當時你只有現在的一半胖，出手很敏捷，頭腦也非常靈活，所以我一直將你留在左右。」

「小弟沒有忘記大哥的提拔。」

「這兩三年你的日子過得好像還不錯吧。」

「很不錯。」孫勝撫着大肚子。「這完全是大哥的關照。」

祖尚目光一落。「我現在才留意到你已胖成這樣子。」

孫勝道：「不知怎的，就多了這樣的一個肚子。」

「一個人日子過得太舒服看來並不是一件好事，好像這樣的一個肚子，其實是一種負担。」

孫勝笑應道：「倒也不覺得。」

「最低限度，你的身手已因此變得沒有以前的敏捷。」

「沒有這種事。」孫勝雙掌一盤，兩條腿左箭右弓，雙掌再一登，施展了一式「雙龍出海」。

祖尚一聲冷笑，半身一轉，欺入中門，突然一拳擊向孫勝的肚子。

孫勝呆了呆，要閃避已經來不及，「蓬」的肚子上捱了一拳。

這一拳眞還不輕，直打得他飛開半丈，變成了滾地葫蘆。

「不說遠，在三年之前，你一定閃得開這一拳。」祖尚拳收回袖中，面上已沒有笑容。

孫勝灰頭土臉，掙扎着爬起來，方待分辯，祖尚說話已接上。「閃不開這一拳我也不怪你，只是連那兩個人的用意你竟都看不出來，却實在令我痛恨！」

孫勝的頭腦好像亦已給這一拳震醒，面色突一變。「他們莫非就是要找出大哥住在那兒？」

祖尚冷笑道：「你既然已着人來向我報告，他們還留在賭坊那兒幹什麼？」

孫勝面色一變再變，祖尚歎息接道：「你也是老江湖的了，怎麼變得這樣子輕率？」

「小弟該死！」孫勝跪倒地上。

「你雖然該死，却未必死得了。」祖尚搖搖頭。「他們要找的只是我！」

孫勝忙建議。「小弟這就去着人準備侍候他們。」

「他們相信已到了。」祖尚這句話才說完，一陣嘈雜聲已由大堂那邊傳來。

那個退出去的中年漢子旋即奔回，看見孫勝跪在地上，急忙停下。

「江老七，出了什麼事？」孫勝吃驚的問。

「那個獵戶將幾箱銀子推了進來，說是要還給我們。」江老七面色發青。

孫勝跳起身。「好，就給些厲害他們看，讓他們知道天高地厚。」

他一步還未奔出，祖尚已喝住。「不要衝動。」轉問江老七。「那個年輕人有沒有同來？」

「就是他在派銀兩。」

「哦？」祖尚一皺眉。

「他們說見者有份，將那些銀錠一錠錠擲給我們的人，只是沒有人接得下。」

江老七語聲顫抖。

祖尚突又笑起來。「到底是富貴人家出身，作風的確是不比尋常。」

語聲一頓，目光一轉。「你們跟我來？」舉步向大堂那邊走去。

孫勝慌忙走到祖尚身旁。「大哥，是不是因爲那件事？」

祖尚悶哼道：「到現在還問是不是，你難道眞的已胖得連頭腦也像豬一樣？」

孫勝垂下頭，不敢再作聲，祖尚也沒有再說什麼，脚步不停，往外走去。

他的脚步與神態看來都是那麼鎮定。

一個人縱然面臨死亡，但當他知道無可迴避的時候，據說往往都會激發起一種視死如歸的豪氣。

× × ×

大堂上高懸着一盞長明燈，但即使沒有燈光，也已經够亮。

在大堂照壁前面，放着四個大箱子，一個獵戶裝束的漢子正在一面大笑，一面將箱子裏的銀錠捧出來，放在旁邊的几子上。

几子旁邊那張虎皮太師椅上坐着一個年輕人，一身秋香色立蟒長衫，烏亮的頭髮用一頂紫金冠束着，只是在耳旁垂下兩綹。

若換是別人，這種裝束若不是太俗氣，只怕就會充滿脂粉味，但在他，却那麼瀟灑。

在他的膝上，擱着一枝劍，上面嵌滿了明珠寶石，配合得恰到好處，七色繽紛，華麗而高貴。

他的一雙手修長而光潔，就像是玉石彫琢出來，却透着一種難以言喻的靈巧魔力，各抓着兩錠銀子。

那兩錠銀子在他的手中不停的轉動，始終都沒有相撞在一起。

獵人正是花豹，這個年青人當然就是常護花的了。

他們已經被包圍起來，那都是勁裝疾服的彪形大漢，手執着不同的兵器，却最少有一半口腫面青，不是手掩着面龐，就是掩着臂膀身子。

地上散着不少的銀錠，還有好些兵器，那些大漢雖然包圍着常護花二人，已不敢再衝上。

花豹反而着急起來，突然轉向那些大漢招手：「上啊，花花白白的銀子，怎麼你們完全不起勁！」

這一叫，那些大漢立即又有了反應，暴喝聲中，一個大漢連人帶刀貼地疾滾了上來！

刀光如雪，其快如飛。

常護花一笑，右手一抖，一錠銀子飛出，飛向刀光！

「叮」一聲，刀光立時被銀子打散，那個大漢刹那一長身，一刀方待斬下，又一錠銀子飛來，將他的刀打飛，他定着當場怔住在常護花面前。

常護花又一笑，道：「這一錠才是給你的！」

語聲一落，銀光一閃，那個大漢抱着小腹，抱着一錠銀子倒飛了出去！

也就在那刹那，一聲長嘯，另一個大漢凌空拔起，飛撲過去！

才撲到一半，已被一錠銀子打下來。

常護花的手中隨即又多了四錠銀子。

花豹看着大樂，格格笑道：「老弟，什麼時候教我這個絕招，好讓我以後不帶弓箭在身，也可以將那些飛禽走獸隨便打下來。」

話還未說完，十多個大漢已同時發動，手執兵器一齊衝殺上前。

常護花毫不動容，兩手飛舞，一錠錠銀子從他的手中不停飛出。

几子上堆着的銀錠眨眼不見了一半，「叮噹」聲中，那些大漢無一倖免，全都被擊倒，一個個頭破血流。

兵器紛紛墮地，不少銀錠在地上「的溜溜」的轉。

所有人都爲之震驚，一陣拍掌聲也就在這時候傳來，還有喝采聲：「好一手滿天花雨！好！」

掌聲未落，那些大漢已慌忙讓開，說到了最後那個「好」字，說話的那個人已從中走進大堂。

說話的是祖尚，拍掌的却是孫勝，亦步亦趨，跟在祖尚後面。

孫勝苦着臉，就好像拍掌並不是他的本意，祖尚話說完了，他仍然在拍着掌。

花豹看在眼內，大笑。「孫胖子，你拍掌幹什麼？」

孫勝神色尷尬，沒有作聲。

祖尚回答。「他拍掌是因爲我要他這樣做，他本來是一個聰明人，現在却不是了，否則，在我開口說話的時候，便應該知道可以停下。」

孫勝聽到這裏，一張臉頓時變成紫醬色，慌忙停下。

花豹連連點頭。「以前不知，現在他眞的不是一個聰明人。」

祖尚微喟。「所以他才會將兩位引到這裏來。」

花豹大笑。

祖尚笑接道：「不過即使沒有他帶路，兩位相信也會很快找到來這裏。」

常護花應道：「能够快一些當然是快一些的好。」

「當然——」祖尚目光落在常護花面上。「常公子——」

「不敢當。」常護花回問：「是祖當家麼？」

「正是祖尚。」祖尚上下又打量了常護花一遍。「人說公子乃人中之龍，今日一見，果然不是尋常可比。」

常護花淡然一笑，目光轉向花豹。「花兄，將東西還給祖當家。」

花豹應聲從腰帶解下一個皮囊，拋向祖尚。「接着！」

祖尚一抬右手，將皮囊接下，一抖，從皮囊中倒出一隻套着骷髏指環的斷手。

那隻斷手還未墮地已又被祖尚接住手中，拇中指捏着那枚骷髏指環一抖，斷手仍墮地，骷髏指環却已在祖尚掌上。

祖尚接一聲：「多謝！」將那枚指環拍入口中。

花豹一呆，祖尚又說道：「這枚指環本該脫下來的。」

常護花道：「沒有了那枚骷髏玉指環，那隻手的確並沒有什麼特別。」

「身不由己，奈何？……」祖尚有些感慨。

常護花目光一落。「無論如何，這種刑罰並不重，比起百花院的人命，更就算不了什麼。」

祖尚並不否認。

常護花搖頭。「可惜你們還是低估了我的朋友。」

「秦步歌的確是一個高手，獨孤無樂也沒有低估他，只是將自己看得太過高，這個錯誤當然也還是應該由他來承担。」

常護花沉聲問：「他在什麼地方？」

祖尚道：「不知道。」

花豹插口道：「替他守秘對你並沒有好處。」

祖尚道：「他若是還有秘密，絕不會是現在的我所能够知道的了。」

常護花劍眉輕蹙。「你已經不是他們的人？」

「應該不是了。」祖尚笑笑。「否則我以爲你們不可能這麼容易找到我。」

常護花沉默了下去。

祖尚面色深沉。「天下間本來沒有絕對的秘密，我們的秘密也始終會有被發現，被洩漏的一天，由我醉酒洩漏出去，相信很多人都感到意外，甚至我自己，因爲我一向是一個很小心，很謹愼的人。」

「看來是的。」常護花點點頭。

「這也許就是所謂天意。」祖尚目光一掃。「百花院事件之後，沒有人與我聯絡，指點我應該怎樣做，我們這一羣絕無疑問已被遺棄。」

那些大漢惶然相顧。

祖尚目光回到常護花面上。「所以我們知道的現在相信已經完全改變。」

常護花無言頷首，花豹突然問：「你們都還是留在這裏？」

祖尚道：「因爲沒有命令叫我們放棄這裏。」

常護花道：「你們若是離開，反而就變了擅離職守，要受處分的了。」

祖尚道：「而且這附近一定已經作好了安排，我們就是離開，相信也走不了多遠。」

常護花沉吟着問：「現在你們打算怎樣？」

祖尚道：「要看公子了。」

常護花沉吟不語，花豹急呼道：「老弟，莫忘了小秦兄妹的仇。」

祖尚聽說笑了笑。「四肢發達的人頭腦果然總是比較簡單。」

花豹濃眉一揚，一揮拳，發出叱聲怒吼，常護花目光一轉。「想想他已將是一個死人，你就不會再與他計較的了。」

花豹道：「老弟考慮清楚還是要殺這個人？」

常護花搖頭。「我們即使不動手，這個人也絕不會再活上多久。」

「他只是斷了一隻手而已，身子還很健康。」

「我們離開這裏之後，他若仍然這樣健康，有誰相信他與我們之間並沒有達成什麼協議，並沒有對我們透露過什麼？」

花豹呆了一下，放聲大笑。

祖尚的心却直沉下去，他本是以爲坦白告訴常護花，以常護花的行事作風，說不定會改由其他方面着手，那知道常護花現在却提醒他，若是他們就此離開，他反而更不妙。

「我應該想到的。」祖尚不由沉吟一聲。

常護花接道：「你是他們的人，應該很清楚他們的行事作風，事情到這個地步，你以爲你還有幾分活命的機會？」

「一分也沒有。」祖尚忽然笑起來。「不過怎樣也好，要怪也只能怪我自己，那些酒，我本就不該在百花院飲的。」

常護花稍爲坐直了身子。「這樣好不好？」

祖尚道：「正要聽聽公子的意見。」

常護花道：「回答我幾個問題，然後我們一齊離開這個地方。」

祖尚看着常護花，看了好一會，又笑起來，放聲大笑。

常護花很冷靜的望着祖尚，花豹忍不住叱道：「你在笑什麼？」

祖尚大笑不絕，花豹要發作，却給常護花按住，那些大漢看見祖尚這樣，亦無不大感詫異，怔怔的望着祖尚。

好一會，祖尚才停下不笑，看着常護花，說道：「公子還是疏忽了一件事。」

「你說——」

「他們的勢力！」祖尚搖搖頭。「公子雖然武功高强，到底只是一個人。」

「還有我。」花豹在旁邊一奮臂。

祖尚目光一轉。「你若是以爲我不認識你就錯了。」

花豹道：「我……」

「你花豹不錯也有幾下子，可是尚比不上一個秦步歌，秦步歌却連一個獨孤無樂也打不過。」祖尚笑笑問。「你知道我們一共有多少個獨孤無樂那樣的高手？」

一頓又道：「獨孤無樂在我們之中，還不是太有地位。」

常護花追問：「在獨孤無樂之上，還有什麼人？」

「不清楚。」

常護花一笑，祖尚隨即轉過身，望着那些大漢，道：「大家都清楚的了，目前我們要活命，只有一條路可走。」

花豹接上口。「與我們合作。」

祖尚沒有理會花豹，一字字的道：「殺掉這兩個人！」

花豹一呆，七枝飛刀已向他射來，常護花手中的銀錠立即出手，後發先至，四錠銀子打下了七枝飛刀。

祖尚飛刀出手，往腰間一抖，颼颼聲中，抽出了一枝軟劍，迎風搖得筆直。

花豹一聲暴喝，插在背後的一柄獵虎叉已在手上，隨便擺了幾個姿勢，風聲呼呼，氣勢甚是嚇人。

那些大漢這時候顯然亦都已考慮清楚，一個咬牙切齒，開始圍上前。

常護花目光一掃，搖頭道：「看來我還是不該說那些話。」

語聲甫落，祖尚已一聲怒吼，暴喝：「上！」

兵器聲立响，十多個大漢急衝上前，常護花的銀錠同時擲出！

這一次，他用的力絕無疑問重很多，叮噹聲中竟然有兩柄刀硬硬被銀錠打斷！

六個大漢的膝蓋被他的銀錠擊碎，跪倒地上，四個掩着胸膛退後，還有三個脚骨被擊斷，連兵器都已握不穩。

其他的大漢雖則看得驚心動魄，仍然衝前來，祖尚長嘯聲中，怒鯊一樣翻騰，連人帶劍，疾向常護花飛刺！

常護花左七右六，七錠銀子擊向那些大漢，六錠擊向祖尚。

七個大漢倒下，祖尚亦被那六錠銀子迫得從半空中墮下來，他並沒有受傷，身形着地一旋，颼颼聲中，又閃開兩錠銀子，一劍直取常護花！

常護花的明珠寶劍終於出鞘，劍光一閃，將刺來的一劍封住，腰一挺，這才站起來，那一挺之間他已然刺出了十七劍！

祖尚被迫退八步，常護花劍一轉，「哧哧」兩聲，衝向花豹的兩個大漢的右肩就被他各刺了一劍，兵器脫手！

花豹獵虎叉接舞，敵住了衝近來的四個大漢，一轉，又開了兩個的兵器，回身一撞，後面那個的胸膛就被叉柄撞塌，吐血倒飛！

獵虎叉是長兵器，花豹用的這一柄重量更驚人，施展開來風聲虎虎，那些大漢竟然近不了他的身，他回衝向那些大漢，却有如虎入羊羣，擋者披靡！

常護花的劍並沒有這般威勢，那種飛靈變幻却是令人爲之目眩。

祖尚右手用劍本來就已經比左手遜幾分，立時被迫得連連後退，那些大漢待要上前帮忙，可是才接近，手中劍便已被常護花挑飛！

祖尚連退四十步，已到了牆壁之前，常護花劍勢未絕，「嗡」一震，漫天劍雨飛洒前去，祖尚驚呼，身形貼着牆壁直拔起來。

牆壁上白至一刹那被劍風摧成粉屑，祖尚總算避開了這一蓬劍雨，他人在半空，腰一折，十三枝飛刀從雙袖腰帶中飛出射向常護花，劍一引，接從刀光中飛進！

常護花劍急劃，將那些飛刀一枝枝敲開，祖尚的劍才刺至，他身形已三變，劍亦三變！

祖尚只覺眼前人影一閃，劍已刺空，接一陣寒意侵肌，竟被常護花的劍自右腕至臂膀連敲七下！

那只是劍脊，若是劍鋒，他的右臂已經被切成數片，軟劍却仍然把持不住，脫手墮地。

常護花的劍接一挽，左右衝過來的三個大漢幾乎同時中劍倒下。

祖尚方欲動，常護花劍已回，抵住了他的咽喉，正待衝上前的大漢看見這樣，不由都收住脚步。

花豹那邊仍然在惡鬥，他左背捱了一刀，獵虎叉却已經刺倒了九個大漢。

他間中亦有留意常護花那邊，眼看祖尚被制，立時打了兩個哈哈，精神百倍，在他周圍的四個大漢旋即被他三扒兩撥，擊倒地上，其他的這時候亦知道他得意什麼，不約而同，退了下去。

常護花劍抵在祖尚咽喉上，立即又問：「獨孤無樂之上到底有什麼人？」

「還是不清楚！」祖尚仰着鼻子，面色很難看。

常護花微喟一聲。「你這樣死了，難道眞的就能够瞑目，就甘心？」

祖尚面上的肌肉一下抽搐，終於說出了五個字：「珠光寶氣閣。」

常護花面色一變，正當此際，霹靂巨震，左右兩面牆壁突然四分五裂，塌了下來。

瓦面亦被震動，一時間灰塵飛揚，瓦礫紛落！

迷濛灰土中，四組數十個黑衣人扛着四條粗大的擂木，左右迅速往後退，另外有數十個黑衣人同時出現在牆洞之外，人手一副連弩！

機括聲中，弩箭齊發，飛蝗一樣向堂中怒射進來！

那些連弩一發六箭，勁穿金石，百數十具齊發，那種威勢簡直不可想像。

他們絕無疑問是在祖尚進入大堂與常護花開始談判之後才進來，那麼多的人，又還有那麼粗重的四條擂木，竟沒有驚動堂中的人，顯而易見是訓練有素，行動的迅速祇怕久經戰陣的軍士亦瞠乎其後。

他們一切的行動也絕無疑問經過愼密的安排，牆壁一塌下，弩箭手立即補上發射。

常護花一眼瞥見，面色大變，喝一聲：「小心！」身形急撲向花豹！

他動作雖快，但到他落在花豹身旁的時候，弩箭已飛蝗射至！

在花豹旁邊的幾個大漢慘叫連聲，亂箭中倒下，花豹獵虎叉雖然開展，仍慢了一分，連中幾箭，手上再一慢，又被幾箭射上，常護花人劍急落，抖出一片劍光，截下了接射來的一蓬亂箭，左手忙扶住了花豹。

花豹已經變成一個血人，嘴角兔強擠出一絲笑容，當場氣絕！

箭雨一過，堂中只剩下常護花、祖尚與四個大漢，還是活人。

那四個大漢全身都在顫抖，祖尚一樣面無人色，他身上亦中了兩枝弩箭，只是不在要害。

他居然還笑得出來，淒厲的笑容中，人劍飛射向牆洞外。

那四個大漢一咬牙，亦跟着衝出去。

牆洞外的黑衣人已掣刀在手，亂刀亦下，那四個大漢才衝出就倒在亂刀之中。

祖尚却衝了出去，那些黑衣人沒有攔阻他，反而讓開一條路。

這條路的盡頭立着一個青衣中年人，左手負在腰後，右手拿着兩枚鐵胆，不停轉動。

祖尚筆直向那個青衣人衝去。

青衣人眼瞳中殺機突然一閃，兩枚鐵胆出手，疾向祖尚射去！

祖尚沒有閃避，只是大叫着衝前，一枚鐵胆奪地打進他的咽喉內，將他的叫聲同時打斷。

另一枚鐵胆打在祖尚的右膝上。

祖尚氣絕，跪倒，劍亦斬下，插在青衣人面前三尺的地上！

左右兩個黑衣人一個箭步上前，以最迅速的動作，將那枚鐵胆拾起，送到青衣人手上。

左右同時又兩個黑衣人搶上，抓住了祖尚雙臂，將祖尚的屍體迅速拖到一旁。

常護花標槍也似立在堂中，沒有動！

青衣中年人目光穿過牆洞，落在常護花的面上，兩枚鐵胆又在手裏轉動起來。

目光劍一樣在半空交擊。

青衣人的衣衫頭巾刹那無風自動。

常護花的目光越來越明亮，突然道：「鐵胆屠龍！」

青衣人冷冷一笑。「你我好像素未謀面。」

「難道你不是？」常護花反問。

青衣人不答接問：「憑什麼你這樣肯定？」

「那兩枚鐵胆。」常護花淡淡的道：「江湖上，以鐵胆做兵器的人並不多。」

青衣人點頭。「這種東西本來就不能叫做兵器。」

「用鐵胆到閣下這個地步的以我所知不過四人，這四人之中，有兩個是老人，還有一個已經不在。」

青衣人冷笑一聲。「不錯，我就是屠龍。」

常護花微喟。「人說鐵胆屠龍，乃是南七省第一條好漢，想不到……」

屠龍冷截：「你想不到的事情，又豈止這一件？」

常護花無言頷首。

屠龍目光一閃，接道：「看站在你身後那邊牆洞之外的是什麼人？」

常護花應聲緩緩轉過身子。

堵在他身後那邊牆洞的黑衣人這時候亦經已左右散開，露出了站在他們身後的一個紅衣老人。

那個老人鬚髮俱白，年紀已經一大把，但精神矍鑠，絲毫也不見老態，他標槍也似站在那裏，一雙手背負在身後，盯着常護花。

他的眼角雖然滿佈皺紋，眼瞳却比一般的年青人還要明亮，驟看之下，竟有如兩團烈火在燃燒。

那一身紅衣亦是有如烈火一樣，事實，那之上用金綫精工刺繡着一朵朵飛揚之中的火焰！

那雖然只是刺繡，却非常迫眞，風一吹，紅衣飛揚，那一朵朵的火焰竟似要從衣衫上飛出來！

這件衣服常護花並不陌生，就正如這個老人，他雖然已經作好了心理準備，在看見這個老人的刹那，仍不禁爲之一怔。

「火霹靂——！」他隨即脫口叫了出來。

相距有好幾丈，他的聲音也不高，那個紅衣老人竟然聽得很清楚，應聲道：「常老弟，久違了。」

常護花的情緒已完全穩定下來，歎息道：「曹大哥別來無恙。」

「還不錯。」紅衣老人笑了笑。「老大哥實在不想在這種情形之下與你見面，但却又身不由己。」

常護花一再歎息。「小弟實在很感意外。」

紅衣老人點頭。「火霹靂曹昊性烈如霹靂火，嫉惡如仇，無論如何，也不像這種人。」

「的確不像。」常護花搖搖頭。

「好像在不久之前，我曾經對你說過，天下間並沒有絕對的事情，好人與壞人，也不能只看表面，或只憑幾件事情來決定。」

「小弟並沒有忘記。」

曹昊笑臉一歛。「到這個地步，你我依然弟兄相稱，是不是很可笑？」

「也許是，只惜小弟笑不出。」常護花的眼瞳中充滿了悲哀，面上也的確也再找不到絲毫笑容。

他認識曹昊雖然只有三年，這三年之內，曹昊給他的印象並不在秦步歌之下，而在他認識曹昊之前，曹昊已經是江湖上有名的俠客。

他們曾經聯手橫掃洞庭湖八寨，曹昊的嫉惡如仇在那一戰之中，表露無遺，好像一個這樣的俠客，怎會變成那種人？

常護花想不透，看不透！

曹昊盯着常護花，接道：「你的武功雖然很不錯，江湖經驗到底還是不足。」

常護花無言，屠龍那邊突然道：「老霹靂，你的話說完了？」

曹昊冷應道：「說完了。」

屠龍接呼：「常護花，你出來還是我們進去？」

常護花道：「有什麼分別？」

屠龍道：「你出來，我們最低限度能够多一些氣力。」

常護花冷冷的道：「這對我好像只有好處。」

屠龍並沒有再說什麼，手一揮，竹哨聲急响，那些黑衣人迅速退開，扛着擂木的四組黑衣人又出現。

霹靂聲接响，擂木齊撞在牆壁上，磚石紛飛，塵灰漫天。

一大片瓦面同時被震裂，無數瓦片雹也似洒下。

常護花背柱而立，若無其事，面色也甚至毫無變化。

竹哨聲突又再响，那些扛着擂木才退下的黑衣人呼喝聲中，左右移動，顯得非常有規律。

大堂中塵灰瀰漫，常護花就像是置身烟霧中，他的劍低垂，還是沒有動。

竹哨聲接起，這一次霹靂聲變了從大堂正面傳來，門左右牆壁霹靂聲中一下倒塌。

四條擂木同時一撞之威力實在驚人。

這邊牆壁才倒下，大片瓦面亦倒了下來，「嘩啦」聲不絕於耳。

灰塵迷漫，完全看不透堂中的情形，屠龍本以爲這一撞之下，定必能够將常護花迫出來，可是到牆壁倒塌，仍然不見常護花現身，亦不禁大感詫異。

擂木一撞迅速退下，那些黑衣人同時堵上空隙，兵器俱已在手，一觸即發。

他們每一個都面露詫異之色。

曹昊亦沒有例外，突然一聲暴喝，欺前三步，劈出了三掌。

掌風激盪，瀰漫的灰塵被掌風激得疾揚起來，湧向上空。

大堂中豁然開朗，常護花已經不在原處。

曹昊一怔，但沒有再採取任何行動，那邊屠龍也沒有，只是不停的把玩着手中那枚鐵胆。

灰塵還未盡落，一陣風吹過，又飛揚起來。

對門照壁下那面屛風即時一分爲二，左右倒下，現出了常護花。

他長劍倒提，一步跨出，看來仍然是那麼瀟洒。

曹昊目光落在常護花面上，忽然搖頭。「你本來是一個聰明人，怎麼這一次竟然像是一個傻瓜？」

常護花緩緩道：「我本來就不是一個聰明人。」

曹昊乾笑了兩聲。「你若是在牆壁倒塌之前衝出來，還有一綫希望，現在連一綫希望你也都已沒有的了。」

常護花目光一掃。「一綫希望與沒有希望，在這種環境之下，還不是一樣？」

曹昊捋着鬍子道：「你已經知道這附近都已被我們重重圍困起來？」

常護花冷冷的道：「我只是知道你們這些人的一向行事作風。」

曹昊道：「這個却不是秘密。」

屠龍冷冷道：「你還有什麼話說？」

常護花道：「沒有。」

屠龍斷然一揮手，一排數十個黑衣人立即四面八方疾衝了進去。

每一個都是魁梧大漢，手執長刀，半敞開胸膛，吼叫聲驚天動地。

常護花盯着他們衝殺前來，面無懼色，也沒有移動。

那些黑衣人怒濤般湧上，迅速將常護花淹沒。

金鐵交擊聲，叱喝聲，刹那亂成一片，一個個黑衣人飛起，倒下，血雨飛洒！

常護花突然又出現，人與劍一道閃電也似，劃破湧前來這股黑色的巨浪，擋在他前面的黑衣人一個浴血飛開，硬硬被常護花殺出了一條血路。

第二排更多的黑衣人旋即衝殺上前，堵住了常護花才衝出來的那條血路。

常護花一聲不發，右手持劍，左手握拳，他的劍既快且狠，拳亦有如鐵打的一樣，而且絕不比劍慢。

那些黑衣人挨他一劍，立即浴血倒下，吃他一拳，便被擊飛半空，不死也重傷，可是他們並沒有退下，前仆後繼，奮不顧身。

常護花連衝幾次，都被截下來，第三排第四排黑衣人先後衝上，團團將常護花圍在大堂正中。

他們這時候已經知道常護花武功高强，連常護花的一劍也未必接得下，可是他們仍然衝前去。

常護花看在眼內，對於這個組織的嚴厲，亦不由深感驚訝。

千古艱難惟一死，這些人這樣拚命，除了錢銀之外，是必還有其他原因。

也許是嚴厲的刑罰，也許他們的弱點掌握在組織上層的人的手中。

他雖然早就知道有這個組織的存在，却是到現在才知道這個組織這樣龐大。

曹昊屠龍都是這個組織的人更就大出他意料之外。

獨孤無樂又何嘗不是一個名俠。

這之前，常護花却是怎也沒有懷疑到他們，好像他們這樣的名俠到底有多少？

常護花不敢想像，且不能多想，怒濤也似的長刀正在不停衝擊前來。

長的來自四面八方，常護花很明白，應付得稍慢，挨上一刀就不難挨上第二刀，接而在刀下變成肉醬。

這樣下去，却也絕不是辦法，一個人的氣力到底有限，疲倦之下，難免就有疏忽。

他不禁懷疑，方才的決定是否錯誤？

現在他却已沒有選擇的餘地。

那些黑衣人一個個目露兇光，他們的行動也一樣兇殘得很，前面的倒下連看也不看，就踏着這個同伴的屍體繼續衝上。

刀光飛閃，叱喝聲此起彼落，若換是胆子小一些的人，即使不被刀光驚倒，亦不難被叱喝聲嚇倒。

常護花始終兀立不倒，人與劍不住向前挺進，因為他也很明白，絕不能站在原處。

他這樣向前衝刺，只需應付前面的攻擊，若是木立不動，反就四面受攻了。

那些黑衣人顯然想將常護花困立在一點，可是他們的能力又顯然不逮。

常護花劍拳不絕，那片刻也不知擊倒了多少人，他的額上已有汗淌下，可是他的動作並沒有停下。

他的肌膚亦被刀鋒劃破了幾道口子，但對他並沒有多大影响。

亂刀怒濤般湧來，他却是一直幾向前突進，速度當然慢得很。

有道眼觀四面，耳聽八方，常護花顯然已做到了這一點，一枝劍環身飛舞，腦後就像是長了眼睛一樣，從後面砍來的刀，每一刀都被他及時封開。

一劍彷彿千鋒，每一劍都在封擋來刀，制敵的逐漸反而變成了只是他的左拳。

這只是說明了一點，那些黑衣人武功雖然有限，衝殺下來已經耗去他不少氣力，已經使他的劍不能夠像開始那樣靈活。

屠龍始終站在原處，看着那些武士一個個倒下，若無其事，兩枚鐵胆不停在手中轉動，亦始終沒有撞在一起。

曹昊也一樣木立不動，烈火也似的眼瞳却已沒有那麼明亮。

其餘黑衣人盡皆拔刀在手，一個個蓄勢待發，有的已不禁顫抖起來，但眼瞳還是隱泛殺機，他們若不是久經訓練，對於這種塲面亦必然已經習慣。

常護花都看在眼內，到現在，他總算體驗到這個組織的可怕，可是他一些也不後悔。

秦步歌是他的好朋友，即使沒有秦步歌這個關係，他也一樣去插手，絕不會向這個組織低頭。

因為他也是一個俠客。

一個眞正的俠客。

鮮血已經濺紅了他的衣衫，一股原始的獸性，亦被這一陣厮殺刺激起來，猛一聲怒吼，全力衝殺前去。

劍，斬落，揚起，又斬落。

每一劍都貫足眞刀，連斬八人，身形同時迅速突進，從後面掩殺上來的長刀竟然沒有一柄趕得上他的身形，擋在他前面的黑衣人亦沒有一個阻止得住他的衝殺。

慘叫聲，此起彼落，常護花斬瓜切菜也似，殺開了一條血路。

這名副其實，眞的是一條血路，斷首殘肢散落在地上，鮮血奔流，幾乎染紅每一寸的路面。

那些黑衣人本來悍不畏死，但幾曾見過這般勇猛的人，不由得一陣畏縮，竟然堵不住血路出口。

常護花咆哮聲中，再斬三人，已到了屠龍身前兩丈之處。

兩人之間，一個黑衣人也沒有，四道目光，火石一樣半空交擊。

屠龍的瞳孔陡然收縮。「好，盛名之下，果無虛士！」

常護花沉着聲音。「我看你不會只懂得只見叫下屬送死！」

屠龍冷冷道：「他們只是做他們應該做的事情！」

常護花接問：「你應該做的，又是什麼？」

「殺你！」屠龍一字一頓。

「我就站在你面前，你還不動手，難道就不怕負上辦事不力的罪名？」

屠龍冷笑。「應該出手的時候我自會出手！」語聲一落，霍一擺首。

左右十個黑衣人衝了上前。

常護花同時衝前，才衝出五步，三柄刀已左右斬至，急而勁！

常護花怒喝揮劍，接兩刀，閃一刀，一拳痛擊在一個黑衣人的胸膛上！

那個黑衣人被擊得倒飛了出去，撞在隨後衝上的另兩個黑衣人身上，三個人當塲亂作一團。

常護花劍勢未絕，「刷刷」兩劍，接砍倒兩人，反手一肘將另一人撞飛，再一劍，將一個黑衣人斬開兩爿，從血雨中穿過，人劍迫殺向屠龍。

屠龍大叫一聲：「好身手！」兩枚鐵胆疾擲向常護花，雙手接一翻，從身後抽出了兩枝短矛，長嘯一聲，疾撲了過去！

常護花劍出如風，「噹噹」的連接兩枚鐵胆，劍雖然沒有被打斷，身形已不由停下。

屠龍人與鋼矛卽時凌空一個翻滾，疾刺了下來！

他身形的變化非常怪異，簡直就像是一條魚，一條會飛的魚。

那雙短鋼矛亦有如分水刺一樣，只看這身形變化，這兵器，不難發覺，這個人在水裏，只怕更加活躍。

常護花目光及處，身形一展，人已然倒竄出去。

兩個黑衣人正俟在那裏，一見只道是機會，雙刀齊出，左右疾劈了過去。

常護花閃左刀，身形斜落，一脚正踢在右邊那個黑衣人的胸膛上。那個黑衣人驚呼未絕，已被踢飛了出去。

左邊那個刀急回，再斬常護花，這一刀看似斬個正着，那知道眼前人影一閃，後背衣衫接一緊，已被常護花閃到身後，一把抓住，擲了出去。

屠龍的鋼矛跟踪刺到，正好刺進那個黑衣人的身子，常護花的劍緊接刺來。

劍快，屠龍的身形也快，身形翻滾，以人作盾，接住了常護花的劍！

那個黑衣人刹那變成了一個血人，屠龍鋼矛一送，黑衣人的屍體反向常護花飛回。

常護花偏身急閃，屍體從頭上飛過，屠龍的鋼矛却當胸襲來！

鋼矛一式七變，左右雙飛，尋隙抵瑕，常護花劍勢雖然綿密，竟然被鋼矛穿了進來。他騰身急退，連退一丈，擊殺了三個旁來的黑衣人，又到了堂前石階之上。

數十柄長刀一列刀牆也似擋在他身後，屠龍鋼矛得勢不讓人，又飛刺前來。

常護花眼看又非要後退不可，但那刹那他頎長的身子反而往上拔起來。

刺從他脚下刺空，他連人帶劍從屠龍頭上飛過，屠龍脚一頓，身形亦拔起，緊追在常護花身後。

常護花身形一變再變，凌空落下，劍從脅下穿出，隨身一擰，急襲屠龍三處要害！

屠龍的身形竟未絕，一個翻滾，又從常護花頭上飛過，凌空擰腰，奇詭已極的反刺常護花空門！

常護花急時閃開，詫聲道：「你其實是海南劍派的人。」

「什麼派也是一樣。」屠龍聲落刺動，一刺急一刺。

常護花接一刺退一步，道：「這是飛鯊劍法！」

「有眼光！」屠龍冷笑，身形更急勁，追刺常護花！

常護花快劍鬥快刺，不再後退，屠龍連攻百刺，俱都攻不進去，又一聲長嘯，身形再一變，繞着常護花疾轉起來。

他的身形一面轉動，一面扭曲，眞的有如一條鯊魚也似。

常護花連接幾下急刺，一個身子亦滴溜溜的轉動起來，一劍敵雙刺，居然將屠龍的攻勢完全瓦解，再百招，已可以反攻。屠龍一面動手一面目露詫異之色，當然又一聲長嘯，身形倒轉了過去。

他繞着常護花一步步倒退，一步急一步，與常護花之間的距離竟然始終保持不變。

若是常人，這樣倒退，能够保持重心，已經不容易，屠龍却輕捷之極，絕無疑問，海南劍派之中本就有這種武功變化。

常護花開始不由亂了手脚，但立即就穩定下來，他本是木立原地，這刹那突然斜刺裏倒飛出去。

屠龍身形雖然迅速，與常護花顯然還有距離，攻勢立時消解於無形。

常護花瞟着他，突然道：「這種身形雖然特別，可惜不實用。」

屠龍冷冷一聲：「你這是教訓我？」

常護花應聲：「不是教訓！」

身形突然箭也似射前，一蓬劍光洒出，當頭罩下。

屠龍顯然給常護花那幾句話挑起了怒火，冷不防常護花突然這樣回攻，不禁手忙脚亂。常護花這一下回攻，顯然已抓住了屠龍的弱點，攻的正是屠龍雙刺兼顧不到之處。

屠龍雙刺配合身形，一施展開來，有如飛鯊，若動未動之際，却有如一頭刺蝟，雙刺盤旋，混身有如佈滿了尖刺。

這尖刺却佈不到他的頭上，常護花的劍就是從不同的方向迎頭攻來。

屠龍一仰身，疾翻了出去，常護花的身形同時往後翻，長劍攻擊的位置不變。

屠龍身形再轉，斜刺裏倒縱，常護花身形緊隨變化，每一變都搶在屠龍之前。

他的動作與屠龍竟完全一樣。

屠龍身形擻變，都擺脫不了常護花的追擊，心頭大駭，再一個翻身，突然大叫道：「姓曹的，你還在等什麼？」

（未完）

毒龍妖燕續篇

高皐・文　盧令・圖

風雷鬼王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易敏夫婦向京山道上急馳，途中却遇到神劍門掌門洪雁夫婦率領門下弟子十二人攔截，豈料被俞妲孃三手兩脚打到他們心服口服，卒之棄暗投明，願追隨易敏，爲消滅武林邪惡而効力，洪雁乃恭請易敏夫婦到神劍門暫住，並命十二弟子拜易敏爲師，學習武藝，以增強實力，個多月後，一日，易敏夫婦與洪雁正在議事，忽報快刀門掌門管見率衆來犯，易敏本着水來土掩，兵來將擋之旨，即率神劍門衆人，傾巢出動，迎擊敵人，終於在柳河鎭與快刀門人馬碰頭，一場遭遇戰於是展開，快刀三英打頭陣，只一個回合，即被打得棄甲曳兵……

脫身離火海　晉見罕特王

比較幸運的是三英，他沒有死，但文不點却留下他一條右臂。

這項接觸十分暫短，快得幾乎像電光石火一般，但結果却如此的驚人，快刀門兩死一傷，一招之中竟落得這般慘敗。

一個驕狂自大的人，是最受不了打擊的，管見雖已瞧出神槍門今非昔比，他却不甘心認敗服輸，要是就這麼被神槍門砸了招牌，豈不透着窩囊？所謂量小非君子，無毒不丈夫，在此等形勢之下，他只好來個倚多爲勝了。

「殺……」

快刀門就是喜歡用這個血淋淋的殺字，他們却得心應手，每次都會殺得痛快淋漓。

但像這麼二十多人投入門場，在快刀門並不多見。

這是第一次，但也可能就是最後一次了。

快刀門的刀够快，但它必須削斷或震開神槍門的點鋼長槍，他們的快刀才能殺人。

只是神槍門下不會容許他們還有第二招的機會，他們無法殺人，那就只有被殺了。

降魔十三斬是佛門絕藝，鬼王神抓是曠代奇學，在這兩項絕學中任取一樣，也不會比斷水刀法爲差。

於是快刀門遭到了慘敗，在第一個照面之下，他們丢下十四條手臂，以及兩具屍體，及至第二個回合，還能够保持完整的就只有管見一個人了。

管見是被易敏截住，在捨死忘生的門，其實所謂捨死忘生，只是就管見個人而言。

他的確是在拚命，幾乎是招招殺手，將壓箱底的本領全都抖了出來。

易敏可不想拚命，九星劍挑挑點點，將管見的攻勢一一化解。

別看易敏好整以暇，動作輕鬆，其實他時時刻刻都在危機之中。

管見以快刀馳譽武林，內力之強也不

是一般高手所能望其項背的。

因此，他一刀揮出，急如飈風，刀風所及，如同疾雷撼山一般的强勁。

像管見這等功力的高人，不是輕易可以應付的，稍一不愼，就可以喪身在他的快刀之下。

易敏不是狂人，也從不輕視對手，他所以如此輕鬆，是暗中運起了磨盤神功的原故。

其實他早已控制了戰局，如果他想擊傷管見，不過是舉手之勞而已。

這些管見當然明白，他畢竟是一位身經百戰的武林高人，但他却不明白易敏不下殺手是爲了甚麼。

他不相信易敏是心存厚道，一個殺人放火的兇手，那裏會有慈悲心腸！

那麼這位年輕的殺人兇手，是在靈貓戲鼠，存心戲弄了。

管見原是一個驕狂任性的人，他如何受得了別人的戲弄？

拚命麼？技不如人，根本連邊都摸不着，這個命又如何拚法？

再說，名滿江湖的快刀已是全軍盡墨，除了他再也找不到一個完整的。

快刀門栽了，而且栽得很慘，他身爲掌門，還有甚麼臉靦顏人世！

於是他彈身後躍，發出一聲悲憤的長嘯，横刀向喉頭一抹，一股血箭立即噴了出來。

易敏想不到管見會抹脖子自殺，一時搶救不及，不由大爲懊悔。

他原想讓管見知難而退，縱使不能化敵爲友，也希望快刀門今後不再是他的敵人，現在這般殺人非死即傷，再也不會對他構成威脅，但這等慘烈的結果也不是他的本意。

一聲長吁之後，他扭頭對洪雁道：「洪大哥……」

「易大俠有甚麼吩咐？」

「快刀門的傷者……」

「十五個失去右臂，夫人已放他們走了。」

「唉，估不到這一陣搏殺，結果竟然如此之慘！」

「我不殺人，人就殺我，江湖上原本就是這樣的。」

「說的也是，咱們把這些死者埋葬了吧。」

這場搏殺雖然很慘，他們的計劃却十分成功，楊霖兒原是發動江湖各派，向他們展開五面包圍的，竟被他們殺出一條缺口突圍而出。

他們由天門一逕南下，經沔陽，蒲圻，直向江西省境的修水縣奔去。

這一路之上倒是平靜得很，一直到達蒲圻，連一個武林中人也沒有瞧到。

當晚他們歇在蒲圻城裏，落店之後，易敏突然生了急病，不得不住了下來。

沒有人知道易敏生了什麼病，只見到他們在請醫、抓藥，一直忙個不停。

一晃三天，易敏才告復元，第四天凌晨他們由蒲圻出發，逕奔江西省境。

出城不久就進入幕阜山區，此後將有一段時間必須在山區裏面打轉，因爲他們要横越江西到福建的浦城，就得經過幕阜，了嶺，及武夷山脈。

這天晌午時分，他們到達大湖山附近，此地已是江西省境了，但見山嶺綿亘，一望無盡，叢莽森森，遮蔽天日。

易敏向四週瞧了一眼，道：「文不點，梅稜，快到前面去探道。」

文梅二人應了一聲，雙腿一磕馬，放轡向山道奔去。

前進約莫十里，一股淡淡的烟霧忽然順風飄來，文不點一怔道：「五師兄，你嗅到了麼？」

梅稜道：「嗅到了，是烟味。」

文不點道：「此事頗有蹊蹺，待小弟到樹上去瞧瞧。」

他攀上一顆高聳入雲的古樹，縱目向四方打量一陣，臉色立即變得沉重起來。

他迅速溜下巨樹，道：「五師兄，大事不好，森林四週濃烟冲天，咱們已被火海包圍。」

梅稜道：「快，咱們稟報師父去。」

他們馳回不足一里，就已迎上易敏，梅稜雙拳一抱道：「稟恩師，四週濃烟冲天，咱們已經身陷火海。」

易敏略作沉吟道：「好毒辣的手段，不過要想燒死咱們也不是那麼容易的，梅稜，你說說四週大火逼近的情形。」

梅稜道：「是九師弟上樹觀察的，九師弟，你快稟報恩師。」

文不點道：「西、南面火勢約莫半里，東面在一里以內，只有咱們的來路瞧不到火頭，但也有濃烟冒出。」

易敏道：「現在起的是西南風，西南面的烟火必然最先到達……」

桃花道：「這該怎麼辦？四面皆火，咱們往那兒逃呢？」

俞妲孃冷冷道：「逃甚麼？咱們也放火就是。」

桃花愕然道：「這是怎麼啦？夫人，莫非妳想自殺？」

洪雁一嘆，說道：「不要瞎說，桃花，只有放火咱們才能自救，這一點常識妳都不懂？」

易敏微微一笑，爲了爭取時間，不再跟桃花浪費唇舌，他選擇了個最易燃燒的角度，要神槍十二傑分別點起十二個火頭，但見風助火勢，一路向東北燃燒過去。

他們在大火之後向東北退走，現在桃花終於明白了，忍不住嘆了一口氣道：「這眞是一個好辦法，我爲甚麼就沒有想到呢？」

洪雁哼了一聲道：「妳呀，人頭豬腦嘛，妳怎麼會想到？」

桃花哇哇大叫道：「二夫人，妳聽，他是怎麼罵我的？」

荷花正走在桃花的身邊，聞言笑笑道：「這沒有甚麼，打的是親，罵的是愛，洪大哥喜歡妳嘛。」

桃花噘着嘴道：「我看易大俠才喜歡妳呢，莫非他在沒人的時候打妳罵妳？」

桃花並不笨，笨人絕對說不出這等俏皮的話來，目下雖是危機當前，她這句話仍然逗起一片笑聲。

他們退出一里左右，遇到一片犬牙交錯的石林，易敏吩咐將馬匹圈在石林之內，再令神槍十二傑趕往前面以天羅珠將火勢撲滅，以免造成不必要的危害。

待神槍十二傑回到石林，他們原先存

身之處已然烟飛火滅，只剩下一片焦土。

俞姮嬛流目四顧，然後眉峯一皺道：「相公，石林並非善地，仍有被圍困的危險。」

易敏道：「不錯，我佔據石林只是要保護馬匹的安全而已，咱們現在分兵兩路，進入左右兩側未被烈火波及的森林，敵人必然藉林木掩護向此地接近，咱們預先藏身樹上，給他們一個迎頭痛擊。」

俞姮嬛道：「好，咱們立刻開始行動，再遲就來不及了。」

她率領洪雁及梅稜，陳琦，莊如城，羊羣，張啓先等撲向左側，易敏與荷花其餘的人手向右側奔去。

他們選好適當的地點立即躍上樹梢，藉枝葉掩護將身形藏了起來。

片刻之後，枝葉遭到踐踏之聲不斷傳入耳鼓，聲音雖是很輕，仍不能逃過易敏等人的聽覺。

接着人影出現了，易敏擧目一瞧，不由大吃一驚。

來人約莫一百出頭，如果加上另外一邊的，怕不接近三百！

這是易敏吃驚的原因之一。

另一點是這般人不只是身手矯捷，而且每一個人都端着一桿火槍。

火槍是最兇悍的利器，不是血肉之軀所能拒抗的，任是何等功力之人，也難擋火槍一擊。

在民間，除了獵人誰都不能藏有火槍，如果有人收藏十桿以上的火槍，官府也會放他不過。

現在居然有近三百桿火槍，莫非他們謀逆造反？

不管怎麼說，面對如此兇悍的敵人，易敏如何敢於妄動？不過他却不得不作攻擊的準備，如果俞姮嬛跟他們發生搏殺，他就顧不得那麼多了。

還算好，直待這般人由脚下過去，俞姮嬛那邊並無動靜，這說明了一點，俞姮嬛沉着穩健，不是一個易於衝動的女人。

敵人在林緣停了下來，顯然，他們對前面的景況發生了懷疑。

兩里多長的火災現場幾乎寸草不生，但除了一些被燒焦的樹木，找不出一個遭到刦亂的動物。

他們瞧着半晌，其中一人道：「范領隊，此事似乎有點蹊蹺，姓易的一行分明是在前面被烈火所困，怎麼瞧不到一個屍體？」

范領隊是一個滿腮虬髯，一臉精悍之色的中年壯漢，他向石林指了一下道：「是那片石林救了他們。」

那人說道：「范領隊是說他們躲在石林之內？這不大可能吧，石林四週的草木都已燒焦，他們要是躲在其中，就算不被烤焦也被燻死了……」

他語音未落，一聲馬嘶忽然由石林中傳出。

范領隊哼了一聲，道：「聽到了麼？上。」

他們衝出樹林，將石林圍了起來，另一邊也衝出百餘名勁裝大漢，加入了他們的行列。

這般人以半月形的隊形，向石林逐漸迫近，手中扣着火槍的扳機，只要一聲令下，三百桿火槍就可一起轟射。

三百桿火槍是何等的聲勢，是高山也會被轟平，這片石林又能有什麼作用？

就算石筍能抵擋彈丸吧，石林裏面的人畜，也必然難以倖免。

雖然石林內只有馬匹，但這般兇神的威脅太大，留下他們會帶來無窮的後患。

所幸易敏早有預感，因而在蒲圻假裝生病，配製了不少天羅珠，他們一十七人，只要每人投擲三顆，就可以將這般人收拾下來。

他正要派人通知俞姮嬛，荷花已在他耳邊悄聲道：「相公，大姐來了。」

易敏見了大喜道：「姮兒，快到這邊來。」

俞姮嬛悄悄奔到他身側道：「相公，怎麼辦？」

易敏道：「用天羅珠消滅他們，留下了這般人將會給咱們留下無窮無患。」

俞姮嬛道：「好，事不宜遲，咱們馬上開始行動。」

他們計算了一下投擲的距離及間隔，待每人站好位置，易敏伸手一揮，天羅珠便像雨點一般的抛了出去。

但見烟硝四佈，塵土激飛，轟隆之聲不絕於耳，好一個驚人的場面。

這的確是一個扣人心絃的場面，不必說江湖了，就算兩軍對搏，也很少瞧到這等壯烈悽慘的場面。

天羅珠威力驚人，爆炸之力强勁無比，近三百名活生生的大漢，竟被炸得血肉橫飛，連一個完整的都尋找不到。

事後，易敏在場中巡視一遍，忍不住浩然一嘆道：「姮兒，咱們似乎太過一點了。」

俞姮嬛道：「不，相公，我不殺人，人就殺我，這是無可奈何的事，咱們要是落在他們手裏，結果只怕比他們更慘。」

易敏道：「好吧，咱們不談這些了，爲免驚世駭俗，咱們還得將這兒先收拾一下。」

埋葬死者，並澈底毁掉那些火槍，這是一項不太簡單的工作，一直忙到天黑，才算將現場收拾乾淨。

荷花向東山瞧了一眼，道：「月亮已經升起來，咱們是連夜趕路，還是露宿在這兒？」

易敏道：「就歇在這兒吧，咱們都有些累了。」

好在他們不但帶來乾糧食水，連露宿荒山的用具也都備齊，隨便宿在何處都不會發生問題的。

問題是易敏的心情，雖然他也感到勞累，却無法抛掉心頭的疑慮，當然更無法入睡了。

睡在他右側的荷花，早已見周公去了，她畢竟年紀太輕。

睡在左側的俞姮嬛就不同了，她似乎已瞧出易敏的心事，正以焦灼的目光瞧着他。

「相公，你在憂慮甚麼？」

「姮兒，妳想想，三百桿火槍是何等驚人的數量？除了國家的軍隊，誰能擁有如此龐大的武力？」

「咳，相公，你弄錯了，這些只是土造的獵槍，能够傷人，但不能殺人，比軍

隊中的火槍差得遠了。」

「如果以幾桿槍集中去轟擊一個目標呢？」

「也能使人重傷，甚至死亡，不過人是活的，絕不會動都不動的讓人轟擊，在一個身負上乘武功的人來說，趨避就更容易了。」

「妳說的不錯，可是妳別忘了這是三百桿火槍啊，天下任何一個門派，任何一個民間組織，都不可能擁有這麼一個龐大的武力，除非，他想謀反！」

「我懂你的意思，不過他們有點不像蒙人。」

「姮兒，妳別忘了江湖上是良莠不齊的，只要有錢，要多少人都可以收買，只可惜沒有留下一個活口，否則總能問出一點端倪。」

「這不要緊，反正咱們是要去大漠的，到時候我要巴博給咱們一個交代。」

「看來只好如此了。」

翌晨他們繼續上路，橫越江西到達浦城。

這一路迢迢千里，居然沒有人再向他們找碴，其實毁滅快刀門，摧毁火槍隊，此等輝煌的戰蹟，當得是武林罕見。

易敏成名了，「鄉下人」三字威震江湖，如日中天，誰活得不耐煩了，敢到老虎嘴邊來拔毛？

古往今來的成名人物，大都有一個响亮的名號，易敏却以「鄉下人」三字成名，這應該算是一樁異數。

這天他找到豆腐店，擧目一瞥，不由神色一呆。

敢情雙扉緊閉，鐵將軍把門，豆腐店歇了業，一把大鎖把門鎖起來了。

俞姮嬛見易敏神色有異，因而詢問道：「相公，就是這裏？」

易敏道：「不錯，但兩位老人家好像已經離開這裏了。」

俞姮嬛回顧洪雁道：「洪大哥，誰會說閩語？」

曾深接口道：「稟師娘，弟子會。」

俞姮嬛道：「好，你去找人問問，這裏開豆腐店的顏老爺子去了那裏？」

曾深應了一聲，在一家雜貨店裏問出了結果，他拿回來一封信，是顏十彤留給易敏的。

信上說孟婆婆犯了老毛病，生意不能做了，顏十彤去了一趟灑池，見過蓋喜拉夫婦，他們歡迎他去同住，所以他就帶着孟婆婆去灑池了。

易敏錯愕良久，道：「姮兒，我義母有病，請他們去大漠的事只好作罷了。」

俞姮嬛道：「這也沒有甚麼，咱們足可應付一切，不必借助外力，問題是你應不應該去瞧瞧兩位老人家。」

易敏道：「我應該去，但我怕替兩位老人家招來麻煩。」

俞姮嬛微微一笑道：「人怕出名豬怕肥，你的確應該小心一點。」

俞姮娘是一個規行矩步的女人，待人接物十分嚴謹，她跟易敏的結合雖是有些出乎常理，但也是遵奉亡母的遺命。

現在她居然說笑話了，不過笑而不謔，還帶着一種警惕之意。

易敏苦笑一聲道：「一將成名萬骨枯，這實在不是一件好過的事，妳說，咱們現在怎麼辦？」

俞姮嬛道：「寫一封信託人給兩位老人家，然後咱們去大漠。」

易敏道：「好，就這麼辦。」

他寫好一封信，仍由曾深委託雜貨店的老闆僱了一個人，專送灑池。

他們在浦城歇了一晚，翌晨聯騎北上，經江西，安徽，山東，河北，山西等省，逕向塞外奔去。

這天他們由得勝口出明邊牆，到達綏晉邊區的第一個縣城「豐鎮縣」，時間才不過晌午，俞姮嬛却要在這兒投宿。

「相公，咱們萬里趕程，太累了，在這兒歇幾天吧。」

「好的。」

易敏見俞姮嬛面色不好，自然同意歇息幾天，而且她還懷了身孕，更是勞累不得。

待投店進餐之後，俞姮嬛扭頭對荷花道：「妹子，我跟相公有點事要商議一下，請妳在房外替咱們瞧着一點。」

荷花說道：「相公大姐請，不會誤事的。」

待易敏與俞姮嬛進入客房，她却向他們的背影狠狠的投下一瞥，眼光流轉不定，令人無法猜出她在想些甚麼，不過她是易敏的妻子，這麼瞧一眼也沒甚麼出奇。

只不過這不算出奇的一瞥，却被一個人瞧在眼裏，他的面頰之上，竟然現出憂慮之色。

這些情形易敏俞姮嬛二人當然不會知道，他們進入客房之後，俞姮嬛就將房門門了起來。

易敏有點詫異的道：「姮兒，有甚麼不對？」

俞姮嬛道：「是的，相公，我忽然感到煩躁不安，像要大禍臨頭似的。」

易敏摟着她的纖腰，向床頭依偎着，同時以平靜的口吻道：「不要瞎操心，姮兒，我想是妳初次懷孕的關係。」

俞姮嬛道：「你說的也許有點道理，不過有備無患，防着一點總是好的。」

易敏道：「如何防法？」

俞姮嬛道：「我想用幾天的時間，替你培元固本，增强本命元神的功力。」

易敏一怔道：「增强本命元神的功力？這是那一門派的武功？」

俞姮嬛道：「不是武功，是巫術。」

易敏愕然道：「妳會巫術？妳也是巫師了？」

俞姮嬛道：「我不會巫術，也不是巫師，我師父是蠱王，我只是跟他學了一些强身保命的方法而已。」

易敏道：「原來如此。」

俞姮嬛道：「憑你的一身武功，能够傷害你的並不多見，但大漠巫術盛行，單憑武功是無法自保的。」

易敏道：「增强本命元神功力之後，就可以保命了麼？」

俞姮嬛道：「增强本命元神之後，巫術蠱毒就對你不能傷害了，憑你的超人功力，在大漠必然可以縱橫自如。」

易敏道：「好吧。」

俞姮嬛託客棧老闆代他們租了一幢大房子，並購置了一些應用的物件，然後搬

了進去。

當晚她傳給易敏一套心法，稱爲「培元寶訣」，易敏出身少林，他覺得「培元寶訣」與傳說中的佛門「達摩養心禪功」頗爲近似，可惜該項佛門絕藝已經失傳，他無法加以比較。

運功不久，他覺得心定神寧，萬慮皆空，時日稍久，便能查覺身外一切，任何一點動靜都無法逃過他的觀察。

最後一股熱力由丹田昇起，跟他的磨盤神功相結合，然後走四肢，經百骸，滙爲一股暗勁，由泥丸宮湧出，迅速籠罩全身，形成一種罕有的護身罡氣。

他原本已有磨盤神功護身，但與培元寶訣相比，就有小巫大巫之別了。

這股罡氣像一座鐵山，巍然聳峙，堅强無比，週身三尺以內，任何有形無形的物體都無法透入，這就無怪不懼蠱毒與巫術了。

一晃十二天，易敏已經獲得滿意的成就，只要心生警兆，他就能於刹那之間佈滿護身罡氣，就算正邪兩道的絕頂高手也傷他不得。

易敏功力大進，俞妲孃却身勞神疲，十二天的勞累，使她較往日清瘦了許多，因爲她每天必須爲易敏施法，以幫助他培元固本。

待大功告成之際，她那清麗的面頰之上，現出了欣慰的笑容。

「恭喜你，相公，今後縱橫天下，可以無往不利了。」

「辛苦你了，妲兒，來，來，讓我親親……」

「老實一點，門外有洪深他們，叫別人聽見了多不好意思。」

話是這麼說，她還是偎了過去，他們不必再說甚麼，此時無言勝有言，只要緊緊的擁抱着就滿足了。

歇息一夜之後，翌晨繼續北上，經過幾日跋涉，但見黃沙萬里，一望無垠，敢情他們已經走到戈壁中來了。

好在俞妲孃是大漠中長大的，輕車熟路，環境雖然特殊，困擾並不太大。

這天晌午時分，庫倫已遙遙在望，易敏向前面瞧了一眼道：「妲兒，有一隊人馬好像是衝着咱們來的。」

前面塵土冲天，蹄聲響得跟密雷一般，這是一隊蒙騎，人數不會少於三十。

俞妲孃道：「巴博知道咱們來了，咱們就在這兒等着吧。」

片刻之間，來騎便已到達，領頭的是蒙疆悍將莫山基。

此人曾被蓋齊齊斷去右手，後來易敏教了他七招降魔十三斬，使他仍能縱橫大漠，因而他對易敏感激不已。

還在兩丈以外，莫山基就已勒住韁繩，滾鞍下馬，遙遙一躬到地，向易敏夫婦唱了一個肥喏。

「莫山基參見易公子，參見公主。」

易敏跟魯魯巴博王子訂交，是蒙疆的貴賓，俞妲孃是罕特王的女兒，自然是一個不折不扣的公主了。

易敏下馬拱拱手道：「莫兄久違了，王子可好？」

莫山基道：「多謝公子關注，王子很好。」

俞妲孃說道：「王子他不在庫倫？」

莫山基道：「稟公主，王子東巡去了，預計今晚或明早可以回來。」

俞妲孃道：「父王在宮裏？」

莫山基道：「在，末將是奉王爺之命來迎接公主與易公子的。」

俞妲孃道：「國師也在庫倫？」

莫山基道：「不在，他隨王子東巡去了。」

俞妲孃道：「好，咱們走。」

此時三十名蒙騎也已分立道路的兩側，易敏與俞妲孃及荷花三騎併行，洪雁桃花領着神槍十二傑緊跟在後，由莫山基等擁着向王宮奔去。

王宮所在地，又叫「郡王府」，是一幢頗爲雄偉的建築，藩王府邸自不能跟中原的皇宮相比，但在鄉下人易敏看來，仍然氣象萬千，使他嘆爲觀止。

王宮的右側是馬廐，左側是賓館，莫山基將他們請入賓館，道：「請公主跟易公子先在這兒歇息一下，待末將稟報王爺之後再來相請。」

俞妲孃道：「好，你去吧。」

賓館原是由一些清秀的少男少女侍候客人的，現在改由十幾名彪形大漢來侍候，俞妲孃沒有說甚麼，但臉色上却有些不大開朗。

他們歇息一陣之後，還沒有瞧到莫山基前來相請，俞妲孃哼了一聲道：「相公，走，咱們見父王去！」

易敏道：「別急，妲兒，莫山基既已前去稟報王爺，咱們如是不待召見就闖進王宮，那就是失禮了。」

俞妲孃長長一吁道：「離家十幾年，好像一切都變了，土生土長的地方，竟然變得這麼陌生。」

易敏道：「這沒有甚麼，世事原本是多變的。」

俞妲孃道：「不，我隱隱覺得有些不妥……」

易敏道：「妳覺得有什麼不妥？」

俞妲孃道：「我不知道。」

易敏道：「別疑神疑鬼了，妲兒，我認爲這只是感觸上的不同，不必將它放在心上。」

俞妲孃道：「哦，你說只是感覺上的不同？」

易敏說道：「不錯，妳離開庫倫十幾年了，人與事的變化都十分之大，原先妳只是一個少女，現在妳快要做媽媽了，所以妳不能以往日的眼光，來衡量眼前的一切。」

經過易敏的解說，俞妲孃的心情較爲開朗了一些，但一直等到晚餐之後，才有兩名中年婦女前來相請。

「奴婢環奴、翠奴參見公主。」

俞妲孃叱喝道：「大胆，妳們敢不參見駙馬？」

環奴翠奴道：「奴婢不敢，奴婢並不知道公主已經有了駙馬。」

易敏道：「這不能怪她們，妳就不必深究了。」

俞妲孃道：「駙馬不願追究，便宜了妳們，王子回來了麼？」

環奴道：「稟公子，王子還沒有回來，王爺請公主到後宮相見。」

俞妲孃道：「父王沒有請駙馬？」

環奴道：「沒有。」

易敏道：「妲兒，王爺可能還不知妳嫁給我了，妳先去說明咱們的關係，我隨後再來。」

俞妲孃道：「好吧。」

他跟着兩名宮女走了，易敏一直等到夜色闌珊，再也沒有人前來相請。

荷花道：「咱們睡吧，相公，夜深了，王爺今晚不可能召見你了。」

易敏眉鋒一皺道：「荷兒，莫非當眞有什麼不妥？」

荷花道：「相公，你怎麼也會胡思亂想呢？大姐父女分別十多年了，當然有很多話要說，而且她嫁給你並未徵得王爺同意，她必須慢慢解釋。」

易敏道：「那麼今晚她不回來了？」

荷花櫻唇一噘道：「怎麼，一晚都分不開，我侍候你還不行麼？」

易敏伸手握着荷花的玉腕道：「別這麼說，荷兒，妳們兩個我同樣的喜愛，只是她妲兒這一向心神不安，我是怕當眞有什麼意外。」

荷花道：「這怎麼會呢？咱們經過無數的危難，都平安的渡過來了，現在到了大妹的娘家，她去見的是她的生身之父，虎毒不食子，還能有什麼意外？」

易敏一吁道：「妳說的對，我只是太關心她了。」

荷花撇撇嘴道：「就不關心我？」

易敏將她環臂一抱道：「又瞎扯了，咱們睡吧。」

這一晚易敏沒有睡好，荷花雖是使出混身解數，怎奈他始終心神不屬。

此後一連兩天，罕特既沒有召見，俞妲孃一去也像石沉大海一般。

易敏向侍候他的蒙人打聽，回答的只有三個字「不知道」。

問王子回來了沒有，也是不知道，叫他們去找莫山基，答是答允了，却始終沒有找來。

第三天易敏實在忍不住了，對侍候在身旁的洪深道：「交代下去，大家在院子裏集合。」

待洪伴應一聲奔出，荷花道：「相公，你想怎樣？」

易敏道：「咱們先禮後兵，希望不至弄得太糟。」

荷花正待勸說，只見兩名身着王宮武士裝扮的蒙族中年大漢由蕭蕭帶了進來，其中一人雙拳一抱，說道：「易公子，王爺有請。」

易敏心頭一喜，原本緊綳綳的臉色也爲之一鬆。

事情有了轉機，自然不必訴諸武力了，因而對荷花道：「你們都在屋裏歇息，不要隨便離開。」

不要隨便離開，是保持戒備的意思，荷花點了點頭道：「我懂，你自己當心一點。」

易敏隨着兩名武士穿越不少的門戶，來到一間大廳之上，大廳的上首擺着一張蒙着虎皮的矮榻，上面坐着一名身材高大，紅袍金帶的老者，此人約莫六十出頭，長像雖然威猛，却掩不住一臉的倦態。

矮榻左側是一張錦櫈，坐着一名短小精幹，年約四旬的灰衣人，這人的長像頗爲醜惡，不只是暴眼掀鼻，臉上還長着許多肉瘤。

最使人一目難忘的，是他雙眼之下生有兩顆黑點，猛然一看，就像他生有四隻眼似的。

除了以上兩人，還有莫山基，桑格，這兩人都是酋長，也是罕特王手下悍將。

廣場兩側是兩列懷抱長槍大戟的武士，這般人都是久經訓練的戰士，神色之間顯得慓悍無比。

魯魯巴博王子還沒有回來，也沒有瞧到俞妲孃，在場衆人之中他只認識一個莫山基，只是這位獨臂酋長却目不旁瞬，連瞧都不敢瞧他一眼。

現況對他似乎不太有利，他却絲毫都沒有放在心上，昂然穿行於兩列武士之間，神情上顯得一片平靜。

他不認識蒙王罕特，但猜想那位紅袍金帶的老人必然就是塞外的統治者。

因而雙拳一抱道：「在下易敏見過王爺。」

紅袍金帶老者的確就是罕特王，他沒有任何表示，只是疲倦的面頰之上微微牽動了一下。

罕特王身旁坐的灰衣人却哼了一聲道「你名叫易敏？」

易敏道：「正是，閣下是……」

灰衣人道：「本座哈密達，人稱四眼法王，是本邦的國師。」

易敏道：「原來是國師，久仰。」

哈密達道：「易敏，聽說你在中原殺人放火，無惡不作，你忽然逃來蒙疆，莫非也想對咱們不利？」

易敏道：「國師誤會了，在下是被人栽贓嫁禍，以至百口莫辯，雖然如此，中原武林各派還沒有人能够將在下怎樣，在下何至於逃？至於蒙疆，一片地瘠民貧的彈丸之地罷了，在下何須對你們不利。」

哈密達冷哼一聲道：「好利的一張嘴，那麼你爲甚麼來到咱們這裏？」

易敏道：「送妻子回娘家。」

哈密達道：「你的妻子是誰？」

易敏道：「拙荊俞妲孃，國師這不是明知故問麼？」

哈密達冷冷地道：「俞妲孃是王爺的愛女，蒙疆的公主，你只是一個鄉下人，居然也想攀龍附鳳，姓易的，你太不自量了。」

易敏淡淡道：「你錯了，國師，在下無意攀龍附鳳，自然也不會在蒙疆享受富貴榮華。」

哈密達道：「那你想幹什麼？」

易敏道：「你不是已知道我是鄉下人了麼？鄉下人除了種田還能够幹甚麼？」

哈密達哼了一聲道：「你要咱們公主跟你去種田？」

易敏道：「種田有甚麼不好？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棄功名如塵土，視富貴如浮雲，綠樹青山，把酒話桑麻，這種樂趣，豈是你們這般熱中名利的凡夫俗子所能領略的？」

哈密達怒叱道：「姓易的，你好大的胆量……」

坐在矮榻上的罕特王始終沒有開口，却咳了一聲道：「國師……」（未完）

實用柔道學

混沌書生·文

七　肩空投法

這一招式中，包含了柔道姿勢最優美的摔倒法。除了低肩空投法外，它們都是被對抗中較低的一方所應用的。

你一定要貼着對手的身體，而且在這以前，你還得先把他的平衡破壞了。如果你忽略了這兩點，則你可能會敗在對方緊接而來的反攻中。

其他的要點是你的膝部要彎得相當深，以把你的臀部位置放得低過對方，而且你的身體要向前彎，使你可以把力儘量發揮出來。這樣地把身體彎曲着還有一個好處，就是當你把身體轉過去背着他時，你不會那樣容易被他的反攻所打倒。

一、肩臂空投法

這是肩空投法中最爲人所熟知的一式，同時也是最易學上手。



圖一四五

圖一四六

圖一四四

例如在平時有人與你打架，對方一拳向你的臉部或是頭部擊來，你最好的對抗方式就是施展出這個肩臂空投法了。在柔道中，它是用以對付以右足向前迫近你，同時以右手推着你的一個對手。

在對手以右足前進一步之時，伸出右足，將它儘量向左轉，如圖一四四。兩手向上用力，把他拉前來。注意把你右足的足趾接近其右足。你的身體略向前彎曲，使你能發出最大的力量來。在任何情形下你都不能把身體向後傾，企圖以此來把你的身體貼着對方的。因爲這樣會使你的姿勢露出了破綻，易爲對方的反攻攻擊。

在右足落到地面之後，將右膝屈曲，把左臂拉後，把左足接近着右足地帶到圖一四七的位置。此時兩足相平，距離開約十八吋。在這個轉的動作當中，把右手放開，但仍然繼續以左手拉。在這時，正確的左手的拉的動作是更爲顯得重要，因爲你現在只用單手抓着對手也

在向左轉之時，把右手空出來，繞過他的右臂之下，如圖一四五，然後往上扳，纏着他的右臂，如圖一四六。



圖一四七

將體重移在左足上，由它把身體儘量平衡着。同時臀部後推壓向他。只要你再往前傾，你便可以把他弄得失去了平衡了。此時繼續你的轉身動作，以完成此式。

二、半蹲肩前投法

我大力把此式向所有的初學者推薦，雖然在實際上它是比以上的任何一式要難做得多。

腿部的動作和以前的一樣，同時此式前半部的手的動作也是和以前的並無不同，但是不同之處則在於你的右手仍然抓着對方的袍的左方開胸處。你把右腕向前用力彎，右手向上和左方作一弧形運動，如圖一四八中之箭頭所指之方向，你的右手像是以右拳揮擊對方的下巴那樣。

當你的轉體動作已完成了，並使你的背部緊貼在對方胸前之後，把你的右肘向上壓進他的右臂的臂窩，如圖一四九。這個肘部上壓的動作使你緊緊地把你的對手控制住了，他無法使出向側踏出一步，或是別的脫身的招數了。這正是此式的優點。

圖一四九是根據一張相片所臨摹出來的，其中的攻擊者是一位國際著名的柔道家約翰卓別靈。他站的姿勢要是左足再略爲後者，右足稍爲前者，則可謂十全十美了。請注意他的曲得相當深的膝部，以及他的身體是如何曲着，以使他能發揮出最大的力量，要注意的是微曲着，而不是像煮熟了的蝦那樣蜷曲了起來。

此式的完成階段和肩臂空投法者相似。你要特別當心，將上身微曲向前。要是你像圖一五〇中的攻擊者那樣，上身往後傾，以把背部貼向對方，你一定會受到對方的反擊的。

要是你的動作不合時，太早——即在未把對方弄得失去平衡之前——便企圖把身體貼近對方，則你也會把自己做成這一個錯誤的姿勢的。這是一個初學者最常犯的錯誤。

三、低肩空投法

這其實不是屬於肩投法中之一式，我只向身材高大的初學者推薦它，因爲他因體高，在練習中找不到適當的拍檔，以練習其他的肩投法也。

嚴格地說起來，它應該給編進腿摔法那一類中，因爲它看起來和橫腿前摔法十分相似，但是因爲它的名稱之關係，我才把它歸了在這裏。

此式是用來對付一個向你迫近的對手，或是他站着，而雙手擊勢洶洶地向前推着。



圖一四八

圖一四九

圖一五〇

圖一五一 A

圖一五一 B

圖一五一 C

圖一五一 D

你的對手向前踏進一步，如圖一五一A，而你則把右足移到了一五一B的位置，同時一面把他向前拉，以令他失去平衡。像以前那樣，把左右兩足轉到圖一五一C的位置。在轉體的當中，把右手空出來，放在他的右臂之下，如圖一五二。

因爲你比對手高（否則你便不會使用此式了），你無法把臂部降低到比他的爲低，如圖一四六。因此之故，你用左手把他的右手拉前，右手在下面繞上來，扣住了它，如圖一五三。

在此形勢下，由於你不能很好地把背部緊緊地貼着他的胸腹部，你的對手便很容易在你繼續向左轉時往側面踏出一步，消解了你的攻勢。爲了防止此情形之發生，在你的左足到了圖一五一C的位置之後，你立刻把重心移到左足上，將右足橫伸，放在對方右足的右側，以阻止其向側移出，如圖一五一D及一五四。你的身體的左轉和你的雙手的猛拉，會把對方摔倒了的。

有些人喜歡如圖一五五那樣，以雙手抓着對方的右袖，把他前拉。依我本人的見解，我認爲此一變式雖然反而爲人熟知，可是其功效却不如前者之佳。



圖一五二

圖一五三

圖一五四

圖一五五

下期　犧牲式空投法

新派中篇俠義奇情小說／秦紅・文　盧令・圖

七步滴血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鍾虹知道徐佩英懷了他的孩子，心情茫然不知如何是好，躱出房外，正好見有人在聚賭，爲尋刺激他就用那箱珠寶去賭博，誰知輸得一文不剩，徐佩英對此無可奈何……店掌櫃知他們身無分文，迫他交出房租，鍾虹以爲一路來均有神秘人物爲他支付一切費用，這回大概也不例外，誰知掌櫃的迫着他交租之時，那神秘人物一直未出現，鍾虹正急得無法可想之時，一位俊美白衣少年突然出現，並爲他付清欠欵……王實把鄧大爺制住穴道放在屋內，次日，鄧大牛偕同兩男一女來到，三人均是武林道出類拔萃的人物，王實沉着應付……

何處覓鄖踪　肝腸已寸斷

王實道：「你們也是吸血鬼鄧瑜的部下？」

傾國夫人笑道：「他替我們三人提鞋都不配！」

王實道：「那麼，你們來幹麼？」

傾國夫人道：「鄧瑜雖然連替我們提鞋都不配，但今天我們却是專程來救他回城的。」

王實道：「我聽不懂。」

傾國夫人笑了笑道：「有句話說『有錢能使鬼推磨』，你懂不懂？」

王實點頭道：「這我懂了。」

傾國夫人道：「那麼，現在請你把鄧瑜和他的一班僕役放了如何？」

王實道：「好的，只要交出所有契約讓我當場銷毀，你們便可將人帶走。」

傾國夫人蛾眉一揚道：「你這位老弟好像還沒弄明白我的意思，我是要你無條件放人。」

王實搖頭道：「那不成。」

那個叫「十八地獄索魂使」的青年發出一陣陰森森的冷笑道：「小子，你有幾個頭？」

王實道：「一個。」

十八地獄索魂使道：「只有一個頭，不怕摘下來就沒有了麼？」

王實道：「你想摘我的頭？」

十八地獄索魂使道：「如果你再說一聲『不』字，你的頭就要落地了。」

王實道：「不。」

十八地獄索魂使立刻從馬鞍上跳下，雙手向上一翻，便從背上撤下一對銀光閃閃的短劍，走前數步道：「你站起來！」

王實沒有站起，只從身邊地上拿起一把鋼刀，輕撫刀鋒道：「話說在前面，今天是你們自己找上來的，萬一——」

「少廢話！」

十八地獄索魂使厲叱一聲，手上的一對短劍突然化爲一團耀眼刺目的光圈，似電射般一下就襲到王實的面前！

一刹那間，王實已被那團光芒所吞噬了。

只聽一片「嗤嗤」聲響，登時從光芒中迸起一蓬水花般的樹皮木屑，好像受到

雷殛一般。

劍光隨之一斂，但見王實倚靠的那株樹頭上出現了幾十條裂痕！

好快的劍！

他竟在一瞬間發出了幾十劍！

這幾十劍要是全擊中人身，其人非被斬成數十塊不可，幸好王實已不在那樹頭上，他好像會隱身術似的，突然消失不見了！

他跑到哪裏去了呢？

十八地獄索魂使方自一怔間，只聽王實的聲音在大樹身的背後响起：「萬一鬧成頭破血流，可不能怪我呀！」

隨着話聲，已從樹後轉了出來。

十八地獄索魂使面色變了。

還騎在馬上的傾國夫人和上窮碧落一隻鷹面色也變了，他們心中的驚駭不在十八地獄索魂使之下，因爲他們是旁觀者，按說應該看見王實躲避攻擊的身法，可是他們沒看見。

他們出道以來會過的武林高手不計其數，這是第一次碰見這樣不可思議的怪現象，三人的心頭不禁都有些發毛，想不通這樣一個其貌不揚的年輕小伙子居然行動快如鬼魅。

王實看了看那被劈得亂七八糟的樹頭，不禁開聲罵道：「眞是鷄蛋炒鴨蛋——混蛋！我跟你無冤無仇，你一出手就來狠的，你到底是人生父母養的？還是從石頭縫裏崩出來的呀？」

十八地獄索魂使兩道眉毛一豎，目中殺氣暴射，不聲不響，突又發動攻擊。

這一次的攻擊更强，短劍舞起處，登時濺起滿天劍影，好像從天上落下一陣驟雨！

王實身形一伏，擧刀迎出。

一陣震耳欲聾的鏗鏘銳响過處，只見王實從刀光劍影中飛了出去，飄落在數丈開外，又開口罵道：「不要臉的東西，原來你使的是斷鐵如泥的寶劍啊！」

敢情在這一接觸之下，他的鋼刀已被十八地獄索魂使的短劍所斬斷，手上的鋼刀已只剩下半截。

十八地獄索魂使一見大喜，隨即再度揮劍撲上，又展開瘋狂攻擊。

他每一次攻擊，都似一陣狂風暴雨，劍聲「咻咻」作响，銳不可當！

王實就以半截鋼刀迎戰，他在對方猛烈的攻擊中展開師門身法，鵝行也似的搖搖擺擺，看雖笨拙，却能一一將對方的劍招避開……

打了一陣後，他的半截鋼刀已只剩下刀柄，刀身都被對方的短劍砍斷了，他索性扔掉刀柄，以師門絕學「鵝拳」對抗。

十八地獄索魂使見他已是手無寸鐵，自認穩操勝券，攻勢更爲猛烈，一對短劍絕招百出，緊密無隙，進似飛鳥，疾如追風，極盡縱橫出奇之能事！

但王實却像個虛無實體的人，在他的劍幕中穿梭游走，始終沒被他短劍擊中。

那個叫「上窮碧落一隻鷹」的傢伙越看越驚，便靠近傾國夫人低聲道：「妳看出來了沒有？」

傾國夫人顰眉道：「這小子使的拳法，好像是傳說中的——」

上窮碧落一隻鷹接下道：「鵝拳！」

傾國夫人聽了，臉上一懍道：「你看是麼？」

上窮碧落一隻鷹點點頭道：「看他身法，分明正是三絕老人的『鵝拳』不錯，不過我實在不相信，這小子土頭土腦，他怎麼會使三絕老人的『鵝拳』？」

傾國夫人道：「前些日子，我聽龍旗堂的公孫大護法說三絕老人所教的三個徒弟快要下山來了，莫非這小子即是三絕老人的徒弟？」

上窮碧落一隻鷹面呈疑惑道：「他如是三絕老人的徒弟，怎麼外表這樣窩窩囊囊？又怎麼會住在這窮鄉僻壤之間？」

傾國夫人道：「是啊！」

兩人在低聲交談間，王實和十八地獄索魂使又已打了幾十招，王實守多攻少，十八地獄索魂使則攻多於守，但是他的一對短劍始終如捕風捉影，有幾次明明看見已刺中王實，却不見王實流血倒下，仍在劍幕中搖來擺去……

傾國夫人覺得有些不妙，忙向上窮碧落一隻鷹低聲道：「你最好下去助他一臂之力。」

上窮碧落一隻鷹一點頭，即從背上撤下一把雁翎寶刀，飛身離鞍，向前撲去。

就在這時，忽聽十八地獄索魂使怪叫一聲，頓足倒縱數丈，原來他的臉上中了王實一抓，出現五條血痕，本來好好的一張臉，一下變成花臉了。

上窮碧落一隻鷹適於此時撲上，雁翎寶刀「呼呼呼」的猛劈而出，擋住了王實的追擊，王實來者不拒，仍施展「鵝拳」與他對打起來。

三絕老人所創的「龍刀、鵝拳、流星珠」數十年來已被武林人目爲最神奇難破的三項絕技，尤其是這一路「鵝拳」最爲神奇莫測，表面上看來，它每一個動作都似笨拙緩慢，其實每一招每一式都蘊藏着無窮變化與雄渾無比的內家眞力，他們三個師兄妹在下山之前，在「鵝洞」接受其師考驗時，一路「鵝拳」打到後來，整個人便從水中浮起，即是一明證。

王實在峨眉山三絕洞練武期間，經常挨三絕老人的臭罵，唯獨在這「鵝拳」一項上倒頗得老人讚許，主要原因是王實對這「鵝拳」特別喜歡，而特別喜歡的理由是「龍刀」和「流星珠」較爲霸道，出手難免傷人，只有「鵝拳」可以收發由心，他不想傷人的時候只要不出重手就行了。

剛才，由於被十八地獄索魂使的一對短劍逼急了，因此才出手抓傷了對方的臉，原希望對方三人能知難而退，不料一個剛退下，另一個又上來了，而且上窮碧落一隻鷹的雁翎寶刀凌厲異常，逼得他只好聚精會神全力應戰了。

兩人打了二十來招，那十八地獄索魂使一見上窮碧落一隻鷹也無法將王實收拾下來，立即再度撲上去，揮動雙劍加入助戰。

他們三人都是大有來頭的人物，像今天這樣聯手攻擊一個人，在他們是從未有過的事，以他們的身手來說，兩人聯手是可以擊敗任何一個武林高手的。

可是，十八地獄索魂使加入助戰之後，對王實竟似未增加一分壓力，只見王實仍是那個調調兒，身形搖來擺去，在一刀

二劍的猛烈圍攻中，一再的化險爲夷，毫無艱困之象。

傾國夫人看到這情形，心中驚疑更甚，不過她認爲該乘此機會入屋解救吸血鬼鄧瑜等人，當下飄然下馬，向王實的屋子走去。

「不准進去！」

王實一邊迎戰一邊喝叱。

傾國夫人充耳不聞，繼續走去，不料才又走出兩步，忽然一聲「哎喲！」嬌軀一歪，登時軟倒在地，隨聽她大叫道：「不好，我鳳尾穴被打中了！」

上窮碧落一隻鷹和十八地獄索魂使聽得一驚，同時縱離戰圈，暴退數丈，趕去探視。

王實淡淡的說道：「我沒有打中妳的鳳尾穴，還差半寸呢。」

傾國夫人躺在地上直叫嚷道：「快替我解穴！快替我解穴！」

上窮碧落一隻鷹一眼瞥見她的鳳尾穴旁邊嵌着一顆小鐵彈，連忙將小鐵彈取出，再一看小鐵彈的形狀，登時面色大變道：「這是三絕老人的『流星珠』啊！」

接着回對王實驚問道：「小子，你和三絕老人是甚麼關係？」

王實道：「他是家師。」

上窮碧落一隻鷹大驚道：「你眞是三絕老人的徒弟？」

王實點頭道：「是啊。」

傾國夫人從地上跳了起來，叫道：「點子扎手，扯活！」

上窮碧落一隻鷹和十八地獄索魂使也鬥志全失，一齊跳上坐騎便要縱馬遁走，王實身形如電一閃，上前一把抓住傾國夫人那匹馬的尾巴，道：「別忙，那些契約書呢？」

傾國夫人已經嚇壞了，大叫道：「都在鄧大牛身上！」

王實轉對呆在一旁的鄧大牛問道：「鄧大牛，那些契約書都在你身上麼？」

鄧大牛也已嚇破了胆，聞言連連點頭道：「是！是！都在小的身上！」

王實這才鬆手放開馬尾巴，笑道：「好，快給我滾蛋！」

傾國夫人三人快馬加鞭，好像三隻老鼠一溜烟似的疾馳而去。

王實心中暗笑道：「幹麼跑得這樣急？我又不是殺人不眨眼的魔頭！」

他那裏知道傾國夫人三人在確知他是三絕老人的徒弟之後，之所以急急落荒而逃是另有原因的……

那鄧大牛眼看傾國夫人三人逃了，趕忙掏出一大叠紙據，雙手捧到王實面前，惶聲道：「王……王大俠！這……這些契約書您請收下！」

王實接過那叠契約書，有些不好意思，訕訕地道：「不要叫我王大俠，不當人子。」

他一一看過全部的買賣契約，便將它撕碎扔掉，說道：「好了，你可以進屋子去把人帶走了。」

× × ×

鍾虹和徐佩英得到神秘客白衣公子的「解危」後，由於徐佩英身子不舒，不宜奔波趕路，就仍在客棧裏繼續住下來。

現在，鍾虹和白衣公子面對面坐在客棧對面的一家茶肆座上。

鍾虹目不轉睛的望着白衣公子，而白衣公子也一眼不眨的望着他，兩人含笑對望了好一會，鍾虹才先開口笑道：「我首先應該向你道謝。」

白衣公子含笑不語。

鍾虹笑道：「你一路上替我們付賬，巳經化了不少錢吧？」

白衣公子微笑道：「値得。」

鍾虹道：「怎麼說？」

白衣公子道：「因爲你是三絕老人的徒弟。」

鍾虹道：「我們下山那天，曾在山下碰上幾個人，他們都想重金聘請我們爲他們辦事，足下也是麼？」

白衣公子道：「我不是。」

鍾虹道：「眞的不是？」

白衣公子說道：「我只想跟你交個朋友。」

鍾虹笑問道：「貴姓大名？」

白衣公子道：「我姓戰……」

鍾虹欠身道：「原來是戰姑娘，失敬了。」

白衣公子一怔道：「你……」

鍾虹微微一笑道：「第一眼看到妳時，在下就巳看出妳是女兒身了。」

原來，這位白衣公子果然是女扮男裝的俏佳人，她被鍾虹一語揭穿，臉上不禁微現緋紅，低下頭道：「你好厲害。」

鍾虹替她倒上一杯熱茶，問道：「可以知道妳的芳名麼？」

戰姑娘道：「蘭。」

鍾虹道：「戰蘭？」

戰蘭道：「是。」

鍾虹擧杯輕啜熱茶，含笑道：「剛才妳說想與在下交個朋友，如果此言當眞，在下不勝榮幸之至！」

戰蘭道：「當然是眞的。」

鍾虹道：「爲了交我這個朋友，妳巳經化了數萬兩銀子了，能告訴我妳的眞正目的麼？」

戰蘭道：「我爹爹希望見見你。」

鍾虹道：「令尊何人？」

戰蘭道：「抱歉，現在還不能告訴你，不過你如果願意的話，見到我爹時，也許你就會知道他是何許人了。」

鍾虹道：「如果我願意，立刻能見到令尊麼？」

戰蘭道：「不能，他不在這附近，要走幾天的路才能見到他。」

鍾虹道：「令尊在何處？」

戰蘭道：「你願意的話，我立刻帶你去。」

鍾虹道：「現在恐怕不行，我那師妹這兩天身子不大舒服。」

戰蘭微笑道：「令師妹懷了孕，只怕不是三兩天就會好的。」

鍾虹聽了有些尷尬道：「看來妳對我們師兄妹的一切巳經十分清楚了？」

戰蘭道：「是，十分清楚。」

鍾虹說道：「那麼，戰姑娘說要立刻帶我去見令尊，但是敝師妹又不能奔波勞動……」

戰蘭道：「可以讓她在客棧裏住下來，我們會好好保護她。」

鍾虹笑道：「我對你們尚無一些了解

，叫我如何放心得下？」

戰蘭笑道：「這就是要看你的胆識了，如果你不放心，作罷亦可。」

鍾虹哈哈一笑道：「聽了你這句話，我忽然覺得可以放心了。」

戰蘭道：「那麼，甚麼時候可以跟我走？」

鍾虹道：「現在。」

戰蘭反而有些意外道：「現在？」

鍾虹道：「是的。」

戰蘭道：「令師妹……」

鍾虹道：「我去告訴她一聲就行了，妳在此等我一等。」

說畢，起身離座，走出茶肆，跨過街道，走入客棧裏去。

戰蘭見他進入客棧後，把手一招，便有一個漢子走到她跟前，躬身作敬候吩咐狀，戰蘭以冷竣的語氣道：「準備兩匹馬，在東城門外等候。」

「是。」

那漢子應了一聲，拔步匆匆而去。

不久，鍾虹回到茶肆裏來了，笑嘻嘻的說道：「成了，咱們這就動身。」

戰蘭問道：「令師妹不反對？」

鍾虹道：「起初當然有些不樂意，後經我解釋，也覺得妳是個可交的朋友，就答應了。」

戰蘭道：「你有沒有告訴她我是…」

鍾虹搖頭道：「沒有，我要是告訴她妳是個姑娘，她一定不答應。」

戰蘭一笑而起，道：「走吧！」

兩人走出東城門，鍾虹瞥見前面道旁有個漢子牽着兩匹神駿的五花馬，他從未見過那樣漂亮的馬，不禁嘖嘖稱奇道：「那兩匹馬好漂亮。」

戰蘭道：「你喜歡麼？」

鍾虹道：「那樣漂亮的馬，誰不喜歡呢？」

戰蘭道：「喜歡的話，咱們就一人騎一匹吧。」

鍾虹笑道：「別開玩笑，對方未必肯割愛，而且那樣漂亮的五花馬，價錢一定很貴。」

說話間，兩人巳走到那兩匹五花馬跟前，那牽馬漢子必恭必敬的向戰蘭行了一禮，戰蘭便向鍾虹笑問道：「你喜歡那一匹？」

鍾虹發楞道：「這是妳的馬？」

戰蘭笑道：「不，是我爹的，像這樣的馬，我爹一共養了一百多匹。」

鍾虹咋舌道：「一百多匹？我的天哪，令尊莫非是一位千歲王爺？」

戰蘭把一匹五花馬的馬索遞給他，笑道：「上馬，咱們邊走邊談。」

兩人上馬坐定，隨即並轡向路上馳去，鍾虹自下山後就一直希望有一匹屬於自己的馬，雖然現在胯下這匹五花馬還不是自己的，但他知道只要自己願意接受，牠就一定是自己的了，一時高興之下，大叫一聲，縱馬向前疾馳。

戰蘭隨後緊跟，她的騎術相當高明，始終跟隨在鍾虹後面尋丈之後，一邊飛馳一邊笑道：「鍾虹，你騎得不錯呀！」

鍾虹盡情縱馳了好長一段路後，才將坐騎放慢下來，對戰蘭笑道：「這匹馬眞不錯，稱得上是千里馬吧？」

戰蘭道：「不是千里馬，我爹也不會要的。」

鍾虹道：「現在可以告訴我令尊是何許人麼？」

戰蘭道：「還早。」

鍾虹道：「讓我猜猜如何？」

戰蘭道：「你猜不到的。」

鍾虹道：「放眼天下武林，要找出像令尊這樣有財有勢的人，只怕是不多的，想來想去，大概只有一個龍虎會主可以和令尊比一比了。」

他說這話時，暗暗觀察戰蘭的神色，見她面帶笑容，不承認也不否認，便問道：「令尊不會就是龍虎會主吧？」

戰蘭含笑道：「猜錯了。」

鍾虹道：「如果令尊不是龍虎會主，那一定是當朝的某位千歲王爺了。」

戰蘭道：「又猜錯了。」

鍾虹道：「唉，戰姑娘，我是看出妳有一番誠意才跟妳來的，既然跟妳來了，大概不會令你們父女失望，妳何必再跟我賣關子。」

戰蘭笑道：「你耐心一點吧，再過三天你就可見到我爹，也會知道我爹爲甚麼要見你啦。」

鍾虹並無不耐煩之感，他心中是高興的，因爲他現在騎着一匹名貴的千里馬，身邊又有一個姿色不比師妹差的佳人同行，他還有甚麼不樂意的呢？

這天，他們往東南趕了五、六十里，來到一個大鎭上時，天巳快黑下來了。

鍾虹提議在鎭上過夜，戰蘭搖搖頭道：「不，咱們只在此打尖，再往下走一段路，有個更好的去處。」

於是，兩人找了一家酒樓下馬進入飲食，停留約莫半個時辰，又繼續動身上路，這時天巳全黑，眉月巳在天上出現了。

「戰姑娘，妳說有個更好去處……」

「是呀！」

「是哪地方？」

「快到了。」

「所謂更好的地方是……」

「一座古廟。」

「嗄，是一座古廟啊？」

「你不喜歡？」

「倒不是不喜歡，只是我不明白在一座古廟裏過夜，怎說是更好的去處？」

「因爲那古廟四周風景絕佳，而且很安靜，在那裏過夜，比嘈雜的客棧好上幾百倍。」

「古廟有人沒有？」

「沒有。」

鍾虹不禁笑了道：「戰姑娘，妳好大的胆子，難道妳巳忘記妳是個姑娘麼？」

戰蘭笑道：「我沒有忘記，有你在一起，便是去龍潭虎穴過夜，我也不會担心害怕。」

鍾虹忽然又想起和師妹徐佩英的情形，頓時心搖搖如懸旌，有些想入非非起來了。

戰蘭道：「我說的對不對？」

鍾虹道：「對，我有能力保護你不受任何傷害，那麼，咱們就去那古廟過夜好了。」

前行不久，戰蘭領路轉入一條山徑，迤邐來到一處山腰上，果見有一座古廟矗

立在叢林中，四周的風景也確實不惡，只是古廟已破舊不堪，到處是破瓦敗垣，實在不是過夜的好地方。

戰蘭下馬拴好坐騎，便與鍾虹進入廟殿，意外的發現在廟殿上躺臥着一個老叫化。

那老叫化蓬髮垢面，滿身骯髒，躺在殿上就像一堆垃圾一樣，令人看了生厭。

戰蘭一怔道：「咦，有人？」

那老叫化聽到聲音，抬頭看了看，咧嘴露出一排黃牙笑道：「兩位也要在此過夜麼？」

戰蘭蹙眉道：「你是何人？」

老叫化笑道：「這位公子何必多此一問？你只看我這身模樣就該看出我是甚麼樣的人了。」

戰蘭憎惡地道：「你出去。」

老叫化一呆道：「咦，這不是乞丐趕廟公麼？這古廟又不是你家的產業，誰高興……」

戰蘭不待他說完又喝道：「出去。」

老叫化哈哈大笑道：「老叫化今夜在這裏住定了，八人大轎也別想把我老叫化抬走。」

戰蘭冷笑道：「眞的麼？」

老叫化不答，倒頭又睡了下去。

戰蘭大怒，轉對鍾虹說道：「鍾虹，這老叫化惹厭，你把他扔出去。」

鍾虹點頭應允，便走上前說道：「喂，老兒，你是要自己出去呢？還是要我動手？」

老叫化假裝沒有聽見，還故意大發鼾聲。

鍾虹一腳踢出，罵道：「裝死！」

「砰！」的一聲，一腳踢中老叫化的腰部，誰知老叫化却像一堆埋在土裏的頑石，除了身子微微一動之外，並沒有被踢開。

鍾虹怕傷了他的性命，故那一腳不敢用太大的力氣，這時一見他不動，便知是個會武功的丐帮人物，當下哈哈一笑道：「敢請還是個武林高手，這就好辦了。」

話到末了，又一腳踢出，這一腳他使了五成眞力，不料老叫化仍然挨得起，仍未被踢開。

鍾虹不禁動了眞怒，冷冷一笑道：「好，我再踢你一腳，如果這一腳不能把你踢開，我和這位戰公子立刻鞠躬而退。」

語畢，猛力一腳踢了過去。

這一脚，他使出了十成功力，力足開碑裂石，縱然身懷金剛罩鐵布衫的絕技，也絕對禁受不起。

說時遲，那時快，只聽「砰」！的一聲巨响，老叫化的身子應聲向上飛起，一直飛上兩丈來高，碰上了上面的殿樑！

但見老叫化右手往殿樑上一勾，身子向上一翻，人便臥在樑木上，縱聲大笑道：「小子，你內力之强出乎老叫化的意料之外，是誰的門下呀？」

鍾虹冷哼一聲，身形電射而起，一下飛上殿樑，一掌劈了出去。

老叫化翻身而下，左手攀住樑木，身形一盪，飛出兩丈開外，附上左邊殿壁上的一面浮雕上，身手之輕捷，就如一隻蝙蝠。

鍾虹一擊未中，也立刻伸手攀住樑木，翹起雙脚在樑上一點，身子便如標槍射出，向攀附在浮雕上的老叫化飛撲過去。

「好！」

老叫化喝彩一聲，身形一展，如鳥離巢，竟從左邊殿壁橫飛四丈，飛到了右邊殿壁上，又攀附在另一面浮雕上！

鍾虹撲上浮雕，雙手在壁上一按，立刻產生一股反彈之力，也緊跟着飛向右邊殿壁，幾乎是在老叫化飛上右邊殿壁的次一瞬間，他也緊追而至了。

「妙啊！」

老叫化大叫一聲，身形再度展動，飛上一支殿柱，人就抱柱懸身於殿柱上端。

鍾虹如影隨形的飛撲過去……

就這樣，兩個人好像兩隻巨鳥在廟殿上飛來飛去，一忽兒飛上樑木，忽兒飛上殿壁，有時在殿柱上打轉，一逃一追，始終脚不着地，把個戰蘭看得目瞪口呆。

老叫化雖然一直沒被鍾虹追上，但他心中的驚駭却一直在增加，因爲他的輕功在武林中是一等一的，幾十年來就從沒遇上一個對手，而今夜忽然遇上這個青年，輕功之高竟不在自己之下，這怎不令他震驚萬分。

他在殿上飛來飛去，起初是抱着一種戲弄的態度，後來見鍾虹越追越緊，而且有幾次險些被鍾虹抓着，心頭可就有些不是滋味了，於是便想在掌力上與鍾虹印證一下，就在鍾虹又向他撲到之際，一聲斷喝，推掌拍了出去。

鍾虹毫不示弱，立刻出掌相迎。

「拍！」

一聲異常响亮的掌擊之下，刹那間殿中掌風四激，好像刮起了一陣狂風。

兩人就在這一下接觸之後，各被震開數尺，同時落到地上。

老叫化臉上出現一陣脹紅，嘿嘿笑道：「硬是要得，小老弟報個師承如何？」

鍾虹冷冷道：「不必，你只要給我滾出這古廟就行了。」

老叫化一聽怒了，道：「年輕人，你武功不弱，只可惜有些蠻不講理，要知道武功只能解決一些事情，你若想在江湖上行走，可得明辨是非，多講道理呀！」

鍾虹道：「今夜我不想講甚麼道理，你要是肯讓出這間古廟，大家沒事。」

老叫化道：「否則呢？」

鍾虹哼聲道：「否則就要弄得很難堪了。」

老叫化哈哈大笑道：「老叫化走了四十多年的江湖，今天頭一次碰上你這個蠻不講理的青年，你要老叫化讓出這間古廟，先說出個道理來。」

鍾虹說道：「理由是我們要在這裏過夜。」

老叫化看看一旁的戰蘭，忽然神色一動，笑道：「嘿，老叫化眞是老眼昏花了，剛才竟沒有看出這一位是易釵而弁的女兒身。」

戰蘭面色一紅道：「你走是不走？」

老叫化笑道：「既然妳是個姑娘，要在這裏與情郞過夜——罷了，算我老叫化倒楣。」

語畢，拔步便走。

他有意賣弄本事，每走一步，脚下的磚塊便「劈拍」破碎了一塊，走出古廟時

，一共踩碎了十幾塊磚，留下了十幾個清晰的脚印！

鍾虹輕哼一聲，暗忖道：「這老叫化子班門弄斧，不過他既識趣而去，我也不必給他難看了。」

他一直目送老叫化的背影消失在廟外的夜色中，才回對戰蘭一笑道：「這老叫化武功不弱，不過眞要打的話，我還是有能力擊敗他，妳相信不相信？」

戰蘭嫣然一笑道：「我當然相信，因爲你是三絕老人的徒弟嘛！」

鍾虹看看殿上一片髒亂，皺了皺眉道：「這殿上如此骯髒，怎麼能睡覺呢？」

戰蘭道：「我記得殿後有幾間房子還相當完整，咱們去看看。」

兩人轉到殿後，果見有一排房子還相當完整，逐一推開房門入視，最後找到一間有床鋪的房間，戰蘭說道：「就這一間吧！」

鍾虹道：「我呢？」

戰蘭道：「你怎樣？」

鍾虹有些窘迫道：「我睡哪裏？」

戰蘭落落大方地道：「當然也睡這一間呀！」

鍾虹笑道：「妳不怕？」

戰蘭一揮長袖，說道：「怕甚麼？我現在是男人，你敢放肆，我一腳把你踢下床去。」

她找來一把掃帚將床鋪打掃乾淨，便上床躺下，學男人翹起一隻腿，雙手交疊當作枕頭，道：「鍾虹，睡呀！」

鍾虹心頭發熱，暗忖道：「這個丫頭分明在勾引我，她既然不怕，我又何懼之有！」

當下也上床在她身邊躺下來。

戰蘭笑道：「別靠得太近！」

鍾虹微笑道：「既已同床而眠，靠近一些又有何妨？」

說着，故意再挪近一些，和她緊緊靠在一起。

戰蘭「咭！」的一笑道：「好啊，你這個人原來這樣不老實，難怪你師妹……」

鍾虹笑道：「別提我師妹了，她簡直不可理喻，還沒跟我成親，居然就想生孩子。」

戰蘭問道：「難道你不打算跟她成親麼？」

鍾虹道：「我不知道，現在來談這件事，爲時過早。」

戰蘭道：「可是她已懷了你的孩子，你能袖手不管麼？」

鍾虹道：「這是個很煩人的問題，咱們不談這個好麼？」

戰蘭道：「談甚麼？」

鍾虹笑道：「談一些愉快的事，譬如說……妳今年幾歲？」

戰蘭笑道：「我今年幾歲，這與你何干？」

鍾虹一隻手似蟲蠕動，慢慢的「靠」近她的身子，作「不經心」的接觸。

戰蘭又「咭！」的笑起來道：「你敢放肆，我要踢你下床了！」

鍾虹身子一翻，壓上她的身子笑嘻嘻道：「妳踢啊！妳踢啊！」

「拍！」

他挨了一記耳光。

不過，這個耳光打得很輕很輕，毫無責備之意，打過之後，她先就吃吃的嬌笑起來。

鍾虹也笑起來。只不過，他只笑了幾聲，臉上的笑容就好像被冰凍住了，表情變得呆板僵硬，兩顆眼睛瞳孔放大，瞪望戰蘭道：「妳……妳……」

突似洩了氣的皮球，整個人往戰蘭身上一扒，就此不動！

× × ×

這個時候，徐佩英還痴痴的站在客棧房中的窗下等待着鍾虹回來。

她這樣站着已經站了一個多時辰了，從黃昏站到天黑，她的一顆熱切的心已漸漸在冷却，兩行珠淚不知不覺順着雙頰流下來！

——店小二說他跟那位白衣公子走了，爲甚麼他不告訴我一聲？

——他究竟跟白衣公子去了何處？

——是了，白衣公子一路上爲我們付賬，必然有求於鍾虹而出此，說不定他有甚麼困難需要鍾虹拔刀相助，也說不定那件事十分緊急，因此鍾虹才不及向我說明，匆匆忙忙的跟他走了。

徐佩英想到這裏，心下稍安，便轉回床上坐下來。

這一坐，竟坐到天亮！

看着窗外由黑變白，她的心情反而越來越沉重憂鬱，而在心底產生一種孤立無援的恐懼。

她終於下床開門出房，走到客棧前面的櫃枱，向櫃枱上的人問道：「他還沒回來麼？」

櫃枱上的人很客氣的答道：「沒有，鍾爺自昨天下午跟着那位公子走了後，就不見回來，他沒有告訴姑娘要去哪裏？」

徐佩英道：「沒有。」

櫃枱上的人道：「奇怪……」

徐佩英道：「奇怪？」

櫃枱上的人道：「是呀！昨天下午，我們看見鍾爺和那位公子在對面那家茶肆談了很久，後來鍾爺就走入客棧裏來，那時他沒有告訴姑娘要跟那位公子出去？」

徐佩英面色一變道：「哦，他跟那位公子在茶肆談過話後，曾經回到客棧？」

櫃枱上的人道：「是呀，難道他沒回房和姑娘妳見面？」

徐佩英一顆心往下直沉，全身突感軟弱無力，她沒有回答，默默的轉身走入客棧裏面，精神恍恍惚惚的進入鍾虹的房中！客房中，只有鍾虹一個簡單的包袱。

徐佩英打開包袱，一眼便見裏面放着一張字柬，一看，臉色頓時慘白了。

字柬上只有這麼寥寥數語：

「師妹：我有事他去，妳可以不必等我，兩年後再在峨眉酒樓會晤便了。」

連個署名也沒有！

徐佩英傷心的哭泣了。

——他竟這樣走了？

——他竟不管我已懷孕在身？

——天哪！我該怎辦？我該怎麼辦？

她的身世與王實有點相同，父母早已雙亡，唯一的親人是大伯，可是她這回下山壓根兒沒有想到要去投靠大伯，她心目中的親人是鍾虹，因爲在峨眉山三絕洞的數年相處，她知道鍾虹喜歡自己，而自己

也很喜歡他，兩人早巳發展到「非卿莫娶，非君不嫁」的地步，此番藝滿下山，她認爲和鍾虹在一起乃是順理成章的事。

現在，突然晴天一聲霹靂，鍾虹竟在自己懷孕之時來個不告而別！

——鍾虹，你好狠的心！

我該怎辦？把孩子生下來嗎？

可是，我還不是他的妻子，一個未出嫁姑娘生了孩子，這叫我如何出去見人？

——鍾虹！鍾虹！你爲甚麼這樣對待我？你不是喜歡我麼？你不是一再表示要娶我爲妻麼？爲甚麼當我給了你後，你竟忍心棄我而去？爲甚麼？爲甚麼啊？

她肝腸寸斷的悲泣了半天工夫，終於想到了一個解脫的辦法。

她解下腰帶，打了個活套，然後搬來一張椅子，把一端繫在房樑上，隨即將頭伸入活套中，脚下撥倒椅子，整個人頓時吊在空中了！

對她來說，懸樑自盡也許是最好的辦法，但對別人來說，却不能見死不救，就在她的身子盪在空中的一刹那，只聽「唰！」的一聲輕响，一把匕首突自窻外射入，正好射中那繫在樑上的腰帶，徐佩英便從空中墮下，跌倒在地！

×　×　×

魚池村的居民紛紛回來了。

當他們確知王實巳將吸血鬼鄧瑜手裏的土地房舍買賣契約書要過來銷毀之後，他們高興極了，家家戶戶殺鷄宰羊，拉着王實去吃飯，把王實當作大英雄熱烈的招待奉敬。王實不便拒絕，因此一連十幾天大吃大喝，直到肚皮受不了鬧成河魚之疾，才婉拒其餘的宴請，在家休養。

這一天，他大伯入房看他，順便將「龍刀」交還給他，說道：「這把刀是你的，你回來的那一天，我叫你哥哥拿去河裏扔掉，今早我想起，便叫你哥哥去撈回來，幸好還沒生銹——你肚子還拉不拉？」

王實道：「不拉了。」

王貴笑道：「村尾的那位趙老爹說你如果肚子好了，要請你過去吃飯。」

王實連忙搖頭道：「不吃了，不吃了，小侄打算明天就走。」

王貴一怔道：「哪裏去？」

王實道：「小侄此次下山，原是奉師父之命要去尋找我三位失踪多年的師兄師姊的下落，這一陣回家住了將近一個月，該出門了。」

王貴皺眉道：「不能多住幾天？」

王實道：「大伯有事？」

王貴說道：「沒有，我只是担心那吸血鬼，他吃了你這個大虧，只怕不肯就此善罷甘休，萬一你走了之後他又來生事，那……」

王實道：「量他不敢了，小侄曾經警告過他假如再來魚池村生事，便要取他老命，那老傢伙貪生怕死未必有胆再來。」

王貴點點頭道：「說的也是，不過……自從你出手懲治吸血鬼之後，我才知道你巳不是昔日的王實，你的事業將是在江湖上，魚池村這個地方是萬萬留不住你了，你走了之後，不知何年何月才能再見到你，所以我才想要你多住幾天。」

王實道：「大伯放心，小侄會常常回來看你。」

王貴正要再開口，忽見兒子王金神色惶急的跑了進來，不禁一怔道：「甚麼事慌慌張張的？」

王金急道：「實弟，不好了，那吸血鬼又帶着人來了！」

王貴嚇了一跳道：「嘎？他又來了？帶了多少人來？」

王金道：「連他一共是五個人，那裏面有兩男一女是上次來過的，還有一個我不認識。」

（未完）

刀槍劍棍縱橫談

麥海雲

中國從古代發展到現在，有許多種兵器，屬於武器百家譜裏面所寫的兵器，起碼就有十八般之多，漢朝定名十八般武器，作爲戰爭攻防之用，所謂十八種兵器，即是刀槍、劍戟、鈎鉞、斧叉、鐧鐮戈矛、拐棒錘抓，以及「鞭牌」，「弓箭」。（古代鞭和盾牌合成一種武器）一共十八種，純然是在戰場上面使用的，可見當年作戰的時候，已經非常勇猛，雙方絞盡腦汁去想出這樣多的武器來，這種攻防用的，或者陣上交戰用的兵器，種類之多，並非西方國家所能比得上，從這方面看，中國古代的戰塲，懂得更多的技巧，同時在兵器方面也比較古代歐洲劍客或武士所用的兵器更加厲害。

由於十八般武器首先說的四種就是刀、槍、劍、戟，可見那個刀字就是武器的始祖，事實上刀比較劍威力强大得多，而且容易施展，如果陣上交兵，用長劍就遠比不上用一柄大關刀了，就算埋身打鬥，闊邊刀也比較短劍的威力更大。因此之故，刀字應該壓在劍字的上面，並且緊接住刀字有一個槍字，換言之，先有刀槍，然後有劍戟。

古人說的刀，並非現時武館所用的單刀，而是大關刀，由於陣上交鋒，武器必須比較長，故此，有力量使用一柄大關刀的戰士，當然是特別出色，關雲長在戰塲上面所向無敵，就靠那一柄青龍偃月刀，即是我們稱做大關刀的一種。

這種關刀比較別的大刀更爲厲害，不單是它的重量以及長度，更重要的就是在闊刀另外一邊有一條好像短劍似的尖端，古人把它稱做刄，細心看看那個刄字，你就會知道它暗指刀上另加一塊有刺的武器，所謂刄，等於刀上加劍，那是當年最有威力的武器，因爲一刀斬下，如果失落，還可以在很短的距離用刀上的劍向對方刺去。當年關雲長刺蔡陽於馬下，三國誌有所記述，關雲長所握的是大關刀，寫歷史的人用一個刺字，可見當時並非用關刀斬死蔡陽，而是用刀上的劍，由於關公在馬上作戰，故此，那一柄大關刀就顯得特別出色。

跟大關刀齊名的另外一種武器就是花槍，槍的長度比較關刀更長，而且運用的時候更加靈活，古人把很長的紅纓槍稱做「奸槍」，表示這種槍法應該在敵人的武器一收一放之間刺去，兵行詭道，愈奸愈好，事實上槍法一定要令人高深莫測，非奸不可，那一簇紅的纓花，就是想人看到眼花繚亂的，此外，擅長槍法的人，多數是明明向上刺的，忽然刺到下邊去，盡量使敵人擾亂視綫，三國誌當中稱爲趙子龍的一員虎將，百萬軍中藏阿斗，能够保護皇兒，全靠一柄特別長的花槍，關公跟趙子龍相鬥，只是打個平手而已。

中國的戰陣武器，當然不止是一刀一槍那麼簡單，還有長長的劍，古人所用的長劍，係在陣上交戰的，並非現時佩戴的劍，那種劍的長度使人驚異，在中國兵器圖裏面所寫的劍，即係皇叔劉備揸的劍，長達一丈二尺，可見那種長劍係用來在陣上交戰之用，並非平地作戰，大概是馬上作戰，跟着就發展到變成戰車了，戰車不單是用來向對方衝刺，更重要的就是在軨軸當中有長劍伸出來，如果一輛戰車兩邊都有長劍，衝入敵方陣營之內，非常厲害，它來來往往的衝刺，對方的兵卒簡直是無法抵擋的，不過，戰車只係在春秋戰國時期作爲主要的武器，後來就給弓箭淘汰了，只是普通的車，車上有六個戰士，各備弓箭，在遠處射出，戰士還沒有衝到眼前，已經中箭身亡，再英勇也沒有用。後來戰車加上很厚的鐵皮，擋住了弓箭，因此又有大弓出現，三個人一齊發力才拉得動的弓，稱做弩，箭如飛蝗密集射擊，射程可達三百碼，往往六箭齊發，就算對方的戰車上面裝了鐵盾，也沒有用，因爲戰士不能永遠躲在盾牌的背後，一旦露臉，便會中箭而死，故此，戰車後來就給弓箭尅服。

問題在這裏，任何一輛車上面所携帶的弓箭，仍是有限度的，假如長長短短的箭全部射清，想跳車逃生也辦不到，故此，必須有另外一些較短的武器保護自己，必要時躍登對方戰車决鬥，那時就有佩刀以及佩劍出現，亦即現時在武館看得到的單刀以及短劍。

上述的話，全部有歷史根據的，秦朝一般人對於長劍仍有很大的信仰，當年荊軻刺秦皇，秦始皇身上並非沒有帶劍，羣臣在台下不准登台，違令者斬，秦始皇身上的劍太長，無法拔出，故此，台下有人大聲喊叫：「王負劍」，秦始皇然後醒悟起來，把長劍拉到背後，再用左手由背後把一柄長劍拔出，斬斷荊軻的脚，由此可以看到當年的人十分輕視短劍。

事實上長劍太過笨重，眞的打鬥，根本上就鬥不過短劍，故此，進入漢代，太長的兵器，逐漸淘汰。

既然劍的地位逐漸穩定，花槍的地位就給棍取而代之，原因是武藝高强的人，不必靠槍尖取勝，僅憑一枝長棍，就可以上陣殺敵，從古代傳下來的兵器譜觀察，使用一枝棍最有勁的人，竟然是明朝皇帝朱元璋，他不管陣上交戰，抑或是在廣場决鬥，那枝棍沒有敵手，不過，有一次他南征之際，突然一棍打落對方盾牌之上，那一枝心愛的棍，打斷了一截，變成三份二長度，加上三份一的長度，等於兩枝棍，卻又不是兩枝短棍，他苦苦的思索，畢竟他是皇帝，頭腦特別靈活，想了一晚，居然想出一個妙法來，索性把兩節棍子斷口之處，用銅箍住，再加鐵鍊，接駁起來，變成兩節棍。

現時李小龍所用的兩節棍，係長度相同的，朱元璋當年的兩節棍係一長一短，用法不同，朱元璋因爲那一枝長棍打在對方的戰將盾牌之上，以致折斷，故此他將長棍改變成一節長一節短，用鐵鍊勾住，再打就佔盡上風，因爲長棍打在盾牌，那枝短棍自動會繞過鐵鍊，打擊對方的頭，剛剛打中揸盾牌的戰將頭部，當然是一招打贏，朱元璋晚上把斷棍變成兩節棍之後，翌日出戰，連殺五名大將，可見他的棍法厲害，同時可以知道武器是一種尅制別種的，由於兩節棍產生，盾牌就失效，因此，揸住盾牌的人，迫於加上了一棍單刀，那是存留到現時仍然在武館教授的「單刀碟」，那個碟字表示這種盾牌應該是圓形，有如碗碟的碟，那就不是盾形了，因此不再稱做盾牌。

單刀碟之所以變成厲害的武器，而且不怕對方用兩節棍出擊，就因爲那一柄刀可以向上抵擋，不單是擋住長長短短的棍，還可以用那一把單刀繞住對方的鐵鍊，使勁一拉，跟住用碟形的盾牌向前殺去，便可取勝，作爲單刀碟的盾牌，它圓形的任何一邊都是非常尖銳的，有如剃刀的邊緣，它向對方出擊，像一個旋轉形的碟子，碰着了它，便即遭殃，現時武館不准用這種好像剃刀邊緣似的鐵碟，只能用籐牌，其實當年陣上交兵，確是用上述那種鐵碟的。

說來相當有趣，朱元璋喜歡的一枝大棍，打斷了一截之後，變成兩節棍，後來不知他如何再度打斷，分爲三截，他索性把它變成三節棍，故此，現時在武館仍有人喜歡使用三節棍。

三節棍的威力比較兩節棍更大，因爲它向前飛躍出擊，第一節棍可以飛到很遠，但却能够收回來，這是兩節棍所無法做得到的。進入清代，三節棍又給三節鞭淘汰，原因是棍的木料就算再韌也會折斷，而且棍的形狀太過笨，索性把它變成鋼條，亦係用鐵鍊互相勾連的，這種武器就是三節鋼鞭。

鋼鞭既然可以變成三節，不久之後，就有人把它一改再改，變成五節或七節，腕力最强的人，可以使用九節鋼鞭，它的長度是一丈八尺，換言之，敵人還沒有機會衝到眼前，已經給他殺退，不過，能够使用九節鋼鞭的人，並不多見，有本領用到七節鋼鞭，已經是武林中一級高手。

儘管如此，握着七節鋼鞭的人，仍是有尅星的，那種尅星就是軟鞭，軟鞭的威力雖然比不上用鋼鞭造成的鞭，但却能够尅制它，因爲用軟鞭出擊，繞住對方的鋼鞭使勁一拉，就可以把它搶過來，甚至連人帶鞭拉到眼前，飛脚踢起，即時取勝，故此，鋼鞭鬥不過軟鞭。

上述那些話反映出中國的武器千變萬化，比較古代歐洲的兵器複雜得多，還有另外一些奇門兵器是不容易學習的，例如斧頭鈎或判官筆之類，恕不多贅。（完）



沈勝衣傳奇故事

魔刀

黃鷹·著
盧令·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白玉樓面對案發的一幅美人畫像，衝口說出「無雙」兩字，由於畫中人與在場等人——沈勝衣，張千戶，秦獨鶴三人在秘窟中所見的司馬仙仙甚為相似，於是引起他們的懷疑，紛紛提出詞問，白冰更追問畫中人名叫無雙，是否與「無雙譜」有關，白玉樓在衆人的詢問下，便將他在二十三歲時於奉旨出使波斯途中所見，向衆人述說——原來當他出發前夕，被雙親訓了頓，心情很不愉快，而他的隨員於出發時個個都一臉不願離鄉別井的樣子，但一出關外，見到一片壯麗景色，個個都心情振奮，一行人一路尋幽探勝，無意中碰上兩個部落正在對峙厮殺，打得難分難解，一見他們出現，便停止戰鬥，繼而互相指責。均以為對方請來了幫手。

按照無雙譜　複製假面具

白玉樓頷首。「被偷襲的那個雖然是高手，仍不免負傷墮馬，兩方於是又大打出手，沒有再理會我們。」

「別人為了你們被暗算受傷，你們當然不會袖手旁觀，多了你們這羣什麼規矩也不管的中原豪傑，這一場決鬥自必然變成混戰。」沈勝衣接問：「結果怎樣？」

「雙方的實力原就是差不多，我們的加入，無疑便決定了勝負。」白玉樓一聲歔喟。「我們原以為他們只是要爭一口氣，那知道被我們擊墮馬下的人無一倖免，立即被對方擊殺。」

「勝負存亡，目的何在？」

「無雙譜。」白玉樓一字一頓。

沈勝衣一怔，接問：「那無雙譜到底又屬於何人所有，又怎會觸發起這一場決鬥？」

白玉樓道：「那之前，波斯出了一個易容天才，他原是一個彫刻高手，彫刻的技術已到了出神入化的地步，無論什麼東西，都可以彫刻出來，唯肖唯妙，栩栩如生，若換是別人，有他這種成就是必已心滿意足，但他却反而終日悶悶不樂。」

白冰道：「那是為什麼？」

「也許就因為他是一個上進心很强的人，到發覺已至極限，無論怎樣也不能夠再進一步的時候，便有如生命到了盡頭，什麼都變得毫無意思。」

張千戶頷首道：「這正如一個苦心鑽研劍道的劍客，突然發覺已臻化境，不能再鑽研出什麼來，環顧天下，亦無對手，是必然也什麼都覺得索然無味。」

白冰立即問沈勝衣：「沈大哥，是不是這樣的？」

沈勝衣笑笑。「我現在仍然覺得什麼都很有意思。」

白冰道：「我以為你的劍術已經無敵天下的了。」

沈勝衣道：「幸好這句話你只是對我說，否則天下雖大，只怕沒有什麼地方我可以去的了。」

白冰道：「你是害怕別人找你較量，看看你是不是真的天下第一。」

「害怕得很。」

「我看出你是在說笑。」白冰嬌笑。「你其實一些也都不害怕。」

沈勝衣道：「真的天下第一倒還罷了，偏就不是，別人找到來，難保給揍一個半死，怎能不害怕。」

白冰搖頭道：「不管你怎樣說，我認定你是天下第一的了。」

沈勝衣沒有再分辯，轉問白玉樓。「彫刻的巔峯是什麼？」

「如生——」白玉樓一捋鬍子。「只是如生而已。」

沈勝衣絕對同意，一個「如」字，其實已經是世間很多技藝的至高境界。

白玉樓接道：「非獨雕刻，言語文字

圖畫也無例外。」

「繪雪者不能繪其清，繪月者不能繪其明，繪花者不能繪馨，繪泉者不能繪其聲，繪人者不能繪其情，言語文字圖畫雕刻有時而窮，最高的境界的確只能做到一個如字。」沈勝衣笑接下去。「即如聞其聲，如見其形，如友其人，能做到這個如字，便已是登峯造極。」

白玉樓點頭，繼續道：「那位雕刻高手若是一大把年紀倒還罷了，當時他却是不過三十出頭。」

沈勝衣道：「以他的聰明，相信那沒有多久就能夠另外闢出一條途徑。」

白玉樓道：「也就是將雕刻的技術用到活人的身上，他立志以有生之年，尋求一種方法，能夠將一個人變成另一個人，而且與那人一模一樣。」

「這就是易容，無雙譜記載的那種東西，就是這個人弄出來的？」

白玉樓道：「當時已經有所謂易容術，他却是總覺得那樣利用藥物敷在一個人的臉上，實在太痲煩，所以一開始他就着力在設辦法弄到一樣東西，只要敷在人臉上，就可以將那個人整張臉的輪廓弄出來，而只要將這個臉模子戴上，任何人都能夠變成那個人一樣。」

張千戶道：「這的確是比固有的易容術簡單快捷得多，但那裏找那種東西？」

白玉樓道：「我也不知道他是怎樣找出來，但他的確在幾年的努力之後，將那種東西弄出來。」語聲一頓，他從身旁的几子上取過一個錦盒，將之打開。

所有的目光都落在那個盒子上，一陣奇怪的氣味同時飄進了他們的鼻子。

沈勝衣白冰對這種氣味都並不陌生，張千戶秦獨鶴韓奇却是第一次嗅到。

秦獨鶴隨即一皺鼻子。「好奇怪的氣味，這之前我從未嗅過。」

張千戶嘟喃道：「我也想不出有什麼東西跟這種東西一樣的氣味。」

他們也同樣從未見過放在盒子內那樣的東西。

那是近乎乳白色的一塊，平放在盒子內，燈光下晶瑩光滑，彷彿通透。

白玉樓一面將盒子遞向張千戶，一面道：「老前輩以指一捺看看。」

張千戶帶着一種詫異的心情伸指捺下去，那塊怪異的東西應指緩緩下陷，但沒有裂開。

秦獨鶴探頭過來，忍不住問道：「怎樣了？」

張千戶嘟喃道：「很怪——」語聲未已，手指已捺到了盒底，突然又生出另一種感覺，指頭彷彿一陣酸痲，彷彿正在消蝕。

他忙將手指拔起來，一看指頭，並無任何變化，再看那塊東西，下陷的地方緩緩隆起來，恢復原狀，只是捺下去的地方出現了一個清晰的指印來。

秦獨鶴越看越感興趣，不由亦伸手捺去，結果當然完全一樣，那之上只是留下一個指印來。

張千戶目光落在那兩個指印之上，道：「好怪的東西，老夫活到現在，這還是第一次看見。」

白玉樓道：「將這種怪東西放在鍋中一燒，就會變成漿狀，拿來敷在臉上，冷却了便可以得到一張薄薄的，有如人皮的面具來。」

張千戶沉吟道：「這是說，只要有這種東西，一個人可以隨時化身千百，亦可以將任何一個人變成千百個的了。」

白玉樓道：「絕對可以。」

張千戶微喟。「這種易容術非獨方便，而且比任何的一種更有用。」

白玉樓道：「應該是的。」一頓接道：「到現在為止，還沒有第二種這樣的易容術，稱爲無雙，不爲太過。」

張千戶問道：「這種東西到底名叫什？」

白玉樓道：「到現在還沒有一個適合的名字，也許到現在爲止，還沒有人能夠確定知道這種東西眞正的用途。」

張千戶點頭。「易容到底不是時常都有這種需要，這種東西若只是拿作易容之用，也許是一種浪費。」

白玉樓道：「這相信不久將來會有一個明白。」一聲歎息，他才接下去。「這種東西，若是能夠公開，總有一個聰明人能够弄清楚，除了易容之外，還有什麼用途，可惜到現在爲止，還是非要藏起來不可。」

沈勝衣道：「若是公開，相信不少人會利用來化身千百，爲所欲爲，最後只有一個結果——」

「天下大亂。」白玉樓苦笑一下。

張千戶接問：「那册無雙譜記載的就是製造這種東西的方法？」

「正是。」白玉樓將盒子蓋上，「這種東西弄起來雖不怎樣痲煩，但每一樣材料都是匪夷所思，沒有無雙譜，不明白製造過程與材料，便是已得到一方在手，也難以依樣畫葫蘆弄得出來。」

沈勝衣頷首。「若干年後也許會有些聰明人想出一些很不錯的方法，能夠在很短的時間弄清楚，這種東西是用什麼來製造，但現在，說有也只是騙人。」

張千戶接問：「匹夫無罪，懷璧其罪，那位雕刻高手弄出了這種東西，不爲人知倒還罷了，否則——」

他沒有說下去，沈勝衣笑道：「富貴不還鄉，如錦衣夜行，一個人有這種成就，若是不讓別人知道，相信連他自己也會覺得沒有意思。」

白玉樓道：「大概就是這個原因，雖然知道那時會引起很大的痲煩，他還是忍不住弄了幾個面具在別人面前變來變去，這一變便變出了一個大禍來。」

張千戶道：「這種東西，不感興趣的人只怕還不多。」

白玉樓點頭道：「非獨邪魔外道，連正道的人也一樣想得到手，他們也就分成了兩堆，在東西還未到手之前，已經展開了惡鬥，最後才聚在那個大盆地，決一生死。」

張千戶轉問：「你們帮的那一面，到底是好的還是壞的？」

「是壞的——」白玉樓苦笑。「但其

實是好是壞，到那個地步，已經差不多的了。」

「沒有野心的人相信也不會爲了得到一樣易容奇術而拚命。」

「不同的大概是我們帮的那一面若是好的，事後相信怎也不會那麼快算計我們。」白玉樓又苦笑了一下。「幸好那位雕刻高手及時喝破了他們的行動，也幸好我們的身手比他們還要高一點兒。」

「那位高手當時是站在正派那一面？」白冰問。

「兩面都不是，他們父女三人，當時是給綑綁在盆地當中的三條木柱上。」

白冰自顧道：「當然了，否則你們殺了三派那麼多的人，他怎還會帮你們？」

白玉樓接道：「儘管如此，我們亦給砍倒了幾個，全都負傷，無一倖免。」

白冰關心的問道：「當時爹傷得重不重？」

「也不輕的了。」白玉樓繼續說。「那位高手知道江湖上再無立足之地，知道了我們的身份，便懇求將他們收留——」

「爹當然答應了。」

白玉樓歎了一口氣。「否則那册無雙譜現在又怎會在爹手上？」

「爹老是歎息，那想必因此惹下了很大的痲煩。」

白玉樓目注白冰。「那也是爹一生中最快樂的日子。」

白冰詫聲道：「爹不是時常對我說，最快樂就是與娘在一起的時候。」

白玉樓悽然一笑。「你娘就是爹說的那位高手的小女兒。」

白冰怔住，這却是沈勝衣意料之中，插口問：「那位高手有兩個女兒，事情想必也就是發生在這姊妹二人當中。」

白玉樓喃喃道：「他們是孖生姊妹，相貌差不多完全一樣，無雙就因爲差那麼一點兒，還是很容易認出，那位高手原意是無雙許配給我，但我却看上了你娘。」

「因爲娘要漂亮？」

白玉樓搖頭。「是因爲我看出她是一個善良的女孩子，而無雙在脫縛之後，一連殺了兩個受傷的敵人，面不改容，充份表現出他殘忍的性格。」

又歎了一口氣，才接下去。「但爹若是知道後來會發生那樣的事情，却寧可放棄了這段姻緣。」

白冰方待追問，白玉樓話已接上。「爹與你娘成親之後，也實在過了一段很快樂的日子。尤其是到了你的出世，只有無雙，却越來越憔悴，有一天，她忽然告訴你娘，說她也很喜歡你爹，妳娘非獨沒有生氣，反而替她說話。」

「爹就是不答應。」

「答應了卽使以後再出事，相信也不會這麼可怕。」

白冰這一次只是凝望着白玉樓，白玉樓輕撫着她的頭，歎息着接道：「在爹拒絕了之後，無雙便遠遠的躲開去，看見爹，總是繞路走，可是只看她那種哀怨的眼神，爹已經知道事情絕不會就此作罷。」

「後來她怎樣了？」

「那是一個有雨的黃昏，她給爹留下了一封信，不知所踪。」

「沒有人知道她去了那裏？」

白玉樓領首，「你娘甚至擔心她一時看不開，跑去了自殺，可是爹知道她不會是那種會尋死的人。」

「那之後，一直都沒有消息？」

「完全沒有，但不久，突然又出現了。」白玉樓的面色突然變得異常難看。

「在那兒出現？」

非獨白冰關心，其他人亦緊張起來，他們都知道，無雙的再出現，非獨突然，而且令白玉樓遭遇前所未有的打擊。

但白玉樓的答案仍然大出他們意料之外。

「在爹的身旁。」白玉樓眼角的肌肉顫抖了一下！「她已經完全取代了你娘的位置！」

「那娘她——」白冰吃驚的追問。「怎樣了？」

「早已死在她手上！」白玉樓沉痛的垂下頭。

白冰惶恐的睜大了眼睛，白玉樓接道：「無雙的突然出現，其實應該是說給爹突然發現了她的存在。」

「不是說，她跟娘很容易分辨出來？」白冰詫異的接問：「是易容？」

白玉樓無言頷首，白冰手指向那個錦盒子。「是用那種東西？那種東西不是有一種奇怪的氣味？爹怎會不發覺？」

白玉樓緩緩道：「她沒有用那種東西。」一頓才又道：「她用的是一種既原始，但却是絕對實用的易容術。」

「爹，我不明白。」白冰搖搖頭。

「她是將你娘的臉皮整塊剝下來！」

白玉樓顯得更沉痛。

沈勝衣已想到是這麼一回事，但仍然不由得機伶伶打了一個寒噤，張千戶秦獨鶴齊皆一聲歎息，韓奇更就整個人都呆在那兒。

白冰不由自主的抓着白玉樓的手，一個身子不住在顫抖，白玉樓輕撫着白冰的秀髮，語聲亦微微起了顫抖。「她們是孖生姊妹，本來就非常相似，而好像這種事，又有誰意料得到？」

沈勝衣揷口道：「那之前，白兄相信多少亦有些發現。」

白玉樓道：「也是事後才省起來，譬如說，她的話少了，總是喜歡埋臉在陰暗的地方，還有那眼神，有時給我的感覺是那麼陌生……」

沈勝衣微喟。「她應該知道，卽使將她妹妹全身的皮膚褪下來，穿在自己的身上，也一樣會有破綻，遲早總會給找出來的。」

白玉樓呆應道：「她應該知道的。」

沈勝衣接道：「但有一點，白兄却不能否認，她是眞正的喜歡白兄，才會這樣做。」

張千戶點頭，道：「只是她表達的方式實在太可怕。」

白玉樓歎息道：「這件事，我本人當然亦要負一部份責任。」

沈勝衣轉問道：「白兄你怎樣處置這件事？」

「最初我實在想將她殺掉，她也是這樣懇求我——」白玉樓苦笑。「我看得出她當時也非常後悔，所以我只是請她將屍體還我，請她離開。」

「那位高手怎樣了。」

「他的傷心絕不在我之下，他是與無雙同時離開的。」白玉樓歎息接道：「那之後不久我亦帶着冰兒離開波斯。」

沈勝衣道：「聖上將公主許配給白兄，其實是白兄回到中原之後的事情。」

白玉樓道：「不錯，聖上賜婚，拒絕不來，幸而這位公主非獨沒有其他姊妹的刁蠻，而且待冰兒有如己出。」

沈勝衣看看白冰。「對於自己的身世，看來冰兒一直都很清楚。」

白玉樓道：「我只是沒有告訴她事情的眞相。」

「爹你爲什麼要瞞我？」白冰的眼中有淚。

白玉樓歎息。「這種事，不說豈不是更好？何況爹也一直希望能將之忘掉。」

白冰的眼淚流下，她是一個善解人意的女孩子，當然明白白玉樓的心情。白玉樓以指替她抹掉眼淚，一面道：「傻孩子，這些事都已成爲過去，難過什麼。」

沈勝衣道：「目前最重要的，還是弄清楚錦宮城的企圖。」

白冰回頭道：「沈大哥，你說他製造那麼多無雙阿姨有什麼作用？」

沈勝衣道：「不待言，是爲了對付你爹爹。」

白冰道：「爹又不會喜歡她。」

沈勝衣轉望白玉樓。「喜歡與不喜歡是另一件事，但她若是出現在你爹面前，你爹一定會呆上好一會。」

白玉樓微喟。「說不定。」

沈勝衣接道：「事隔多年，縱然有什麼仇恨也都淡了，而可以肯定，這些年來無雙也一定絕不會比你好過，只要想到這一點，你的心只怕已軟了一截。」

白玉樓苦笑了一下，白冰接問道：「那又會怎樣？總不成她會趁這個機會暗算爹爹？」

沈勝衣道：「只要她能够接近你爹，便大有把握再弄出一個假的你爹爹來。」

白冰一怔，沒有作聲，沈勝衣接道：「假的艾飛雨絕無疑問也是因此出現。」

「爲了接近我爹爹？」

沈勝衣點頭。「但比起無雙，艾飛雨自然有所不如。」

白玉樓一聲苦笑。「你將我看作重色輕友的那種人了。」

白冰嚷起來道：「爹不是那種人。」

沈勝衣伸手按住，道：「可是你們大概怎也不會否認假的無雙更有用。」

沒有人否認，沈勝衣語聲忽然一沉。「錦宮城能够製造出這麼多假的無雙，眞的無雙是必然落在他的手上。」

白玉樓道：「無雙當然是同意他才能够這樣做，想不到經過這麼多年她……」

沈勝衣截道：「她就是不同意錦宮城也能够這樣做的。」

「你是說她給錦宮城抓起來？」白玉樓一皺眉。

「想得壞些，她可能已經是一具屍體了。」

「屍體？」白玉樓動容。

「製造那麼多替身，當然需要一段很長的時間，無雙若是不同意，要將她囚禁這麼久並不是易事，若是同意，又何須製造替身？」

白玉樓沉吟着道：「你說的不無道理，但，錦宮城怎會知道這許多事？還有他那兒學來如此精妙的易容術？這……」

沈勝衣接道：「都證明他與無雙父女之間有很密切的關係，以常理推測，他該是拜了無雙的父親爲師，學習易容術。」

白玉樓接道：「他們年紀可是都差不多……」

沈勝衣笑道：「沒有規定上了年紀的人就不能够拜師學藝。」

「這倒是。」白玉樓苦笑。「年紀接近，說不定更容易說話。」

「也許那是一種交換，亦有可能錦宮城是那方面的天才。」沈勝衣一頓接道。「到底是怎樣，相信不久我們就會有一個答案。」

「錦宮城只要還是以前那個脾氣，應該是絕不會讓我們等上多久的。」白玉樓緩緩站起身子。「嘉興他走錯了一步，只是毀了一個秘密，在京城這兒，他若是再出錯，這一生他便再沒有希望了，我沒有記錯，現在他應該已過七十。」

沈勝衣頷首道：「以他這個年紀，的確已不容再失敗，也因此，我們更加要小心。」

白玉樓道：「我這兒禁衞森嚴，倒要看他有什麼辦法偸進來！」

他當然不知道一條地道已然出現在這座宅院的地下，沈勝衣也一樣不知道，却提醒白玉樓道：「錦宮城重回中原，在嘉與暗中召集人手，顯然並不是一年半載的事情，這些年來在這附近他是否另有安排，我們雖然不清楚，也不能完全抹殺這個可能。」

白玉樓點點頭，道：「我立即着人調查這附近一帶。」語聲一頓，目光落在白冰的面上。「由現在開始冰兒你沒有事，不要到處亂闖了。」

白冰嬌笑道：「爹放心，無論到那兒，我都要沈大哥伴着就是了。」

白玉樓拈鬚微笑。「你能找到這樣的一個保鏢，爹還有什麼不放心？」

白冰轉望沈勝衣，「沈大哥，一定的呀。」

沈勝衣淡然一笑。「不答應成嗎？」

「不成！」白冰立即嚷起來。

沈勝衣又是一笑。「但得先說清楚，你若是像以前那樣，有恃無恐，總是要沈大哥伴着你到處去玩耍。」

白冰道：「我也只是想到夫子廟那兒看那些跑江湖的玩雜耍。」

沈勝衣道：「這件事解決了之後，我們再作打算。」

白冰道：「事了之後你還不嚷着要走，有誰留得住。」

沈勝衣道：「現在就是我答應，你爹爹也不會答應！」

白冰轉望向白玉樓，白玉樓忽然歎了一口氣。「這孩子自小給我寵壞了，若是她娘還在生……」

他沒有說下去，白冰只聽這些，整個人已呆在那兒，沈勝衣看了她一眼，道：「冰兒……」

白冰垂下頭，道：「沈大哥，我聽爹的話。」

沈勝衣明白她的心情，道：「沈大哥答應你事了後一定伴你到夫子廟看看。」

白冰無言頷首，沈勝衣也不想她再想這件事，岔開話題，道：「此外，我們是否還有什麼辦法？」

白玉樓目光轉落在張千戶面上。「張老前輩有精打細算之稱，不知道……」

張千戶截道：「到現在，我仍然一些頭緒也沒有，倒是一個人顯然已經胸有成竹！」

白玉樓輕「哦」一聲，張千戶也沒有明言，只是笑顧沈勝衣。

秦獨鶴忍不住問道：「你是怎麼看出來的？」

「從他的眼神。」張千戶接道：「若是我沒有看錯，應該還是一個好辦法。」

白冰立即問道：「沈大哥，到底是不是？」

沈勝衣道：「辦法有是有，至於好不好，現在未免言之過早。」

白玉樓道：「倒要聽聽你那是怎樣的辦法。」

沈勝衣道：「其實你應該想到了。」

白玉樓心念一動，脫口說道：「無雙譜？」

沈勝衣點頭，拿起桌上那個錦盒，白冰看着他，忽然問：「你不是又要拿我做模子吧？」

沈勝衣笑笑，沒有回答，白冰倒退了一步，嚷起來：「爹，我不依——」

白玉樓笑應道：「這個辦法可不是爹想出來的。」

白冰道：「那是你以前想出來，沈大哥其實不過在提醒你。」

白玉樓笑顧沈勝衣。「我原是打算稱讚一下你的，那些話現在可要留給自己享用了。」

沈勝衣道：「怎麼不留幾句送給冰兒呢？」

白玉樓道：「冰兒原就是一個很聰明的孩子，給她猜到早已在我意料之內。」

白冰搖頭道：「不管你們說什麼，我就是不肯做模子！」

沈勝衣說道：「那其實只是一件很簡單……」

白冰一笑，截道：「我就是不答應，除非……」

沈勝衣歎了一口氣。「你不要忘記，這件事其實是爲了你好。」

白冰道：「我沒有忘記，可是難得有這個機會。」一頓笑接道：「沈大哥，你也不是不知道，我就是有什麼條件，也不會太難接受的。」

沈勝衣還未回答，白玉樓已道：「這一點，我倒是很同意，所以你又何不應允她？」

白冰立即道：「是不是，爹也叫你答應了。」

沈勝衣又歎了一口氣，目注白玉樓。「這個辦法早該留給你說出來。」

白玉樓大笑。「你現在才說這句話，難道不覺得已太遲了。」

沈勝衣只有歎氣。

白玉樓隨即站起身，轉往內堂走去，張千戶亦步亦趨，一面試探着問道：「白大人莫非要用那個盒子裏的東西，製造一張令千金一模一樣的面具？」

白玉樓看了白冰一眼，接着道：「不是一張。」

白冰又嚷起來：「爹，只是一張。」

白玉樓笑道：「多幾張不是更好，那最低限度，你可以拿着要沈大哥多接受幾個條件。」

白冰立時嬌笑起來。「沈大哥，你聽到沒有？」

沈勝衣只是點頭，却已經笑不出來。

張千戶接道：「難得有這個好機會，非要見識一個無雙譜的妙用不可。」

白玉樓還沒有回答，白冰已嚷道：「爹，我只許你跟沈大哥在旁邊。」

「張老前輩聽到的了。」白玉樓雙手一攤，有些無可奈何的。

白冰隨卽道：「張老前輩要知道無雙譜的妙用，其實也很容易，叫爹給你也製造一張面具不就成了。」

「也是辦法，但，那有什麼作用？」張千戶好像在想着這個問題，在一旁坐下來。

秦獨鶴韓奇已經站起身子，看見張千戶這樣，只好亦坐下。

白玉樓走着倏的回頭又道：「三位若是不急着休息，無妨在這裏稍候片刻，一看那弄出來的面具。」

張千戶含笑點頭，白玉樓接道：「那絕不會要三位等上多久。」

× × ×

這也是事實，內堂什麼也不缺，生了火，白玉樓將盒子裏的東西倒進鍋裏，沒有燒多久，那東西便已完全熔掉，倒是等那東西冷却，還要費時。

然後白冰扶着沈勝衣在一旁的錦榻上仰臉臥下來。

她皺着鼻子，一直到沈勝衣笑說：「你是要那些面具都變成皺鼻子的樣子？」才將鼻子鬆開來。

這在她雖然已不是第一次，但仍然顯得很緊張，到白玉樓將那些東西敷上她的臉，更就機伶伶的打了幾個寒噤。

那事實令人心寒，除了氣味很怪之外，那些東西敷到臉上，亦是很不舒服。

她還是忍受下來，只是到白玉樓弄成第三張面具，終於從綉榻上跳起身，大嚷道：「這還不足够？」

白玉樓微笑道：「弄多一張，却是更好。」

「不來了。」白冰捧着微紅的雙頰，盯着沈勝衣。「你就是再給我什麼好處我也不來了。」

沈勝衣道：「我也認爲那已經很足够了。」

（未完）

崑崙鐵鳳

。本文承自第41頁。

狐洞中人！這四個人對於羽裳來說，可以說是帶來了無比的喜悅和興奮。

但傅小如却是恰好相反。

難怪黑道盟主的其餘高手沒有出現，他們顯然已在半途中被狐洞的高手伏擊。

段笙冷笑。

「妖婦，你們的末日就在今天！」

傅小如目露凶光：「就算老娘今天栽在這裏，也要你們一起陪到黃泉之下！」

「這種事，恕不奉陪了。」

段笙生平最恨這種惡毒婦人，出招更是猛烈。

傅小如聽見狐洞中人已到了這裏，心中更是無心戀戰。雖然她外表上看來還是兇巴巴的，但早已萌逃走之念，即使是老黑魔不高興，也不再理會了。

然而，段笙緊纏着她，她用盡方法，還是無法脫身。

驀地，一人揮斧，大聲呼喝而來。

這個人竟是魯平。

（三）

魯平是和狐洞中人一起殺到的。

他一直都很痛恨那些江湖敗類，而黑道盟中人，幾乎全部都是窮凶極惡之輩。

以前，他武功平常，當然無法像身懷絕技之輩行俠仗義。但現在，他已和羽裳、段笙一般，武功大有進展。

齊五娘教了他十八招斧法，又給他服下了十二枚金丹，內力增强，已非昔日的吳下阿蒙。但他也想不到，自己的武功，其實已達到了極高的境界，即使是昔年的羽無塵，恐怕也是不外如此而已。

這時候一經接戰，魯平連挫强敵，心中更是大爲興奮。

齊五娘傳授給他的斧法，實在是妙用無窮。他覺得現在自己威風極了。

可是，就在他意氣飛揚的時候，一根金杖突然迎頭而下。

魯平揮斧急擋。但他却竟然擋不住，那根金杖順勢滑下，改向他的胸膛撞去。

「唷！」魯平慘呼，口吐血箭。

直到他嚥氣的時候，還是不相信這是事實。

× × ×

能在一招之間擊斃魯平的人，天下間只有寥寥數人。老黑魔就是其中之一。

但其中最主要的關鍵，還是因爲魯平當時根本就忽略了老黑魔。

他若看見段笙未能殺掉傅小如，遂全心全意向傅小如猛襲。

他想儘快帮助段笙，解決了傅小如。

誰知傅小如還沒死，他自己倒已死在老黑魔的金杖下。

段笙、羽裳兩人的眼睛全部紅了。

「老賊，今天不殺了你，誓不爲人！」

羽裳一直都很尊敬魯平，魯平被殺，對她來說，是一個極沉重的打擊。

老黑魔獰笑。

「這是你們跟本盟主作對的下場！」

就在這時，段笙突然神威奮發，一刀把傅小如攔腰砍爲兩段。

這是極殘酷的一刀！

段笙一直沒使用這種刀法，就是因爲它太殘酷，太可怕。

但到了此時，他已不再理會這一點。

老黑魔臉色一沉。

「好小子！你這一刀好兇！」

段笙怒目相向：「對付你等豺狼般的兇徒，不得不用激烈的手段！」

老黑魔獰笑。「好！本座倒要看看，你們還有多少斤兩！」

（四）

一場足以決定今後武林命運的激戰，就在這裏爆發。

狐洞中人，近來甚少在江湖上走動。

但此刻一經出戰，却是精英盡出。

顯然，狐洞得知黑道盟主在江湖上勢力日漸增强，再任由它擴展下去，那後果是不堪想像的。老黑魔也是這樣想。

× × ×

這一場驚天地，泣鬼神的決戰，雙方已經達到了捨死忘生，只求殺敵，不顧自己死活的階段。

老黑魔武功厲害，但在段笙和羽裳對付之下，他也佔不到任何的便宜。

黑道盟中的高手，雖然人數不少，但狐洞羣英，個個身懷絕技，他們也無法佔到上風。倏地，老黑魔發出一聲尖銳的嘯聲。尖銳的嘯聲響起，黑道盟中人紛紛撤退。

羽裳叫道：「別讓這老魔頭跑了！」

老黑魔冷笑。「本座幾時要逃跑？」

說着，忽然一逢暗器向羽裳、段笙兩人的身上撒出。

他口裏說不逃，其實却已早有打算。

他施放暗器，並非志在傷敵，而是爲自己的撤退下功夫。羽裳、段笙一閃避，老黑魔已趁機向外飛掠而去。

原來他暗自盤算，認爲自己目下的形勢，對自己實在是相當不利。

與其在這裏苦戰，使屬下受到慘重的傷亡，不如暫時退下，徐圖後計。他畢竟是條老狐狸，而不是初出道的雛兒。

但狐洞中人，又何嘗不是老謀深算的老狐狸？老黑魔想暫時退避，但狐洞的七大高手却早已把他的退路封住。

「老妖魔，你還是乖乖認命好了！」

一個赤髮老者大喝。

老黑魔面色一變，突然折回，向段笙和羽裳方面衝去。

他雖然是江湖中人聞名變色的惡魔，但在這時候，他已被逼要作困獸之鬥。

段笙、羽裳再聯手，刀劍齊施，力戰老黑魔。老黑魔若是氣定神閑，鎮靜應付，還不致於落了下風。但此際他已陷入四面楚歌的局面，情緒難免受到擾亂。

終於，羽裳一劍刺穿了他的咽喉，而段笙也在同時揮刀削破他的胸腹。

老黑魔神色慘然。他怎樣也想不到，自己竟然會死在兩個年輕男女的手上。

× × ×

黑道盟終於完全崩潰。

這一戰，狐洞中人的功勞，是絕對不容抹煞的。段笙、羽裳自然成爲江湖中人人敬仰的俠侶。不久，齊五娘、羽無塵雙雙在江湖上出現。他們重出江湖？

不！他們是因爲要喝喜酒才重現江湖的。

（續完）

「神州奇俠」故事之七

寂寞高手

溫涼玉・文
盧　令・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權力帮帮主李沉舟爲試探帮衆對他是否盡忠，及各門派對該帮有無覬覦之心，故不惜詐死，以作測驗，豈料死訊傳出，該帮正在發展之際，慕容世家，墨家以及唐門，或明或暗，均傾巢來犯，冀圖篡帮奪位，但該帮總管柳隨風領導帮衆頑抗，率因衆寡懸殊，斷臂重傷，當情況危殆時，李沉舟突然起死回生，衝入鬥場，而趙師容亦及時趕返，兩人苦戰，力挽危局，唐君傷易容鞠秀山僞作叛徒，被李沉舟擊殺，扯開人皮面具，始露眞相，而唐燈枝易容墨最，見大勢已去，亦呼嘯逃遁，戰鬥於焉結束，柳隨風終因傷重殉職，李沉舟不勝唏噓……

矢孤忠高節　生死安足論

飛將軍

權力帮有難，蕭秋水爲何不赴？

他跟權力帮雖曾係死敵，但在峨嵋金頂一會中，李沉舟對蕭秋水有知遇之恩，而且以蕭秋水俠烈性情，斷無可能任由趙師容回去孤軍作戰。

——何況那時蕭秋水也在懷疑柳五柳隨風。

一切的理由，只是因爲蕭秋水被擒，動彈不得。

誠如李沉舟所言，這世上能困住蕭秋水的人實在難有。

可惜他還是算漏了一個：

燕狂徒！

× × ×

不過燕狂徒縱要蕭秋水束手就擒，也是要到五百招以後的事。蕭秋水的「忘情天書」、「少武眞經」不是白練的。他的武功已在柳隨風之上與李沉舟已可伯仲。

燕狂徒並不知道。

可是他知道蕭秋水倔强性格：在當陽城一役，燕狂徒已知此人是寧可被打死而不可以屈服的。所以他一上來，就用突襲，制住蕭秋水。

蕭秋水在乍見唐方的激動中，爲燕狂徒所制，直迄現在，燕狂徒猶未知蕭秋水的武功已非昔可比。

燕狂徒是武林奇人，却不是什麼前輩風範的高人，但向來不拘禮法，抓了蕭秋水就走，也不計較出手時是否正大光明。

他點了蕭秋水的穴道，提着他狂奔了一陣，這一路奔去，蕭秋水心中自然急得要死。

終於到了一處峯頂雲繞，坡路上山的所在，燕狂徒忽然停下，道：「我要解手。」把蕭秋水向大石上一放，逕自在路邊解手起來。

蕭秋水的穴道被燕狂徒重手封閉，啞穴却未封塞，只是燕狂徒一路急奔，風湧激烈，使他無法開口而已，如今一旦得歇，燕狂徒把他重重一放，撞得遍體生痛，

但也顧不得如許多，破口罵道：「燕狂徒！你這是什麼意思？快放開我——」

燕狂徒側目斜睨道：「幹嗎？你也要解手麼？」說着把雙肩一聳，打了個冷顫，已解手完畢，拍拍手走回來，道：「你要小解，我替你扒開褲子，就解在這裏好了，你要大解，就解在你左手穴道，總要擦擦屁股的。」

蕭秋水氣到極點：「你沒胆放開我是不？杜你為譽滿江湖的前輩！」

燕狂徒火般的眉毛一揚，呵呵笑道：「這個『譽』麼？不提也罷！江湖上的人，見到我就要殺，這個臭名，我可担當不起！你要激我，枉費唇舌而巳！我不放你，怕你這個人驢子脾氣，打不過人，便要自殺，我留着你還有用！」

蕭秋水爲之氣結，但靈機一動，又道：「我保證不自殺，有話公平來談，你先放開我好不好？」

燕狂徒笑道：「你用什麼法門都騙不倒我，我巳經制住你了，還用得着冒這一個險，萬一你自絕經脈，我出手再快也沒用，我才不上當哩。這又有什麼公平不公平的，昔日各大門派外加權力帮和朱大天王的人一起暗殺圍剿我，我也沒討還個公道兩字！」

蕭秋水禁不住又罵道：「枉我在長板坡要救你，你這不知好歹的人！」

燕狂徒大笑道：「好！好！好！妙！妙！妙！長板坡之役，又有誰叫你來救我？如今不救都救了，所謂君子施恩不忘報，你們重提此事，是要我報答你麼！哈哈哈……你既救了我，我便會報答你，我帶你去，也爲的是報答你啊，這自有你的好處……」

蕭秋水「呸」了一聲，平時他也不致如此毛燥，只是他急於要找唐方，便心頭火起，道：「誰希罕你報答！快放開我，我要找唐方……」

燕狂徒「哦」了一聲，故作狀道：「唐方麼？就是那個穿青衫戴面具的小姑娘啊……嘿嘿嘿，待我趕過去先把她一刀宰了。」

蕭秋水知燕狂徒的個性，有什麼不敢做的，連忙噤了口，燕狂徒知道生效，又凶狠狠地加了一句，道：「你再想溜，我就殺了她，一定殺了她！你只要跟我去，那我就不留難你，還有你夢寐以求的好東西……」

蕭秋水痛苦地道：「我不要你任何東西，但你不能碰一碰唐方！」

燕狂徒大喝道：「好！君子一言！」

蕭秋水道：「就怕你言而無信！」

燕狂徒雙目暴睜，道：「我燕某別的不講，但無信字，則非人也！」

蕭秋水大聲道：「只要你言而有信，要我去的地方不傷天害理，我陪你去，絕不逃走，你又何必制我穴道？」

燕狂徒道：「你的人我信得過，我點你穴道倒不是怕你逃走，而是不要你出手，我燕狂徒做事，向不要人助手，也不要人多口！」

蕭秋水詫問：「那你要我一道兒去做什麼？」

燕狂徒雙瞳閃過一絲淡淡的蒼涼，道：「第一個去的地方，有你在，可能比較生效……」

蕭秋水奇道：「我不出手，也有作用麼？」

燕狂徒不答，却喃喃道：「至於其它兩處……却連我自己也無十成十的把握……假如我死了，他們也很難無大損折，你要逃走，大概可以，那我要告訴你一些話兒，而且要你將這些話轉告給某人……」

蕭秋水道：「總共要去三個地方？」他心弦大震，連武林第一奇人燕狂徒都沒有把握戰勝的戰役，究竟是什麼樣的戰役？燕狂徒想要交代他些什麼話？要告訴給誰聽？

燕狂徒默默地點了點頭，背負雙手，望向遠山。

蕭秋水不禁又問道：「那三個什麼地方？」

燕狂徒笑了一笑，舒伸了一下筋絡，道：「我們先上臨安府官道旁的『關帝廟』去。」蕭秋水却注意到他一雙白眉，始終未能舒展。

燕狂徒說着又提起蕭秋水，狂奔了一陣，這時一彎新月，巳掛梢頭，燕狂徒奔至一處廟前，其時秋風勁急，落葉蕭蕭，破落的殘廟前只有枯樹寒椏一株，燕狂徒道：「臨安府的人夜夜笙歌，在邊城馬革裹屍的軍將們是白死了；却可憐這關二爺的靈位也無人祭拜！」

蕭秋水聽得熱血沸騰，覺得燕狂徒這人雖似癲佯狂，但有時說的話，頗有道理，只聽燕狂徒又唏噓道：「你是正當英壯，像這棵的春天一般；而我，却是寒秋了，那雪降的時候，就要掩埋了。」

說到這裏，忽然向天大笑起來，只聽「噗噗噗」一陣急响，無數勁風掠過，蕭秋水大吃一驚，原來是驚起一樹烏鴉，向晚天黑幕飛去。蕭秋水不禁心頭一寒，正待相詰，燕狂徒忽低聲喝道：「噤聲！」「颼」地快如流星，閃入道旁草叢之中。隔了片刻，蕭秋水便聽到馬蹄急奔之聲。

只見兩匹紅鬃烈馬，直向「關帝廟」馳來。馬上的人裝束隨便，布質粗糙，而且都無馬鞍，因爲奔驟速度極快，身子與馬背幾乎貼成一條綫，兩人都雙手緊緊抓住馬鬃；兩人方到廟前，馬人立而止，烈馬長嘷聲中，兩人巳翻身下馬，對着破廟，「噗噗噗」叩了三個响頭。

蕭秋水在月光下看去，只見兩條大漢，眉粗目亮，神威凜凜，燕狂徒却低聲嘀咕道：「糟糕、糟糕，莫叫這兩個混帳小子毀了我底大事！」

却聽一人臉有青記，叩拜後，目注「關帝廟」，道：「關二爺，您老人家義氣忠肝，名耀千古，咱兄弟今番來此，只求了此心願，只要能保住將軍，我練家兄弟，縱受千刀萬剮，也心甘情願！」他幾句話說下來，也不如何大聲，却說得無比眞誠。

另一留絡大漢，沒有說話，却緊緊抓住腰畔鋼刀，手背青筋凸露。

就在這時，有一陣清脆的鈴聲：「玎鈴鈴、的鈴鈴」地近來。蕭秋水不禁稍稍皺了皺眉頭，因爲這響亮的鑾鈴聲，跟這破廟肅煞的景象很不調襯。只見燕狂徒的側臉，火燒般的眉毛一揚。

這時那兩名姓練的大漢，相互望了一

眼，留絡大漢道：「來了。」

青記大漢十分精悍矯捷，「嗖」地拉鬍鬚大漢閃入了草叢之中，只露出兩雙銳光炯炯的眼睛，在看廟前的情形。

不一會「的鈴鈴、得鈴鈴」的聲音近了，還夾雜着繁沓的步履聲與馬蹄聲，不一會，官道上出現了三匹馬，前後簇擁十幾個着緊身水靠的人，瞧他們熟練矯捷的身上，一看就知是訓練有素的武林中人。

而那三騎却然不同。中間的人，馬馱金鞍，氣派非凡，轡鑾皆飾珠光寶氣，馬上的人，披金衣披風，臉窄而長，兩顆眼睛如綠豆一般，皮膚又黃得近褐。馬脖子上繫了個鈴鐺，每走動一步，鈴鐺就一陣輕响，使得馬上的人，更加神氣。

他身旁左右兩人，就完全被這人的貴氣比了下去。左邊一人，騎的馬混身漆黑，只有尾白如雪，腿高臀肥，是一流驃馬。馬上的人，赤精上身，肌肉如樹根盤結，光頭盤辮，目若銅鈴，唇薄如紙，坐在馬上，像一座山一般，如此看去，金披風者是女眞族人，而這人則是蒙古勇士。

第三人緊跟二人之後側，哈腰陪笑，打躬作態，却是漢人。這第三人蕭秋水却是認得，正是昔日在長安古城被「藍鳳凰」橋上殺退的朱大天王之義子：「鐵龜」杭八！

蕭秋水看到杭八一副阿諛奉承的樣子，便巳心頭火起；這三騎逐漸行近，那金衣人一勒馬，馬長嘶一聲，立時停止，蹄上「各得各得」地走了幾個歇蹄步。那女眞人問：「是這裏罷？」他說的雖然平淡，但語氣陰寒，聽了足令人心裏發毛，却又帶有一種使人畏懼的威凜。

杭八湊前笑道：「是，是，就是這裏，二太子一看就出，了不起，好眼光！」

那女眞人橫了他一眼，忽然問道：「你叫我什麼來着？」

杭八一怔，心頭給他瞧得發寒，猛醒過來，苦着臉摑打自己臉頰，道：「是，是，我又叫錯了，二……」

女眞人雙目一瞪，如鷹鷲一般森冷。

杭八又自心裏打了一個突，道：「……二……二公子……」

女眞人「嗯」了一聲，淡淡地道：「看在朱舜水面上，恕你無罪。再犯小心我要你的狗命！你們這些漢狗，拿你們當人辦就會不知好歹！」

這句罵得極毒，杭八却如蒙大赦，忙不迭地拜謝。蕭秋水只見燕狂徒生近鬢邊太陽穴上的眉毛又是一動。女眞人道：「在這裏等他來，是最好不過的了，你們漢人有一句話『守株待兔』，這便是了。」

蕭秋水險些笑出聲來，無論等的人是誰，「守株待兔」這用法，似乎不妥，却聽杭八又伸出拇指，滿口胡柴地道：「二……二公子眞是博學淵源，連漢族的粗文陋矩，都件件通曉……」

那女眞人喝道：「胡說！漢族文化我向來嚮慕得緊，才跟父王打到這兒來，爲的就是這每一垣每一寸土的文化，怎能說粗文陋矩！」說着向天長嘆：「要是我大金國能得天下，這瑰麗博大的文化，便是屬於我們的了。」說着負手，眺月沉思。

蕭秋水聽了那女眞人這一番話，心中覺得他說的也不無道理，至少比身爲漢族人氏的杭八珍視得多了，但又深覺不安：金人既愛慕漢人文化國土，又何苦征戰經年，弄得殘民以虐，敗垣廢墟，以致生靈塗炭呢。

杭八又道：「我看，點子快要來了，我們不如先埋伏好，殺他個措手不及。」

女眞人望了一會兒月亮，回過頭來，道：「他也本是神武天生的好將軍，若肯投効金國，咱們如虎添翼，未嘗不是一件好事。」

杭八却笑道：「他雖有些聲威，比起二太……不不不，……二公子，二公子來却是還差……差那末一大截。」杭八一面說着，一面用左手拇食二指比劃。

女眞人冷笑道：「算了，咱們大金國悍將無數，但未出此不世英雄，哼，哼，哼，『武將不怕死，文官不貪財』，哈！哈！哈！可惜宋國儘出你這等人才！」

杭八給說得有些不好意思，但隨即又嘻嘻笑道：「我這等人，也沒什麼不好哇，……騎騎騎……至少可以給二太……二公子，帮得上些……小忙。」

女眞人也不爲巳甚，道：「說得也是。」拍拍杭八的肩膀，這「鐵龜」眞箇一副受寵若驚的樣子，女眞人哼了一聲道：「我們給飛將軍，在朱仙鎮打得落花流水，一敗塗地，死傷無數，血流成河，却敬他是一條英雄，只想令他回心轉意，歸順汴梁，……你們宋國的人，却恨不得置他於死地，十二金牌召他回去還不够，還要在這道上趕盡殺絕……」

蕭秋水聽得腦門轟然一聲，血液上冲，「飛將軍」三字，猶如自天而降，登時憶起他當年在浣花溪劍廬，得會岳太夫人和「陰陽神劍」張臨意時，巳定下的「見岳飛」之畢生志願。難道來的是……？

只聽杭八道：「二公子有所不知，那姓岳的跟金國只是兵戎相交的仇敵，跟咱們朝廷的官兒可是勢不兩立的强仇。誰站得穩脚步的，另一方就必定得倒下去……試想，咱們秦相爺怎會又怎能容得下岳將軍！」

女眞人想了想，笑道：「宋國那末大，土地那麼富庶，却容不下一個岳飛，難怪好漢都死絕了。沒想到你還有些小聰明，局勢捏拿得倒挺有準兒的。」

杭八搔頭笑道：「別的我不成，跟隨朱大天王那末久，順水轉舵，看清局勢，這點把握不是我杭八誇口，是有幾分眞本領的。」

女眞人微微歎了一口氣，又道：「岳飛巳接令，專程負夜趕返臨安，待到得了朝廷，秦檜要將他是殺是剮，都沒問題，只要我父王一聲令下，秦檜不是唯命是從，……却又何苦派你的人來截殺，又再三懇求我父王遣我來助手？」

杭八以爲女眞人眞的請示於他，他只圖表現優良，可望陞官發財，當下知無不告：「二公子說的是……不過，京師之中，不少岳飛黨羽，他們或刦獄、或請纓，總之會設法營救岳飛，尤其是韓世忠、劉錡這等不識抬舉的傢伙，說不定會聯合起來，有什麼異動，那就糟了，秦相爺不得不未雨綢繆，來個斬草除根，外加上先下手爲強……」

女眞人道：「那岳飛萬里趕程，算是

白回了。」

杭八得意地道：「若他被咱們刺殺於此，明日來到臨安，相爺正好加他個『逆命』之罪，包叫他個『滿門抄斬』！」

蕭秋水只聽得心脈賁張，睚眦欲裂，手中都揑了一把汗，燕狂徒却伸手連他「啞穴」也封了，只見他根根銀髮豎起，却未有所動。

那女貞人又道：「好計劃，你們南朝人，作戰怕死，却詭計多端，岳飛這次可謂死得不明不白……」

杭八笑道：「其實死得不明不白的人才多呢。這幾天來，一路上有人圖救岳飛，都是給咱們或朝廷禁軍、相爺心腹手下，盡皆殺死，封官發財的人，也多得緊哪！若是岳飛知道，準教他心疼死了……有次『梅鎮』的民衆集體在官道上等候岳飛，結果給我們殺光殺盡了，一村的人哩，屍首都佈了五六里路……」

女貞人嘖嘖地道：「你們宋人，手段眞忐也狠！却以爲我們不知麼?你們奸淫燒殺，又搶擄掠刦，事後賴了給我們身上，便是你們的拿手好戲。」

杭八一呆，一時說不出話來，只好囁嚅道：「二太……二公子神通廣大，我……我們……」

女貞人一笑，道：「其實這也沒什麼，朱老先生爲我們開路清道，乃是大功一件，今番你若成事，自也有重賞。」

杭八忙「噗咚」一聲跪倒，拜謝道：「屬下萬謝二太子……不不不……二公子大恩……」說箇不停。

女貞人微笑道：「起來，却未知這一戰是否功德圓滿……?唉，你們南朝人，好不容易得一勇將，却多等幾天，到京師才定罪誅殺，也待不及，唉。」

杭八起身道：「這次部署，是天王精兵，岳飛慣於沙場征戰，如此武林狙殺，他斷斷應付不來的，這點二公子萬萬可放一千個心。……至於讓岳飛回朝，相爺是怕『夜長夢多』呀……何況……何況相爺早一一細查岳飛底細，却是不貪財，不徇私，不枉殺一人，不鄙行一事，根本無法治之以罪……」

女貞人聽到此處，向天呵呵大笑一陣，中氣充沛，只震得馬匹一陣嘶鳴，道：「向來奸臣殺忠臣，何須有罪?只要我大金國的父王點一點頭，你們宰相要殺忠臣艮將，不過是喝酒吃飯的事兒一般而已，只要朝廷要做，把此干臯夔打成大奸大惡之人，綁在城門任民割剮凌遲，也在所不難。」

宋金蒙古

原來這女貞人，便是金兀朮的二太子，因慕宋朝文化，以國爲姓，漢名爲慕夏。其時金國兵强勢大，連驍勇善戰的蒙古人，每年都要進貢女貞族人，這馬上沉默寡言的蒙古人，便是勇士浩特雷，這兩人便是金兀朮特派人，監視宋人捕殺岳飛的使者。

金慕夏望望天色，道：「看來岳飛就快到了。」

杭八道：「岳飛接了十二金牌，不寢不眠，父子兼程趕來，定必又疲又飢，在此地伏擊他，正是最好不過，我們先埋伏起來……」

忽聽叱喝一聲，那蒙古人比手劃脚，說了一會兒的話，一個黑色水靠中隱露朝廷官服的人，踏前一步，道：「蒙古勇士說，他不肯埋伏暗狙人。」

杭八跺足道：「唉呀……這岳飛雖是强弩之末，忑也不得了啊，怎能明打明攻，這豈不吃虧……律三叔，你還是去說說罷。」

這翻譯的人，原是宋朝帶刀侍衞，今番一起在這兒，要伏殺岳飛，當下又照杭八的意思，對蒙古人說了，那蒙古人仍是搖頭不肯，杭八無奈，只得望向金太子，金慕夏沉吟了一陣，終於還是向蒙古人嘰哩咕嚕說了幾句，瞧那蒙古人的神氣，還是不服，但已不敢多說了，蒙古其時尚受金國威脅，隨時可以出兵攻打，蒙古人那敢再多說。金慕夏道：「好，我們藏起來再說。」

這時一陣風吹來，草動沙飛，杭八罵道：「那來一陣怪風?」便要指揮大伙兒在廟邊匿藏起來。

金慕夏忽然道：「慢着。」

杭八一怔。

金慕夏道：「草堆裏的朋友，你們要自己出來，還是要我們揪你出來?」

只聽「霍霍」兩聲，兩名大漢躍了出來，靑記大漢大罵道：「好奸賊，竟敢誣害岳爺爺，我練虹昇跟你拚了！」

另一個鬍鬚滿臉的大漢也罵道：「兀那狗賊，無恥下流，待我練俊賢替岳爺爺清道！」

說着一個揮動鐵錐，一個拎起銀鈎，揮舞呼喊攻來，那二三十個黑衣人，身形閃動，迅速擺起陣勢，圍着兩人，杭八却怪笑道：「我道是誰，原來是楊再興的舊部『練氏雙雄』，哈哈哈，既是如此，正好替我們先祭祭兵刄，快利快利一下！」

這兩人正是岳飛收服的盜匪，而爲宋朝屢立大功、作戰慓勇的楊再興將軍的部屬，秦檜等人因恐岳飛等聚衆生權，所以在遣調兵將佈防時，故意分散這些作戰英勇的悍將勇卒，並在其衣庸將麾下置棄不用或藉故剪除，練氏雙雄等發配南海，眼見將領昏庸無能，而同去兄弟，十之八九都不明不白地死去，悲憤莫名，按捺不住，便違軍紀逃逸，聞岳飛於朱仙鎭大捷，喜不自勝，便連程趕去投効，要直搗黃龍，雪靖康之恨，不料在途中聽得岳飛已被勅令調返，練氏兄弟哀憤莫名，便要在這路上守候岳將軍，懇其爲國珍重，願携隨同往。

詎知二人在客店投宿，無意中聽得杭八這一干人要伏擊岳飛的消息，便先躲在廟旁，待岳將軍來時，出言示警，好叫歹人奸計不逞，却未料金慕夏也是個厲害角色，竟然洞察出他們匿伏的行踪。

二人此時早已豁了出去，只求決一死戰，拚得一個是一個，拚得兩個是一雙。

燕狂徒身形一動，正想出手，忽然身體中奇經八脈，俱一齊一陣如萬錐鑽刺的劇痛，眼前一黑，幾乎昏死過去。

原來燕狂徒數十年前，傲嘯江湖之際，曾被十六大派高手，連同當時才算初崛起的「權力幫」以及朱大天王的部屬，圍攻燕狂徒，燕狂徒負重傷突圍而出，十數

年來，消聲匿跡於江湖，當他在擂台會時再度復出，武功已因療傷護體，失去了三成，擂台之會，燕狂徒再度受鉅創，他年歲已大，要痊癒已難有望，只是消耗驚人的功力，勉强暫時將之尅制而巳，舊創可能隨時復發，而且舊傷加新創，正可謂一發不可收拾。

燕狂徒因自知年事巳高，近日來眉跳氣喘，難望久活，內心急於要完成幾件事兒，所以不顧一切，未能完全羈制內傷之前，便又復出，功力再減退二成，此刻他的武功，實不及他自己最壯盛時之一半。

此刻燕狂徒只覺一陣陰森之氣，帶着刺痛，奇經七脈，上下交流，無不窒滯錯亂，而帶脈環身一周，絡腰而過，狀如束帶，更使血脈倒流，衝逆難受，他雙眼翻白，全身忽寒忽燥，所中的陰毒暗器和掌力，一齊暴發，可謂內外交征。

燕狂徒竭力平定心念，以止觀法門，由「制心止」而至「體眞止」，來逼住體內眞氣遊走、血脈逆流；此刻他命懸一綫，唯以個人幾十年來性命交悉的修爲來壓制。此刻他忽如炎日臨空，盛暑鍜鐵，手執巨炭，身入洪爐，全身汗浸，忽如天降飛雹，冰封萬里，脚陷雪窖，懷抱寒霜，全身又結了一層薄冰。

蕭秋水在一旁，看得心急如焚，無奈穴道被封，明知燕狂徒在要緊關頭，却無法相助。

再回首注視場中，那兒的情況，却更是緊急了。

× × ×

這時練虹昇、練俊賢二人，巳跟場中的黑衣人交起手來，練氏兄弟可說是楊再興麾下悍將，楊再興的鐵槍，在戰場中十盪十決，當者披靡，於是乎練氏兄弟的鐵錐銀鈎，都有點使槍的氣態。

朱大天王的弟子，秦檜的部下，金太子的下屬，這些黑衣人之中，不乏高手，但一時也未能奪之得下。

練氏兄弟只求捱得一陣是一陣，只要岳元帥到來，自然洞透奸黨計劃，以致狙擊不成。

但金慕夏等人焉看不出練氏兄弟的心思，金太子稍點了點頭，「鐵龜」杭八大聲叱道：「呔！兀那小狗，快快就擒！」他這時手上兵器巳改作了哭喪棒，策馬直驅，一棒分打二人。

練虹昇將鐵錐一架，「噹」地一聲，星花四濺，練虹昇只覺對方哭喪棒有一種奇異的陰勁，接下了這一棍，却使體力反激，極不舒服，杭八也覺得對方膂力奇大，硬接這一錐，震得虎口發麻，險些兒握不住兵刃。

兩人又各自大喝一聲，杭八策馬調首，又向他衝來，練虹昇人在低處，却雙目暴睜，橫刀當胸，絲毫不讓；兩人如此棒來錐往，已來回衝刺了一十四次，交手十九招，都覺得勢均力敵。

練虹昇吃虧在並無坐騎，所以難作主動衝擊，而且又心有罣碍，一方面担心弟弟練俊賢的戰況，另一方面又掛念於岳元帥的踪迹，所以一個疏神，吃了一棒，打在背上，打得他口吐鮮血，寬厚的背肌上，多了兩行如鯊噬般的血洞。

練虹昇受傷，而戰氣不衰，環刀穩守，那邊的練俊賢，越戰越勇，殺却對方一人，又傷一敵，但雙拳不敵四手，何況對方如此多人，終於被傷了三四處，他披髮覆臉，咬髮苦戰，毫不退讓。

那邊的練虹昇，見情勢緊急，心生一計，待杭八衝鋒過來時，突地一滾，一錐橫掃，居然及時打斷了兩隻馬腿：要知道以練虹昇的功力與年歲，要使這一招，端的是十分危險，若一錐不及時擊碎馬腿，馬蹄一旦踏下來，練虹昇不死也得重傷，至於杭八若能及時勒韁，棒往下擊，練虹昇則更無倖理。

但這一刹那間，練虹昇及時做到了，他打斷了馬腿！

馬悲鳴，蹶地翻落，杭八便被摔了下來。

練虹昇那肯放過?一錐便擊了過去。

杭八倒也機警，尤其是事關他自己的一條命，反應自是快極，人未落地，便巳翻滾開去！

「哧」地一聲，鐵錐還是刺中杭八的背心！

「岡」的一聲，原來杭八的背上有一塊鐵板，鐵錐便刺在鐵板之上，稍爲挫了一挫，杭八仗賴了這一擋，翻滾而去，險險躲過了這一錐。

只是鐵錐上湧來的大力，撞凹了鐵板，也撞中了背肌，他只覺喉頭一甜，也嘔出了一啖血來。

原來他背上，眞的著有鐵甲，這鎖子甲一類的鐵背心，是他這人常常暗算狙殺敵人，便也惴惴不安，担心自己有一天也被人暗算，他自忖武功不高，敵人正面出手，尚可守架，而且他一生人，向不落單，侍着人多勢衆，難有人殺得了他，但背後不長眼睛，若被人暗算，那可糟了。

於有便特地製了一件鐵甲來護背，這一下，便保全了他一條性命，他兀目驚魂未定時，練虹昇叱道：「狗斯鳥，眞的是鐵龜兒子！」揮舞鐵錐，又攻上來，杭八登時嚇得魂飛魄散，不敢戀戰。

練俊賢那邊，一雙銀鈎，又鈎下一人頭來，此時他巳負七八道傷痕，可是酣戰未休，反過來追打强敵，金慕夏策馬旁觀，不禁低聲歎道：「若宋朝人人如是，莫說我們不敢出兵，就算宋方派軍打我京城，我們也不作抵擋，枉死百姓。」

那蒙古人浩特雷聽得如此說，便嘶吼了一聲，音若獸嘷，金慕夏回首笑道：「你不服麼?」

蒙古人用手大力拍鐵鑄一般的胸膛，嘶鳴不巳，金太子道：「你想試試麼?」

那蒙古人大聲嘶鳴，十分開心，不住點頭，金太子微笑道：「好，你去罷。」

那蒙古人「嗚嘩」一聲，向着金太子面前翻了兩個觔斗，表示答禮，「呼」地一個大翻身，到了練虹昇處，一把手箍住了他。

練虹昇巳可算是熊背虎腰，彪形大漢，但跟這蒙古兒相媲，還差了一截，一旦被擒住，動彈不得，要知道蒙古摔交，世所聞名，練虹昇一旦被他拿住，雙錐便揮動不得。

練虹昇心中早罵箇一千八百遍：這胡兒偏在此時搗亂，又力大無窮，掙脫不得，練虹昇急中生智，忙鬆手棄錐，雙錐「

忽忽」二聲，落了下去，恰好插中了浩特雷的足趾。

浩特雷「哇呀」一聲，痛入心脾，登時鬆了手，練虹昇趁機反拿，左手扣他的「魂門穴」，右手扣他的「章門穴」，足膝頂住他的「期門穴」。

浩特雷的摔角技術雖好，又力大無窮，無奈先手一失，對穴道又不似南人如此精確，登被制住，但他也是一條好漢，死力圖反擊，只是武學中有道：「三門一關，只剩鬼門關。」浩特雷的情形，正是如此。

就在此時，浩特雷忽一低首，「砰」地一聲，兩人互相擒拿，相距極近，這一撞便撞正練虹昇的鼻樑，練虹昇不防有這招，掩臉倒退，浩特雷反敗為勝，一把手扭住了他，却在這時，一記悶棍敲在練虹昇的腦箇上，腦漿四迸，練虹昇登時沒了命。蒙古人雙目如銅鈴般暴睜，放開練虹昇，練虹昇身子登時似沒了骨脊般倒下去。杭八偷襲得手，得意大笑，蒙古人嘰哩呱啦，指着杭八痛罵，十分憤怒的樣子。

原來蒙古人天生好戰，但不失好漢本色，因見練虹昇勇悍，便上前一鬥，杭八在一旁偷施暗襲，殺死浩特雷的對手，浩特雷怒極，杭八不知他說什麼，只好向金太子望去。

這時那邊的練俊賢在浴血苦戰中，仍耳聽八方，眼觀四面，乍見兄長身亡，怒急攻心，吃了一鞭一肘，揮掃銀鈎，也傷了一人，便向蒙古人背後衝來。

杭八站在浩特雷正對面，眼瞥及此，正想示警，却見金太子森沉地搖了搖首。

杭八登時將喊到了口邊的話，呑了回去。

原來金二太子見浩特雷一下來，就制住了悍勇無比的練虹昇，心中已然不快；又見練虹昇反敗為勝，心中倒有些希望他們拚個同歸於盡。但浩特雷旋又控制大局，如此一來，一個蒙古人，豈不是比自己金國的兵員，秦檜的部下，朱大天王的手下都威風得多了？

杭八殺了練虹昇，金二太子不知怎的，有些惋惜，又萌一股喜意。這時見練俊賢為報兄仇，向浩特雷衝來，便不示警。

衆人見金二太子如此，便都不再阻攔；浩特雷猶自大罵杭八，練俊賢不懂蒙語，認定這光頭巨人一上來，兄長便遭橫死，悲痛之餘，再不講究武林規矩，一廻雙鈎，便已鈎中蒙古人的左右「肩井穴」之中！

浩特雷乍受重創，狂嚎一聲，也不回身，仰腦一撞，「砰」地撞中練俊賢的「天井穴」，兩人都身受重傷，頭昏眼花，一時未能恢復，忽聽半空金衣如矢，飛投而來，「拍拍」兩掌，分左右擊中兩人。

兩人只覺中掌若落葉般輕，原不在意，但所中之處，忽如遭雷殛，摧肌斷腸，嘶嚎半聲，都溘然而逝。

出掌的人自是金二太子金慕夏。衆人未明他因何出手，而且連浩特雷也一樣殺掉，但見他出掌輕若飛烟，但此輕輕一掌，將此二慓銳至極的人摧枯拉朽一般擊斃，自是佩服得五體投地，忙不迭地如雷般喝起采來。

就在這時，那浩特雷忽又從地上躍起，他明明已死了，巨大的身子忽然彈跳起來，攔腰抱住了金二太子。金慕夏大喝一聲，反掌拍去！

只見浩特雷雙目圓睜，不住地在說話，眼眶也不住滲出血來，金慕夏知道這蒙古人一直在重覆一句：「你為什麼要殺我？你為什麼要殺我？……」金二太子不理會那麼多，一直打下去，打到了第十七八掌，那環抱着他的蟒身般粗的銅臂漸漸鬆了。金太子運力於掌，雙掌一合，「哇嚇」一聲，猛力一衝，終於掙脫了浩特雷的攬抱。

浩特雷「砰」地一聲，栽在地上，永遠再也起不來了。

金慕夏端詳了老半天，外表雖強作鎮定，心裏却怕這人再度躍起。看了半晌，才知浩特雷早已氣絕，這時，杭八等紛紛走了過來，大吹法螺，既為老太子開脫，又把他讚得捧上了天。

其實浩特雷死得不明不白，不知金二太子何故殺他，金慕夏這時却在別人讚美聲中，心底裏暗忖：宋人氣數已盡，有的忠臣良將，都給貪官污吏喪盡，不足畏也；倒是北邊苦寒燥熱之地，這些韃子勇悍無比，而且聲勢日益壯大，不可不慮，此番回去，定要稟告父王，要嚴防北顧。

他心下盤算已定，當即道：「岳飛就要到來，快清理屍首，我們埋伏去。」就在這時，山嵐撲面，將那關帝爺的破廟，直吹得格格作響。

金慕夏呆了一下，忽然分辨到一種很細微的東西。

呼息。

這呼息十分細微，細微到幾近完全聽不到，顯然是一流內家高手發出來的呼吸。但這呼息又十分急促，似在極衰弱的狀態。

這又不像是一流高手的呼息。

若非如此，他還真聽不出來，有人躲在這附近。

他未入中原一帶前，已知道中土武林，多能人異士，不可輕視，他年紀雖輕，但決不魯莽行事，自傲托大；心意既定，便道：「我們出手的訊號是，『阿誰嫁給誰？』一聽到這句話，立即動手。」

衆人應道：「是！」這些人平時欺壓良善百姓慣了，自也作了不少傷天害理的事兒，而且自恃武功高強，那怕什麼來？而此番要殺的是威震天下，任大守重的岳飛，他們都不禁有些緊張起來。

金慕夏用手一指，道：「杭八，你帶一批人，就藏在那裏——」話未說完，驟然之間，飛掠而出，已撲入灌木叢中，只見一老一少兩人，都是令人一見難忘的壯容，金慕夏稍猶疑瞬息，一掌就向其中一人的頭頂，拍了下去——

他打的是「百會穴」。「百會穴」是人生百穴之宗，這一掌下去，自是非死不可；何況他的「輕烟掌法」，出手越輕，對方傷得越重，他心知能在此潛伏如此之久，而教自己一直未曾發覺的，必是武林中高手，而且，在自己掠入灌木叢中時，尚能恆安如常者，單止這份定力，就是一流好手，他的出手，自是更加輕了。

他却不知道這兩人的確都是武林中第一等中的一等一好手。而且在此刻這兩名一代宗主偏偏都無還手之能。

他打的是燕狂徒。

燕狂徒正受內外交征之苦，他此刻運功與逆走血脈相抵，却一直羈絆不住，耳邊如金鼓齊鳴，鐵騎奔踐，眼前旌旗如雲，刀光勝雪，如罩身炊甑之中，忽又感寒如玄冰。

他明知此刻五心向天，未必不可將眞氣導引正途，但此刻心火未清，暴伸暴縮，若蕭秋水能助一臂……他這才想起蕭秋水已被他點了穴道，這一憶起，更加心煎如沸，……就在這時，金慕夏一掌擊在他胸門「百會穴」上。

這一下，一股烈颷，幾乎摧裂他的腦子，但是這一股力道，剛好稍稍挫了自己的逆走眞氣一下——只那末刹那間，燕狂徒已將內息納入尾閭，再由尾閭升至腎關，一到腎關，便大可控制，眞氣再由夾脊，雙關，升至天柱、玉枕，最後納回頂心的泥丸宮，在片刻之間，舌抵上顎，內息下面下降，又經過神庭、鵲橋，到了重樓之後，經黃庭、氣穴二關，便納入丹田之中。

他運氣奇快，瞬眼間已運息一大周天，「砰砰」二聲，雙掌擊出。

金慕夏擊中燕狂徒一掌，却見這獅子一般堂皇的老人，臉色陰晴不定，他不知所作的事，是對是錯，便想照準蕭秋水的「缺盆穴」又是一掌。

就在這時，燕狂徒的雙掌，已擊中了他。

就在擊中他的衣袂，未及他的肌膚之一刹，燕狂徒閃電般易掌為指，戮中了金二太子上「雲門」下「大赫」二穴。

金慕夏乍然受襲，不及閃躲，大喝一聲。

他大喝一聲用意有二：一是提醒衆人，並警示自己受襲遇險；二是運起「小祁連山金燕神鷹」所授的氣功，大喝一聲，逼出閉塞之氣血。

但燕狂徒的功力，金慕夏那裏抵消得住？才叫得了半聲，聲音登時窒在半途，便已被點倒。

這時杭八那一干人紛紛吆喝着衝了過來，燕狂徒一手拎住金慕夏的脖子，猛把他提了起來，緊了一緊，金慕夏幾乎連眼睛也凸露了出來。燕狂徒喝道：「你們上來！再上來多一步，我就擰斷這金小狗的頸子！」

杭八那些人投鼠忌器，況且他們諸般作態，莫非是要得到金太子賞識，好陞官發財，而今太子在人手裏，那裏敢有異動，惟蕭秋水這邊，也是變了臉色。

蕭秋水倏然色變是因為他與燕狂徒接觸不多，但頗瞭然他那狂飇般的性格，斷無可能拿金太子也威嚇住其他人不敢造次；以燕狂徒的烈性如火，定必衝進去大殺一番，半個不留，而今如此，必有所因。

最大的可能就是燕狂徒的功力並未恢復或並未完全回復。

強敵圜視，而自己受制，主將功力又未曾恢復，這是十分可怕的事。

何況這些「強敵」，莫不是手辣心狠，賣國貪榮的人物，更且這些人若殺了燕狂徒和自己，那下一個殺的人，就是關係乎整個家國命脈的岳飛將軍了！

「鐵龜」杭八當然不知道站在他面前天神般的大漢，就是名動天下的楚人燕狂徒，若他知曉，恐怕早已逃之不迭。杭八心中所盤算的，不過是如何在太子面前立功，為他陞官發財舖路。

杭八當下喝道：「你是誰？快快放下太……二公子爺，有話好說！」

燕狂徒瞪着眼睛道：「沒有什麼好說的！」杭八怒道：「你若敢傷二公子一根汗毛，我就把你剁成肉泥！」金二太子聽了，心中大奇，按理說對方一招擒住自己，功力遠在杭八等人之上，大可輕易將之打發，何必大費唇舌？當下疑竇頓生，只聽燕狂徒冷笑道：「我若要傷他，你們又能怎樣？」

燕狂徒手裏又緊了一緊，金慕夏頓時一口氣透不過來，臉色發黑，杭八心想這次金太子有什麼冬瓜豆腐，自己可也遭殃，當下急叫道：「別別別別……」

燕狂徒嘿嘿冷笑幾聲，便住了手，暗自調息，原來他眞氣雖通行無阻，但至帶脈之下，雙腿已不能動，血脈閉塞不通，形同朽木，而且功力回復不到一半，他心中忖念，自己封了蕭秋水之穴道，却沒能維護他，自己照顧自己，尚無問題，但如何一舉將衆人殺盡，方才是上策。因為沒把握一擊得手，雙腿又苦於不能動彈，所以遲疑未下殺手。

杭八轉念一想，這人看來不好惹得很，他既制住金二太子，我也要制住他的朋友較好！驟然閃身，已拑住蕭秋水，將哭喪棒一架，架在蕭秋水後頸上，如鯊齒一般的尖刺，嵌到了蕭秋水的肉裏去了。

燕狂徒明知杭八身形一動，乃撲向蕭秋水，奈何下盤苦不能動，無法相救，只聽杭八喝道：「你放開二少爺，我就放你朋友，否則……」

「否則什麼？」忽聽一人問。

杭八忽聽此語，大吃一驚，回首一望，只見自己身後，不知何時，已站了一個人，月光澹淡下，這人容色飛越，却不清楚多大年紀。

杭八大怒，吆喝：「來人，拿下！」

他連喊三次，部下都站立不動。杭八頓覺毛骨悚然之感。只見昏濛月色下，他部下的背後，都踏出一人來，這些人都是宋民服飾，手持短刄，抵住杭八手下的咽喉。金太子「噫」了一聲，他雖為燕狂徒所制，但事事瞧得分明，他幾不敢置信，積弱靡頽的宋朝，居然有這一羣英悍、矯捷的宋人，簡簡單單、輕輕易易、神不知鬼不覺間就制住了自己的部下。

而這些部下除了金兵精銳外，還有宋軍及朱大天王手下的武林人物，在這干神祕人物面前，竟都如此的不堪一擊！

「否則什麼？」那人再問。

杭八一咬牙，道：「否則我就把他一刀給殺了！」

那人緊接着問：「你是什麼人？」

杭八映着月色下一照，覺得那人還頗年輕的樣子，胆子登時壯了，道：「什麼什麼人？」

那人笑道：「你是宋人，怎又帮金人打我們宋人的？」他說着，指了指燕狂徒挾持中的金太子。

杭八一時啞口無言，金太子知來人非同小可，便答：「什麼金人宋人？莫非天下一家，大宋王土，談什麼分際！」

那人笑道：「金二太子，你也別裝蒜了，記得穎昌之役麼？我們曾相會過！」

金太子聽得心裏頭一寒，只覺這人好眼熟，却不知是誰，那人笑道：「你們殺人傷人，汴京還不够麼？要到臨安府來滋事！」

杭八不知這人是誰，惡向胆邊生，喝道：「去你媽的蛋！」

那人臉色一變，搶向一步，杭八正想殺掉蕭秋水，再來應付此人，也不知怎地，為此人氣勢所迫，不自覺地手下一慢，那人探手一拗，就奪下了他的哭喪棒，一踏脚，就把他踢飛出去，順手將蕭秋水接了過來。

蕭秋水只見此人出手，武功十分平庸，而且一派正宗，功力也不見得如何突異，但偏偏在舉手投足間，產生了一種大氣勢、大氣魄、不可思議之力量，而且含有一種百戰沙場的大無畏，所以一出手，就打退了「鐵龜」杭八！

杭八被那人一招打退，金太子立即想起一個人來了，駭然叫道：「你——！」

那人笑着揮手道：「今天你在危境之中，而且人孤力寡，我不想殺你，你且回去，他日在戰場中，我在千軍萬馬中斬你首級。」

燕狂徒滿腹狐疑，又見金太子聞言後神色慘然，便喝問道：「閣下何人？」

那人笑而拱手道：「在下岳雲。隨家父返京覆命，知途中亂黨埋伏，故在下先行一道，為父清道，前輩是……？」

燕狂徒一聽「岳雲」兩字，退了兩步，失聲道：「你父呢？」

金慕夏趁機一掙，掙脫了燕狂徒的拑制，雙雙「拍拍」兩掌，打在燕狂徒胸脅上。

燕狂徒却宛似未覺。金慕夏打了兩掌，心中已慌慌惶惶，心念疾忖：別說這瘋瘋癲癲的人武功深不可測，就算單憑這岳雲個人之力，已够不好對付，何況自己已先機盡失，埋伏失敗！不如還是三十六着，走為上計！

原來在穎昌一役中，金兵佈陣十五里，金鼓震天，城牆為之動搖。但守將為岳雲與王貴，二將計議，將白軍統制董光留守，以先鋒軍副統制胡清守城，王貴、岳雲二人出戰，從早殺到晚上，斬金兵五千首級，金統軍上將軍夏金吾，便死于岳雲之手，金副統軍粘汗索董被重傷，抬返汴梁途中氣絕，兀朮為之喪胆。

由於是役以衆擊寡，金兀朮以為勝劵在握，便叫二子去參戰，意思是討個功勞回來，方便選陞，豈料却一敗塗地。金慕夏也非常人也，在夏金吾戰岳雲時，曾與上將軍雙鬥岳雲，但見岳雲在陣戰塵沙中如天神奮威，三招即斬夏金吾，金慕夏一招俱插手不下，嚇得心喪若裂，一直打馬逃至汴京，才敢稍停。

從此金慕夏畏絕了岳氏父子。由於畏懼，便愈想殺害岳飛、岳雲，只是一旦見着了，還是嚇得手脚發軟，沒了鬥志。

金慕夏返身便逃，杭八等看見主帥走了，便忙不迭跟着便跑，其他人見了沒了主兒，紛紛抱頭鼠竄。月色下，那一撮人瞬間走得個乾乾淨淨，只剩下岳雲、燕狂徒、以及蕭秋水三人。岳雲的部下，也悄悄地整隊退去。

岳雲似已司空見慣，對金兵潰竄的事，已不足為怪，笑道：「我手下這一干兄弟，便是去接家父來。」

燕狂徒眼睛發出了亮光，喃喃道：「你父親要來！你父親要來！」

岳雲銳利的目光打量了一下燕狂徒，即關切地問道：「前輩要見家父麼？不知有何見教？前輩的雙足，可有不妥？在下稍通醫理，可否趨前細察……」

燕狂徒厲聲道：「你毋近來！我自己的事，我自己會料理，我要見你父，是有要緊的事相告！」

岳雲湊近一步，道：「有什麼事兒，前輩告訴在下，也是一樣！」

燕狂徒道：「好！就告訴你，我不准岳將軍見皇帝！」

岳雲倒是一呆，噫道：「哦！」

燕狂徒道：「你父親是孝子，你也是孝子！你試想想，這次回京，還有命嗎？秦檜、韓佗胄這等狗官，會放過你爹嗎？剛才這些人，便說是秦檜派來的，也有黑道上的敗類，和金賊合作，要伏殺岳將軍！你想想啊，你們一旦死了，喪盡大宋土地，傷盡了天下百姓的心！你父親對不對得起你娘！你對不對得起你娘？對不對得起您們的老婆兒女、百姓軍民？」

岳雲聳然動容。燕狂徒愈說愈是興奮，大聲說：「如果我是岳將軍，我就不聽命於朝廷，領着一股兄弟兵，為大宋人民打江山去！岳將軍不怕沒有强援，糧，百姓供得起，人，武林多的是！」燕狂徒說得激動起來，鬚髮幡揚。

蕭秋水在一旁聽了，也大為震動。他沒料到燕狂徒這看來放誕不羈的前輩，竟有一股如此激烈的愛國心，而且要自己答應的第一件事，原來是勸阻岳將軍奉詔回朝！蕭秋水不覺熱血沸賁，覺得就算為這事兒饒上了自己一條性命，也是值得。

只聽岳雲沉思了一會，說：「前輩所說，自是字字金玉良言，當頭棒喝。」岳雲苦笑了一下又道：「只是……」

燕狂徒瞪眼道：「只是什麼？」

岳雲道：「只是家父脾氣常與我言：『行事不計成敗，只求心安。』此刻舉國烽火，人心異離，家父情知此行必死，也在所必行，以免帶頭起來，有逆帝旨，一呼百和，成了聲勢，於宋於國，一無好處啊！」

燕狂徒跺足道：「唉呀，現今是皇帝昏庸，不圖恢復，秦檜却要害你家啊！有言道：『大丈夫寧死戰場，不毀于內賊手中！』岳將軍英名一世，你也精忠耿耿，如此自投羅網，不值得呀！」

岳雲微笑道：「只要忠臣死，能得天下安，萬世平，那死也並不可畏！」

燕狂徒抓腮搔腦，急道：「怎麼這般吃古不化！你們為國家民族謀大事，還是替宋朝皇帝趙家保天下！皇帝不好，換就換，翻就翻，有什麼了不起！」

蕭秋水禁不住也插口道：「死有輕於鴻毛，重於泰山者；岳少將軍，令尊大人功同日月，澤被蒼生，若為奸相所害，則

天下平民，還有誰能替他們申寃，金兵鐵蹄踐踏中原，則有誰為大宋江山直搗黃龍？岳將軍若有不幸，試問天下尚有何人在奸相當權下還我河山？少將軍，令尊之死實乃無異於天下千千萬萬之死也，請少將軍三思！」

岳雲仰天長歎道：「兩位大俠說的有理，實不相瞞，在下心中所思，亦與兩位之意不謀而合，大丈夫立於世，只求無愧於天地無愧於人，至於是不是落得個惡名，我倒不在乎……在下如此勸過父親，不過父親大人，對『忠義』兩字甚是堅持，在下百勸無效，有次還險被當場處斬……」

燕狂徒頓足罵道：「岳將軍怎麼如此拘泥古板！」

岳雲臉色一變，道：「前輩，請自重，若再辱及家父，在下則斗胆得罪了。」

燕狂徒幾時被人這般叱喝過，也臉色微變，蕭秋水怕引起衝突，忙岔開話題道：「令尊岳飛將軍，忠勇雙全，義薄雲天，只是將廷控制在秦相手中，對朝廷存忠，不過是『愚忠』而已。」

岳雲笑道：「這位兄台言的是理，不過也有過慮之處；秦相雖握大權，而且皇帝老爺還賜予家父御扎一十五道，而且韓、劉、張諸將軍重兵在握，諒秦檜不敢對爹怎樣！」

燕狂徒冷笑道：「不敢對你爹怎樣？」說着用手向地上屍首一指，道：「看！這就是你爹的舊部，為阻止秦老賊派人伏殺你們而犧牲了的！」

岳雲跪了下來，對練氏兄弟的屍首拜了四拜，然後轉向燕狂徒，緩緩道：「前輩好意，在下心領。在下自會為爹掃除道途上障碍，並悉心保護爹爹安全。」

燕狂徒氣得反笑道：「憑你們幾下三脚貓，保護得了麼？」

岳雲靜靜地道：「適才前輩和這位兄台之危，還是在下解的。」

燕狂徒本來勃然大怒，但見月色下，岳雲的臉容絲毫無懼，他轉念一想，猛自懷中抽出一件事物，大聲叱道：「看這是什麼！」

岳雲赫然退了三步，臉色大變，顫聲道：「是爹的『天下英雄令』。」

燕狂徒厲聲道：「既知是你爹爹用以召集天下英雄之令，你也是一條响噹噹的好漢，還不聽令！」

岳雲俯首半跪，嗄聲道：「前輩既持令在手，在下絕不敢抗命，只是……只是這令原是家父出征之前，恐奶奶在家受奸相迫害，特以此令召天下英雄以助，却怎會到了前輩手上？……」

燕狂徒倒是一愣，道：「這令我是從那小兄弟手中得來，詳情我也不知。我只知道岳將軍的『天下英雄令』，可促致天下英雄拋頭顱、洒熱血、而無怨懟，昔日曾在嵩山共歃血為誓，遵從此令。……喂，你又是從何得來的？」燕狂徒側首向蕭秋水問。

蕭秋水道：「晚輩也不清楚。岳太夫人後來真受到迫害，據晚輩推測，共有兩股勢力；」蕭秋水何等聰明，一番思索便明箇中原委，邊想邊破解邊接着道：「秦檜等畢竟不敢明來逼害，便運用了朱大天王的力量，沿途截殺，恰逢權力帮想奪得『天下英雄令』，藉此令使岳將軍和天下英雄歸心，推翻腐敗朝廷，稱霸天下，也派人奪取。」蕭秋水說到這裏，嘆了一聲，愈說，他心裏愈見分明了：「朱大天王見權力帮既然出動，便袖手旁觀，坐收漁人之利；偏偏李沉舟部下也有敗類，他所派出來的『九天十地．十九人魔』，人品良莠不齊，就算『八大天王』中也有內奸，護太夫人的英雄豪傑又怎肯心服，火併之下，終於還叫朱大天王佔盡便宜。」

燕狂徒冷笑道：「權力帮所要的，正是我們想的，岳大將軍何故要為這糜廢朝廷賣命？江湖上多得是熱血漢子！可惜：：可惜李沉舟這豎子太笨，竟給朱大天王逮着個機會！」

岳雲却道：「這些……這位兄台……又怎曉得……？」岳雲雖然年輕，但頗有乃父之風，英明精細，能察秋毫。

蕭秋水垂淚道：「我知道這些，因為我就是蕭秋水。」

岳雲動容道：「是近年來崛起武林，大鬧朱大天王，惡鬥權力帮、勇戰金兵、神州結義的老大哥——蕭殺的蕭，秋天的秋，流水的水——蕭秋水？」

蕭秋水苦笑道：「岳兄這般說，我好生慚愧；那些却是私鬥逞强，不比岳兄為國為民，俠之大者。」

岳雲震動未息，道：「那蕭兄之出身，聽說便是浣花蕭家了？」岳雲雖經年在軍中，但也聽聞家裏的慘變，幸得浣花蕭家賣命召集天下英豪，苦苦支撑，最終仍不免家散人亡，太夫人也沒了消息。

蕭秋水嘆道：「正是。」

岳雲正容道：「蕭兄為我家以致一門遭禍，恩同再造，請受在下一拜。」

關雲長

岳雲便要跪下，蕭秋水苦於無法動彈，急道：「岳少將軍，你不能拜，不能：：這，萬萬使不得，我，我受不起……」

岳雲道：「蕭兄一家，乃因受我們所累，才致如此……岳某實百拜難表心存恩念。」

燕狂徒這時的功力又恢復了很多，伸掌貼胸，遙遙一托，岳雲竟跪不下去，燕狂徒道：「我兄弟不要你跪，你還是省事罷。」

岳雲只覺得是一股無形又極其强大的力道，穩穩托住自己，自己無論怎樣運力，却無法使膝蓋稍彎曲一下，心裏情知這怒獅般的老人武功深不可測，於是道：「那前輩手上的『天下英雄令』……？」

燕狂徒不耐煩地道：「我說過，我不知道，只是從小兄弟手中奪得的。」

岳雲道：「這令原是爹爹交予奶奶的，以圖令家裏能受天下英雄相護，但却不知……」

蕭秋水黯然道：「其實就算沒有此令，岳老將軍的事，還不是大家的事，說什麼也要誓死匡護的。權力帮也旨在威脅，不是要對太夫人下毒手，只是當時我們不知。黑白二道互拚，反叫朱大天王得了手，我重返浣花時，人踪已杳，聽說朱大天王殺了我雙親……又將太夫人擄往長江水寨……而家慈預先把『天下英雄令』藏於劍廬之中，逢巧為我所得……後來在長板

坡之役中，朱舜水見我亮出『天下英雄令』，便要來奪，結果給燕前輩搶去……」

岳雲又是一震，失聲問道：「前輩姓燕？」

燕狂徒道：「我就是那個燕狂徒。」

岳雲恭然道：「原來是燕前輩。家父有提過您，說您是江湖上一條好漢，做事不拘塵俗，不受世間權位富貴所擺佈。」

燕狂徒眼睛發了亮，顫聲道：「他，他提我……？」

岳雲繼續把話說下去：「爹還說：燕先生的武功，在當今武林中，可以說是首屈一指的，可惜……」

燕狂徒急着要聽下去，問道：「可惜什麼？」

岳雲說：「及惜就是太不受覊束，好惡無常，是非全憑一心，率意而爲，故對人世間造福者少，造殺戮的多，這樣很不好。」

燕狂徒默然了半晌，在月色之下，低垂了他向來昂揚的頭，說道：「將軍他說的是。」忽又抬頭，凜厲地說：「我還要去完成幾件事，就不理江湖事了！這是一件——」

他說着，乍然舉起令牌，道：「我要以你爹爹發出之『天下英雄令』，來制止你爹爹返朝覆命，亦即是不許岳將軍回去送死！」

岳雲嘆道：「燕前輩的一番好意，在下心領。在下也曾常勸父親，却都無效……燕前輩若拿『天下英雄令』使家父就範，可大大的不妥，……不如，不如燕前輩先將令牌收起，讓在下再設法勸阻父親，燕前輩再行定奪……這樣好不好？」

燕狂徒一時也心意難決。他一生人做事，任意爲之，無所謂懼，但想到要以「天下英雄令」威脅岳飛，雖是爲對方好，却總覺得不妥，很不願意遭逢此尷尬場面。只聽岳雲又說，語態十分誠懇。

「家父發出『天下英雄令』，旨意深遠，若先生以此爲脅，實有不妥之處。」

蕭秋水在一旁也說：「燕大俠，若讓少將軍來勸，可能生效較大，請燕大俠三思！」

燕狂徒苦笑道：「那還用三思，我燕狂徒雖有『狂徒』二字，但仍不敢犯飛將軍的虎威……」燕狂徒一笑又道：「我們就躲在廟內，若你勸不來，我們再瞧情形來辦好了。」

岳雲拱手向燕狂徒朗聲道：「前輩高義，在下沒齒難忘。」

又向蕭秋水抱拳道：「且不管這次回不回朝，生死安危，但少俠一片熱腸，岳家銘感五中……還有一事，尚請少俠仗義費神……」

蕭秋水道：「岳兄爲國爲民，高情高義，有什麼吩咐，只管直說好了，毋庸客氣。」

岳雲輕歎了一口氣道：「我有一子，叫做岳遺，……我怕萬一有什麼意外，那時，還請蕭少俠護送他至黃梅縣去避避，請代末將告之：鋤强扶弱，秉善天下，乃俠之本色，唯官場險惡，寧可餓死，不要做官……」說着，又低嘆了一聲。

原來岳雲屢立卓功，但在官場中眼見許多不平事，時仗義執言，屢遭人妒。若論戰功，岳雲實不在朝中大將之下，但岳飛知若封賞其子，必遭衆忌，故寧可隱忍，顧全大局，將輝煌戰績讓奸佞們居功虛報。岳飛還差點被迫斬此愛子。岳雲只求跟隨父親身邊戰死，但對官宦的耍弄權謀，實是深痛惡絕！

蕭秋水道：「我記住了。」就在說了這句話後，忽然一陣風吹來，荒草一陣騷然，地上的影子，也動了動，仔細看去，原來是樹的倒影，看去好像一團山魈鬼魅什麼的。蕭秋水也不知爲什麼，心裏一寒，覺得很像一個生離死別的場面。

岳雲却道：「好像是家父要來了。」

燕狂徒「哦」了一聲，忽然凌空「哧哧」二指，便已打通了蕭秋水雙腿的穴道，蕭秋水一躍而起，但因雙腿穴道被封閉已久，一時痲痹不靈。岳雲在旁，見燕狂徒隔空解穴，心中震撼，暗忖：若軍中有此高手，何愁大事不可爲……心下計議已定，決意若勸得父親不返朝聖，便設法使父親收錄這等江湖豪傑，以謀大舉。

蕭秋水未明所以，燕狂徒疾道：「快，過來揹我。」蕭秋水走近去，却因手不能動，無法相提，燕狂徒腿雖不能動彈，但雙掌一按地上，身形竄起，已落在蕭秋水背上，牢牢挾住蕭秋水，道：「我們先走，讓他們父子說去，快！」

蕭秋水的輕功自是非同小可，幾個起落，已躍出了數十丈。

燕狂徒忽道：「我們進廟裏去。」

蕭秋水道：「好。」

於是揹着燕狂徒，竄入了破廟，這關帝廟甚是破舊，蛛網四佈，失修多年，因在臨安城郊，皇帝天天酒如池、肉如山，天天苛徵暴斂，那有功夫修廟建橋？

蕭秋水暗嘆一聲，燕狂徒道：「你歎什麼，是歎我不解你手上和全身穴道？」

蕭秋水道：「其實我既答允了你去三個地方，就算你放了我，我也不會走。」

燕狂徒笑道：「你的爲人我知道，倒是言而有信的好漢子！我不解你穴道，倒不是怕你逃，而是怕你出手……這些事我不想別人插手。」

只聽這時馬蹄聲沓雜，傳入耳中，燕狂徒捺不住有些興奮道：「岳飛來了！」

蕭秋水忍不住追問道：「你既不想我插手，又要我來作甚？」

燕狂徒瞪了他一眼道：「我不是說過了嗎？有事情要你轉達，萬一時有個見證啊。」

他一面說一面張望出去，只見外面燭火明晃，月色反而黯淡下來，那岳雲正向一人行禮，那人與岳雲說了幾句話，便彷彿往這邊行來，這時燭火燒得嗒啪有聲，火舌奇响，連燕狂徒、蕭秋水在破廟裏，都清晰可聞，忽聽木製古舊神像後「卜」地一聲，兩人唬了一跳，猛回首，原來是一隻老鼠匆匆鑽入洞凹裏。

燕狂徒和蕭秋水對視一眼。

燕狂徒道：「他們來了。」

蕭秋水道：「好像往這邊來的。」

燕狂徒一世豪勇，心裏噗噗直跳，道：「見飛將軍這時見着了，有些不好。」

蕭秋水也不知怎的，知是這自己仰切已久的人到來，心中亦十分緊張，道：「是不好。」

練功秘訣之卅三

彈子拳

靈空子



彈子拳者，即以拳面之第二節骨擊人之拳法，亦爲死手之一。練習之法，至爲簡易，與馬鞍功相彷彿，但馬鞍功專練拳面之力，此則專練骨節耳。以手握半拳，手指之第一節，屈置掌前手指之末節，並不彎轉，與手背成平綫，大拇指屈置掌心，握定之後，即用前出之骨節以擊人。初練時宜在平正之木頭上鑿擊，擊時屈肘送拳，略帶蓄勁，不必如馬鞍功之拳出臂平，長手從事也。惟以專用指節之故，最易受傷，蓋骨節處肌肉極少，練習之具，又極堅實，以硬抵硬，但略不經意，即足致傷，尤以初習時之數月爲甚，故起手時務須留意，宜由輕而逐漸加重，切忌貪功。每日於練習之前後，用藥水洗手一次更佳，（洗手藥方見附錄中）練習之初步，以能在堅實木頭上，鑿之成陷爲度，然後再在麻石青石上，依法練習，能鑿石成陷後，更易以鋼板，因石質剛硬，鋼板較爲堅韌，所以練剛中帶柔之勁也，能以骨節鑿穿鋼板，則其功大成矣，但前後非下四五年苦功不可，此雖死手，却較鎖指點石功爲佳，因應用手指之處多，若此骨節，除用以擊人外，實無其他用處。或練成之後，擊人固足致死命，平時却不至無意傷人，但學者總以左手爲妙，且遇事總須小心在意，不可粗魯，若自恃此功之不至無意外傷人而忽之，則未必不足以致禍也。古人云，禍患常忽於至微，學技者當引以爲戒。

燕狂徒低聲喊道：「不如……先躲起來！」

蕭秋水也噤聲道：「好吧，我揹你上樑！」

蕭秋水一蹲身，燕狂徒一攀蕭秋水手臂，即躍上了他的背肩。這時兩人手上一觸，却覺對方的手甚冰冷。兩人一個勇怒狂悍，古今獨步，一個年少氣盛，世無所匹，竟然都因一個將軍之出現，而控制不住心生的震畏與興悅。

兩人悄沒聲的上了樑，樑上灰塵甚多，簌簌落下，燕狂徒細聲罵道：「唉呀哎呀，怎麼這般不小心，便洒着了將軍！」

蕭秋水緘默了半晌，火光漸亮，顯然岳飛一行人，已走近廟門，蕭秋水這時忽道：「燕前輩。」

燕狂徒漫不經心地應道：「嗯！」

這時人聲、馬蹄聲已近廟門，蕭秋水精神恍惚，道：「燕前輩，眞沒想到您是這樣的人？」

燕狂徒沒聽清楚，即問了一句：「怎麼？」

蕭秋水續道：「晚輩以爲燕先生要我去三個什麼樣的地方……江湖上人人傳您荒誕絕倫，度越常情，却不知道您抗節孤忠——」

這時已有人推開廟門，只聽「咿嘎——」一聲，燕狂徒心裏慌惶，低聲疾噓道：「噤聲！來了！」

只見火光忽地照了進來，只見一人軍戎打扮，從樑上看下去，那盔帽頂的澄銅，映着火光，耀眼眩目。

那人之後，站着的是岳雲。岳雲本生得俊朗英挺，但此時俯視，也許是居高臨下之故罷，反而顯得矮小，可是那爲首的人却不讓人有這種感覺。

那人站在兩人之央，左邊是岳雲，右邊還有一武將打扮的人。這人虬髯滿臉，但臉容也給頭上軍盔遮蓋，故看不清楚。

當中那人，一入廟門，立刻畢恭畢敬，對廟中神像，拜了三拜，說：「關二爺義薄雲天，護漢盡忠，是值得我們景仰的人，可惜頻年征戰，廟宇失修，他日直搗黃龍之後，必定來修建此廟。雲兒，此事且記住了。」

岳雲即恭聲應道：「是。」

燕狂徒和蕭秋水心裏同時一動：那人就是岳飛了！却又偏生看不到他臉目。只聽那旁邊站在那兒虎虎生風的武官說道：「大哥，我看雲兒的話，也有道理。奸相當權，咱們回去，豈不受死？死倒不打緊，但大丈夫焉能受辱？咱們到朱仙鎭，跟兄弟殺到汴梁去！要是皇帝反過來咬咱們的尾巴，咱們乾脆袖手旁觀，看要是咱家不打，韓老將軍不打，劉、張不打，看秦檜、許龜年他們能不能打！要不，趙構自己打去！」這人說得性起。

岳飛忽低喝了一聲：「張憲，不得無禮！」

張憲「騰騰騰」退了三步。而這一喝聲低沉，却有一種威勢，令樑上二大高手，也爲之一震。只聽張憲惶恐地道：「將軍息怒，屬下知罪，請將軍處置。」

岳飛默然了半晌，嘆道：「這怪不得你，確是佞臣當途，萬民于水深火熱之中。只是天子爲大，聖恩如天，不可稍加冒

瀆。若人人如此，則禮法何在？規矩無存！敗一家之禮，不成體統，喪一國之法，則禍亡無日矣！」

張憲垂首道：「是。」

岳飛踏前幾步，端視神像，燕、蕭二人，正圖看箇清楚，却因木梁遮擋，反而看不見，又怕稍動驚擾了岳將軍，便屏息靜聆，只聽岳飛又道：「雲兒的話，不是沒有道理。『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話雖如此說，但國家多難，正應尊王攘夷之際，若作此忤逆，恐怕正中了賊子所謀，壞了社稷，成了千古罪人哩。」

那張憲忍不住又插口道：「金兀朮命秦檜『必殺飛』殺的就是大哥您啊！『必殺飛』才是他們的陰謀，就算咱們回去，也不必急在一時啊——」

岳飛喝斷道：「張憲——」

張憲陡然住口。

隔了半晌，岳飛才平靜了音調，道：「你和雲兒出去罷。我要在這兒片刻。」

張憲答：「好。」岳雲乍想起燕狂徒、蕭秋水二人，臉有難色，正想啓口，岳飛道：「去吧。」

岳雲打量一下廟裏的情勢，與張憲快快然退了出去，只留下岳飛一人在廟裏。

燕狂徒和蕭秋水二人，彷彿可以聽見對方的心跳。

這時忽聞「噗」地一聲，只見兩隻鞋跟，並齊翹企，原來岳飛跪在神像之前，只聽他說：「關二爺，此刻家國多難，女眞入侵，內有貪官，您護漢抗賊，義胆忠肝，這等局面，可要開開眼、發發威，保祐保祐，我岳鵬舉實在山窮水盡，內外交煎了啊。」

語音懇切，聽得蕭秋水眼眶一熱，只見燕狂徒眼圈兒也紅了。一個戎馬倥傯的大將軍，竟在此時對神像這般泣訴。

只聽岳飛又道：「我這番回京，大概難逃一死。秦檜要殺我而放心，皇上要殺我而安心，金人殺我而甘心。我岳飛死不足惜，只是山河未復。宋人金人，本無分別，但女眞一族，無故入侵，掠奪殺擄我民，如此殘民以虐，我誓師殺敵，先是皇上怕我眞箇大捷時，接二帝還，他就皇位不保了，故甘心受秦檜之利用……唉！」

隔了半晌，只聽岳飛又道：「現今我只有三個願望，求關帝爺庇祐。我一求家國安寧，天下太平，若下官能以一死，喚醒天下民心，逐佞臣，護怯君，還我河山，直搗黃龍，吾將含笑于九泉也！」

這時門外幾聲馬嘶，馬蹄聲不安地踏響着。只聽岳飛又道：「我的第二個願望，係求秦檜奸賊，殺我一人便可，萬勿連累軍中兄弟，以及無辜百姓，和岳氏家人！還有朱仙鎭佈陣，絕撤不得，一撤則前功盡棄，爲此流血流汗的弟兄，都白白犧牲了！求關二爺庇祐，求關二爺庇祐！」

燕狂徒和蕭秋水又對望了一眼，心情激動，莫可抑止。岳飛又說：「第三個願望，是望……」話未說完，忽一陣急蹄捲至，驟然在廟前停下。

只聽岳雲「刷」地拔出腰刀，喝問道：「是誰？」

一人急應：「岳飛岳大人在否？」

張憲大喝一聲：「你父是誰？」只聽「砰」地一聲，那人似被這一喝，嚇得跌落下馬來。只聽張憲又大喝道：「你究竟是誰？再不說，一刀把你給殺了！」

那人上氣不接下氣道：「我……我……我是……是皇上派來的……使，使，使……使者……使不得，不要殺我……」

岳飛揚聲問道：「是什麼人？」

岳雲稟告道：「是皇上特派使者。」

岳飛又問：「什麼事？」

張憲搶着答：「我在來人身上搜到一張字條……上面寫……寫什麼來着？……王貴！」

只聽一人應聲而出，隔了片刻，一人從容地道：「確是皇上御筆，上書：『飛速回』三字。」

岳飛站了起來，道：「張憲不得無禮，快送使者回去。」

張憲答：「是。」

只聽外面一陣騷動。只聽張憲還在外面壓低了聲音道：「你便假惺惺，我知道是誰派你來的。你回去告訴秦檜，若他敢動岳爺一根汗毛，我張憲……。」

岳飛又低喝了一聲，語音微帶責備之意：「張憲。」

張憲應道：「是。」

外面便沒了聲息，不一會便傳來馬蹄聲，那使者走了。

岳飛長嘆了一聲，走了出來，恰好又是在原來的地方，即木樑之下，仍是看不清面目。只見他臉朝外，映着月色火光，出神了一會兒後，毅然自語道：「就算上刀山，下油鍋，我也要去，否則國不爲國，家何以爲？覆巢之下，焉有完卵？望韓將軍等，能力挽狂瀾矣。是眞正關懷我岳某人的，岳某心領，但請成全我岳某人，岳某並非意氣用事，或圖名傳後世，而是求死而後已。」說罷向着神像深深一拜，又向梁上，雙手一揖，便霍然步出廟門。

「咿呀」一聲，廟門又告關上。馬蹄忽起，馬嘶遠去，廟門縫隙中的火光，也逐漸淡去，只剩下月色，仍幽淡的滲進來，一綹一綹的洒舖在地上。

月光皎潔，地上灰塵很多。

蕭秋水、燕狂徒對望了一會，都沒有說話。隔了一會，燕狂徒一頷首，蕭秋水會意，一彎腰身，燕狂徒即登上他背項，蕭秋水躍下地來。只見地上一行腳印，踏在灰塵上，清晰可見，但人已遠去。那是岳飛適才踱步時所留下的腳痕。

燕狂徒伸手掩開了門，「咿呀——」一聲，月光劈頭劈臉，當頭罩了下來。兩人都深深吸了一口氣，只見那棵枯樹，在月色下更無生氣。

燕狂徒氣湧丹田，大喝了一聲，又清嘯了一聲，再狂吼了三聲。

這三聲長嗥，震得一樹昏鴉，簌簌掠起，掠入昏夜之中。燕狂徒嘯了三聲，側首問蕭秋水：「幾時天才亮？」

蕭秋水道：「快了。」

燕狂徒指着枯樹道：「怎麼才秋天葉就落盡了。」

蕭秋水說：「可能冬天近了。」

燕狂徒呆呆出神一會兒，忽覺月光舖洒在遠山、近樹、滿地上，就如雪色一般，忽然機伶伶地打了個冷戰，近乎呻吟說了一句：「眞是寂寞的呀。」（本節完）

▲請看下期故事之八：「天下有雪」▼

新派長篇武俠小說

斬情女

臥龍生·文　盧令·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四海鏢局副總鏢頭石一峯與該局徐州分局局主王榮，正爲斬情女這枝坐地鏢退不退保的問題而發生爭執之際，突有一個黑衣刺客闖進鏢局來，强要該局交出所保的坐地鏢，否則訴諸武力，王榮見該刺客大言炎炎，乃直斥其非，於是兩人由口角而動武，該黑衣刺客武藝高强，王榮力戰之下，已漸趨不支，石一峯爲援助王榮，即加入戰圈，雙雙夾攻，終將該刺客斃於刀劍之下，但石一峯亦被對手抓傷，且傷口帶毒，登時毒發，難以支撑，幸從斬情女處取來解藥，及時解毒，才挽救性命，石一峯問及贈藥之人爲誰，王榮告以是該局僱主！

殺手如蟻螻　湧進凝翠樓

石一峯呆了一呆，道：「人家救了我？」

王榮道：「是！那是他身上僅有的一粒靈丹。」

石一峯道：「這個，這……」

這個什麼，他說不出來，但內心之中，却有着莫可言喻的感觸。

如若雙方面倒轉來想，自己是那位僱主，却不會把僅有的一粒靈丹，拿來作爲救助一再反對自己的人。

至少，人家的修養，人家的氣度，比自己高明多了。

田昆心中忽然問，生出了一陣慚愧之感。輕輕吁一口氣，回顧王榮道：「弄清楚沒有，那楞小子是那裏來的？」

王榮道：「到現在爲止，咱們還沒有查清楚他的身份。」

田昆道：「閣下可是還有什麼顧慮？」

石一峯說道：「沒有了，老夫這條命是檢回來的，爲了報答贈藥的恩情，也要和他們拚了……。」

轉注王榮，接道：「把我帶來的兩個鏢師也接進來，他們兩個手下的刀、叉，都還能來得幾下子，要他們帮忙守在跨院門口，就算來人是黑白劍，咱們也給他們拚上了。」

林成方道：「石老沒有了這份顧慮，咱們倒可以放開手一拚了。」

石一峯道：「老夫根本不怕黑劍門中人，擔心的是我們總鏢頭。」

王榮道：「對方一直不肯說出來歷、身份，究竟他們是不是黑劍門，咱們是完全無法瞭解。」

石一峯笑一笑，道：「不用再追問他們的身份來歷了，最好是大家蒙着頭，打一場糊塗仗，他們是盜，是匪，咱們是保鏢的鏢師，他們想搶人，咱們要保護人，這就行了。」

話已經說得很明顯，誰都能聽得出來，就算對方是黑劍門中人，他也準備幹上了。

這叫心照不宣，沒有人故意敞開點明這件事。

王榮立刻行動，招呼了兩個隨來的鏢師，守在跨院外面。

這兩個人，是唯石一峯馬首是瞻，石一峯既然同意了，兩個人自然是一切聽命行事。

斬情女住的這座跨院中，又加强了不少的

實力。

鈴鏢田昆，和陰陽雙劍，負責屋面上的警戒，王榮、石一峯、林成方，坐在大廳中。

四海鏢局子裏，十二名精悍趟子手，每人帶了一匣連珠弩，在四名鏢師率領之下，跨院四週巡邏。

五步一崗，十步一哨，這大概，比崗哨還要嚴密。

看看四外佈置，林成方也有些懷疑了，黑劍門中人，如何能進來。

四海鏢局的實力，總算已經展示出來了一些。

名無幸至，四海鏢局子的力量，果然非同小可，石一峯破山掌力的兇猛，似是已經到了碎石開碑的境界了。

王榮的霹靂刀法，確也具有着十分奇大的威力。

田昆低聲道：「林兄，聽那殺手說，他還有一個人，那個人，不知現在何處？」

林成方道：「至少，他不可能潛入這座跨院之中。」

王榮道：「想一想，剛才兩個住進來的人，十分可疑。」

石一峯道：「既然揭開了臉，咱們也不用顧忌太多了，找他們去。」

林成方道：「似可不必，目下咱們還未很清楚的斷定對方是敵是友，而且，人手離此，很可能中人調虎離山之計。」

田昆道：「對！目下咱們是完全採取守勢，適宜力量集中。」

石一峯道：「這話不錯，王分局主，事已如此，咱們只有拚了。徐州分局還有多少高手，把他們都調過來吧！」

他死裏逃生，對倔主產生了感激之情，對敵人，卻又產生了強烈反感，大有放手一拚之意。

王榮低聲道：「同副座的話，局中已調來了不少人手，足可嚴密防守這座跨院了。」

石一峯道：「好！我坐息一下，倒要見識一下，他們能來些什麼人物？」

言猶未了，一個趟子手急急的奔了進來，道：「有人求見王鏢頭。」

王榮道：「什麼樣的一個人？」

趟子手道：「他自稱血手小三。」

王榮呆了一呆，道：「血手小三，沒有聽過這麼一號人物啊！」

趟子手道：「三位鏢師，都亮了兵刃，把他攔在了跨院門外。」

王榮回顧了石一峯和林成方一眼，道：「怎麼樣，要不要叫他進來？」

石一峯道：「要來的總要來，血手小三是一個什麼樣子的人，咱們應該見識見識。」

王榮一揮手道：「好！去請他進來吧！」

趟子手轉身而去。

片刻之後，一個身裁瘦小，年紀不大，身着黑衣，空着雙手的人，在一個手執單刀的鏢師監視之下緩步行了過來。

石一峯坐在一張木椅上，王榮卻站在廳門口處，刀已出鞘，手在前胸。

林成方，田昆，站在廳中。

血手小三穿的衣服雖然是疾服勁裝，但他衣袖卻是作得特別長，雙手下垂，衣袖掩去了雙手。

王榮手中長刀向前一推，道：「閣下，可以停下了。」

黑衣人冷笑一聲，停下了腳步。

王榮道：「你叫血手小三？」

黑衣人道：「不錯，正是區區。」

王榮道：「你不帶兵刃，想必殺着全在一雙手上了。」

血手小三道：「在下有血手之稱，自然雙手有非常武功。」

王榮道：「剛才咱們會過了一位朋友，留着長長的指甲，也練了一身惡毒的武功，聽說叫什麼飛指斷魂手。」

血手小三道：「他死了。」

王榮道：「對！死了，殺人的手，早晚也會爲人所殺！」

血手小三冷冷說道：「咱們這一行，早已不把生死事放在心上了。」

王榮道：「哦！」

血手小三道：「你們這一羣人中，總該有一個頭兒吧！一個能夠作主的人！」

王榮道：「你說吧！咱們誰能作主，誰就會回答你。」

血手小三道：「什麼人殺了在下剛才那個同伴？」

石一峯道：「老夫殺的。」

王榮道：「在下也有一份。」

血手小三點點頭道：「我說呢，你們一個人決殺不了他。」

石一峯道：「那也未必，老夫已試過他的武功，如若我一人動手，也一樣能殺了他。」

血手小三冷笑一聲，道：「在下一向不喜口舌之辯，我到此，也並非爲同伴報仇，他學藝不精，死在諸位之手，也只怪他命短，在下想知道的是，你們願不願意談談條件？」

石一峯道：「談條件，什麼條件？」

血手小三道：「很實惠的條件，我們願意出十萬兩銀子。」

王榮怔了一怔，道：「很高的代價。」

血手小三道：「山西柳家的銀票，五千兩銀子一張。」

王榮道：「四海鏢局的招牌，不知道花了多少血汗，別說十萬兩銀子，再多幾倍，咱們也不能賣了這份聲譽。」

血手小三道：「那是說，我們之間，似乎是只有拚命一途了。」

王榮道：「咱們也不要和什麼人拚命，咱們是在作生意。」

血手小三目光轉動，四顧了一眼，道：「她呢？躲到洞裏了？」

石一峯道：「誰是她？」

血手小三哈哈一笑，道：「就是化錢買你們性命的那位顧主啊！」

石一峯冷冷的說道：「你小子聽着，我不管你是什麼人？也不管你來自何處？也不管你有多大來頭，但咱們是保鏢的，咱們接下了這一趟鏢，那就等於咱們自己的事，誰要想侵犯咱們保的鏢，只有一個辦法！」

血手小三道：「什麼辦法？」

石一峯說道：「殺死我們，或是被我們殺死。」

血手小三點點頭道：「看來你們是吃秤鉈鐵了心啦，咱們這場交易，無法再談下去。」

石一峯道：「放肆，你小子出言如此無狀，王局主，給我拿下。」

王榮一順手中的長刀，道：「閣下有兩條路可以選擇，退出去，還是亮傢伙動手。」

血手小三眼珠兒轉了一轉，突然一側身子，一掌迎胸拍去。

他出手快如閃電，逼得王榮向一側閃去。

王榮手中雖有長刀，但卻有着應變不及之感。

血手小三滑溜的像一條泥鰍，一掌拍出之後，逼開王榮，身子一閃，人已進入了廳中。

石一峯長劍一揮，刺了過去。

血手小三身子向前一探，避開長劍，人卻一直向前衝了過去。

田昆飛起一腳封住了血手小三的去路。

血手小三右手一探，五指半屈半伸，抓向田昆的右腿，似是準備硬挨一腳，也要傷了田昆。

這等硬拚的架勢，迫的田昆疾快的收了右腿。

就這一點空隙，血手小三身子一轉，已越過了田昆。

這時，他已經到了廳堂中間。

一瞬間的工夫，他越過了三道攔截，王榮、石一峯和田昆。

站在廳中的林成方，本是在最後面，但此刻卻變成唯一攔阻血手小三進入內室的一關。

廳堂太狹小，所以，王榮、石一峯，都未追上來，四道目光卻盯注在血手小三的身上。

鈴鏢田昆吸一口氣，貼地旋轉，繞到了林成方的身後，擋住了門口。

血手小三瞄了那房門一眼，道：「她躲在裏面，難道就保住性命了。」

林成方淡淡一笑，道：「閣下，至少還有我這一關你沒有過去？」

血手小三道：「你，敢不敢報個名字。」

原來，林成方氣定神閒，擺出了一個很奇怪的姿勢。

但在血手小三的眼中，那個奇怪的姿勢，卻堵了所有自己攻入內室的去路。

不管從那一個方位，似乎是都無法突過林成方的攔截。

林成方已見識過血手小三的滑溜，也不敢稍存大意之心。

只見血手小三眨動了一下眼睛，冷冷說道：「你當眞不肯讓開了。」

林成方笑一笑，道：「對！你如能一招把我殺了，既可衝過攔截，也用不着在下通名報姓了。」

血手小三未等把林成方的話說完，人已飛身而起，衝向林成方。

林成方只覺他攻來的右手中，閃起了一道寒芒。

敢情他一舉手間，手中已多了一把鋒利的七首。

林成方右手一揮，拍出一掌。

左手卻疾如流星一般，五指半屈半伸，扣向了血手小三的右腕。

血手小三右手一挫，收回了右腕，道：「閣下可是寶通鏢局子的人？」

口中說話，雙手卻是連環擊出，搶攻了三招。

一句話間，攻出三招，手法實在很快。

林成方馬步沉穩，封開三招道：「不錯，區區正是寶通鏢局子的人，你朋友是……」

血手小三冷然一笑，接道：「我是什麼人，閣下心中應該有數。」

這幾句話聲音很高，週圍的人，大都聽到了。

但林成方很有機智，生恐引起王榮等誤會，立刻冷笑一聲，道：「敝局保護斬情女，由開封到徐州，闖過了十道埋伏，但在林某記憶之中，沒有遇到過閣下這樣一號人物。」

口中說話，雙掌也展開了快速還擊，兩人就在大廳中打得難解難分。

林成方表現出的武功，頓使石一峯，王榮也爲之側目。

雖然是早聞盛名，寶通鏢局子，保着斬情女闖過了中原武林道黑、白聯手的十道埋伏，但那究竟是耳聞，想想寶通鏢局子那點基業，小池子怎麼會養得大魚，四海鏢局子，才是江洋大海，那才是龍魚出沒所在。

四海鏢局子確有不少人才，撇開總鏢頭不說，能進四海鏢局子作鏢師的，都有幾下子才能錄用。

石一峯、王榮，都算得江湖上一等高手。

但林成方表現出的武功，使得石一峯和王榮不得不另眼相看。

血手小三很滑溜，整個人就像一條混水裏的泥鰍，不論他用的什麼武功，掌指拳脚，都無法攔得住他。

但林成方呢，綿密的掌勢如一道堅索編成的網，使得血手小三完全被阻止於掌勢之外。

血手小三施出一種怪異的身法，靈動如風，四外衝突，但一直都被林成方給擋了回去。

雙方搏鬥了數十招，仍是僵持不下之局。

血手小三突然改攻爲守，封開了林成方的攻勢，道：「住手。」

林成方收住掌勢，淡淡一笑，道：「閣下不想打了。」

血手小三道：「你知道，你們保護的什麼人麼？」

林成方道：「不管什麼人，但我們已經接下了這票生意，你閣下想殺他，那就必得先過了我們這一關。」

血手小三道：「你要逼我施展毒手？」

林成方道：「你號稱血手，想必是練有特別的武功，不過，盡管請施展就是，不用手下留情。」

石一峯冷冷接道：「咱們不願殺人，並非是不會殺人，閣下如想抖出絕活兒，傷人取命，咱們也會還以顏色。」

血手小三雙目凝注在林成方的臉上，道：「你怎麼說？」

那目光有兩種含意，一種是要林成方置身事外，一種是別怪要下毒手。

林成方心中暗道：「他語含玄機，話裏有話，顯然是逼我退避之意，看樣子，再拖下去，他可能抖出內情，也非得點他一下不可。」

心中念轉，口中說道：「在下未來這裏，自然管不了這些事，既然來了，自然要全力以赴，再說，咱們無怨無仇，在下也並非自願來此。」

話也說的很明顯，那意思是告訴血手小三，貴門同意我來，而且，也告訴我全力以赴。

石一峯一揚雙眉，道：「林少兄，大家已到了出手相搏，性命相拚的時刻，用不着再委曲求全了。」

聽他話中之意，心中已經動疑，不過還未到懷疑林成方和黑劍門有什麼勾結行爲就是。

林成方笑一笑，道：「石兄說的是，已到拚命的情勢，口舌之爭，還有何用！」

林成方冷冷說道：「閣下，未到搏命時刻，大家的手中，都留有一些分寸，但如非要拚命不可時，任何人都會使下毒手。」

血手小三年紀雖然不大，但血手印卻已經練到相當的火候，殺人已經很多，而且大都是江湖中很有名望的人。

但他對林成方那綿密的掌勢，確是有點兒佩服，自他出道以來還沒有遇上過這樣高手。

王榮終於明白了，斬情女苦苦要他來找寶通鏢局人參與的原因。

血手小三突然舉起了雙手，互搓了一陣，雙目流露出濃重的殺機，道：「你是我血手小三出道以來，唯一能用掌勢封開我水游身法的人，想像中，閣下還有未施展的絕技。」

林成方淡淡一笑道：「不錯，在下也還有幾招壓箱底的本領，沒有施展。」

說話之中，嗆的一聲，抽出手中的寶劍。

劍平前胸，劍尖微微下指，接道：「你練的血手印？」

血手小三道：「不錯。」

林成方道：「每人的造詣不同，有人在掌上，有人在劍上，恕在下亮劍了。」

血手小三道：「盡管請便。」

他緩緩揚起了雙手。

任何人都看得很清楚，那雙手經過了一陣互搓之後，整個手掌，泛起了血紅的顏色。

血手小三的臉上，也同樣泛起了紅光。

那說明了他血手印的功夫，已練到了相當的境界。

廳中太狹小，兩個人動手已嫌不够，石一峯、王榮就算想帮忙，也無法插手。

忽然間，紅影一閃，血手小三撲向了林成方。

林成方長劍同時向上挑起。

但見寒芒閃了幾閃，一條人影穿窗而出。

大廳中又恢復了靜寂。

地下留了一灘鮮血。

林成方呆呆的站在廳中。

走的是血手小三，像一縷急烟般，破空而去。

王榮急步行了過來，口中急問道：「林兄，你……。」

呆呆站着的林成方，似乎是如夢初醒一般，苦笑一下，道：「我受了一點傷。」

石一峯道：「小兄弟傷在那裏？」

林成方道：「右臂，握劍的右臂。」

王榮一伸手，刷的一聲，撕開了林成方的右袖，露出來整條的手臂。

三個鮮紅的指印，淸晰的出現在林成方右臂上面，白膚紅痕，看的十分清楚。

石一峯一皺眉頭，道：「你這條手臂只怕要廢了。」

林成方臉上閃掠過一抹凄涼的笑意，道：「試試看吧，眞要廢了，那也是命該如此。」

石一峯道：「老弟，你如是決心不要這一條手臂了，那就斬了它。」

林成方呆了一呆，道：「這個……。」

這時，布簾起處，斬情女緩緩行了出來，道：「我看看他的傷勢再說。」

石一峯道：「賈公子……。」

斬情女點頭一笑，快步行到林成方的身前，笑一笑，道：「我收藏天下靈藥很多，也許可以治林鏢師的傷勢。」

林成方看到她臉上的笑容，就知道她心中已經有了把握。

只見她伸手由懷中取出一個小小錦盒，打開盒蓋，取出一片發了黃的葉子，道：「吃下去這個試試看。」

石一峯雖然見多識廣，但也沒有瞧到過這樣的東西，不禁一怔，道：「這是什麼？」

斬情女道：「這是靈芝草。」

石一峯道：「靈芝草……。」

斬情女淡淡一笑，道：「是！靈芝草，眞眞正正的靈芝草，而且，還經過了藥物煨製的靈芝草。」

林成方望了一眼，伸手取過，一語不發的吃了下去。

斬情女笑一笑，又取出了兩粒丹丸，道：「一齊吃下去吧！」

林成方似乎是很信任斬情女，問也沒有多問的就取過吃下。

斬情女道：「你可以坐下來運氣試試看，老實說，我也沒有什麼把握。」

林成方笑一笑，道：「不要緊，生死有命，富貴在天，眞要死麼？那也就算了。」

斬情女說道：「我看你林鏢師的相貌，大概可以活到古來稀，所以，不用担心你早死的事。」

林成方道：「其實，生死事，在下也不在乎！」

斬情女道：「我知道，你有視死如歸的豪氣，不過，能不死，還是活下去的好。」

林成方笑一笑，未再答話，盤膝而坐，閉下雙目。

斬情女目光轉到石一峯的身上，道：「石老，你也多休息一下，這些人，大都練有很惡毒的武功。」

石一峯道：「多謝關心，老朽還未謝過救命之恩。」

斬情女道：「不敢不敢，諸位都是爲了保護我受傷，在下自當盡我所有，以助各位。」

石一峯雙目盯注在斬情女的臉上瞧了一陣，似是有話要問，但却又似突然忍了下去，未再多言。

斬情女流露出對那林成方無限的關心，一直守在身側。

田昆，王榮，都已知道她的身份，生恐她露出破綻。

雖然，石一峯的觀念，已經有了很大的改變，但還不宜大意，因他心中有了太多懷疑。

田昆輕輕咳了一聲，道：「這位林鏢師的傷勢，恐非一下子能夠養息復元，公子，何不扶他進入房中坐息一會。」

斬情女應了一聲，扶着林成方行入房中。

布簾後面有一道木門。

斬情女回身掩上了木門。

這本是斬情女住的臥房，房中還有着淡淡的幽香。

扶着林成方坐在榻上，斬情女笑一笑，低聲說道：「傷勢怎麼樣了？」

林成方道：「名藥神丹，至多也只是保護我這傷勢不再惡化，想要醫好血手印，只怕很難。」

斬情女道：「難道說，就沒有醫好的法子了？」

林成方道：「有！最快的方法，就是有一個內功精深的人，配合着藥物，逼出血手印侵入肌膚的奇毒。」

斬情女道：「本來，我可以試試，但我內傷恐還未全好。」

林成方道：「姑娘自信比在下如何？」

斬情女道：「每人的修爲不同，很難拿來作比，如是我沒有受傷，林兄做到的，大約我也可以。」

林成方道：「至少你目下不成，要我自己運功療傷逼毒，恐怕至少要七日夜的時間。」

斬情女笑一笑，道：「如非目下的緊張形勢，我倒希望你能小病七日，侍湯奉藥的事，我還沒有做過，倒希望嚐試一下……。」

林成方接道：「可惜，這個時刻不對。」

斬情女道：「有一個現成的人，爲什麼不請他來帮忙？」

林成方道：「你是說萬壽山？」

斬情女道：「對！」

林成方說道：「他要坐鎮鏢局，恐怕不能來。」

斬情女道：「如若要他來救你之傷，我相信他可以趕來。」

林成方道：「姑娘，你眞的相信，派出的人，還能平安的離開凝翠樓嗎？」

斬情女呆了一呆，道：「這一點，我還沒有想到，黑劍門只怕來了不少的人。」

林成方道：「咱們已經殺了他們一個殺手，傷了一個特級殺手，如是在下沒有想錯，只怕這凝翠樓的四週，已經佈置了他們的人。」

斬情女點點頭，道：「別忘了，你是這一羣人中的主腦，我決不能棄你不顧，縱然要冒險，也必須要冒下去，所以，最好去請萬總鏢頭來，只是不知道，他肯不肯來？」

林成方道：「能夠見到他，他自然會來，不過，我不想替寶通鏢局子，帶去太多的麻煩，請來萬壽山，寶通鏢局子可能會遭到了血洗之危。」

斬情女道：「你這麼一說，連我也不敢太堅持了，這件事，非同小可，不過，你的傷一定要醫，石副總鏢頭是不是這般人之中內功最了得的一位？」

林成方道：「他也許可能有些帮助，只不過，沒有甚麼把握。」

斬情女道：「那要如何？總不能把你的傷勢拖下去。」

林成方道：「姑娘，就在下所知，這凝翠樓中，有一個人，可能會療治在下的傷勢。」

斬情女道：「誰？」

林成方道：「剛才，在下聽到王榮所言，有兩個形跡可疑的人，似乎是在下一位故舊，如若是他，那就可能助我療傷了。」

斬情女雙目盯注在林成方臉上，臉上浮起了一個奇怪的笑容，說道：「你是說，你認識他？」

林成方道：「可能。」

斬情女道：「你究竟是什麼人？」

林成方道：「保鏢的。」

斬情女道：「不論你是什麼人？不論你用心何在，我都十分感激你。」

林成方笑一笑道：「我眞的是個保鏢的，自然，我也可以找一份錢多事少的工作，甚至於加入黑劍門，但我這一份武功造詣，我相信他們可以答應我。」

斬情女笑一笑道：「林成方，咱們不講這些，現在，要緊的是療好你的傷勢，那個人，既然能爲你療傷，咱們就去請他來。」

林成方道：「不一定是他，請他來，只怕很多的不便，在下之意，過去看看。」

斬情女道：「你臂傷未愈，是否有自保之能？」

林成方道：「很微弱，所以，我需要有個人陪我去。」

斬情女道：「什麼人？」

林成方道：「王榮，這四週已經佈滿了四海鏢局子的人，爲了保護姑娘，大約王榮已盡出了四海鏢局精銳。」

斬情女道：「林兄，我，我……。」

我怎麼樣？她沒有說出來，却提高聲音道：「田昆，請王鏢頭進來。」

室外響起了田昆的聲音：「王鏢頭，在下去找他回來。」

林成方歎口氣，低聲道：「我就想不明白，這些人，怎麼會對你如此忠實。」

斬情女笑一笑，道：「因爲我瞭解到，斬情第一要件是，必須有情，如無情，如何能斬呢？」

林成方道：「情之如火，果然不錯，但竟有飛蛾，甘願爲情焚身。」

斬情女道：「林兄，這大概我總有一些動人之處，才會使他們情甘效死，江湖上，都知道我能夠慧劍斬情絲，偏偏有那多人爲情而來，林兄，小妹傷勢好了，我倒想試試你……。」

林成方接道：「試我甚麼？」

斬情女道：「是有情，還是無情？」

林成方搖搖頭，說道：「這個……最好別試……。」

斬情女接道：「你是說，你能夠心堅鐵石，拒情於不納。」

林成方笑道：「我怕你身陷情網，爲情焚身。」

斬情女道：「看來，你也和一般江湖人看法一樣，把我當作了很下賤的女人？」

林成方笑笑，道：「姑娘，接近姑娘的，不乏情場老手，至少，在下不是個玩情的人，咱們最好是只談生意，別談情愛，……。」

斬情女撇撇嘴，道：「難道你還是一個用情不變的人？」

林成方未及接口，室外已經響起了步履之聲。

田昆帶着王榮行了進來。

斬情女低聲道：「王兄，林鏢頭受了點傷，要大夫瞧瞧。」

王榮道：「行！我這就要他們去請徐州城中最好的大夫來！」

林成方道：「那一來，豈不是把咱們有人受傷的事喧騰了出去。」

王榮道：「林兄之意呢？」

林成方道：「血手小三負創而去，還不知道咱們也有人受傷的事，那會對他的打擊很大，血手印無法傷人，所以，咱們這消息不能傳出去。」

王榮道：「可是，咱們在這裏的人，沒有人能爲你療傷啊！」

林成方說道：「剛才我已經服用了不少靈丹妙藥，傷勢已經穩住，至少還可以拖上一些時間，最好咱們能在這客棧中，找一個郎中瞧瞧。」

王榮道：「這裏正鬧的天翻地覆，還有什麼郎中住下來？」

林成方道：「碰碰運氣吧！凝翠樓是最有名的酒館，又是最有名的客棧，也是最有名的女人聚居之地，數進院子，上百間的客房，總會住的有人，咱們這座院中，雖然是刀光劍影，緊張的要命，別的地方，却未必如此。」

王榮道：「林兄的意思是……。」

林成方低聲道：「我相信血手小三受到這番挫敗之後，大約是不會再立刻有所行動。」

王榮道：「咱們還有一點時間，不妨去碰碰運氣，在下這條右臂上的傷勢，如不能盡早復元，動起手來只怕會……。」

會怎麼樣，林成方沒有再說下去，事實上，也用不着再說下去。

王榮已站起身子，接道：「走！我陪你瞧瞧去。」

石一峯、田昆等，看着兩人離去，但却都未多問。

王榮手執長刀，走在前面帶路，離開了跨院。

平日裏人來人往的凝翠樓，終日是笙歌不絕，酒客常滿，但此刻，却顯得一片冷寂。

所有的客房門窗，都緊緊的關閉着。

王榮皺了眉頭，低聲道：「林兄，咱們總不能叫人開門，一個個的查問，我看得找一個店家來打聽一下。」

林成方微微一笑道：「不用了，咱們走一圈看看，如是找不到，再打聽不遲。」

兩個人，沿着環繞的小徑行去。

果然，發現了一個門窗大開的客房。

王榮低聲道：「還眞有胆大的人，咱們瞧瞧去。」

林成方一眼間就瞧到了房間中坐着一身藍衫的高空雁。

王榮也瞧清楚了，低聲道：「林兄，就是他，我說的那兩個可疑人物。」

林成方目光一轉，看到了方桌下面擺着一個藥箱子，笑一笑，道：「咱們運氣不錯，果然遇了會看病的。」

王榮說道：「江湖郎中，林兄不能相信他們。」

林成方道：「試試看吧！兄弟也稍通一點醫理，如是一個完全不懂的門外漢，要不了幾句話，我就把他盤問淸楚了。」

王榮道：「好！咱們進去試試看。」

這不是巧合，這原本就是林成方和高空雁商量好的計劃之一。

一步踏進門，王榮立刻心頭一震。

房中木椅上坐的人，還是他們心中覺得可

疑的人。

這是世間少見的美男子，只是一臉冷漠，一副拒人於千里之外的神態。

林成方一抱拳道：「這位兄弟，帶有藥箱，想必是一位精通醫理的大夫了。」

高空雁是啞巴，但扮作老僕的韓二不是啞巴，一上步，道：「我們公子是極精醫理，這位大爺……」

王榮冷冷接道：「咱們看病的，你們公子如若是看病的大夫，就不該擺出這麼大的臭架子。」

韓二道：「敝上不是看病的大夫。」

王榮接道：「那就不該帶個藥箱子。」

韓二道：「敝公子帶這些藥物，一些是自己備用，一些是施捨於人……」

王榮接道：「這麼說來，貴公子還是大善人了。」

高空雁突然轉過了頭，兩道凌厲的目光，掃掠了王榮一眼。

王榮只覺那目光中含蘊着一種無形的暗勁，直透入內腑，不禁心頭一震，竟然不敢再口出不遜之言。

韓二道：「是！我們公子本來就是一位廣施藥物的人，不過，那也要看甚麼人，如是殺人放火的盜匪，他會見死不救。」

林成方道：「老管家，在下受了一點怪異之傷，不知貴上能否醫治？」

韓二道：「好！越怪越好，咱們公子就是喜歡醫治疑難雜症。」

林成方捲起衣袖，道：「在下這傷勢就在右臂上。」

高空雁望了傷處一眼，點點頭。

韓二道：「能醫，能醫，咱們公子已經答應了，不過……」

林成方道：「不過什麼？」

王榮說道：「藥物、診費，貴一些也不要緊。」

韓二道：「咱們公子療傷，向來有一個怪癖……」

王榮道：「什麼怪癖？」

韓二道：「要是該死的人，雖然萬金，他也不醫，如是該救的人，分文不取，但如那人罪不致死，但也不是好人，那就要大大的敲他一筆銀子了。咱們主僕，四海遨遊，就是靠這些銀子吃飯喝酒了。」

林成方笑一笑道：「在下是屬於那一種人呢？」

韓二回顧了高空雁一眼，道：「咱們公子說，你是應該分文不取，但你的朋友太魯莽，所以，要收你二百兩銀子。」

王榮道：「好貴的診費，不過，咱們還付得起，就請貴公子一施妙手吧！」

韓二又回顧高空雁一眼，低聲道：「咱們公子不喜歡你，你最好能先行退下。」

王榮又想發作，但想到了高空雁那凌厲的眼神，又忍了下去，轉身向外行去。

韓二跟在他身後，一直送王榮出了跨院門外。

林成方，高空雁相互一笑。

高空雁放在手中的書本，上面有一張早已經寫好的條子。

林成方凝目望去，只見上面寫道：大批的殺手，已趕到了凝翠樓，看樣子，他們已準備大開殺戒了。

皺皺眉頭，林成方緩緩說道：「這徐州城，本是有王法的地方，難道他們一點也沒有把官府中人放在眼中麼？」

高空雁握筆疾書道：「他們似乎是準備在晚上出手，而且，分別扮了各行各業人物，外面看去，找不出一點痕跡。」

林成方又問道：「我的傷勢如何？能否醫好。」

這固然是他最關心的一件事，但也有意攷驗一下高空雁。

高空雁除了口不能言之外，大約任何反應，都是第一流的，似是已看透林成方的心意，振筆疾書，道：「這是血手印掌力所傷，此武功來自藏邊喇嘛和尚，你傷勢不重，而且，也服過靈藥，稍有助臂，就可逐出血手掌痕。」

林成方點點頭。

高空雁又振筆疾書，道：「趕來凝翠樓的敵人，還不斷的增加中，林兄必須設法把兄弟引入斬情女住的跨院中，否則很難把力量聯合一處，單憑四海鏢局子一些人，只怕很難阻止大批殺手。」

自然，那些人中，也包括了林成方，只是高空雁說的很含蓄。

但林成方聽得懂，點點頭，道：「我想辦法，不過，先得替我療好傷勢，最好把你的面容改扮一下，免得使那位斬情女一見動心，對你糾纏不清。」

高空雁笑一笑，放下筆，立刻以內力助林成方逼毒。

他內力深厚，一伸手，就見功效。

不過頓飯工夫，林成方臂上的紅痕已消。

高空雁似是早已有備，很快的取出一張人皮面具戴上。

俊面的臉兒，立刻變成了一片淡黃之色。

這時，韓二和王榮已雙雙行了進來。

原來，高空雁已發出了相互的暗號，招呼韓二回來。

王榮快步行了過來，道：「林兄，傷勢如何了。」

林成方道：「傷勢已好……」放低了聲音，接道：「黑劍門，已派出大批殺手湧到，這人的療傷之能很高明，咱們還用得着，所以，兄弟想把他請過去。」

王榮回頭看去，只見高空雁的臉上，已經變了一個顏色，不禁一呆，道：「這是怎麼回事？」

林成方說道：「是兄弟要他戴上了一副面具……。」

王榮道：「爲什麼？」

林成方道：「王榮，你是不是覺得他長的太俊了一些。」

王榮道：「這倒也是，戴一副面具，可以省了不少的痲煩。」

兩個人心照不宣，相視一笑，省的什麼痲煩，都沒有說出來。

事實上，高空雁長的太英俊了，是那種很容易叫女人一見就着迷的英俊。

但王榮立刻又皺一皺眉頭，低聲道：「林兄，你對他瞭解多少？」

林成方道：「瞭解的不算太多，不過，兄弟可以保證，他不是黑劍門中人……。」

放低了聲音，接道：「他來了對咱們的幫助很大。」

話說得很含糊，但林成方表現出的實力很強，而且，使人對他產生出一種信任。

盡管王榮心中疑竇重重，他還是點頭答應了。

林成方回顧了韓二一眼，低聲道：「你們公子已答應和我們移居於一處，彼此也好有一個照應。」

韓二道：「咱們住的這個地方，也有些太過孤單，如若遷過去，大家都有個照應，不過，兩位可以放心，咱們少爺的醫道十分高明，對諸位只有好處，不會有壞處。」

林成方道：「這個咱們知道，兩位既肯賞光，那就越快越好，現在，可以走了。」

韓二輕輕吁一口氣，道：「我這就去收拾東西，兩位請稍候片刻。」

這主僕兩人的東西很簡單，很快就收拾完成。

就在準備動身的時刻，忽然間人影一閃，一個全身黑衣的大漢，擋在了門口。

那大漢面目冷厲，望了桌子下面的藥箱子一眼，道：「那一位是大夫？」

韓二道：「什麼事？」

黑衣人道：「找大夫。」

韓二道：「那你找錯了，咱們這裏沒有什麼大夫。」

黑衣人道：「那放着的藥箱子呢？」

韓二道：「那是咱們自己帶的一些藥物，準備在途中應用。」

黑衣漢子突然舉步，衝了進來，伸手向藥箱子上抓去，韓二急急地說道：「你這是幹什麼？」

黑衣大漢沒有答話，却伸手向藥箱抓去。

王榮怒聲喝道：「住手。」砰的一拳，擊了過去。

黑衣大漢伸手接下一拳，人却不由自主向後退了兩步。

王榮第二拳連綿出手。

他連續數拳，竟把那黑衣大漢，逼出了門外。

韓二動作很快，在王榮和那黑衣大漢動手時，已然收拾好行囊。

那黑衣大漢被王榮拳勢逼出廳門外面之後，韓二已然提起了行李，向外行去。

林成方、高空雁，緊隨在身後，舉步向外行去。

這凝翠樓原本是徐州城中第一個熱鬧所在，烟酒、女人，再加上賭，那就形成了凝翠樓畸型繁榮。

不論是白晝，夜晚，凝翠樓都有它熱鬧的一面。

但現在的凝翠樓，却是門窗緊閉，不見行人，只有大廳堂的酒樓上，還坐着一些客人。

不過，掌櫃的派了兩個店伙計，站在廳堂後門處，勸客人不要到裏面去。

事實上，熱鬧的凝翠樓，已形成了半停業的狀態。

王榮當先帶路，穿過兩座院落，到了斬情女所住的跨院中。

這獨立的跨院，四週守滿了手執兵刃的大漢。

每兩個手執兵刃的大漢護守着一個抱着連珠匣弩的大漢。

這些人，都是四海鏢局子中的精銳。

整座的跨院中，都在一種很嚴密的保護之下。

這就是斬情女住的地方，防守嚴密的一座跨院。

門口有一隻連珠匣弩，一位鏢師，兩個趟子手。

王榮帶着幾人，直入跨院。

跨院內，緊靠着大門處，有兩間小屋。

斬情女住的是凝翠樓中最大的一座跨院，連正廳主房，西廂，小屋，不下十餘間。

所以，石一峯，王榮，田昆等，都有住的地方。

王榮早已叫人整理一個房間，道：「這地方給兩位湊合一下吧！」

韓二道：「行，公子睡內間床上，我在外面打個地舖。」

斬情女也行了出來，打量了高空雁兩眼，却沒有多問。

安排好高空雁主僕兩人，王榮，林成方等又回到正廳。

石一峯道：「王局主，這兩個人是那裏來的？」

王榮道：「是一位大夫，和他的助手。」

石一峯道：「大夫？爲什麼不請一個有名的大夫？」

林成方低聲道：「石老，這位大夫，雖然沒有什麼名氣，但他療治好了我的傷。」

石一峯道：「血手印？」

林成方捲起了右袖，道：「石兄，你看，傷痕已消，眞是着手回春。」

石一峯道：「哦！這麼說來，也是一位名醫了。」

林成方道：「一位不太有名，但却是很有本領的大夫。」

石一峯道：「唉！看來，江湖上，確實隱藏了不少奇人，十步芳草，只是，他們深藏不露，不容易被人發現罷了……」

目光落在林成方的臉上，接道：「就拿敝局說吧：我們總鏢頭，求才若渴，用盡了心機，羅致江湖上的英雄豪傑，但他竟然沒有找到你林兄這樣的人，林兄不屑作鏢師，也就算了，偏偏林兄又作了鏢師這一行。」

林成方笑一笑，道：「石老，咱們還算是有緣，如若咱們沒有緣份，也不會在這裏見面了。」

石一峯說道：「說的也是，咱們既然在此地見面，而且，又聯手拒敵，自然也算是有緣了。」

林成方道：「石老，有一件事，在下想奉告石老。」

石一峯道：「什麼事？」

他在等對方的答話。

林成方道：「聽說，有很多的殺手，已經湧進了凝翠樓。」

石一峯道：「哦！」

林成方道：「只怕，立刻要展開一場堅苦的惡戰。」

石一峯見識過了林成方的武功，內心之中，實也對他十分敬重，一皺眉頭，道：「林少兄的意思是——」

林成方道：「在下的意思是，貴局中在這裏的人手很多，一旦雙方拚起來，只怕雙方會有很大的傷亡，貴局會首當其衝。」

石一峯道：「嗯，不錯，不過，咱們吃了鏢行這一碗飯，過的就是刀口討生活的日子，生死也不算一回事了。」

林成方道：「這個，晚輩也明白，不過，他們有連珠弩，可以拒敵，但他們守在跨院外面，很可能會遭到了人家的暗算，對方連吃了兩次敗仗，很可能會不擇手段了。」

石一峯道：「你是說，他們會暗算我們派出外面的趟子手？」

林成方道：「在下正是這個意恩！」

石一峯道：「林少兄的意思呢？」

林成方道：「在下的意思，不如把他們調回內院，隱藏於室內，暗影之中，使彼此既可呼應，也可更有效的對付強敵。」

石一峯道：「對！如若對方的殺手，都如血手小三一樣的武功，他們在外巡邏，那是自招死路了。」

林成方道：「石老既有同感，何不把他們調入跨院之內，重作一番佈置，既可避免去很多不必要的傷亡，也可以發揮更大的力量，而且，也可以使他們輪番休息，保持體能。」

石一峯說道：「好！那就委託你老弟佈置了。」

林成方道：「這一個，在下如何敢當，我看，還是由石老下令的好，不過，在下可以把心中想好的佈置，提供石老參攷。」

（未完）

武俠長篇故事

五霸七雄

諸葛青雲·文
盧令·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尊天會會主司馬霖邀集了沙天行，地煞公孫智，萬心玄，錢太眞，東方白，及該會總堂主戚九淵等人，共敍一堂宴飲，並共商該會將來逐鹿中原武林的大計，但當他們興高采烈，觥籌交錯之際，該會少會主司馬玉嬌突然回來，即向司馬霖請罪，司馬霖先是一愣，但亦不立予究問所犯何罪，而先替司馬玉嬌與在座人引見，介紹至萬心玄時，並告知已將她許配對方。司馬玉嬌這才緩緩稟告司馬霖，說明自己業已嫁人，這「嫁人」兩字，無異晴天霹靂，衆人均爲之目瞪口呆，尤其是司馬霖，怎麼辦？怎麼對萬心玄及邀請而來主持婚禮的大荒二老……

衆邪商防務　俠女等情郎

惭，急，氣，怒交併之下，竟使功力絕世的「黑白天尊」，禁不住這第三聲霹靂，而告立即暈倒！

錢太眞眉頭一皺，向那業已滿面殺氣的萬心玄，低聲說道：「萬兄，你請照拂司馬會主，我來與少會主玉姑娘詳細談上一談，了解情況，看看是否還有甚麼補救辦法？」

萬心玄無可奈何，平素雖極狡黠，如今已不知究應怎樣應付，才可保持風度，甚至挽回局面？

他只有苦笑點頭，趕緊照料業已氣暈在座的司馬霖。

錢太眞向神色凜若冰霜，已拚禦一切横逆的司馬玉嬌笑道：「玉姑娘，我們換個地方，仔細談上一談！」

司馬玉嬌也想不到義父司馬霖爲了此事，竟氣得如此模樣，甚至於暈了過去，不由自主淚光濟然，咬牙說道：「錢夫人不必多費心了，我狂妄無行，頂撞尊長，使義父動了眞怒，如今已不想再活，我自盡謝罪就是！」

話完，回手便往自己的心窩要害，駢指用力點去。

錢太眞一把拉住司馬玉嬌的手兒，含笑勸慰說道：「玉姑娘何必如此，司馬會主對你一向寵愛有加，即令斥責稍厲，也只是一時氣忿，常言道：『船到橋頭自然直』，來來來，我便和你詳細談上一談，了解內情以後，憑我錢太眞的一點鬼聰明，總會想得出面面俱到的解決辦法！」

這位「吝嗇夫人」極爲識趣，她知道司馬玉嬌在這義父氣暈，暨面對萬心玄的場面以下，羞愧交併，話難出口，故而一面發話，一面拉着司馬玉嬌，已走出亂哄哄的大廳之外！

果然，司馬玉嬌一出大廳，神色便較從容，向錢太眞苦笑說道：「既承錢夫人如此關切，便到我『攬翠閣』小坐，細敍一切。」

「攬翠閣」便是司馬玉嬌居處，倚峯面泉，來青攬翠，景色委實絕佳，入室後，由侍女獻上香茗，司馬玉嬌便揮手說道：「你們出去，不奉傳呼，不許任何人擅自闖來！」

侍女小玲小珠，平素頗獲司馬玉嬌喜愛，今日見這少會主神色不對，那敢絲毫怠慢，立即恭身施禮，雙雙應聲退出。

司馬玉嬌索性伸手門了室門。對錢太眞苦笑說道：「錢夫人，今日我雖對義父，略嫌頂撞，但他老人家對於這種個人終身大事，也太過專横，因爲我早就對他老人家表示過，不願與萬心玄結爲夫婦！」

錢太眞笑道：「司馬會主曾告訴過我，玉姑娘反對這樁婚事，我便推測，玉姑娘定是早就有了夢中情郎！」

司馬玉嬌搖搖頭道：「錢夫人推斷錯了，我在此次遠入中原前，根本看不上任

何男子，那裏會有甚麼夢中情郎？……」

錢太眞道：「既無情郎，爲何反對這樁婚事，萬心玄的人品……」

司馬玉嬌以一聲冷笑，截斷錢太眞的話頭說道：「武功絕學，相貌英挺，『人』確實是不錯，但『品』却欠佳，我一向認爲『人品』二字中，『品』重於『人』，僅憑萬心玄那『瀟洒殺手笑面人屠』外號，便與我心性迥異，那裏是理想終身伴侶？」

錢太眞笑道：「玉姑娘與柳延昭又是何時相識的呢？」

司馬玉嬌道：「就是在『伏牛山金剛寨』的大會之上，於此以前，我連他的名號都從未聽人說過？」

錢太眞道：「照玉姑娘如此說法，你們是三生有幸，一見鍾情……」

司馬玉嬌玉頰一紅，微現羞澀神情，頷首答道：「此人相貌風采，暨一身文武所學，都不會在萬心玄以下，尤其那份重人輕己，維護正氣的俠骨豪情，令我爲之心折！」

錢太眞驀然想起一事，目注司馬玉嬌，訝聲問道：「據我所聞，『金剛寨』一會後，你便率衆回轉關東，却與柳延昭是怎樣舉行嘉禮的呢？」

司馬玉嬌赧然道：「我行至『玉人小築』，想住上幾日，再回總壇，恰好接獲義父遣信鴿飛送的『銀管傳書』，說是萬心玄已到，催我速回成親，我一氣之下，恰好柳延昭湊巧撞來，遂一時激動，和他成了夫婦！」

錢太眞靜靜聽至此處，不禁以一種奇異神色，搖了搖頭……

司馬玉嬌道：「錢夫人是在笑我？」

錢太眞搖頭道：「我不是笑玉姑娘，是笑那柳延昭空負持身如玉的大俠之名，却……」

司馬玉嬌聽出錢太眞的語意，遂不等她往下再說，便接口說道：「這件事不能笑他見色忘義，蕩檢踰閑，要怪只能怪我，因爲當時是我下了決心，暗暗對他用了迷神亂性的催情藥物！」

她既已坦白，索性大方，把「玉人小築」的定情經過，說了一遍。

錢太眞「哦」了一聲，面含微笑地，點頭說道：「這就難怪，但柳延昭事前雖被催情藥物所迷，事後如何表示？他可有甚麼追悔之念？……」

司馬玉嬌長嘆一聲道：「他事後如何表示？有無追悔？我均不得而知，因爲我是在他沉睡中，便悄然離開，快馬返回總壇，但柳延昭相當光明磊落，他在我向他略吐心意時，便已說明他身外有座『玉屏風』……」

錢太眞對於各種珍奇之物，最有興趣，聞言不禁詫然問道：「『玉屏風』？有多高多大，是用『翡翠』？還是用『上好白玉』……」

司馬玉嬌苦笑一聲，截斷錢太眞的話頭，說道：「錢夫人誤會了，所謂『玉屏風』，不是實物，是有三位姓名中帶有『玉』字的女孩兒，圍住柳延昭的心扉，不就成爲他的『玉屏風』了？」

錢太眞笑道：「原來如此，三位之中，一位是你，但其他兩塊『玉』，又是誰呢？」

司馬玉嬌道：「一位是對柳延昭青眼暗垂，傾心相戀的『巾幗之雄』秦文玉，一位是柳延昭對她最愛慕最尊敬，目之爲貞娘聖女的玉嬌娃。」

錢太眞一怔道：「玉嬌娃？那個玉嬌娃？難道竟是與我齊名，被當世武林人物，推列『七煞』之一的『天魔玉女』？」

司馬玉嬌頷首道：「不錯……」

錢太眞失笑道：「太奇妙了，也太荒謬了，武林中把『天魔玉女』玉嬌娃，列爲『色煞』，而柳延昭却把她視爲貞娘聖女？……」

司馬玉嬌正色道：「一點都不荒謬，玉嬌娃的肩上，有顆鮮紅奪目的『守宮砂』，豈不證明她濁中獨清，守身如玉？」

錢太眞笑了一笑，以一種怪異神情，看着司馬玉嬌道：「柳延昭把他和玉嬌娃的一段交情，統統告訴你了？」

司馬玉嬌搖頭苦笑道：「半句都沒有說，柳延昭對他這位『玉姐姐』萬分敬愛，那肯有絲毫褻瀆之言？但我不是傻瓜，僅從柳延昭能看見玉嬌娃肩上『守宮砂』事上，便可推測出他們之間，定有一段相當蘊藉纏綿的風流韻事！」

錢太眞笑道：「我們談到題外去了，應該研究玉姑娘本身問題，我認爲玉姑娘作錯了一件事兒……」

司馬玉嬌玉頰一紅，微含忸怩地，目注錢太眞道：「錢夫人是認爲我許身柳延昭之事，作得太荒唐？」

錢太眞出人意料地，搖頭說道：「不，此事並不荒唐，女孩兒家對於自己終身大事，應該有權選擇，你在萬心玄，柳延昭之間，選擇後者，也是心性好惡，和彼此緣份，而對付柳延昭那等束身過嚴的正人俠士，若想建立在『玉屏風』中的牢固地位，也非採取這種不惜重大犧牲，願把生米煮成熟飯的從權手段不可！」

司馬玉嬌眞想不到錢太眞竟同情她的作法，不禁心中微覺安慰地，目注這位雖然貪財，但似却頗明事理的「吝嗇夫人」問道：「那麼，錢夫人是說我作錯了甚麼事兒？」

錢太眞正色道：「身爲女子，嫁狗隨狗，嫁鷄隨鷄，你既嫁了柳延昭，便該隨那條『四海遊龍』走，情天比翼，不應該再回這『九迴谷』……」

話猶未了，司馬玉嬌正色發話，接口說道：「一來，『尊天會』吸引太濫，會中莠過於良，行事發生了重大偏差，我不能不向義父作逆耳忠諫！二來，我受義父撫教深恩，不能不把已嫁柳延昭之事，向他老人家稟明，若獲諒解，固然理想，否則，便以自盡謝罪……」

錢太眞連連搖頭道：「錯了，錯了，兩樁想法，一齊錯了……」

司馬玉嬌愕然道：「錯在何處？」

錢太眞笑道：「錯在你江湖經驗太差，顧慮不能面面皆到，以致想法雖然正確，做法却太不高明，第一，你義父如今財雄勢大，於武林霸權中，佔盡上風，在此情況下，他那裏聽得進逆耳忠言？你應該先設法揭露『尊天會』中不良份子的罪孽行爲，使他明辨善惡，然後再伺機在他略受挫折，有所警惕時，盡力維護，善進諫

言，或許會使他泯却名心，急流勇退！」

司馬玉嬌聽得萬分佩服地，向錢太貞拱手說道：「領教，領教，錢夫人的高明看法，確實比我的膚淺躁急，不知深進多少層了？……」

錢太貞笑道：「第二，要報撫教深恩，豈是『自盡』可達？你若一死，你義父除了傷心之外，有何益處？甚至於會激得他在暴怒之下，益發倒行逆施，在武林中多添不少血腥罪惡……」

司馬玉嬌聽至此處，業已玉容變色地，自額間滴落冷汗——

錢太貞繼續笑道：「何況你這飛馬回轉『九迴谷』總壇之擧，可能還會害死另一個人？」

司馬玉嬌道：「還會害誰？」

錢太貞笑道：「就是那位與妳曾經滄海難爲水，除却巫山不是雲的一夜新郎柳延昭呀？」

司馬玉嬌不解道：「他？我怎會害了他呢？」

錢太貞道：「柳延昭是甚麼性格？是不是輕於己重於人的光明俠士？」

司馬玉嬌點頭道：「當然是，我也正是爲了他這種重人輕己，護持正義的英風俠氣，才對他那樣傾心！」

錢太貞道：「柳延昭知不知道你獨返『九迴谷』總壇，向萬心玄退婚，並準備對你義父進告逆耳忠言，甚至實行『屍諫』呢？」

司馬玉嬌頷首道：「他知道，因爲我曾在行前留書，說明心事，並囑咐『玉人小築』總管，仗恃莊中陣法，盡力阻擋，免得柳延昭一趕來，破壞我苦諫預謀，並弄得彼此尷尬！」

錢太貞嘆道：「這眞叫當局者迷，玉姑娘，你想得太天眞了……」

錢太貞緩緩說道：「柳延昭胸羅甚高，豈是區區奇門陣法，所能阻滯？他既與你有了名份已定的一夕因緣，加上天生俠骨，暨重人輕己習性，怎肯就此脫卸責任？我認爲你越攔得兇，他越來得快，說不定此時業已單人獨闖『尊天會』這虎穴龍潭的總壇重地！」

司馬玉嬌瞿然說：「錢夫人畢竟旁觀者清，可能猜對了柳延昭的動向……」

錢太貞繼續說道：「在未發生此事之時，萬心玄由於胸襟狹隘，已對柳延昭生出妬才惡念，如今突然添加了奪妻之恨，怎不火上加油，必向柳延昭用盡辣手，而你義父於盛怒之下，也決不會稍加容情，柳延昭再怎胸羅萬有，學究天人，畢竟單人獨騎，勢力太孤，若是撞入『九迴谷』，豈不鳥入天羅，魚游油釜，等於是被你害死他麼？」

司馬玉嬌越聽越覺錢太貞分析得頭頭是道，不禁妙目中淚光微轉地，以一種央告神色，向這「吝嗇夫人」說道：「錢夫人，你……你擁有極高的智慧，能不能想個法兒，阻止柳延昭，不令他來此地送死麼？」

錢太貞連想都不曾想上片刻地，便自接口答道：「我在傾聽玉姑娘敘述之際，業已爲此設謀，但想來想去，良策難出，大概『虎項金鈴』只有繫者解得！」

司馬玉嬌也是文武不擋，才華橫溢的絕頂聰明人物，當然懂得「解鈴原是繫鈴人」的典故，聞言皺眉說道：「錢夫人是要我自已阻擋柳延昭……」

錢太貞不等她往下再說，便自連連點頭接口說道：「柳延昭是位肝胆義俠，也是天生情種，除非讓他看見你安然無恙外，任何人，與任何勸說，都不可能攔得住他衝入虎穴龍潭，和你共同患難之念！」

司馬玉嬌默然片刻，目注錢太貞，皺眉問道：「錢夫人是勸我離開『尊天會』了……」

錢太貞道：「由於現實情勢，恐怕不得不如此？否則，僵局難挽，玉石俱毁，只有造成更大的悲劇而已……」

說至此處，長長的太息一聲又道：「若在我這『尊天會』的軍師，兼『錢糧總管』的身份而言，不該勸你如此，但偏又和你一見投緣，才違背立場，帮你作最好設想……」

司馬玉嬌感激得掉下淚，拉着錢太貞的手兒道：「錢夫人……」

三字才出，錢太貞便含笑說道：「不要叫我『夫人』，其實外界傳聞有誤，我只是愛『錢』太過，躭誤青春，雖屬『夫人』，身猶處子，我實際年歲，比你大不太多，彼此既頗投緣，你就叫我一聲『大姐』便了……」

她是一面輕撫司馬玉嬌香肩，一面柔聲發話，可憐司馬玉嬌身是棄嬰，自幼即未享受過如此溫柔誠摯的母姐之愛，自然感動得淚如泉落，悲聲說道：「大姐，你……你對我太好，使小妹妹深深感激，我……我也知道目前僵局既成，以暫時離開『九迴谷』爲佳，但……但……」

錢太貞不愧軍師，業已猜透司馬玉嬌心事，溫言接口笑道：「玉妹，我知道你不願意離開『九迴谷』的唯一原因，便是愧對司馬會主，有點放心不下……」

司馬玉嬌含淚頷首道：「他老人家雖然作事略嫌專斷，心雄耳軟，收容過濫，但對我畢竟有多年撫教深恩……」

錢太貞聽至此處，微微一笑地，接口說道：「玉妹放心離去，攔住柳延昭，江湖並轡，自闖前途，力行各種善行俠擧，也等於是爲你義父，積德滅孽！我在『尊天會』中，既掌軍師權責，從今後，也必管束所屬，不會胡爲，進而慢慢勸告司馬會主，疏遠萬心玄等凶人，逍遙關外，自葆眞如，淡却號令中原，霸視整個武林，足以攪起血雨腥風，和無邊刼數的雄心妄念！」

這番話兒，在「情、理」二字之上，均佔了極圓，遂勸得司馬玉嬌在經過深思以後，無法相駁地，連連領首。

於是，錢太貞帮她收拾了一些必需使用的細軟行囊，準備立即離去。

司馬玉嬌不忍不辭而別，想對義父留書，錢太貞却笑稱不必，在司馬霖盛怒之下，任何措詞，也難獲諒解，反不如自己在旁，尋找司馬霖心情良好機會，以第三者身份，委婉解釋，比較容易收效！

司馬玉嬌芳心已亂，痛如刀割，幾乎已失主見，事事皆聽從這位「錢大姊」之言。但就在她已決定離去之際，竟然又生突變？

司馬玉嬌才去「攬翠軒」，便見人聲

喧嘩，一片雜亂！

她覓人一問，得悉有名年輕高手，獨闖「九迴谷」，指名要見少會主。

司馬玉嬌想到柳延昭的身上，向錢太貞失聲道：「大姊料得不錯，多半是他來了……」

語音頓處，側頭向報事的「尊天會」弟子問道：「來人現在何處？是何來歷？可知道麼？」

那名弟子答道：「來人功力太高，連濮陽堂主出手，都無法阻擋住，如今已入大廳，去見會主，只聽說彷彿姓柳，詳細來歷，却不知道！」

既然姓柳，不是柳延昭却是那個，何況也只有「四海遊龍」那等絕世身法，才會使在「尊天會」中，相當傑出的濮陽堂主，也無法攔得他住！

故而，司馬玉嬌苦笑一聲，止住脚步，向錢太貞說道：「大姐，我……我不能走了……」

錢太貞彷彿有點詫異地，向司馬玉嬌看了一眼問道：「爲什麼？我已爲你分析清楚了利害得失，玉妹怎又突變主意？」

司馬玉嬌含淚道：「柳延昭如此急趕，分明是爲我而來，我應該和他禍福相共，不該偷偷跑掉，而讓他死在『九迴谷』內，因爲他再强也只是一個人，那裏當得住萬心玄的妬火狂燒，我義父的雷霆盛怒，以及……」

話尚未完，便被錢太貞截斷話頭地，搖手說道：「快走，快走，你走了才是救他，你若不走，返回大廳，便等於把柳延昭送進地獄！」

司馬玉嬌大惑不解道：「大姐此話怎講？」

鐵太貞笑道：「這道理極爲簡單，你若返回大廳，定必是與柳延昭站在一起，打算共同患難，作一對同命鴛鴦？」

事到如今，司馬玉嬌已毫不羞澀地，坦然點頭答道：「當然如此！」

錢太貞失笑道：「好，玉妹請想，在這等情勢下，萬心玄的妬火，是否更烈？你義父司馬會主的怒火，是否更盛？而男孩子在女孩子面前，尤其在自己心愛又有特別關係的女孩子面前，更必不顧一切，强作英雄，柳延昭能不能當衆讓妻？他爲了爭一口氣，爲了保護他的『玉屏風』之一，勢必昂然奮戰，而在衆寡懸殊的情況下，再怎英雄無敵，也必含恨伏屍，最後的結果，可以想見是，你也哭乾情淚，咬碎銀牙，自點心窩，仆倒在柳延昭的屍身之上，來個殉情自絕，這樣作法，對你對他，究竟有何益處？」

錢太貞析理入微，所假設的事兒，歷歷若繪，宛如親眼目睹，把司馬玉嬌聽得一身冷汗地，悚然問道：「假如我不返回大廳，而悄悄離去，又復如何？」

錢太貞笑道：「情況便大不相同，我去大廳，可以告訴萬心玄暨你義父，說你已慚憤交併，口吐鮮血地，離却『九迴谷』，並對柳延昭暗示，要他趕緊追去，對你善加照拂……」

司馬玉嬌皺眉道：「他會肯走？並……並在萬心玄等包圍之下，走得掉麼？」

錢太貞道：「當然肯走，也一定走得掉，因爲他既是爲你而來，知道你已脫離『尊天會』，定必爲你而走！而我錢太貞，既能被你義父聘爲軍師，也必少有才華，爲了你這妹子，少不得吃裏扒外，用點心思，使我那位柳妹夫，能在好手羣圍之中，脫出龍潭虎穴！」

司馬玉嬌委實對柳延昭關心太過，不放心他獨處於虎狼羣中，遂一推錢太貞道：「大姐，我聽你的話兒，這就離開『九迴谷』，你……你快點前去大廳，免……免得他無人照拂，遭了毒手！」

錢太貞失笑道：「玉妹，不要着急，你那條『四海遊龍』，是身懷絕學，名副其實的『神龍』，又不是條『紙龍』，怎會這快就被那羣豺狼虎豹收拾？你不能這樣走，得告訴你錢大姐一個落足地點，我才好叫柳延昭趕去和你相會。」

司馬玉嬌想了一想：「我在未見他安然脫險前，怎放心走遠，就在『九迴谷』外，二十里左右『洗馬溝』的『樂家老店』等他，假若等到黃昏，仍不見人，我就再入『九迴谷』，和他雙雙併骨！」

錢太貞搖頭道：「黃昏太以倉卒，至少你也要凄涼一夜，等到明日清晨，因爲我雖可担保柳延昭會安然脫身，却不能担保不會發生甚麼意外躭擱。」

司馬玉嬌長嘆一聲，目注錢太貞，點頭說道：「好，大姊，我全聽你的，就等到他明日清晨！一夜凄涼無妨，我希望這……這不是陰陽……永……訣……」

事關愛情，平素豪邁無倫的司馬玉嬌，自然而然地，變得軟弱起來，竟語不成聲，淚如雨下！

她走了，錢太貞也走……

司馬玉嬌是走向「洗馬溝」的「樂家老店」，等待與情郎刼後重逢……

錢太貞是走向大廳，準備爲身處重圍的柳延昭，謀求脫險之策！

兒女纏綿的情節，暫時告一段落，下面是暗嗚叱咤的石破天驚！

「尊天會」總壇「九迴谷」內，相當寬敞雄偉的議事大廳之中！……

氣暈過去，剛剛被萬心玄救醒過來的「黑白天尊」司馬霖，開口說話了，他第一句話，便是充滿怒氣的沉聲叱喝：「司馬玉嬌！」

萬心玄何嘗不是一肚子彆扭，心肺已將氣炸，但他爲人一向陰險深沉，覺得越是這樣，越是應保持風度，遂儘量抑壓，以平和語氣，向司馬霖說道：「少會主由錢夫人陪往別室深談，以……以了解事實情況！」

司馬霖滿面慚色地，望着萬心玄，苦笑說道：「萬老弟，我……我對……對不住你！……」

萬心玄酸在心頭，笑在臉上，向司馬霖安慰說道：「老人家不要這等說法，姻緣之事，無法勉强，即令此事已無法挽回，玉嬌姑娘也應該有權選擇對象，只……只不過，未先禀告老人家，有點略嫌失禮而已！……」

這「笑面人屠」的風度，確實保持得好，却可惜無法保持長久，只在一刹那間，便告現了原形！

因爲，使萬心玄無法保持風度的情敵柳延昭，此時已趕到了「九迴谷」內！

司馬霖聽了萬心玄對自己寬慰之言，

以及見了他故意裝出的大方風度，不禁越發心中過意不去地，長嘆一聲說道：「萬老弟，像你這等人品，眞是天下難尋，玉嬌丫頭不知爲何如此福薄？我……我要想個別的法兒，對……對你補……」

他這「對你補報」的最後一個「報」字尙未出口，議事大廳一角，突然響起了「滴鈴鈴」的鈴聲！

司馬霖一驚，急忙問道：「爲何警鈴突響，難道玉嬌丫頭還敢桀驁不馴地，與錢夫人……」

話猶未了，一名「尊天會」弟子，搶步入廳，向司馬霖與身爲總堂主的「九爪鷹王」戚九淵，躬身禀道：「啓禀會主，暨戚總堂主，有武林好手，自谷外硬闖總壇！」

戚九淵勃然道：「來人是爲了何事？濮陽堂主怎不……」

那弟子接口道：「濮陽堂主業已出手，但仍阻擋不住，來人說有急事求見少會主……」

司馬霖又是一驚，問道：「來者是何人身份？」

那名「尊天會」弟子道：「身份不明，只聽說彷彿姓柳，已撲向大廳來……」

萬心玄鋼牙一咬，向司馬霖低聲說道：「老人家，來人多半便是柳延昭，不必加以攔阻，且讓他進入大廳，便來得去不得了。」

司馬霖如今對萬心玄言聽計從，點了點頭，向那名「尊天會」的弟子說道：「傳我口諭，任何人對那姓柳的，莫加攔阻，讓他進入大廳……」

話方至此，廳外有個清朗語音，接口說道：「武林末學柳延昭，特來拜望司馬老人家……」

人隨聲進，一位年齡比萬心玄輕上三分，貌相與萬心玄俊美相若，但氣宇却要比萬心玄英朗倜儻三分的白衣秀士，已在這間極爲寬敞的議事大廳之中巍然卓立！

戚九淵因在「金剛寨」中，見過柳延昭，並曾派人對他施用過獨門奇毒，遂站起身形，獰笑說道：「柳朋友是不是發覺腑臟之間，中了奇毒，來此乞討藥物？」

柳延昭揚眉笑道：「蕞爾毒物，爛不壞柳延昭的鐵鑄肝腸，我是特來拜會司馬會主暨司馬少會主……」

戚九淵聽他自稱不怕自己暗施的獨門奇毒，不禁嘴角微披，哂然一笑，冷冷說道：「柳朋友能有副鐵鑄肝腸最好，少會主不在此間，廳上當中，坐的，便是本會的司馬會主。」

柳延昭目光一掃，果然不曾看見司馬玉嬌，遂以爲自己策馬狂馳，趕得太快，反而超過了她的前面。

「尊天會主」「黑白天尊」等身份，雖然未被柳延昭看在眼中，但他既與司馬玉嬌有了肌膚之親，却不能不對床頭人的義父，表示禮敬。

故而，戚九淵才一引介，柳延昭立整衣冠，長揖說道：「後輩柳延昭……」

一語才出，司馬霖側身拂袖，冷冷說道：「柳大俠，不必謙恭，司馬霖不受此禮！」

這個當衆釘子，把柳延昭碰得俊臉通紅，不知怎樣才好？

萬心玄覺得錢太眞尙在勸說司馬玉嬌，力圖挽救，此時若與柳延昭談論他們私結婚姻之事，一來使司馬霖臉上難堪，二來反而把此事坐實，毫無轉圜餘地，遂仍堆起陰森笑容，拱手說道：「柳兄，想不到我們『燕山』一別，這快又復見面？」

柳延昭天生俠胆義肝，想起楚仲胥之事，怒火騰胸，冷然叱道：「萬心玄，你……你太以陰險刁惡，毫無武林豪士的胸襟風度！」

萬心玄雖還不知柳延昭巧遇楚仲胥，用自己準備害死秦文玉的那粒雙層毒藥，把那位「雲夢世家」的當代家主「銀槍之雄」送進了枉死城內，却在聞言之下，故加撩撥地，向司馬霖笑道：「老人家聽見沒有？這眞是豬八戒的有名戰術，來個倒打一耙，他反而怪我沒有胸襟氣度！」

司馬霖氣得鬚髮俱顫，向戚九淵使了一個眼色。

戚九淵會意，但深知柳延昭的厲害，恐怕自己力薄，遂拉着號稱「酒煞」，功力頗高的「金杯追魂」東方白，一同走向大廳入口處，擋住了柳延昭的退路！

柳延昭聽萬心玄向司馬霖那樣說話，不禁揚眉說道：「萬心玄，當然是你不够風度，心胸太以毒辣，手段太以下流！」

司馬霖忍不住心頭惡氣，瞋目厲聲，接口戟指說道：「呸，是你毒辣，是你下流……」

柳延昭那知東窗事發，風流已洩，眞被司馬霖這句話兒，罵得宛若丈二金剛，摸不着頭！……

萬心玄仍是笑吟吟地，風度極好，緩緩問道：「柳兄，我下流之處何在？」

柳延昭道：「『燕山』之別，爲期不遠，你不該忘了我們之間，曾有賭約！」

萬心玄接口道：「忘不了，忘不了，我們是三陣定輸贏，前兩陣各勝其一，秋色平分，要在第三陣上，才決雌雄，我對我的『龍虎日月扣』，是頗有幾分自信的呢！」

柳延昭道：「不錯，三陣之中，尙有一陣待決，但萬朋友却已把當作賭約彩頭的『玄陰煞手』的解藥，給了我了……」

萬心玄急急接道：「柳兄，你弄清楚，我先給彩頭之擧，不是投降，是不令你躭誤了挽救你心愛情人『巾幗之雄』秦文玉，你……怎麼還說我不够風度？」

這位「笑面人屠」，着實陰損毒辣，他故意在「巾幗之雄秦文玉」之前，加了「心愛情人」四字，使司馬霖聽來特別刺耳！

柳延昭冷笑道：「那眞是『玄陰煞手』的解藥嗎？」

萬心玄笑道：「柳兄何必問我，你是胸羅萬有之人，難道認不出藥物性質？」

柳延昭目閃神光道：「畫虎畫皮難畫骨，知人知面不知心，那粒藥丸，表面一層，散發了解毒藥香，其中却裹的是令人全身化血的厲害陰損毒藥！」

萬心玄聽了「全身化血」之語，便知那粒藥丸，已生靈效，只以爲死者是「巾幗之雄」秦文玉，遂雙眉軒處，發出一陣得意已極的哈哈大笑。

柳延昭叱道：「萬心玄，你如此心腸毒辣，手段卑鄙，怎麼還笑得出口？」

萬心玄哂道：「柳延昭，我笑你自負聰明，其實却笨得要死，目光如豆！」

柳延昭怒道：「此話怎講？」

萬心玄道：「在雙方尙有一陣未決，勝負難定之際，萬心玄怎會甘心把作爲賭注的『玄陰煞手』解藥給你？這種反常擧措，其中必蘊玄機，你不該在未曾參透機微之前，便喂給秦文玉服食，把一位名震天下的『巾幗之雄』，送入了化血身亡的枉死城中……」

柳延昭聽到此處，不禁冷哼一聲，萬心玄仍自充滿得意意味地，眉飛色舞，獰笑連連說道：「至於我要假手你去執行秦文玉死刑之擧，也有原因，因爲那丫頭與『妙姹金剛』蕭克英，不識抬擧，害死了沙天行兄的獨子沙家達，我自然要爲家達賢侄，報仇雪恨！」

這「笑面人屠」，着實厲害，沙家達分明死在他堂弟萬心奇的「無形毒粉」之下，他却把罪名輕輕轉嫁到秦文玉，蕭克英的身上，並替自己陰毒手段，找出了一種藉口。

但萬心玄得意之語方畢，柳延昭却發出一陣狂笑！

萬心玄被他笑得有點糊塗，目注柳延昭愕然問道：「柳延昭，你笑些甚麼？」

柳延昭道：「我笑你得意錯了，柳延昭並非粗心，是認爲『笑面人屠瀟洒殺手』在當代武林中，頗具盛名，定有人格，不至於作出如此狠毒卑鄙之事……」

萬心玄臉皮再厚，也被柳延昭罵得耳根一熱！

柳延昭又道：「但被你害死之人，雖列名『七雄』之內，却並非你意料中的『巾幗之雄』！」

萬心玄一驚道：「化血慘死之人，竟不是秦文玉麼？這倒霉蛋却是誰呢？」

柳延昭鋼牙微挫道：「是『銀槍之雄』楚仲胥，不單『雲夢世家』，從此放你不過，柳延昭今日也必向你討點公道，以慰楚仲胥兄的泉下英靈！」

萬心玄恍然道：「你大概找不着秦文玉，却在『山海關』附近，遇見也被我『玄陰煞手』震傷的『銀槍之雄』楚仲胥，便拿那粒丹藥，裝充好人，結果便作了他的要命閻王，追魂使者！」

柳延昭沉聲道：「無恥！你應該對你的下流陰毒行爲負責……」

萬心玄笑道：「負責？難道你不負責？關於楚仲胥之事，我是間接殺人，你是直接殺人，你負的責任更大！」

柳延昭點頭道：「我當然負責……」

說至此處，從腰間取出一根紅尖銀桿短矛，持在手中，向萬心玄問道：「萬心玄，你認不認得這是何物？」

萬心玄目光才注，意似不屑地哂然冷笑說道：「這是楚仲胥的得意暗器，『十二飛矛』之一！」

柳延昭道：「不錯，柳延昭曾在楚兄墳前立誓，要用這根紅尖銀桿短矛，替他手刃仇人，雪却泉下之恨！」

萬心玄笑了，笑得那麼驕傲，那麼陰森，斜睨着柳延昭：「你能辦得到麼？」

柳延昭軒眉道：「你何不試試？反正我們還有一陣『兵刃戰』的約會，柳延昭就權借雲夢世家楚家主的這根遺物當作兵刃，一搏大荒豪士，萬朋友不必拖延，亮你自認爲了不起的『龍虎日月扣』吧！」

萬心玄爲人，相當心計深沉，自與柳延昭結怨，並覺出此人是自己最强對手之後，便下了功夫，儘量探聽有關柳延昭的一切資料。

據他所知，柳延昭一身絕藝中，以「劍術」稱最，而自己與他所未履行的，又恰是兵刃之戰，故而的確有點心中怙惙。

但如今見他是用楚仲胥所遺的紅尖銀桿短矛，充作兵刃，不由內心一寬，立時冷笑連聲，探手襟底。

陡然，司馬霖把手一擺，臉色如霜地，沉聲喝道：「且慢！」

萬心玄對於司馬霖，竭力討好，聞言立即停止撤取「龍虎日月扣」之擧，向這「尊天會主」，恭身陪笑問道：「老人家還有甚麼指示？」

司馬霖冷冷說道：「這位柳大俠倚仗一身絕學，硬闖『九迴谷』，分明不把『尊天會』看在眼中，我既忝爲會主，怎能不向柳大俠請教請教？」

柳延昭俊臉微紅，雙手抱拳，向司馬霖深深施了一禮道：「晚輩委實因有急事，亟於追尋司馬少會主，以致行動莽撞，有失禮數，尙乞老人家曲諒莫怪！」

司馬霖眉梢一揚道：「江湖論理，每易混淆，故以强弱而定是非，也不失一策，柳大俠倚仗絕學，進我『九迴谷』來，闖過了幾道堂口？」

柳延昭雖見司馬霖詞色不善，但事到如今，說不上不算，只有照實答道：「三堂……」

司馬霖冷哼一聲，目光電掃侍立大廳四週的執事弟子說道：「內三堂被人單人獨自輕易闖過，『尊天會』雄風何在？臉面何存？把守該三道關口之人，各記大過一次，罰俸三月……」

人叢中三位堂主均抱拳躬身，面紅耳赤地，低下頭去。

司馬霖收回冷電似的目光，盯在柳延昭的臉上，揚眉問道：「柳大俠，允不允許我司馬霖，替『尊天會』，暨我一些飯桶屬下，找找場面？」

柳延昭本想維護司馬玉嬌，不使她與她義父有所頂撞反目而來，但到此時，僅從司馬霖一口一聲「柳大俠」稱呼上，便已覺察出情況不妙！

如今，再聽司馬霖這一發話叫陣，不禁苦笑抱拳說道：「老人家，柳延昭有所失禮，甘願陪罪……」

司馬霖搖手道：「彼此不相隸屬，『尊天會』又是被正人俠士所看不起的凶邪組織，那裏敢當柳大俠陪罪之語？我不要柳大俠陪罪，只要你接我三招，讓司馬霖明白一下，究竟是否長江後浪推前浪，塵世新人換舊人？我這把老骨頭，究竟還配不配與擧世羣豪，一爭長短？」

柳延昭雖然不大願意與司馬霖過手，但爲局勢所迫，說不上不算，只得劍眉一挑，昂然答道：「老人家倘若耿耿於懷，不肯寬恕，柳延昭也只好敬領教益！」

司馬霖點頭道：「好，豪情俠胆，果是一代人物，來來來，我們就在此處活動活動！」

他才一站起身形，廳中椅几等物，已

被手下撤開，顯得大廳之中，甚爲空闊！

司馬霖於舉步下場前，先向萬心玄悄然說道：「玉兒業已成婚之語，似是謊言，我把這柳延昭一掌震死，錢夫人巧口力勸，你再下點功夫，好事仍有希望！」

萬心玄口中唯唯，心中却有點不以爲然……

因爲他吃過柳延昭的苦頭，認爲司馬霖雖號稱「黑白天尊」，統率不少豪雄，功行氣候，必甚老辣，但要想把柳延昭一掌震死，却還未必準能辦到？

這時，柳延昭因欲先與司馬霖過手，已把那根帶有血腥氣味的紅尖銀桿短矛，又復收起。

面對這意欲霸視整個武林，稱尊黑白兩道的「尊天會」會主，柳延昭已知在修爲火候上，難免會稍弱一籌！

這不是胆怯，不是謙虛，柳延昭有其相當根據！

所謂「根據」，是他在「金剛寨」中，曾和司馬玉嬌化身的司馬玉人，試過手兒。

當時，似乎是秋色平分，但柳延昭自知可能會比對方，略略强上半籌！

但司馬玉嬌是司馬霖的弟子而兼義女，一身功力悉出司馬霖所教，這一比判之下，柳延昭怎會不知修爲火候略差，多半不是這位「黑白天尊」之敵！

尤其自己與司馬玉嬌有了肌膚之親，司馬霖成了準義岳丈，情況更復尷尬！

尷尬的是自己不能過份失禮，得罪對方，務須留取退步！

換句話說，若與萬心玄動手，彼此可一死相拚，用盡手段！與司馬霖動手，則幾乎不能打人，只能挨打！

如此說來　柳延昭豈非必敗？

柳延昭不認爲如此，他倒相當寬心！

寬心的原因，在於司馬霖當衆宣稱，只要柳延昭接他三招之數！

柳延昭自信，縱然保持禮貌，採取守勢，也就是完全挨打，以自己的恩師祕授，刻苦修爲，三招之數，決無敗理！

最多，自己在第三招上，略爲禮讓，使司馬霖不至於臉上無光。

然後，再爲「銀槍之雄」楚仲胥，向萬心玄索討公道！

柳延昭也是心高氣傲的年少豪雄，他竟甘心對司馬霖委屈求全之故，無非是爲了司馬玉嬌！

他以爲司馬玉嬌尚未回到總壇，與司馬霖尚未弄僵，遂決定儘量忍耐，給司馬霖一點較好印象！

他的主意剛剛打定，司馬霖已是目光如電地，冷然問道：「柳大俠準備好了沒有？」

柳延昭對這「柳大俠」的稱呼，委實聽來極不悅耳，且覺太不友善，只有苦笑一聲說道：「在下無需準備……」

司馬霖冷笑道：「既然無需準備，你怎麼還不發招動手？」

柳延昭忍住胸頭惡氣，抱拳躬身，陪着笑臉說道：「前輩人物當前，柳延昭不敢逾越失禮，司馬會主請賜教吧！」

司馬霖何嘗不是彆滿了一肚皮的惡氣，柳延昭越是謙恭，他便越是火大，雙眉一剔，冷笑叱道：「好一個不敢逾越，重視禮節的柳大俠，你接我一招『假仁假義』吧！」

大袖倏揮，一掌拍出！

這是一招威力極猛的「南山震虎」，司馬霖把它改稱爲「假仁假義」之故，是譏嘲柳延昭胆敢勾引義女司馬玉嬌，偷偷成婚，却還口口聲聲說是不敢逾越！

激怒之下，這招「南山震虎」所挾的嘯聲雖不甚强，却已用了十二成力施爲，只保留了一成眞力左右！

柳延昭心有警剔，一式「五嶽朝尊」，合掌當胸微拜，是以全力應敵！

十二成力，對十一成力，雙方掌勁合處，居然是個無分軒輊之局！

司馬霖「哼」了一聲冷笑，目注柳延昭，揚眉說道：「難怪你傲，難怪你狂，果然還有點修爲，再接我一招『大姦大惡』吧！」

仍是適才那招「南山震虎」，却又更名爲「大姦大惡」，分明仍對柳延昭私婚司馬玉嬌之事，不肯釋然，並把所保留的一成眞力，也復加上，用足全力！

柳延昭雖覺這「假仁假義」和「大姦大惡」招名，有點奇怪，却也想不通究竟是何緣故？

對方招式既然未改，他也仍用那式「五嶽朝尊」對抗！

掌勁才合，柳延昭身形微震，足下竟拿不住椿，騰騰騰地往後連退三四步去！

事情怪了……

剛才柳延昭以十二成力，對司馬霖十一成力，鬥成難分軒輊，如今司馬霖不過加一成，怎會便令柳延昭這等吃勁不住？

當然有原因，原因在於柳延昭在第二招上，未能專心應敵，他分了神！

分神的原因，則是有人在用「蟻語傳聲」功力，擇人專注地，向他耳邊，悄然授計，有所囑咐！

司馬霖本就不信憑自己的深厚修爲，竟傷不了這柳延昭？一見他身形搖晃，脚步踉蹌，不禁得意獰笑，不肯讓柳延昭稍爲喘氣的，跟蹤又是一掌！

這次，柳延昭更慘了，不是被震得身形搖晃，脚步踉蹌，而是整個身形，都被震得凌空飛起！

但這種飛，不是亂飛，是有特定方向的飛！

柳延昭是借勁騰身，快得宛如電掣地，向議事大廳的右邊窗櫺中，破窗飛出！

這種變化，既屬突然，又復太快，快得使司馬霖、萬心玄剛剛回過頭來，業已追之不及！

有沒有人追得及？或攔得住呢？

有，就是事先便趣向廳門，蓄意攔斷柳延昭退路的「九鷹爪王」戚九淵，和「金杯追魂」東方白。

但戚九淵與東方白在未曾攔人之先，先已被人攔住！

就在柳延昭身形飛起，戚九淵與東方白欲加阻攔之際，大廳外脚步踉蹌，跌跌撞撞地，衝進一個人來！

這人衝得極巧，險些與戚九淵、東方白撞個滿懷！

戚九淵與東方白剛剛閃身避開，柳延昭業已撞碎窗櫺，出了大廳，變成鴻飛渺渺！

戚九淵剛待擺出「總堂主」的威風，痛叱來人，但目光注處，立即把話忍住！

因爲來人是幾乎身份比他更高的新任「尊天會」師爺，並兼「錢糧總管」的「吝嗇夫人」錢太眞！

錢太眞既然適時出現，則柳延昭的猝然退去，自然與她有關！

剛才，柳延昭第二掌上，幾乎爲司馬霖所傷，吃了大虧之故，便是分神靜聽錢太眞對他耳邊所作的傳音密語。

柳延昭與錢太眞既非素識，毫無關係，甚至於還處於敵對關係，怎肯深信無疑，聽她的話？

原因在於錢太眞擅於措詞，她向柳延昭耳邊，所說的是：「柳弟弟，我是司馬玉嬌的大姊，她已與義父反目，逃離『九迴谷』，如今在谷外二十里左右『洗馬溝』的『樂家老店』等你，你務必立即趕去，否則，我怕她會想不開！你可借司馬會主掌力，破窗脫身，由我這愛護弟妹的大姊姊，替你阻擋追騎！」

柳延昭雖然弄不明白從那裏鑽出來這麼一位自稱「愛護弟妹的大姊姊」？但也乖乖聽話！

因錢太眞那句「可能會想不開」的份量太重。

柳延昭天生俠骨，對司馬玉嬌更是關係特別，一夜情深，既肯爲她不遠千里，不辭艱險，飛騎獨闖龍潭，怎肯在獲知下落後，反而聽任她含着滿腔情恨，萬種淒涼，在甚麼「樂家老店」中，無人相慰，悲憤自絕？

錢太眞遣走了柳延昭，並立由廳門跌跌撞撞進入，擋住了戚九淵與東方白攔截追趕柳延昭之舉！

這位「吝嗇夫人」，自居「大姊」，對於弟妹，眞是毫不吝嗇，不惜大作犧牲，把花樣一一出籠！

她如今不單衣衫破損，左臉並紅腫頗高，似曾挨了一記重重耳光……

一進廳門，她根本不理會恰被自己擋住，氣得正在跳脚的「九爪鷹王」戚九淵，和「金杯追魂」東方白。

她反而怒氣冲天地，大步走到司馬霖的面前，滿面不悅地，朗聲的說道：「司馬會主，錢太眞請辭『尊天會』軍師，暨所兼『錢糧總管』之職！」

司馬霖對司馬玉嬌氣得發呆，又對柳延昭恨得發呆，如今更被錢太眞弄得發呆？他無可奈何，只得暫時收斂下滿腔怒氣，陪着笑臉，向這位彷彿比他怒氣更大的錢太眞，低聲問道：「錢夫人怎麼如此大發雷霆？」

錢太眞是故意找話，給柳延昭脫身闖出「九迴谷」的充份時間，遂氣鼓鼓地，向司馬霖剔眉說道：「司馬會主，我先問你，『軍師』的地位，是否比較超然，不同於一般僚屬，連你這獨掌權威號令，身爲會主之人，也要對我略爲客氣一點，表現出相當尊敬才對？」

司馬霖眞被連氣帶急，弄昏了頭，一時間竟未想出錢太眞爲何有如此一問，遂只得順着她的話兒道：「當然，當然，一國興衰，雖在國主，一軍成敗，全靠軍師！我對於錢夫人是倚若長城，萬分尊重，否則……」

錢太眞不等他往下再說，便憤然接口說道：「好，老會主對我尊敬倚重，少會主却對我侮辱輕薄，我好心好意，怕你們義父女反目，怕萬兄好事難諧，想憑三寸不爛之舌，試加調解說服？那知道話還沒說上幾句，那位功力極高，好不厲害的少會主，便猝然發指，出人不意的制了我的穴道，撕破我的衣衫，並賞了我這身份超然，地位崇高『軍師爺』一記重重的大耳括子！」

司馬霖氣得全身發軟，目騰怒火，頓足叫道：「反了，反了，這丫頭簡直變了另一個人……」

錢太眞冷然道：「她反，我也要反，我遭受如此重大侮辱，所謂『軍師』，如何再作得下去？只有向司馬會主，自承淺薄無能，請辭本兼各職！」

可憐一向養尊處優，無人敢稍加頂撞的「黑白天尊」司馬霖，如今只得陪起笑臉，向錢太眞拱手說道：「錢夫人暫息雷霆，我一定把那丫頭抓來，向你陪禮，或把她當衆治罪！」

錢太眞故意裝出一種氣憤萬分的盛怒神情，向司馬霖把嘴角微披，搖了搖頭，冷笑說道：「晚了，鴻飛冥冥，弋人何慕？司馬會主如今還到何處去抓那位倚仗才貌，目無餘子的少會主呢？」

錢太眞是替司馬玉嬌深切考慮過後，覺得司馬霖溺於名利，在目前順境之內，絕難回頭。

因此，倒不如索性把他們義父女的感情破壞，使司馬玉嬌無法再回「九迴谷」，脫離得徹底一點！

故而，她在言語之中，絕不排解調和，儘量對司馬霖加以刺激！

此時，司馬霖委實業已怒極。

但是，他畢竟是衆邪之尊，知道光是吹鬍子瞪眼，於事無益，遂强自鎭定問道：「錢夫人既如此說法，莫非那丫頭業已走了？」

錢太眞道：「打了我一個大耳括子之後，她便宣稱放棄『少會主』身份，從此脫離『尊天會』，揚長而去！」

司馬霖道：「錢夫人可曾注意她是去往甚麼方向？」

錢太眞應聲道：「我知道此事不會就此結束，可能尚有後果，自然暗加注意，發現這位玉姑娘未出前谷，是身負行裝，馳向後山。」

好位軍師，居然吃裏扒外，在當衆大發謊言！

不過事有湊巧，她這謊言，竟誤打誤撞地，編得恰到好處！

「後山」二字，把司馬霖聽得悚然一驚，皺眉說道：「她去後山？難道她那另一位師傅，快要開關了麼？」

錢太眞道：「司馬會主，玉姑娘的那身功力，不是由你一手調教的麼？」

司馬霖搖搖頭，說道：「她在功力方面，委實相當傑出，我只教她一半，另一半是……」

說至此處，好似有甚避忌，頓住話頭，目注戚九淵道：「戚總堂主……」

戚九淵恭身答道：「屬下在！會主有何令諭？」

司馬霖神態穆肅，正色沉聲，緩緩說



道：「傳我令諭，司馬玉嬌從此已不再是『尊天會』的少會主，我在過些不太久的時日以後，要當衆宣佈，把『尊天會』這番心血基業，付托給一位比她前途百倍的年少豪雄！……」

他說到「年少豪雄」四字，目光略瞟萬心玄，似作暗示，把這位「笑面人屠瀟洒殺手」，喜得心頭亂跳！

戚九淵滿口唯唯，躬身領命。

司馬霖又道：「你再帶幾名擅長輕功好手，去至後山，察看有無司馬玉嬌蹤跡，若有所見，立以飛鴿傳書，我便趕去擒她，交給錢夫人治罪！但有一事，必須嚴切注意！……」

戚九淵會意問道：「會主是不是指『寒玉洞天』？」

司馬霖神色肅然道：「對，在『寒玉洞天』的週圍里許以內，切忌狂妄喧嘩，更絕不可進入洞天，滋擾窺探，只可在遙遠隱蔽之處，用本會特製的『千里鏡筒』，悄然察看，此事不可延遲，總堂主快點去吧！」

戚九淵抱拳一禮，立即轉身退出了這大廳以外。

「天台野叟」沙天行一旁問道：「那『寒玉洞天』，是何所在？其中住的，又是甚麼武林奇人？」

司馬霖向沙天行看了一眼，眉峯略聚，搖頭說道：「此事尚未到揭露時期，沙供奉請恕我保持秘密！」

沙天行碰了一個軟釘子，臉上有點訕然，但又無可如何，只得舉杯自酌。

錢太眞又擺出她那軍師姿態，目注「璇璣狂士」公孫智道：「公孫兄，『尊天會』既欲對抗整個武林豪雄，不能隨意讓人出入，司馬會主前已奉煩，你的『璇璣妙手』，要早點施展才好！」

公孫智抱拳笑道：「好，公孫智敬遵錢軍師的大令，只消賜撥工匠人手，暨需用各物，我可以立刻興工！」

司馬霖大喜道：「工匠人物，均屬現成，公孫供奉可隨意調用……」

「九迴谷」中衆邪，正在加强防務，「洗馬溝」中的俠女，却在苦等情郎！

所謂「洗馬溝」，在「九迴谷」口外，西南二十里左右，但並非出入「九迴谷」必經之路，鎭集甚小，僅有幾十戶，是入山採參的「參客」們的歇足投宿之所。

故而「樂家老店」雖是鎭集上三四家旅店中最老牌的字號，却也小得可憐。

司馬玉嬌仍作男裝，在這「九迴谷」左近，他那「尊天會少會主」的身份，自然威風不小！

何況一向生性慷慨，出手大方，那「樂家老店」一身而兼帳房夥計，甚至廚師店東的樂老二，一見了司馬玉嬌，立即堆起了滿面發自眞誠而非職業性的笑容，趨前迎接，哈腰說道：「這……這是那一陣貴風，竟把少會主吹得光降小店？少會主是……」

司馬玉嬌眉頭微皺，目注樂老二道：「樂老二，店中可有參客？」

樂老二搖頭答道：「一個沒有，如今不是參期，少會主難道還不知道我這種店，是一年不開張，開張吃一年麼？」

司馬玉嬌道：「好，我來住店，你只要把你那拿手的『糟溜山鷄片』，和『八寶血腸』，弄的地道一點，便可以三年不開張了。」

樂老二知有重賞，高興萬分，但也好生詫異說道：「少會主竟要住店？」

司馬玉嬌點頭道：「對，但我不會住久，最多一夜，你把你自釀不賣的『茯苓雪酒』，和拿手好菜，那我……」

樂老二不等司馬玉嬌話完，便接口陪笑說道：「少會主放心，那『茯苓雪酒』，我雖不賣，但對少會主，却一定孝敬，並還準是窖藏二三十年的絕好陳酒，還有少會主最愛吃的『松江白魚』，也恰有一條，是我老友帶來，送給我的。」

司馬玉嬌委實太愛吃那被稱爲關東絕味的「松花江白魚」，聞言大喜，立即掏出一錠黃金，遞了過去，含笑說道：「那條魚兒替我加料清蒸，我要借你這『樂家老店』，招待我一位好朋友……」

樂老二喜孜孜地，接過這足够三年澆裹的一錠黃金，連聲稱謝笑道：「是，是，多謝少會主，多謝少會主……」

馬玉嬌擺手道：「不要再叫我『少會主』了，我已經與……」

話方至此，想起脫離「尊天會」之事，無須對外人道及，遂又頓住話頭，向樂老二改口說道：「樂老二，我的那位朋友姓柳，是位極其出色的年輕漂亮人物，除了他來，你這店中不要再招待別的人了，好在我最多只住一夜，明天天亮便走。」

樂老二喏喏連聲道：「是，是，小人遵命，少會主若能多住幾天，才是我這『樂家老店』的天大榮幸！」

話完，立即把司馬玉嬌引入一間打掃得極爲乾淨的寬大上房，倒好茶水，便退去準備酒菜等物。

司馬玉嬌獨坐房中，心潮起伏！

她的心潮起伏，不外爲了三個人……

第一個，當然從小便相依爲命，是她義父而兼半個恩師的「尊天會」會主「黑白天尊」司馬霖！

對於司馬霖，司馬玉嬌心中有七分歉疚，三分怨懟！

歉疚的自然是辜負了十餘年撫育深恩，怨懟的則是自己早就曾加反對，義父爲何一意孤行，非要自己嫁給那陰惡無比的「笑面人屠瀟洒殺手」萬心玄，並不聽諫言，才逼出自己與他老人家反目脫離「尊天會」之事！

第二個，是柳延昭！

對柳延昭，司馬玉嬌的心中是九分相思，一分懸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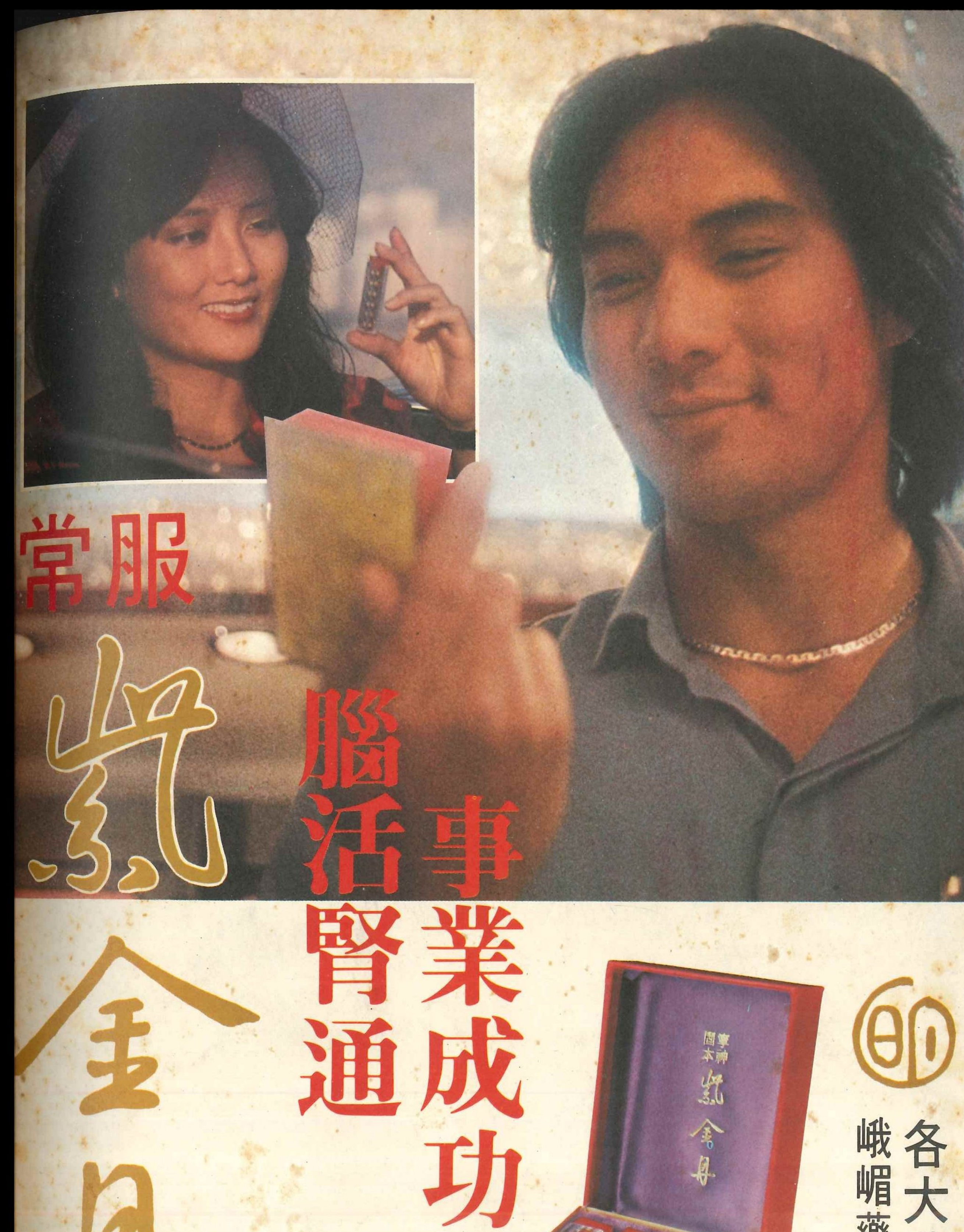
九分相思，自然是由於那如膠如漆如仙如蜜的一夜恩情，一分懸憂則是柳延昭已入龍潭，能不能安然來此？

柳延昭爲了她，獨騎千里，入虎穴，赴艱難，司馬玉嬌爲何對他只有一分懸憂呢？

這原因在於司馬玉嬌在「伏牛山金剛寨」中，曾與柳延昭過手，深知他一身超羣功力，足以應付一切危險，而還有一位具有軍師才識的「吝嗇夫人」錢太眞，暗中相助，才使司馬玉嬌對柳延昭的安全懸憂，減弱到一分左右。

第三個人，是錢太眞。……

（未完）



常服
氣金丹
腦活腎通
事業成功
寧神
固本
氣金丹
各大藥房有售
峨嵋藥廠